新曲苑



任中敏 編著
許建中
陳文和 點校

·任中敏文集·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鳳凰出版社

任中敏文集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新曲苑

任中敏 編著 許建中 陳文和 點校

新曲苑



任中敏 編著

許建中 陳文和 點校

⊙任中敏文集⊙

王小盾 陳文和 主編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新曲苑 / 任中敏著 ; 許建中, 陳文和點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4.9
（任中敏文集）
ISBN 978-7-5506-2041-4

Ⅰ. ①新… Ⅱ. ①任… ②許… ③陳… Ⅲ. ①戲劇文學—文學研究—中國—文集 Ⅳ. ①I207.3-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228761號

書　名	新曲苑
編　著	任中敏
點　校	許建中　陳文和
責任編輯	郭馨馨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經　銷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蘇鳳凰通達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區冶山鎮,郵編:211523
開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張	26.125
字　數	76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2041-4
定　價	100.00圓（全二册）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57572508)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聰明正直，至大至剛"——任中敏先生手書漢民中學校訓（今存桂林弘毅峰）

新曲苑目次

《新曲苑》書影

任中敏先生文集序

本文集是任中敏先生學術著述的總集。

先生名訥，字中敏，江蘇揚州人。早年治北曲和北宋詞，故自號“二北”；晚年從事唐代文藝研究，故又號“半塘”。他出生於 1897 年，即戊戌變法的前一年；辭世於 1991 年 12 月，即蘇聯解體的同一個月：享壽九十五年。他一生經歷了很多歷史事件，其中關係最直接的有“五四”運動、抗日戰爭、社會主義改造和“文化大革命”。先生一直以最積極的態度應對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所以在九十五年間，不僅有過像普通人一樣的生存，而且有過作爲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學者的生存。本文集正是對於他的學術人生的記録。

先生最重要的學術業績是創立了散曲學和唐代文藝學。本文集圍繞這兩個中心而編成，可分爲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散曲研究，包括《散曲叢刊》、《新曲苑》兩部叢書以及《散曲之研究》、《曲録補正》、《詞曲合併研究》、《詞曲通義》等單篇論述。這些著作有兩大内容：一是把古典文獻學的目録、版本、校勘、輯佚、辨僞之法同詞曲學的曲調、韻律、題目、體例研究結合起來，對元、明、清三代的散曲創作和評論做了系統總結；二是在和詞體相比較的基礎上，考訂了散曲的名稱、體段、用調、作法、内容、派别，亦即確認了散曲在文體、風格、功能上的特徵。這兩項工作，建立了散曲學的文獻基礎，釐定了散曲學的術語體系，構築了散曲學的基本框架，從而結束了散曲與戲曲混沌不分的局面，標志著近代散曲學的成立。

第二部分敦煌歌辭研究，包括《敦煌曲校録》、《敦煌曲初探》、《敦煌歌辭總編》等著作。這些著作始於對《雲謡集雜曲子》的著録與考訂，擴大至於對全部敦煌曲子辭的整理與研究，最後成爲關於“在敦煌發現的、一切有音樂性的歌辭寫本”的研究集成。《敦煌曲校録》、《敦煌曲初

探》完成了前兩步，其特點是針對五百四十多首敦煌曲子辭，把校訂考釋與理論研究分别爲兩書；《敦煌歌辭總編》完成了第三步，其特點是收録作品一千三百多首，“合歌辭與理論爲一編”。所謂“理論”，有一個重要項目是辨體，亦即把敦煌歌辭分别歸入隻曲、普通聯章、重句聯章、定格聯章、長篇定格聯章等體裁。經過這項工作，先生不僅提供了一批翔實可靠的音樂文學資料，而且提供了一個結構清晰的學術系統。

第三部分唐代戲劇研究，包括《唐戲弄》、《優語集》以及《唐戲述要》、《戲曲、戲弄與戲象》、《駁我國戲劇出於傀儡戲、影戲説》、《蕭衍、李白〈上雲樂〉的體和用》、《對王國維戲劇理論的簡評》等一批論文。其中《優語集》從表演者及其言論的角度，對中國幾千年戲劇史作了資料展示；《唐戲弄》則用細緻的論證，顯示了唐戲在脚本、戲臺、音樂、化妝、服飾、道具等方面的特徵，爲建立一部以演員和表演爲中心的中國戲劇史作了斷代示範。在先生的著作中，影響最大的也許就是這部《唐戲弄》。它打破“無劇本便無戲劇”的狹窄戲劇觀，重新確認了戲劇的本質；它衝擊以戲曲代替戲劇的舊習慣，既展示了戲劇形態的多樣性，也提升了戲劇研究的資料品質。中國的戲劇研究從此開了新途，從以文學爲中心轉變爲以表演爲中心，從一元的進化研究轉變爲多元的形態比較，視角和視野都有了很大改變。

第四部分唐聲詩研究，包括《唐聲詩》一書，也包括作爲資料準備的《教坊記箋訂》和作爲理論準備的一系列詞學論文。《教坊記箋訂》有兩個重點：其一考訂唐玄宗時期的教坊制度和人物事跡，其二考訂當時教坊所保存的 46 支大曲和 278 支普通曲子。後一内容，正好爲《唐聲詩》研究提供了資料基礎和認識基礎。《唐聲詩》是以配合燕樂曲調的齊言詩爲研究對象的。其操作方法是：先輯成唐代齊言歌辭約兩千首，從中提出曲調百餘名；次以相關記載排比溝通，建立理論；再據此理論重審各曲，著録一百五十餘調、一百九十餘體；最後從以上三者之間抉剔矛盾，相互改正，完成全書。在這項工作中，燕樂曲調既是理論與資料之間的交叉點，也是把握音樂與文學之關係的樞紐。以燕樂曲調爲綱領，既可以觀察詩與樂的多種形式的關聯，又可以觀察決定歌辭體式的音樂因素和表演方式因素。通過這種深入觀察，先生把詞調形成這一學

術爭議問題提升爲對中古音樂文學的全面探討。

總之，以上四方面工作，都具有建設學術方向、轉變學術風氣的意義。

先生的學術生涯起始於 1918 年。此年他進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師從瞿安(吴梅)教授研治詞曲。1922 年畢業以後，他利用瞿安教授奢摩他室和南京江南圖書館的藏書，蒐集了大批散曲資料。1926 年至 1931 年，他在教學之餘，向學術界貢獻出《新曲苑》、《散曲叢刊》、《詞曲通義》、《曲諧》、《詞學研究法》等一批重要著作。這時他只有 34 歲，但他的學術生涯却形成第一個高峰，彰顯出重視實證、富於批判精神的個性，其具體表現則是重視原本不上大雅之堂的表演性文學，因而重視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多樣存在。這種個性事實上貫穿了他的一生。1950 年前後，他離開經營多年的漢民中學，在四川大學回歸學術。對於他的教育救國之理想來説，這也許是一個退求其次的選擇；但他的學術個性却因此而得以充分發揚。1951 年，他從詞學進入敦煌學，後來又把敦煌曲子辭研究擴展爲敦煌歌辭研究，事實上，這便是把面向作家文學(詞)的研究擴展爲面向社會各階層之文藝的研究。1955 年以後，他在好幾項工作上對王國維先生做了糾補，例如繼《優語録》之後編成《優語集》，變《宋元戲曲考》的戲曲研究而爲《唐戲弄》的戲劇研究。表面上看，這些工作的意義是資料範圍的擴大，而究其實質，却是藝術觀念的改變。比如，在《宋元戲曲考》那裏，衡量戲劇的標準是從宋元南戲、明清傳奇到京昆劇的主流戲曲系統，也就是同文人雅士生活相聯繫的表演藝術；而《唐戲弄》却更關注民衆生活中的藝術。依據這一觀念，先生提出了周有戲禮、漢有戲象、唐有戲弄、宋元有戲曲的主張。這個主張意味著，中國戲劇史實即若干戲劇形態相更疊的歷史；不同形態的戲劇有不同的社會功能，但它們具有同等的學術價值。

在近代中國，先生代表了一種不多見的人物類型。他曾經長期從事政治活動和教育活動，但學術却成爲他實現生命意義的最好方式。他到五十五歲才正式選定作爲學者的道路，但他由此改寫了學術史上的某種記録：讓寫作高峰出現在花甲之年，並使學術創造力延續到九十高齡。他一貫以獨立特行者的面貌出現在學術舞臺之上，研究作風和

任何人都不相同。他全力以赴從事資料工作,却使這種零度風格的工作充滿熱情,成爲富於理論意義和人格力量的工作。他很少參加學術活動,一生都以邊緣人的身份"閉門造車",而這種情況却恰好成就了他的學術個性。作爲一個成功的學者,在他身上似乎隱藏了一些特殊的秘密。

秘密應當在於:他是把學術當作一種生存方式來看待的。他始終以奮發的態度進行學術工作,學術是他陳述生命的語言。如果説,真正的學者總是具有同學術合一的傾向,那麽,我們可以用"不平則鳴"、"激憤出詩人"的比喻,來解釋他投身學術活動的動力。

1919 年,他曾攜帶"五四"的風烈南下揚州,在二十四橋張貼了一批激揚的文字。這一姿態,也就是他走上學術舞臺的姿態。他把這一姿態保持到教育活動中;而當他的教育事業夭折之時,他又在全部研究工作中刻下了作爲批判者的印記。他懷疑聖人和經典,於是矚目於通俗文學。他崇尚"蒸不爛、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響當當"的銅豌豆性格,於是弘揚具有豪放本色的北宋詞和元代北曲。他偏愛不入大雅之堂的文學,於是以極大熱情投入對這種文學作品的整理——早年是《一半兒》,晚年是敦煌曲子辭。他的目光不斷被具有平民色彩的事物吸引,於是越來越深地進入那些發生狀態的文體和文學現象。他輕視正統和權威:面對戲曲和戲曲研究的貴族化傾向,他提出飽含民間色彩的"戲弄"概念;面對詞學研究中的正變尊卑觀念和因之固定下來的"詩變而爲詞"的成見,他提出"唐代無詞"的主張和"曲－詞－曲"的文體演進綫索。他的工作不免有某種主觀性,但幸運的是,他所信奉的批判精神,作爲 20 世紀中國學術的寶貴建樹,天生地包含了某種科學傾向。所以他總是能夠敏鋭地認識對象的本質,找到最具前途的學術課題。此外,他始終不渝地倡導嚴正的爭鳴。他和幾位親密朋友的往來書信,均貫穿了激烈的學術爭論。他一生只具體地指導過一篇學位論文,他的指導意見也可以概括爲簡單的兩句話:"要敢於爭鳴——槍對槍,刀對刀,兩刀相撞,鏗然有聲。""震撼讀者的意志和心靈!"

事實上,先生的批判精神或反傳統精神不僅使他比同代人更加接近科學,而且,也使他更頑强地戰勝了逆境。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學術

成了他砥礪意志、張揚個性的手段。他的生活軌跡表明：環境越是惡劣，他越能成功自己的學術。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作爲一個政治身份晦暗的古稀老人，他曾就敦煌曲子辭的校勘問題和創作年代問題，發起一場有中國臺灣潘重規、中國香港饒宗頤、日本波多野太郎等知名學者參加的國際大討論。這一事件，可以看作他對於當時環境的特殊反應方式。同樣，他也向自己所面臨的種種極限反復提出挑戰：總是按大禹治水的方式設計學術工作，在所研究的每一個課題範圍内，細大不捐地疏理全部問題；總是用竭澤而漁的方式搜集資料，上窮碧落下黄泉，不放過有關研究對象的蛛絲馬跡。他的學術具有堅實而强健的品格。

面對先生的學術業績，我們不免會去思考研究方法的意義。我們發現，方法其實是聯繫研究者和研究對象的媒介，是研究者的精神個性同作爲研究對象的資料品質的相互適合。先生的研究方法，也明顯表現了受制於個性與資料品質的特點。學術個性使他進入了一系列處女地，這樣一來，他勢必以最大力量來進行資料建設，採用資料工作與理論工作並舉的研究方法。他所處理的資料往往是非經典的資料，這樣一來，他勢必從文化角度或伎藝角度認識文學，採用社會史的研究方法。以文本爲中心的文學研究一旦讓位給以事物關係爲中心的文學研究，他又自然要把以書籍爲單位或以作品類别爲單位的文獻整理，轉變成以課題和問題爲單位的文獻考訂與理論總結。此外，課題和價值觀的更新，使他在敦煌歌辭校勘等工作中，採用了勇於按斷的治學方式。人們往往依照文獻學的常規對這一方式加以批評，却没有想到，它同樣有研究個性與資料品質方面的緣由——敦煌歌辭資料其實不是“典籍”資料，而是“文書”資料。它多爲孤本，往往殘缺，且由於經過口頭流傳以及由民間書手謄寫等原因，有大量不易死校的訛字異體。爲了取得一份可讀的文本，難免要根據訛别規律、名物制度、通假字音變的時代特點等知識，作較爲大膽的“理校”。這也就是清代校勘家所説的“考異”。這件事説明，先生工作中的種種不圓滿，是應當從積極角度來理解的。因爲它可能不屬於舊的學術範式，而包含某種前指意味，需要後續的開拓。

由於以上理由，今把先生的學術著述整理出版。本文集除副主編

陳文和教授以外，其他整理者都是先生的弟子門生。其分工如下：

喻意志、吴安宇：整理《教坊記箋訂》；

楊曉靄：整理《唐戲弄》；

金溪：整理《散曲研究》；

曹明升：整理《散曲叢刊》；

許建中、陳文和：整理《新曲苑》；

王福利：整理《優語集》；

張之爲、戴偉華：整理《唐聲詩》；

樊昕、王立增：整理《唐藝研究》；

何劍平、張長彬：整理《敦煌歌辭總編》；

張長彬：整理《敦煌曲研究》；

李飛躍：整理《詞學研究》；

伍三土：整理《名家散曲》。

另外，本文集所用照片由鄧傑教授提供。

王小盾

2013 年春分日

新曲苑目次

唱論

唱　論

新曲苑第一種　元燕南芝庵撰

善唱者　竊聞古之善唱者三人：韓秦娥、沈古之、石存符。

帝王知音者　帝王知音律者五人：唐玄宗、後唐莊宗、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金章宗。

三教所尚　三教所唱，各有所尚：道家唱情，僧家唱性，儒家唱理。

唱忌　大忌鄭衛之淫聲。續雅樂之後，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

又云："取來歌裏唱，勝向笛中吹。"《太和正音譜》"取來"作"取將"《輟耕録》删去此條不載。

大樂　近世所謂大樂：蘇小小《蝶戀花》，鄧千江《望海潮》，蘇東坡《念奴嬌》，辛稼軒《摸魚子》，晏叔原《鷓鴣天》，柳耆卿《雨霖鈴》，吴彦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堅《石州慢》，張子野《天仙子》也。"蘇小小"應作"司馬槱"。《輟耕録》"大樂"作"大曲"，"張子野"《陽春白雪》作"張三影"，此從《輟耕録》。

格調　歌之格調：抑揚頓挫，頂叠垛换，縈紆牽結，敦拖嗚咽，推提九轉，摇欠遏透。《太和正音譜》"九轉"亦作"丸轉"。"丸"疑是"宛"之省文。《陽春白雪》"摇欠"作"捶欠"，此從《輟耕録》、《正音譜》。

節奏　歌之節奏：停聲，待拍，偷吹，拽棒，字真，句篤，依腔，貼調。

聲節　凡歌一聲，聲有四節：起末，過度，搵簪，攧落。

聲韻　凡歌一句，聲韻有一聲平，一聲背，一聲圓。聲要圓熟，腔要徹滿。"聲韻"二字《輟耕録》作"句有聲韻"。《正音譜》"聲韻"作"聲自"。

聲氣　凡一曲中，各有其聲。變聲，敦聲，抓聲，啀聲，困聲，三過聲；有偷氣，取氣，换氣，歇氣，就氣；愛者有一口氣。"三過聲"以下，《陽春白雪》提行另作一條。《輟耕録》等書皆從之。兹揣文意，並爲一條。

歌聲變件 歌聲變件，有慢，滚，序，引，三臺，破子，遍子，攧落，實催，全篇。《輟耕録》無“慢、滚、序、引”四字，《正音譜》無“滚”字。

尾聲 尾聲，有賺煞，隨煞，隔煞，羯煞，本調煞，拐子煞，三煞，七煞。此條《陽春白雪》並在前條之後，兹另列。“七煞”《輟耕録》作“十煞”。

樂府套數葉兒 成文章曰“樂府”，有尾聲名“套數”，時行小令唤“葉兒”。套數當有樂府氣味，樂府不可似套數。街市小令，唱尖新倩意。“尖新”《陽春白雪》作“尖歌”，此從《中原音韻》。“倩意”《中原音韻》作“茜意”。《輟耕録》删末二句。《北宫詞紀》於“成文章”上有“元趙子昂云”五字。

唱曲門户 凡唱曲之門户，有小唱，寸唱，慢唱，壇唱，步虚，道情，撒煉，帶煩，瓢叫。《正音譜》於“瓢叫”下多“北音爲曲，南音爲歌”二句。

題目 凡歌曲所唱題目，有：曲情[1]，鐵騎，故事，採蓮，擊壤，叩角，結席[2]，添壽；有宫詞，禾詞，花詞，湯詞，酒詞，燈詞；有江景，雪景，夏景，冬景，秋景，春景；有凱歌，棹歌，漁歌，挽歌，楚歌，杵歌。《正音譜》“凡歌曲”作“凡歌唱”。《輟耕録》“棹歌”作“櫂歌”。

歌所 凡歌之所：桃花扇，竹葉樽，柳枝詞，桃葉怨，堯民鼓腹，壯士擊節，牛僮馬僕，閭閻女子，天涯遊客，洞裏仙人，閨中怨女，江邊商婦，場上少年，闤闠優伶，華屋蘭堂，衣冠文會，小樓狹閣，月館風亭，雨窗雪屋，柳外花前。“闤闠優伶”四字《正音譜》列於最後。

宫調 大凡聲音，各應於律吕，分於六宫十一調，共計十七宫調：

仙吕調唱，清新綿邈。　　南吕宫唱，感嘆傷悲。
中吕宫唱，高下閃賺。　　黄鍾宫唱，富貴纏綿。
正宫唱，惆悵雄壯。　　道宫唱，飄逸清幽。
大石唱，風流醖藉。　　小石唱，旖旎嫵媚。
高平唱，條暢滉漾。　　般涉唱，拾掇坑塹。
歇指唱，急併虚歇。　　商角唱，悲傷婉轉。

---

① 今校：曲情，原作“閨情”，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結席，原作“吉席”，同上改。

雙調唱，健捷激裊。　　　　商調唱，悽愴怨慕。

角調唱，嗚咽悠揚。　　　　宫調唱，典雅沉重。

越調唱，陶寫冷笑。《中原音韻》各句内皆無“唱”字。雙調之“健捷”各本多誤爲“健棲”。《輟耕録》“仙吕調”作“仙吕宫”。

一串驪珠　有子母調，有姑舅兄弟，有字多聲少，聲多字少①，所謂一串驪珠也。比如《仙吕・點絳唇》，《大石・青杏兒》，人唤作殺唱的劊子。“姑舅”《陽春白雪》作“孤兒”，此從《輟耕》《正音》二書。《中原音韻》無此句。“殺唱”疑是“殺嗓”之訛。

唱者　有愛唱的，有學唱的，有能唱的，有會唱的。有高不揭，低不咽；有排字兒，打截兒，放褃兒，唱意兒；有明褃兒，暗褃兒，長褃兒，短褃兒。醉褃兒②。此下二段，各本原皆連貫。

一曲入數調　一曲入數調者，如：〔啄木兒〕，〔女冠子〕，〔抛毬樂〕，〔鬥鵪鶉〕，〔黄鶯兒〕，〔金盞兒〕類也。如“《正音譜》”作“有”。

各地所唱　凡唱曲有地所：東平唱〔木蘭花慢〕，大名唱〔摸魚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陝西唱〔陽關三叠〕、〔黑漆弩〕。

歌忌　凡歌之所忌：子弟不唱作家歌，浪子不唱及時曲；男不唱艷詞，女不唱雄曲；南人不曲，北人不歌。《輟耕録》“凡歌之所忌”作“凡唱所忌”，“南人不曲”作“南人不唱”。

聲音所長　凡人聲音不等，各有所長。有川嗓，有堂聲，皆合破簫管。有唱得雄壯的，失之村沙；唱得藴拭的，失之乜斜；唱得輕巧的，失之閑賤；唱得本分的，失之老實；唱得用意的，失之穿鑿；唱得打掐的，失之本調。《正音譜》作“皆合簫管”。“藴拭”《輟耕録》作“藴拽”。“掐”《陽春白雪》作“稻”。

歌節病　凡歌節病，有唱得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的；有樂官聲、撒錢聲、拽鋸聲、猫叫聲；不入耳、不着人、不撒腔、不入調；工夫少、遍數少、步力少、官場少；字樣訛、文理差；無叢林，無傳授；嗓拗，劣調，落架，漏氣。《輟耕録》“歌節”作“唱節”，次句無“唱得”二字，“不撒腔”

---

① 今校：聲多字少，原作“聲少字多”，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醉褃兒，原作“碎褃碎”，同上改。

作"不撤腔"。《正音譜》"樂官"作"樂府"。

唱聲病 有唱聲病：散散，焦焦；乾乾，洌洌；啞啞，嗄嗄；尖尖，低低；雌雌，雄雄；短短，憨憨；濁濁，赸赸。有格嗓，囊鼻，摇頭，歪口，合眼，張口，撮唇，撇口，昂頭，咳嗽。

添字病 凡添字節病：則他，兀那，是他家，俺子道，我不見，兀的，不呢。一條了，唇撒了，一片了，團圞了，破孩了，茄子了。《輟耕録》"一條了"作"一條弓"，"一片了""團圞了""了"均作"子"，無"破孩了"。

先唱與押班 先唱的金門社，押班的無對砍。《輟耕録》無此條。《正音譜》此下二條皆無。

詞曲生熟 詞山曲海，千生萬熟。三千小令，四十大曲。

中州樂府音韻類編

中州樂府音韻類編序

盧君冀野得元卓從之《中州樂府音韻類編》，寫刊竟，以予詳於音韻之書，命序其首。予不敏，未嘗研討及南北曲家聲韻。顧予夙昔主㸚字之始本於北音，而謂入聲短促爲後起。自來言四聲者皆南人。周召分陝，化及二南，故風雅頌已多入聲獨用。然尋其分别，聲系無紊，自漢始混合不分。揚雄之徒，用短言與短言相協。隋陸法言作《切韻》，入聲部次不依平韻比列，其跡遂益淆。清代顧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孫，皆以南人求古音。段氏尤力言古有平上入而無去。王氏更增祭至類有去入而無平上。至曲阜孔廣森，始明陰陽對轉，以闡發古無入聲。予嚮爲《古聲通轉例證》、《今韻析》二書，宗其説。然古音所謂陰陽者，以韻部分，非一韻中有陰平陽平也。而陰部韻類，後世所謂入聲者分隸之；陽部韻類，則寄其入聲於陰部，是爲對轉之樞紐。曲韻分析雖不符古，而入聲分隸止於陰部韻類則同。於以知北人之音，雖經古今嬗變，尚未盡失其淵源，亦足爲攷古者所資已。冀野博學，諳音律，工爲南北曲，既得是編，知即巴西鄧子晉所稱《北腔韻類》，於是《嘯餘譜》所載《中州音韻》非是卓書，其疑盡釋。竊願冀野更檢高安周德清《中原音韻》、秦敦夫所刊《菉斐軒詞林韻釋》諸書，參互詳攷，以求入聲分隸諸韻之合於古者，表而出之，是又頃近研求語音學者所宜有事也。曲韻云乎哉。夏敬觀。

曲家用韻，北宗周氏德清，南宗范氏昆白。周書具在，范書已若存若亡。《嘯餘譜》有《中州音韻》一種，昔人疑爲卓從之書，今見此册，始知不然。余藏元刊《太平樂府》卷首無此編，足證明活字本之可寶矣。周氏分陰陽，僅及平聲。范氏平去皆分陰陽，較德清爲細。顧平聲之可陰可陽者，獨卓氏此書有之，此自來度曲家所未及知者也。往歌北詞，遇陽平字輒有高腔，嘗疑不能釋，今遂恍然。世之治南北詞者，于周、范二家外，又得一平聲陰陽通假之訣，豈不大快乎！盧生冀野示我此帙，自詫眼福不淺云。吴梅書於大石橋寓齋。

巴西鄧子晉序《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有云："以燕山卓氏《北腔韻類》

冠之，期於朔南同調，聲和氣和，而爲治世安樂之音，不徒羨乎秦青韋之喉吻也”。前按：今世所傳《太平樂府》此卷皆不存，惟海虞瞿氏藏明活字本有之。前求之十年，不可得見。比讀曲樓中，海鹽張菊生先生元濟假諸瞿氏，屬余校訂，始知書名《中州樂府音韻類編》；子晉所謂《北腔韻類》者，蓋省言也。元賢曲韻，以高安周德清《中原音韻》最通行。顧周氏廑於平聲辨析陰陽無一字。陰陽兩用者，周書計有五千八百七十七字。卓氏所收，則四千二十三字，謹嚴過之。周書於所收字下特注者，凡十三，而卓氏所注則有三十餘字。爲北詞者，當以是爲準繩已。因亟付槧，以餉同嗜。甲戌九月盧前涵芬樓記。

中州樂府音韻類編

新曲苑第二種　元燕山卓從之述

一東鍾　二江陽　三支思　四齊微　五魚模　六皆萊　七真文　八寒山　九桓歡　十先天　十一蕭豪　十二哥戈　十三家麻　十四車遮　十五庚青　十六尤侯　十七尋侵　十八監咸　十九廉纖

海宇盛治，朔南同聲。《中州小樂府》今之學詞者輒用其調，音歌者即按其聲。然或押韻未通其出入變換，調音未合其平亥轉切。此燕山卓氏韻編所以作也。是用録刊予樂府之前，庶使作者歌者皆有所本，而識音韻之奇，合律度之正。雖引商刻羽，雜以流徵之曲，亦當有取於斯焉。

一東鍾

【平聲】【陰】東冬　中衷忠終鍾鐘　松嵩　公躬恭弓功工蚣攻宮供肱觥上三字收　空椌　翁泓上一字收　宗椶騣　鬆憁蹤縱　崩繃上二字收

【陽】戎茸　龍隆癃窿　蒙濛朦盲甍萌上三字收　籠朧聾嚨隴櫳瓏膿農儂　濃醲穠從

【陰陽】通蓪　同童銅桐峒筒瞳潼犛　冲充衝　重蟲鏞崇上一字方言　邕噰雍容融溶庸墉镕蓉榮上二字收　胸凶兄上一字收　風楓豐封峰鋒蜂烽　馮逢縫　烘薨轟上二字收　紅烘虹鴻宏紘嶸横弘上五字收　蔥匆聰驄　叢蓬篷烹彭棚鵬上四字收

【上聲】董懂　孔恐　懜蠓猛艋蜢上三字收　桶統　總　汞嗊　捧寵　箕　隴壠　腫踵種　冗擁勇涌踊永上一字收　聳　噥

【去聲】送宋　鳳奉諷縫　貢共供　弄哢礱　棟凍蝀洞動　控空鞚訟頌誦　瓮齆　痛慟　衆重中種仲　夢孟下取　用咏瑩上二字取

綜　縱從粽迸收　橫收

二 江 陽

【平聲】【陰】姜江釭薑殭韁　邦梆幫　雙霜孀[1]鸘　章樟張障彰麞　商傷殤觴　漿螿將　莊妝裝樁　岡剛鋼綱[2]亢杠缸扛玒桑喪康穅光胱　當璫

【陽】忙茫哤庬邙芒鋩　良涼量糧梁粱　穰攘瀼　忘亡　娘　郎琅榔廊狼　航行杭頏　囊　昂

【陰陽】牎瘡床幢橦咮　香鄉　降　鎊雱　傍龐逄　腔　强鴦央殃秧　陽揚颺羊㟍楊洋徉方芳枋坊妨房防　昌菖娼閶　長腸場　常裳償萇　湯　唐塘堂棠糖　湘相箱襄廂　詳祥翔　槍鏘　牆戕檣墻匡筐眶狂汪王　倉蒼　藏　荒盲　黄皇篁簧隍凰惶遑

【上聲】講港　養癢鞅　漿獎蔣　兩　魎　强　槍　想　鯗　掌長爽　響蠁享饗敞氅彔　壤　穰　賞　倣　舫　罔　網輞　枉往穎磉嗓　榜梆　鎊　倘帑　黨　莽蟒　朗　謊晃仰

【去聲】絳降虹洚糨强　喪胖　象相像　恙煬漾樣怏　亮量緉輛狀狀壯橦　上尚餉　讓　帳脹漲仗杖障嶂瘴　巷向項　匠將醬　唱暢悵倡創　搽　愴　望忘妄　誑　旺　放訪盪宕碭　浪　行　葬　謗傍當蕩　亢炕杭　壙曠

三 支 思

【平聲】【陰】支卮梔枝肢氏閼氏　楮之芝脂　髭貲髯兹　孜滋緇資咨姿耔　差眵媸嗤

【陽】兒而洏

【陰陽】雌慈鶿磁玆鷀資茨　疵玼玭施詩師獅螄尸蓍　時　塒　匙斯厮澌鷥颸司私罳絲偲　詞祠辭辤

【上聲】紙旨指止沚趾　址芷　邇爾耳餌　此玼跐　史駛弛豕矢始

① 今校：孀，原作"孀"，據《續修四庫全書・朝野新聲太平樂府》本改。

② 今校：綱，同上補。

屎使　子紫姊梓　死　齒

【入聲作上聲】塞澁瑟

【去聲】是氏市柿恃士仕使示謚蒔侍事施嗜豉試視　似兕柹姒巳嗣飼耜涘俟寺食笥思四肆泗駟　次刺　字漬牸自恣胾　翅　廁　志至誌二貳餌

四 齊 微

【平聲】【陰】機幾磯肌饑鷄稽笄箕基璣姬譏　歸圭龜閨規　低堤磾西犀嘶　杯悲卑碑陂　篦　追騅錐知

【陽】微薇　犂黎梨藜鸝璨離籬麗漓狸蜊鳌　迷泥尼臡　梅枚媒煤醾眉湄麋麋　雷罍櫑羸　隋隨誰

【陰陽】妻凄萋棲　齊臍　灰揮徽暉輝　回徊　威隈偎煨　圍幃闈違爲危嵬巍桅維惟遺　非飛扉緋霏妃菲　肥淝　溪欺　奇祈期旗棊畿騎琦　希稀醯犧羲　衣依醫伊　鷖　奚兮攜畦　移姨沂蜺霓倪鯢迻宜儀夷彝疑怡嶷頤　梯啼　提題蹄荑　吹炊推鎚垂陲　醅披邳丕　裴陪培皮　魁虧窺　葵魁夔逵筶螭癡　池遲馳篪墀　椎頹魋　崔催衰摧紕批脾疲

【入聲作平聲】【陽】十什石射食蝕拾　直姪秩值擲　疾嫉葺集寂夕席習襲　荻狄敵笛糴　及極　惑　逼

【去聲作平聲】【陽】鼻

【上聲】尾亹　椅扆倚蟻矣已擬蟣幾己幾麂　鬼簋　悔賄毀卉　禮醴俚蠡里裏李鯉履濟擠　體　底邸　洗壐徙屣　起啓杞　米弭　美浼彼妣委猥唯　壘磊儡蕾　腿　蕊　觜　冰喜　恥　髓

【入聲作上聲】質隻炙織騭執汁　七戚漆刺　匹闢僻劈　吉擊激棘吃戟急汲給　失室識適拭飾軾濕釋奭唧積稷績跡脊鯽　必畢碧礔璧躄昔惜息錫淅　尺赤喫勑鶒　的靮嫡滴　德得　國　筆北　黑　滌剔　踢　隙　吸翕檄覡　乞泣

【去聲作上聲】悔

【去聲】未味　胃渭緯魏尉慰畏衛蝟　貴跪桂檜膾鱠旝櫃　吠沸廢費肺　會晦誨諱　翠脆　異裔義毅藝易翳　意殢　氣器棄　霽濟祭際

替剃涕帝地第悌遞蔕　棣　背具婢備避焙輩被倍　利唳離隸俐麗例痢　砌妻　細壻　罪　最　對隊碓兑　計記寄繫繼妓忌季　縊閉蔽謎　鋭　睡税説瑞蜕　退蜕　歲碎粹祟　墜贅綴　制置滯彘稚智　世勢逝誓　淚累酹播類纇　妹昧媚瑁寐　篑塊　配珮　内

【入聲作去聲】日入　蜜密覓　墨　立粒笠暦歷靂櫪癧瀝皪力栗一易逸佾溢泆鎰液疫役逆益鷁譯腋掖驛邑乙憶揖射匿惕翊翼勒肋[①]劇

五 魚 模

【平聲】【陰】居車駒拘俱　諸猪朱株蛛誅珠　蘇酥甦蔬疏疎　虚墟嘘吁　蛆趍　疽沮睢　孤姑辜鴣沽菰枯刳　都　逋　租

【陽】廬閭驢　如儒需懦嚅　無蕪巫　模謨謀收　徒圖屠荼途塗奴孥　盧蘆顱鱸轤瀘

【陰陽】迂於魚漁余虞餘與歟譽遇盂隅臾瑀瑜窬　烏嗚　吾铻吴梧娱鼯　初　雛鋤　粗　粗　殂　書舒輸　殊茱銖　區軀驅嶇　渠蕖衢臞須鬚胥　需　徐　樞　除蜍廚蹰儲　膚夫桴玞　扶符凫蚨浮收　鋪蒲脯呼　糊湖胡壺狐醐乎瑚

【入聲作平聲】【陽】獨讀牘瀆犢毒突　族鏃　伏鵩袱服　鵠斛槲逐軸二字尤韻通　蜀贖屬塾孰熟三字尤韻通僕　俗續　術述秫术　佛鶻　局

【上聲】語雨與圄齬羽宇禹庾　吕旅侣縷　主煮渚塵　汝乳　暑鼠黍　杵處　女　嶼醑　許　數所楚阻　祖組　舉　武舞鵡侮　甫斧撫否收取　母某牡二字收　土吐　魯櫓虜　睹　賭　弩　古鼓股罟羖詁賈估牯瞽　五仵伍午塢　虎滸　苦浦圃譜補　普溥

【入聲作上聲】谷穀轂骨　哭窟　秃　速縮　簇　福腹幅覆蝠　卜不　菊踘　曲麯屈　叔粥竺築竹　肅　宿粟　束　足　促　出　忽笏拂

【去聲】御馭遇嫗裕諭芋預豫　慮屢　鋸懼句據　恕庶樹戍　覷趣娶去　注澍住著炷駐紵苧貯竚數疏　絮序敘緒　助　處滁孺茹　杜妬

---

① 今校：皪，據《續修四庫全書》本補。

肚渡度蠹 赴父輔付賦傅婦阜收恕 户扈護瓠互戽 怒務霧 素訴愬塑 暮慕墓 路露鷺輅 兔 顧固故錮 誤悟悞惡 布怖薄捕步醋措做胙祚鋪

【入聲作去聲】屋禄鹿漉麓 木沐穆睦没牧目 陸緑戮録籙 玉育獄欲浴鬱物勿 辱入

六 皆 萊

【平聲】【陰】階皆 街稭 乖 齋 楷 開 歪 腮 該垓 哉災栽𢦏 衰

【陽】諧骸鞋 排牌 懷 淮槐 埋霾駷來萊 能三足鼈 孩頦

【陰陽】釵差 柴豺儕 崖捱 挨 台胎駘 臺檯苔 哀埃唉 騃猜 才裁財材纔

【入聲作平聲】【陽】白帛舶宅擇澤擇 畫劃

【上聲】買 揣 擺 矮 解 海 醢 蟹駭 揩 凱 鎧 宰載駘 改 采 綵彩靄乃欸乃 毒奶毒蒯 枴 歹 妳乃迺

【入聲作上聲】伯百栢 策栅册測蹦足踏收 客刻 柏魄 格骼革隔 色穡索 責幘摘讁側窄仄昃摑 檗擘 摔

【去聲】解蟹薤械 賽豸瘵債蠆 泰大汰態 蓋丐 艾愛礙 隘捱奈耐鼐 害亥 帶戴怠待代袋黛大 戒廨解界介芥疥 外聵 快噲塊 在再儎 賣邁賴癩 拜敗憊派 菜察 晒煞 塞賽 怪 壞

【入聲作去聲】貊陌驀 麥脉墨 額厄 搦

七 真 文

【平聲】【陰】真 珍 振 甄 新薪辛 賓濱鑌彬 津 諄巾斤君軍均鈞皸 遵 榛臻 莘詵 薰勳醺 裩鯤 温愠 孫飧 尊樽敦墩 奔賁犇 坤髡 根跟 恩 欣

【陽】隣鱗麟鄰 貧頻蘋顰 民緡岷 人仁 倫輪掄淪 裙羣 勤懃芹 門捫 論倫 文蚊聞蚊 因湮姻殷茵 銀齦垠寅嚚 申紳身伸神 嗔瞋 陳塵臣 辰晨宸 親 秦蓁 春椿 脣純蓴醇鶉 詢筍巡旬馴 氳 雲匀紜耘云員筠 分紛芬 墳焚 昏婚葷 村 存

吞暾　肫屯飩　噴　盆　限　痕

【上聲】畛疹診稹　哂　忍　緊謹槿卺瑾　窘　隱引蚓　閔僶敏　准準　允笋　損蠢　忖　刎　吻　粉　穩　本畚　衮　狠　閫　壼　悃　懇　肯　腯不品收

【去聲】震振陣鎮　信訊燼　忍認仞訒　吝偺藺磷　鬢殯臏　腎慎　醞慍運暈韻盡晉進　分忿糞奮　近覲　櫬齔　印孕　峻浚　殉噀　遜巽　俊駿　舜順　閏潤　問紊　訓　郡　困頓　囤　鈍悶懣　噴　褪遁　釁　論　混　逩　倴　寸　恨　嫩

八 寒 山

【平聲】【陰】丹單殫　安鞍　山刪　珊　干竿肝玗乾姦奸間艱　刊　看　關鰥　拴欑　班斑般𣪚般攀　扳慳　虵

【陽】寒邯韓汗翰　難闌欄蘭斕　還環鬟　蠻　顏　閑　鷳　潺

【陰陽】餐　殘　灘　壇檀彈彎灣　頑　番翻幡旛反藩　煩繁礬樊　帆凡二字收

【上聲】反返　柤　罕　侃　散傘　懶　趲　晚　挽綰　版板　赧　盞　簡揀　產鏟　眼

【去聲】萬蔓　限　棧綻　撰　旱漢翰汗　旦誕嘽憚但　飯販範泛　范犯四字收嘆炭　按岸　榦幹　看　粲燦　爛　贊讚慣　患宦幻　間　澗　諫　雁晏贗　訕　辦瓣扮絆　慢　篡　散

九 桓 歡

【平聲】【陰】端　酸　官冠棺觀　寬　鑽　搬般

【陽】鸞鑾巒欒　瞞謾縵漫

【陰陽】歡驩　貛　桓紈　剜丸　完紈　湍　團　溥摶　攛　攢　潘拚　潘拚　盤槃　磻蟠胖弁　瘢

【上聲】暖　館管脘　盥　款　滁　短　椀　畽　卵　纂纘　滿

【去聲】喚換煥　緩　鑽　翫玩腕　慢鏝漫　竄　爨　斷鍛段　亂　算蒜　判拚　貫冠觀灌　半伴泮　畔絆

十先天

【平聲】【陰】煎箋鞯濺箋　堅肩　甄　顛巔　鵑涓娟　邊籩編鞭鯿　暄喧萱　氈鸇　羶煽　鐫　專　磚

【陽】連蓮憐　年　眠緜　然燃　廛纏躔蟬禪　聯

【陰陽】先僊躚鮮　涎　千阡芊　遷韆　前錢　天闐　田填鈿　軒掀　賢弦絃舷懸玄　烟燕　胭蔫嫣　延筵綠　妍言研焉　牽愆騫褰　乾虔　篇蹁　偏翩　便　淵宛宛鴛　元圓員園原源黿袁垣轅捐鉛鳶猿湲　痊拴筌銓悛　全泉　宣揎　旋還　川穿　船傳椽　圈　拳權

【上聲】遠阮苑畹究偃堰演衍　卷捲　鮮跣冼如洗蘚癬　腆殄　典　驤蹇繭筧掍鹼　撚輾碾　顯　犬　淺　展　遣　翦　輦　璉　巒孌囀轉　軟喘舛　選　免冕勉　闡　匾貶

【去聲】院願怨遠　勸券　見建健絹件　獻現憲縣　鞙眩　電殿甸佃鈿　填靛澱　硯嚥宴燕讌諺堰緣掾　練楝　眷倦圈綣　面麵　片騙　變辨遍泛便　綫羨霰　釧穿串　扇善煽鱔禪　箭薦煎賤濺餞踐栫　戀　鏇選旋　傳囀轉　戰顫

十一蕭豪

【平聲】【陰】蕭簫瀟綃銷翛宵霄硝蛸魈　刁貂雕雕凋　梟鴞囂　梢筲悄弰　嬌驕　蕉焦椒樵　燒　標飈杓臕膘　交蛟膠郊嘐教　包胞褒　敲　嘲　瓢　凹　高糕羔篙皋膏　刀叨　騷艘臊搔繅　遭糟　麼燋昭朝招

【陽】寮遼聊僚鷯憀　鐃橈　苗錨描　毛猫旄茅　饒呶猱　牢勞澇醪

【陰陽】挑　迢　條髫蜩調　邀鍬　樵瞧譙　趫　喬橋　飄漂　瓢哮　爻肴　抛豪號濠　條饕叨　滔　桃逃陶濤　咷萄淘醄　操　曹槽曹

【入聲作平聲】【陽】濁濯鐲　鐸度　學　薄泊　縛　鶴　鑿　鑊着　杓

【上聲】小篠　皎繳矯　鳥裊嫋　了瞭蓼　曉　杳夭　桃　沼　少

擾繞　眇渺杪　表　悄愀　巧　飽　寶保堡褓　卯昴　狡攪　爪炒　老栳　討　腦惱碯　嫂掃　草　早棗澡藻蚤　倒擣島禱　杲槀縞撡　好　襖媼　考栲　撓　缶收

【入聲作上聲】角覺脚　捉卓　朔　剝　斫酌繳　爍鑠　爵雀　鵲　削　托　拓橐　魄飥　作　錯　閣　壑　縿索　廓郭　綽　謔

【去聲】笑哨肖鞘　糶眺跳　釣吊窵調棹　竅　趙兆　照詔召　少　紹邵燒　浩號皓昊　道纛　盜導蹈到倒　耀鷂要窖　校教酵覺罩棹　豹　爆瀑曝　抱報造皂竈拗勦樂　凹貌冒帽耄　砲　泡　鬧　告誥　傲鏊　勞澇　操　奥　掃　鈔

【入聲作去聲】岳樂藥約躍鑰　搦諾　略　弱　蒻　虐　幕漠寞莫　落絡烙酪樂　萼鶚鰐惡

十二哥戈

【平聲】【陰】歌哥柯　多　科窠　軻珂　戈過鍋　莎簑唆睃梭娑　波

【陽】羅蘿儸囉鑼螺騾　那挼挪儺禾和

【陰陽】呵　何河荷苛　磋搓　矬　他拖　馳鼉　陀佗跎鮀紽馱鑐　酡　阿痾　哦峨莪娥蛾鵝　窩渦　坡頗　訛　婆皤

【入聲作平聲】活　奪　合盒　跋魃

【上聲】舸　鎖瑣　我　可　左　果裹　裸臝櫑夥　朵趓彈　妥　跛簸　火荷　顆　娜　嬷

【入聲作上聲】葛割鴿閣　撥鉢　聒　渴　闊　撮　掇　脱　潑　抹　粕

【去聲】個　賀荷　餓　佐左坐座　舵垛墮惰剁大馱　些　過　銼　挫搓　課　禍貨和　唾　簸播　磨麽　破臥涴邏　糯懦那　嗑溪個切

【入聲作去聲】岳藥樂約躍鑰　幕末沫莫　捋楉諾　略　弱蒻　虐　落絡烙洛酪樂　萼鶚鰐惡

十三家麻

【平聲】【陰】家加佳嘉葭笳痂枷　蛙媧蝸洼娃　誇巴疤　沙紗砂娑

查踏撾抓

【陽】麻蟆　拏　咱

【陰陽】花　華划譁　鴉丫啞　牙涯衙芽呀　霞瑕遐　葩琶杷爬　叉杈差艖槎　茶槎

【入聲作平聲】【陽】達踏　滑猾　轄鎋狹　雜　伐筏罰　閘

【上聲】馬媽　雅啞　賈假斝　灑把　寡剮　瓦　鮓　姹　詫　打　耍

【入聲作上聲】塔獺榻塌　殺霎　劄札　察插　八　刮　瞎　答　颯撒薩　掐　法髮發　甲胛夾恰

【去聲】駡　駕嫁價架假　亞迓訝砑　汊吒姹詫　詐乍榨　下夏嚇罅暇　廈　化畫華樺話　怕　跨　罷霸欛靶　大　卦　掛　凹

【入聲作去聲】①臈臘鑞拉辣　納枘　壓押鴨　捺　韈

十四車遮

【平聲】【陰】車　遮　爺耶瑘　呆　爹　嗟　靴

【陽】瘸

【陰陽】奢賒　蛇　些　斜邪

【上聲作平聲】【陽】協穴俠挾纈　傑竭碣　疊迭牒揲喋諜垤绖凸蝶跕　舌涉折　絶　别　截睫捷　迭　蹶　俠

【上聲】野也冶　者赭　寫瀉　捨　且　惹喏　姐　撦　扯

【入聲作上聲】屑薛紲媟褻燮渫　切竊妾　結劫潔　頰莢　怯挈篋　節接楫　血歇嚇蝎　闕缺闋　決訣譎蕨鴂　鐵餮帖怗貼　雪　蝎鼈別撇　説　拙輟　轍撤澈掣　瞥　哲摺褶折　設攝　啜

【去聲】舍社射麝赦　謝卸榭瀉　夜　射　柘鷓炙蔗　借藉　趄七柘切　偖尺柘切

【入聲作去聲】捏聶躡鑷囓臬蘖　滅蔑篾　拽噎謁葉業鄴　列烈冽獵裂鬣　熱　月刖悦閲軏越鉞樾蠘　褻　劣

① 今校："入聲作去聲"，據《續修四庫全書》本補。

十五庚青

【平聲】【陰】庚鶊更秔賡羹畊　驚京荆經兢矜　生甥笙牲猩　筝争丁釘　征正貞徵蒸烝　扃　冰兵并登燈　僧　憎矰曾罾增

【陽】平憑評凴屏瓶萍　盟明名銘鳴冥溟　靈令鈴翎齡伶蛉苓櫺零泠陵凌綾　寧　楞稜　曾層　能獰　藤騰滕疼謄

【陰陽】鐺掙　橙　亨　莖　英鷹應癃膺鶯嬰纓　盈嬴贏瀛[1]營迎蠅　稱秤　澄程成城呈盛酲承丞懲乘塍　輕坑傾卿　擎檠鯨烹　馨興行形刑衡　青清　情繒晴　聲升昇陞　繩　汀廳聽鞓　亭庭廷停莛蜓婷霆　星醒鯹腥騂　錫

【上聲】景梗哽骾警境頸　影彭穎癭　省惺醒　茗皿酩　冷　逞騁領嶺　頃　并　請　鼎酊頂　艇挺　等　整　省

【去聲】敬徑鏡境競勁　暎應膺硬　慶罄磬　命瞑　病並凴　併柄鄧凳鐙　諍掙　正政鄭證　聖勝盛乘剩　性姓　令　娉婷　浄静穽甑靖清　佞濘　杏幸脛興行　贈　稱　秤　聽　定錠矴釘訂飣

十六尤侯

【平聲】【陰】啾楸揪　鳩鬮　搜颼　鄒陬　休貅庥　謳鷗漚甌　彪摳　鈎篝溝韝　兜篼　秋鰍鞦

【陽】劉留鶹流榴旒遛　柔揉　牟眸矛蝥繆　樓婁髏　柘

【陰陽】憂幽優　遊尤郵牛猷悠油由蝣　修脩羞饈　囚泅　抽瘳紬稠讐酧儔籌疇　周舟洲州賙週　收　丘坵　求賕毬虬裘　齁　侯喉猴篌　偷　頭投　鄒篘搊　愁

【入聲作平聲】軸逐收　熟收

【上聲】有酉牖友誘　柳　紐　丑醜　肘箒竹收入作去　朽　九久韭灸糾　首手守　酒　叟瞍藪　溲　斗陡蚪　部　狗垢　藕耦偶嘔摟塿　吼　走

【去聲】又右宥祐佑柚幼囿　晝呪　胄紂宙籒　舅臼舊咎救柩廐

---

[1] 今校：瀛瀛，原作"瀛瀛"，據《續修四庫全書》本改。

受壽獸首授售綬　臭　嗅　秀岫袖繡宿　瘦　嗽漱　僽　皺驟　溜六留收入作去　扣寇蔻　后後堠　逅候厚　茂　豆　竇逗鬥　耨　奏透勾媾構　湊輳甃　謬　陋漏鏤

十七尋侵

【平聲】【陰】侵　駸　針斟箴砧　深　歆　金今衿　襟禁森參　簪

【陽】林臨淋霖琳痳　壬任　岑

【陰陽】心　尋潯鐔覃　琛郴　沉　音陰瘖　吟淫婬　欽衾　琴禽檎芩擒

【上聲】寢　廩凜　稔餘袵　枕　審沈　磣七稔切　錦　飲[①]　您怎

【去聲】沁　浸　朕　沉鳴枕　甚椹　任妊　禁噤　賃恁　蔭廕窨飲滲　譖　讖　闖

十八監咸

【平聲】【陰】庵諳唵　擔[②]聃耽湛躭　堪龕　三鬖毿甘柑疳　杉衫監諴緘　南男喃　咸鹹函啣銜　婪　藍嵐燣惏

【陰陽】貪探　覃潭談譚曇痰　參驂　蠶慚　憨酣　含涵　簪贉喒　渰　巖　攙　讒饞鑱

【上聲】感敢　糝　俺　黯　覽攬纜贍　毯　慘　黲　斬　喊　揜烏敢切　減醎　坎砍

【去聲】勘　贑淦紺　憾撼頷　暗　淡啖惔甔　檻轞艦　濫纜　瞰嵌　三　陷餡　站　蘸　賺　儖監　探　暫鏨揝[③]　渰　慘七濫切

十九廉纖

【平聲】【陰】瞻占粘詹沾　尖　兼縑鶼　掂　苫

---

① 今校："飲"字原缺，據《續修四庫全書》本補。

② 今校："擔"原作"檐"，同上改。

③ 今校："揝"字原缺，同上補。

【陽】簾賺奩鐮帘　髥　鮎粘

【陰陽】淹醃閹厭懨　鹽炎閻簷嚴　纖銛憸　挦燖　僉　槧籤　潛覘　憺蟾　鈐鉗黔箝　謙　添　甜恬　杴忺嫌

【上聲】掩魘黶庵琰　檢臉　險　颭　點　染冉　閃陝　諂　忝舔

【去聲】艷焰厭驗灩釅庵　染　贍苫　欠芡歉　玷店菧墊　塹茜收瀲斂殮　韂　占　念唸　劍　儉　僭漸

校記

東鍾　平聲　鏞原作銿誤

江陽　平聲　頏原作頑誤　去聲　怏原作快誤

支思　平聲　耔原作杍誤　蓍原作著誤

齊微　平聲　醢原作醯誤　入作平　糴原作粜誤　上聲　亹原作亹誤　去聲　酹原作酧誤

魚模　入作平　槲原作斛誤

皆萊　入作平　舶原作船誤

真文　平聲　皸原作皸誤　蓁原作簒誤　限疑誤　上聲　忖原作付誤　懇原作懇誤　不疑誤惟中原韻亦收　去聲　襯原作襯誤

寒山　平聲　扳原作板誤　去聲　榦原作榦誤　宦原作宦誤

桓歡　上聲　盥原作與誤　去聲　蒜原作芸誤

先天　平聲　闐原作閬誤　橼原作掾誤　上聲　冼原作洗誤　免原作兌誤　闡原作闡誤　去聲　垈疑誤惟中原韻亦收

蕭豪　平聲　脩原作修誤　鴞原作鴞誤　瓢原作杴誤　搔原作橾誤　錨原作猫誤　旄原作㫋誤　入作平　鑊原作钁誤　上聲　攪原作攪誤　槔疑誤或即槁字　去聲　糶原作粜誤　酵原作酸誤

哥戈　平聲　唆原作峻誤　挼原作挼誤　鍔疑誤　去聲　惰原作隋誤　簸原作簸誤　入作去　捋原作將誤

家麻　平聲　枷原作抪誤　上聲　斝原作斝誤　瓦原作九誤

車遮　入作平原作上聲作平聲誤　穴原作宂誤　上聲　撦原作犃誤　入作上　撤原作懺誤　去聲　藉原作藉誤

庚青　平聲　罾原作魯誤　令原作今誤　烹原作烹誤

尤侯　平聲　鞲原作韝誤　榴原作擂誤　柘疑誤　上聲　朽原作杇誤　去聲　勾原作勽誤

尋侵　平聲　淫原作滛誤　婬原作媱誤

監咸　平聲　聃原作聃誤　膹原作嚐誤　去聲　顫原作顫誤

廉纖　平聲　掂原作椐誤　箝原作箝誤　上聲　檢原作撿誤　去聲　笵原作箢誤

此本活字所印，譌字觸目而是。既五校，始繕寫粗定。又嘗與吷庵翁共勘之，據《中原音韻》以正此書，可訂者凡如干字，其無左證者姑存疑，爲校記附於後。乙亥元日小疏再記。

輟耕曲録

輟耕曲録

新曲苑第三種　元黄巖陶宗儀撰

廣寒秋

虞邵庵先生集在翰苑時，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莫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吴。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虚，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爲尤難。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娱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宫引〕。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輟耕録》卷四

作今樂府法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輟耕録》卷八

岷江緑

太師伯顔擅權之日，剡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木兒不花，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緑〕二曲以風之，大書揭於五門之上。伯顔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吴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顔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

人折柔①條，燕子啣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别重離别，攀折復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兒水〕。 《輟耕録》卷八

風入松

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吴下。時虞邵庵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裹停驂。書詔許傳宫燭，香羅初翦朝衫。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幕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争相傳刻，而此曲遂徧滿海内矣。“翦”一作“試”。 《輟耕録》卷十四

與妓下火文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乎？夫妾，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時使預聞之，雖死無憾矣。”洪固滑稽輕佻者，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共惟稱呼，秀鍾谷水，聲遏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錦傳道餘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哭相思兩手托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無孝順，逍遥樂永遂逍遥。”聽畢，一笑而卒。因記《中吴紀聞》載②一事云：“昆山倡周氏，係籍部中。張子韶爲守時，倡暴亡。適道川來訪，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家且道可惜許個甚麽。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唇。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休記醜奴兒臉子，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别是春。大衆還知某人向甚麽處去，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

---

① 今校：柔，原作“柳”，據《輟耕録》卷八中華本改。

② 今校：“載”，據《輟耕録》卷十五中華本補。

頭頭盡是喜相逢。芳草渡頭，處處六幺[1]花十八。其或未然，更聽下句。咦，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其事頗相類，併附于此云。

《輟耕録》卷十五

哨　遍

某人以善經紀，積貲至鉅萬計，而既鄙且嗇，不欲書其姓名。其尊行錢素庵者，抱素[2]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善詩曲，有集行於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一闋譏警焉。〔哨遍〕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呼銅臭。徇己苦貪求，特[3]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鐺插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彀，緣情鉤鉅，巧取旁搜。蠅頭場上苦驅馳，馬足塵中厮追逐。積儹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乖弄醜。〔耍孩兒〕安貧知足神明佑，好聚歛多招悔尤。王戎遺下舊牙籌，夜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烏兔，只與兒孫作馬牛。添消瘦，不調祻鼎，慫逞戈矛。〔十煞〕漸消磨雙臉春，已凋颼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櫃頭錢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衻一周年不放贖。狠毒性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九〕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喚甚半州。忍饑寒儹得家私厚。待壘做錢山兒，倩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氣留。半炊兒八徧把牙關叩。只願得無支有管，少出多收。〔八〕虧心事儘意爲，不義財儘力掊。那裏問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驕王愷，一任教夜雨新豐困馬周。無親舊。只知敬明眸皓齒，不想共肥馬輕裘。〔七〕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爲錙銖捨命尋爭鬥。田連阡陌心猶窄，架插詩書眼不瞅。也學采東離菊，子是個裝呵元亮，豹子浮丘。〔六〕恨不得揚子江變做酒，棗穰金積到斗。爲幾文賺背錢，受了些旁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麻把相知結下寇讎。真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吝，甚的是樂以忘憂。〔五〕這財曾然了董卓臍，曾梟了元載頭。聚而不散遭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連城富，眨眼早野草閑

---

[1] 今校：幺，原作"么"，據《輟耕録》卷十五中華本改。

[2] 今校：抱素，原作"素抱"，據《輟耕録》卷十七中華本改。

[3] 今校：特，原作"待"，同上改。

花滿地愁。乾生受，生財有道，受用無由。〔四〕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宫，死囚限纏在卯酉。甚的散得疾，子爲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帳，逼臨得佳人墜玉樓。難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爛額焦頭。〔三〕窗隔每都颩颩的飛，椅桌每都出出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爲塵垢。山魈木客相呼唤，寡宿孤辰厮趁逐。喧白晝，花月妖將家人狐媚，虚耗鬼把倉庫潛偷。〔二〕惱天公降下災，犯官刑縶在囚。他用錢時難參透。待買他上①木驢釘子輕輕釘，弔脊②筋鈎兒淺淺鈎。便用殺難寬宥，魂飛蕩蕩，魄散悠悠。〔尾〕出落他平生聚歛的情，都寫做臨刑犯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裹甃。任他日炙風吹慢慢朽③。樂府中押"逐"、"贖"、"菊"字韻者，蓋中州之音輕，與"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爲某而作，然亦可以爲世勸。　《輟耕録》卷十七

崔麗人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畫，秀玉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厢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丁卯春三月，銜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厢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始終之戒。仍拾四十言，使好事者知百勞之歌以記云。泰和丁卯林鐘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鬻④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廵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君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托君爲重。'覺而恠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擕鷹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

① 今校：上，原作"土"，據《輟耕録》卷十七中華本改。
② 今校：脊，原作"春"，同上改。
③ 今校：慢慢朽，原作"慢慢的朽"，據《輟耕録》卷十七删。
④ 今校：鬻，原作"粥"，據《輟耕録》卷十七中華本改。

大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絶,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犨官吏環視,因縮不目,托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耶。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耶?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艷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況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往往脂粉腥穢,雅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絶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爲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他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迨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爲何如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雝見而愛之,就爲録文於上。按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爲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兹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黨[①]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惓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衷[②]。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説者以爲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爲微之無疑,特托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鯖録》中。　《南村輟耕録》卷十七

珠簾秀

歌兒珠簾秀,姓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當今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

---

① 今校:黨,原作"靈",據《輟耕録》卷十八中華本改。

② 今校:衷,原作"意",據《輟耕録》卷十七中華本改。

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閑情任卷舒，掛盡朝雲暮雨。"馮海粟先生亦有〔鷓鴣天〕云："十二闌干映遠眸，醉鄉①空斷楚天秋。蝦鬚影薄微微見，龜背紋輕細細浮。紅②霧斂，翠雲收，海霞爲帶月爲鈎。夜來捲盡西山雨，不着人間半點愁。"皆咏珠簾以寓意也，由是聲譽益彰。《南村輟耕録》卷二十

嗓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挣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採一個空。難道風流種，諕殺尋芳蜜蠭。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搧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關漢卿者，亦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謔加之，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弔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筯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筯，是嗓。"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③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嗓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嗓，故云爾。　《南村輟耕録卷》二十三

醉太平小令

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喫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愚④，哀哉可憐。右〔醉太平〕小令一闋，不知誰所造，自京師以至江南，人人能道之。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謡者，以其有關於世教也。今此數語，切中時病，故録之，以俟采民風者焉。　《南村輟耕録》卷二十三

---

① 今校：鄉，原作"香"，據《輟耕録》卷二十中華本改。

② 今校：紅，原作"香"，同上改。

③ 今校："六"，同上補。

④ 今校：賢愚，據《輟耕録》卷二十三改。

院本名目

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説，金有院本、雜劇、諸宫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釐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净，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禽鳥，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餤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餤，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净有散説、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至今樂人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載於此，以資博識者之一覽。　《南村輟耕録》卷二十五

和曲院本

月明法曲　鄆王法曲　燒香法曲
送使法曲　上墳伊州　燒花新水
熙州駱駝　列良瀛府
病鄭逍遥樂　四皓逍遥樂　四酸逍遥樂
賀貼萬年歡　撵廛降黄龍　列女降黄龍

上皇院本

壺春堂　太湖石　金明池
戀鰲山　六變妝　萬歲山
打草陣　賞花燈　錯入内
問相思　探花街　斷上皇
打毬會　春從天上來

題目院本

柳絮風　紅索冷　牆外道
共粉淚　楊柳枝　蔡消閑
方偷眼　呆太守　畫堂前

夢周公　梅花底　三笑圖
脱布衫　呆秀才　隔年期
賀方回　王安石　斷三行
競尋芳　雙打梨花院

霸王院本

悲怨霸王　范增霸王　草馬霸王
散楚霸王　三官霸王　補塑霸王

諸雜大小院本

喬托孤　旦判孤　計算孤
雙判孤　百戲孤　哨啹孤
燒棗孤　孝經孤　菜園孤
貨郎孤　合房酸　麻皮酸
花酒酸　狗皮酸　還魂酸
別離酸　三纏酸　謁食酸
三揲酸　哭貧酸　插撥酸
酸孤旦　毛詩旦　老孤遣旦
纏三旦　禾哨旦　哮賣旦
貧富旦　書櫃兒　紙襴兒
蔡奴兒　剁毛兒　喜牌兒
卦册兒　繡篋兒　粥碗兒
似娘兒　卦鋪兒　師婆兒
教學兒　鵝鴨兒　黄丸兒
稜角兒　田牛兒　小丸兒
醜奴兒　病襄王　馬明王
鬧學堂　鬧浴堂　寬布衫
泥布衫　趕湯瓶　紙湯瓶
鬧旗亭　芙蓉亭　壞食店
鬧酒店　壞粥店　莊周夢

花酒夢　蝴蝶夢　三出舍
三入舍　瑶池會　八仙會
蟠桃會　洗兒會　藏鬮會
打五臟　蘭昌宫　廣寒宫
鬧結親　倦成親　强風情
大論情　三園子　紅娘子
太平還鄉　衣錦還鄉　四論藝
殿前四藝　競敲門　都子撞門
呆大郎　四酸擂　問前程
十樣錦　長慶館　癩將軍
兩相同　競花枝　五變妝
洪福無疆　白牡丹　赤壁鏖兵
窮相思　金壇謁宿　調雙漸
官吏不和　鬧巡鋪　判不由己
大勘刀　同官不睦　鬧平康
趕門不上　賣花容　同官賀授
無鬼論　四酸諱偌　鬧棚闌
雙藥盤街　鬧文林　四國來朝
雙捉壻　酒色財氣　醫作媒
風流藥院　監法童　漁樵問話
鬥鵪鶉　杜甫遊春　鴛鴦簡
四酸提猴　滿朝歡　月夜聞筝
鼓角將　鬧芙蓉城　雙鬥醫
張生煮海　賒饅頭　文房四寶
謝神天　陳橋兵變　雙揭榜
矇啞質庫　雙福神　院公狗兒
告和來　佛印燒猪　酸賣徠
琴劍書箱　花前飲　五鬼聽琴
白雲庵　迓鼓二郎　壞道場
獨脚五郎　賣花聲　進奉伊州

錯上墳　醫五方　打五鋪
拷梅香　四道姑　隔簾聽
硬行蔡　義養娘　啗師姨
論秋蟬　劉盼盼　牆頭馬
刺董卓　鋸周朴　四柏板
大論談　捧龍舟　擊梧桐
渰藍橋　入桃園　雙防送
海棠春　香藥車　四方和
九頭頂　鬧元宵　趕村禾
眼藥孤　兩同心　更漏子
陰陽孤　提頭巾　三索債
防送哨　偌賣旦　是耶酸
怕水酸　回回梨花院　晉宣成道記
院幺　海棠軒　海棠園
海棠怨　海棠院　魯李王
慶七夕　再相逢　風流婿
王子端捲簾記　紫雲迷四季
張與夢孟楊妃　女狀元春桃記
粉牆梨花院　妮女梨花院　龐方溫道德經
大江東注　吴彦舉　不抽關
不掀簾　紅梨花
玎瑺天賜暗姻緣

諸雜院爨

鬧夾棒六幺　鬧夾棒法曲　望贏法曲
分拐法曲　送宣道人歡　逍遥樂打馬鋪
撘綵延壽樂　諱老長壽仙　夜半樂打明星
歡呼萬里　山水日月　集賢賓打三教
打白雪歌　地水火風　夜深深三磕胞
佳景堪遊　琴棋書畫　喜遷鶯剁草鞋

太公家教　十五郎　滕王閣鬧八妝
春夏秋冬　風花雪月　上小樓衮頭子
噴水胡僧　汀注論語　恨秋風鬼點偌
詩書禮樂　論語謁食　下角瓶大醫淡
再遊恩地　累受恩深　送羹湯放火子
擂鼓孝經　香茶酒果　船子和尚四不犯
徐演黄河　單兜望梅花
皇都好景　四偌大提猴　雙聲叠韻
上皇四軸畫　三偌一卜　調猿卦鋪
倬刀饅頭　河轉迓鼓　背箱伊州
酒樓伊州　蓑衣百家詩　埋頭百家詩
偷酒牡丹香　雪詩打樊噲　抹麵長壽仙
四偌賈諢　四偌祈雨　松竹龜鶴
王母祝壽　四偌抹紫粉　四偌劈馬樁
截紅鬧浴堂　和燕歸梁　蘇武和番
羹湯六幺　河陽舅舅　偌請都子
雙女賴飯　一貫質庫兒　私媒質庫兒
清朝無事　豐稔太平　一人有慶
四海民和　金皇聖德　皇家萬歲
背鼓千字文　變龍千字文　摔盒千字文
錯打千字文　木驢千字文　埋頭千字文
講來年好　講聖州序　講樂章序
講道德經　神農大説藥　食店提猴
人參腦子爨　斷朱温爨　變二郎爨
講百果爨　講百花爨　講蒙求爨
講百禽爨　講心字爨　變柳七爨
三跳澗爨　打王樞密爨　水酒梅花爨
調猿香字爨　三分食爨　煎布衫爨
賴布衫爨　雙樑紙爨　謁金門爨
跳布袋爨　文房四寶爨　開山五花爨

衝撞引首

打三十　打謝樂　打八哥
錯打了　錯取兒　說狄青
憨郭郎　枝頭巾　小鬧擷
鶯哥猫兒　大陽唐　小陽唐
歇貼韻　三般尿　大驚睡
小驚睡　大分界　小分界
雙雁兒　唐韻六貼　我來也
情知本分　喬捉蛇　鐺鍋釜竈
代元保　母子御頭　觜苗兒
山梨柿子　打淡的　一日一個
村城詩　胡椒雖小　蔡伯喈
遮截架解　窄磚兒　三打步
穿百倬　盤榛子　四魚名
四坐山　提頭帶　天下樂
四怕水　四門兒　說古人
山麻稭　喬道場　黃風蕩蕩
貪狼觀　通一母　串梆子
拖下來　啞伴哥　劉千劉義
歡會旗　生死鼓　搗練子
三羣頭　酒槽兒　净瓶兒
賣官衣　苗青根白　調笑令
鬥鼓笛　柳青娘　論句兒
請車兒　身邊有藝　調劉衮
霸王草　難古典　左必來
香供養　合五百　孏孏嗔
一借一與　已巳己　舞秦始皇
學像生　支道饅頭　打調刼
驢城白守　呆木大　定魂刀

説罰錢　年紀大小　打扇
盤蛇　相眼　告假
捉記　照淡　矇啞
投河略通　調賊
多筆　僉押　扯狀
羅打　記水求楞
燒奏　轉花枝　計頭兒
長嬌憐　歇後語　蘆子語
迴且語　大支散

拴搐艷段

襄陽會　驢軸不了　抛綉球　鞭敲金鐙
門簾兒　天長地久　眼藥裹　衙府則例
金含楞　天下太平　歸塞北
春夏秋冬　鬥百草　叫子蓋頭
大劉備　石榴花詩　啞漢書
説古棒　唱拄杖　日月山河
胡餅大　揹搵地　屋裹藏
罵吕布　張天覺　打論語
十果頑　十般乞　還故里
劉金帶　四草蟲　四廚子
四妃艷　望長安　長安住
罵江南　風花雪月　錯寄書
睡起教柱　打婆束　二文兩撲
大對景　小護鄉　少年遊
打青提　千字文　酒家詩
三拖旦　睡馬杓　四生厲
喬唱諢　桃李子　麥屯兒
大菜園　喬打聖　杏湯來
謝天地　十隻脚　請生打納

建成　縛食　毬棒艷
破巢艷　開封艷　鞍棒艷
打虎艷　四王艷　蝗蟲艷
撅子艷　七捉艷　修行艷
般調艷　棗兒艷　鑾子艷
快樂艷　慈烏艷　眼裏喬
訪戴衆半　陳蔡
范蠡　扯休書　鞭塞
金鈴　雕出板來　套靴
杴扒掃竹　感吾智　諸塞調
舌智　俯飯　釵髮多
襄陽府　仙哥兒

打略拴搐

星象名　果子名　草名
軍器名　神道名　燈火名
衣裳名　鐵器名　書集名
節令名　虀菜名　縣道名
州府名　相撲名　法器名
門名　草名　軍名
魚名　菩薩名　賭撲名
照天紅　琴家弄　著棋名
衮骸子　樂人名　悶葫蘆
握龜

官 職 名

説駕頑　敲待制　上官赴任
押剌花赤

飛禽名

青鵻　老鴉　廝料
鷹鷂鵰鶻

花　名

石竹子　調狗　散水

喫食名

廚難偌　蘑菇菜

佛　名

成佛板　爺娘佛

難字兒

盤驢　害字　劉三

酒下拴

數酒　三元四子

唱尾聲

孟姜女　遮蓋了　詩頭曲尾
虎皮袍

猜　謎

杜大伯　大黄

和尚家門

禿醜生　窗下僧　坐化
唐三藏

先生家門

入口鬼　則要胡孫　大燒餅
清閑真道本

秀才家門

大口賦　六十八頭　拂袖便去
紹運圖　十二月　胡説話
風魔賦　療丁賦　捧著駱駝
看馬胡孫

列良家門

説卦象　由命賦　混星圖
柳簸箕　二十八宿　春從天上來

禾下家門

萬民快樂　咬得響　莫延
九斗一石　共牛

大夫家門

三十六風　傷寒賦　合死漢
馬屁勃　安排鍬钁　三百六十骨節
撒五穀　便癰賦

卒子家門

針兒線　田仗庫　軍鬧
陣敗

良頭家門

方頭賦　水龍吟

邦老家門

脚言脚語　則是便是賊

都子家門

後人收　桃李子　上一上

孤下家門

朕聞上古　刁包待制　絹兒來

司吏家門

罷筆賦　事故榜

仵作家門

一遍生活

撅倈家門

受胎成氣

諸 雜 砌

模石江　梅妃　浴佛
三教　姜武　救駕
趙娥娥　石婦吟　變猫
水母　玉環　走鸚哥
上料　瞎脚　易基
武則天　告子　拔蛇
鹿皮　新太公　黄巢
恰來　蛇師　没字碑
卧草　衲襖　封碑
鋸周朴　史弘肇　懸頭梁上　《南村輟耕録》卷二十五

雜劇曲名

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金季國初，樂府猶宋詞之流，傳奇猶宋戲曲之變，世傳謂之雜劇。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編《西厢記》，世代未遠，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雜劇中曲調之冗乎。因取諸曲名，分調類編，以備後來好事稽古者之一覽云。

正　宫

端正好　衮綉毬　倘秀才
脱布衫　小梁州　朝天子
四换頭　十二月　堯民歌
收尾　叨叨令　醉太平
呆古朵　笑和尚　蠻姑兒
伴讀書　剔銀燈　道和
柳青娘　雙鴛鴦　攤破滿庭芳
月照庭　塞鴻秋　白鶴子中吕出入
快活三中吕出入

黄　鍾

願成雙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地風　四門子
神仗兒　掛金索　水仙子
興龍引　金殿樂三臺　侍香金童
降黄龍衮　塞雁兒　接接高

南　吕

一枝花　梁州第七　賀新郎
牧羊關　隔尾　紅芍藥
菩薩梁州　三煞　罵玉郎
感皇恩　采茶歌　隨煞尾

鬥蝦蟆　四塊玉　哭皇天
烏夜啼　隔尾黄鍾煞　攤破采茶歌
楚天秋　隔尾隨煞

中　吕

粉蝶兒　醉春風　迎仙客
石榴花　鬥鵪鶉　上小樓
快活三正宫出入　鮑老兒　般涉
哨遍　耍孩兒　收尾
紅繡鞋　喜春來　堯民歌
滿庭芳　鮑老衮　醉高歌
十二月　普天樂　叫聲
雙鴛鴦　白鶴子正宫出入　窮河西
朝天子　乾荷葉　剔銀燈
菩薩蠻　牆頭花　喬捉蛇
鶻打兔　酥棗兒　鎮江回
鵪鶉兒　鴛鴦兒　風流體
賣花聲　蔓菁菜

仙　吕

賞花時　點絳唇　油葫蘆
天下樂　哪吒令　鵲踏枝
六幺序　後庭花　青哥兒
賺煞　混江龍　金盞兒
醉中天　村里迓鼓　元和令
上馬嬌　聖葫蘆　江西後庭花
柳葉兒　寄生草　賺煞尾
攤破天下樂　醉扶歸　低過金盞兒
八聲甘州　遊四門　賺尾
憶王孫　一半兒　得勝樂

雁兒　祆神急　翠裙腰
六幺遍　大安樂　柳葉兒

商　調

集賢賓　逍遥樂　梧葉兒
後庭花　雙雁兒　金菊香
浪來里　醋葫蘆　青哥兒
上京馬　隨調煞　柳葉兒仙吕出入
黄鶯兒　踏莎行　垂絲釣
蓋天旗

大　石

青杏子　好觀音　六國朝
念奴嬌　歸塞北　初問口
怨離别　擂鼓體　雁過南樓
憨郭郎　催拍子　玉翼蟬
荼蘼香　女冠子　林里雞近
蓦山溪　喜秋風　净瓶兒
鷓鴣天

雙　調

新水令　駐馬聽　甜水令
折桂令　落風花　沉醉東風
小將軍　清江引　碧玉簫
雁兒落　德勝令　喬牌兒
掛玉鈎　川撥棹　殿前歡
七弟兄　梅花酒　收江南
水仙子　滴滴金　鴛鴦煞
步步嬌　攪箏琶　豆葉黄
風入松　撥不斷　慶東原

沽美酒　太平令　一錠銀
荆湘怨　阿納忽　夜行船
鎮江回中吕出入　胡十八　掛玉鈎序
五供養　行香子　梧桐樹
離亭宴煞　鴛鴦兒煞尾　太平歌
十棒鼓　小婦孩兒　掛打燈
喬木查　蝶戀花　慶宣和
棗卿調　石竹子　山石榴
山丹花　醉娘子　駙馬還朝
大拜門　鵰刺鵠　不拜門
喜人心　忽都白　倘兀歹
風流體中吕出入　《南村輟耕録》卷二十七

樂　曲

達達樂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南村輟耕録》卷二十八

大　曲

哈八兒圖　口温　也葛儻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摇落四
蒙古摇落四　閃彈摇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　答刺謂之白翎雀雙手彈
苦只把失品弦

小　曲

阿斯蘭扯弼回盞曲雙手彈　阿林捺花紅
哈兒火失哈赤黑雀兒叫　洞洞伯
曲律買　者歸　牝疇兀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哈

相公　仙鶴　阿丁水花

回 回 曲附

伉里　馬黑某當當　清泉當當　《南村輟耕録》卷二十八

水 仙 子

張鳴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烘,上聲説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脚猫渭水非熊。”

丹丘先生曲論

丹丘先生曲論

新曲苑第四種　明寧獻王朱權撰

一　樂府體式

予今新定樂府體一十五家,及對式名目:

丹丘體　豪放不羈。

宗匠體　詞林老作之詞。

黄冠體　神遊廣漠,寄情太虚,有餐霞服日之思,名曰“道情”。

承安體　華觀偉麗,過於泆樂。“承安”,金章宗正朔。

盛元體　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無忌憚,又曰“不諱體”。

江東體　端謹嚴密。

西江體　文采焕然,風流儒雅。

東吴體　清麗華巧,浮而且艷。

淮南體　氣勁趣高。

玉堂體　公平正大。

草堂體　志在泉石。

楚江體　屈抑不伸,攄衷訴志。

香奩體　裙裾脂粉。

騷人體　嘲譏戲謔。

俳優體　詭喻婬虐,即“淫詞”。

對　式

合璧對　兩句對者是。

連璧對　四句對者是。

鼎足對　三句對者是,俗呼爲“三鎗”。

聯珠對　句多相對者是。

隔句對　長短句對者是。

鸞鳳和鳴對　首尾相對，如〔叨叨令〕所對者是也。

燕逐飛花對　三句對作一句者是。

叠句　重用兩句者是，如〔晝夜樂〕“停驂停驂”是也。

叠字　重叠字者是也。〔醉春風〕第四句是。

凡作樂府，古人云：“有文章者謂之‘樂府’，如無文飾者，謂之‘俚歌’，不可與樂府共論也。”

二　古今羣英樂府格勢

元一百八十七人。

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其詞典雅清麗，可與靈光、景福而相頡頏。有振鬣長鳴，萬馬皆瘖之意。又若神鳳飛鳴於九霄，豈可與凡鳥共語哉？宜列羣英之上。張小山之詞，如瑶天笙鶴。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艷，有不喫烟火食氣，真可謂不羈之材。若被太華之仙風，招蓬萊之海月，誠詞林之宗匠也。當以九方皋之眼相之。

白仁甫之詞，如鵬搏九霄。風骨磊磈，詞源滂沛，若大鵬之起北溟，奮翼凌乎九霄，有一舉萬里之志。宜冠於首。

李壽卿之詞，如洞天春曉。其詞雍容典雅，變化幽玄，造語不凡，非神仙中人，孰能致此？

喬夢符之詞，如神鰲鼓浪。若天吴跨神鰲，噀沫於大洋，波濤洶涌，截斷衆流之勢。

費唐臣之詞，如三峽波濤。神風聳秀，氣勢縱横，放則驚濤拍天，斂則山河倒影，自是一般氣象，前列何疑？

宫大用之詞，如西風鵰鶚。其詞鋒穎犀利，神彩燁然，若揵翮摩空，下視林藪，使狐兔縮頸於蓬棘之勢。

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鋪叙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之出浴華清，緑珠之採蓮洛浦。

張鳴善之詞，如彩鳳刷羽。藻思富贍，爛若春葩，鬱鬱焰焰，光彩萬丈，可以爲羽儀詞林者也。誠一代之作手，宜爲前列。

關漢卿之詞，如瓊筵醉客。觀其詞語，乃可上可下之才，蓋所以取

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

鄭德輝之詞，如九天珠玉。其詞出語不凡，若咳唾落乎九天，臨風而生珠玉，誠傑作也。

白無咎之詞，如太華孤峰。孑然獨立，巋然挺出，若孤峰之插晴昊，使人莫不仰視也。宜乎高薦。

貫酸齋之詞，如天馬脱羈。

鄧玉賓之詞，如幽谷芳蘭。

滕玉霄之詞，如碧漢閑雲。

鮮于去矜之詞，如奎壁騰輝。伯機子

商政叔之詞，如朝霞散綵。

范子安之詞，如竹裏鳴泉。

徐甜齋之詞，如桂林秋月。

楊澹齋之詞，如碧海珊瑚。

李致遠之詞，如玉匣昆吾。

鄭庭玉之詞，如珮玉鳴鑾。

劉庭信之詞，如摩雲老鶻。

吴西逸之詞，如空谷流泉。

秦竹村之詞，如孤雲野鶴。

馬九皋之詞，如松陰鳴鶴。

石子章之詞，如蓬萊瑶草。

盍西村之詞，如清風爽籟。

朱庭玉之詞，如百卉争芳。

庚吉甫之詞，如奇峰散綺。

楊立齋之詞，如風烟花柳。

楊西庵之詞，如花柳芳妍。

胡紫山之詞，如秋潭孤月。

張雲莊之詞，如玉樹臨風。

元遺山之詞，如窮崖孤松。

高文秀之詞，如金瓶牡丹。

阿魯威之詞，如鶴唳青霄。

呂止庵之詞，如晴霞結綺。
荆幹臣之詞，如珠簾鸚鵡。
薩天錫之詞，如天風環珮。
薛昂夫之詞，如雪窗翠竹。
顧均澤之詞，如雪中喬木。
周德清之詞，如玉笛横秋。
不忽麻之詞，如閑雲出岫。
杜善夫之詞，如鳳池春色。
鍾繼先之詞，如騰空寶氣。
王仲文之詞，如劍氣騰空。
李文蔚之詞，如雪壓蒼松。
楊顯之之詞，如瑶臺夜月。
顧仲清之詞，如鵬鶚冲霄。
趙文寶之詞，如藍田美玉。
趙明遠之詞，如太華晴雲。
李子中之詞，如清廟朱瑟。
李取進之詞，如壯士舞劍。
吴昌齡之詞，如庭草交翠。
武漢臣之詞，如遠山叠翠。
李直夫之詞，如梅邊月影。
馬昂夫之詞，如秋蘭獨茂。
梁進之之詞，如花裏啼鶯。
紀君祥之詞，如雪裏梅花。
于伯淵之詞，如翠柳黄鸝。
王庭秀之詞，如月印寒潭。
姚守中之詞，如秋月揚輝。
金志甫之詞，如西山爽氣。
沈和甫之詞，如翠屏孔雀。
睢景臣之詞，如鳳管秋聲。
周仲彬之詞，如平原孤隼。

吴仁卿之詞,如山間明月。

秦簡夫之詞,如峭壁孤松。

石君寶之詞,如羅浮梅雪。

趙公輔之詞,如空山清嘯。

孫仲章之詞,如秋風鐵笛。

岳伯川之詞,如雲林樵響。

趙子祥之詞,如馬嘶芳草。

李好古之詞,如孤松掛月。

陳存甫之詞,如湘江雪竹。

鮑吉甫之詞,如山蛟泣珠。

戴善甫之詞,如荷花映水。

張時起之詞,如雁陣驚寒。

趙天錫之詞,如秋水芙蕖。

尚仲賢之詞,如山花獻笑。

王伯成之詞,如紅鴛戲波。

已下一百五十人俱是傑作,尤有勝於前列者。其詞勢非筆舌所能擬,真詞林之英傑也。

董解元仕於金,始製北曲。　盧疏齋　鮮于伯機　馮海粟

趙子昂　李溉之　曾褐夫　班彦功

童學士　孛羅御史　郝新齋　陳叔寶

劉時中　徐子方　馬彦良　闞志學

孫子羽　曹以齋　王繼學　康進之

張子益　陳子厚　孫叔順　吕元禮

李茂之　亢文苑　曹子貞　左　山

孟漢卿　徐容齋　嚴忠濟　董君瑞

任則明　吕濟民　查德卿　武林隱

王元鼎　里西瑛　衛立中　李伯瞻

趙顯宏　劉逋齋　杲元啟　唐毅夫

孫周卿　高　拭　李愛山　宋方壺

姚牧庵　景元啟　曾瑞卿　李伯瑜

吴克齋　李德載　王和卿　杜遵禮
程景初　趙彦暉　王敬甫　鄧學可
沙正卿　趙明道　王仲誠　夢　簡
李邦基　吕天用　睢玄明　王仲元
高安道　張子友　侯正卿　史九敬先
李寬甫　彭伯成　李行道　趙君祥
汪澤民　陸顯之　孔文卿　狄君厚
張壽卿　費君祥　陳定甫　劉唐卿
阿里耀卿　王愛山　奥敦周卿　渚察善長
范冰壺　施均美　黄德潤　沈珙之
劉　聰　張　九　廖弘道　陳彦實
吴中立　錢子雲　高敬臣　曹明善
張子堅　王日華　王舉之　陳德和
丘士元

國朝一十六人：

王子一之詞，如長鯨飲海。風神蒼古，才思奇瑰，如漢庭老吏判辭，不容一字增減，老作老作！其高處，如披琅玕而叫閶闔者也。

劉東生之詞，如海嶠雲霞。鎔意鑄詞，無纖翳塵俗之氣，迥出人一頭地，可與王實甫輩並驅，藹然見於言意之表，非苟作者，宜列高選。

王文昌之詞，如滄海明珠。詞源泛灩，淩長空而赴滄海。語音清麗，若玉撞而金舂。真樂府中之錚錚者也。遼東指揮

谷子敬之詞，如崑山片玉。其詞理溫潤，如璆琳琅玕，可薦爲郊廟之用，誠美物也。

藍楚芳之詞，如秋風桂子。

陳克明之詞，如九畹芳蘭。

李唐賓之詞，如孤鶴鳴皋。

穆仲義之詞，如洛神凌波。

湯舜民之詞，如錦屏春風。

賈仲名之詞，如錦帷瓊筵。

楊景言之詞，如雨中之花。

蘇復之詞，如雲林文豹。指揮

楊彥華之詞，如春風飛花。

楊文奎之詞，如匡廬疊翠。

夏均政之詞，如南山秋色。

唐以初之詞，如仙女散花。

大槩作樂府切忌有傷於音律，乃作者之大病也。且如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聲歌之，雖字有舛訛，不傷於音律者，不爲害也。大抵先要明腔，後要識譜，審其音而作之，庶不有忝於先輩焉。

且如詞中有字多難唱處，橫放傑出者，皆是才人拴縛不住的豪氣。然此若非老於文學者，則爲劣調矣。

三　雜劇十二科

一曰"神仙道化"　二曰"隱居樂道"又曰"林泉丘壑"。

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雜劇　四曰"忠臣烈士"

五曰"孝義廉節"　六曰"叱奸罵讒"

七曰"逐臣孤子"　八曰"鏺刀趕棒"即"脱膊"雜劇

九曰"風花雪月"　十曰"悲歡離合"

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雜劇　十二曰"神頭鬼面"即"神佛"雜劇

雜劇，俳優所扮者謂之"娼戲"，故曰"勾欄"。子昂趙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良人貴其恥，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優扮者謂之'行家'，失之遠也。"或問其何故哉？則應之曰："雜劇出於鴻儒碩士、騷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輩所作，娼優豈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爲'戾家'也。"關漢卿曰："非是他當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過爲奴隸之役，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是戲言，亦合於理，故取之。按"良人貴其恥"句待校。

良家之子，有通於音律者，又生當太平之盛，樂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飾太平。所扮者，隋謂之"康衢戲"，唐謂之"梨園樂"，宋謂之"華林戲"，元謂之"昇平樂"。

四　羣英所編雜劇

元五百三十五

馬致遠

誤入桃源　漢宮秋　馬丹陽　酒德頌
齋後鐘　岳陽樓　青衫淚　歲寒亭
薦福碑　戚夫人　陳摶高卧　踏雪尋梅
黄粱夢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紅字李二

費唐臣

貶黄州　斬鄧通　韋賢籯金

王實甫

西厢記　芙蓉亭　雙題怨　麗春堂
破窰記二本　多月亭　販茶舡二本　明達賣子
陸績懷橘　七步成章　麗春園二本　進梅諫二本
于公高門二本

宫大用

范張雞黍　釣魚臺　托公書　汲黯開倉
越王嘗膽　御賞鳳凰樓

關漢卿

哭香囊　三負心　鬼團圓　進西施
哭魏徵　春衫記　立宣帝　金線池
復落娼　劉夫人　拜月亭　單刀會
鷓鴣天　汴河冤　勘龍衣　雙駕車
救風塵　宣華妃　三撇嵌　捧龍舟
瘸馬記　救啞子　哭昭君　雙赴夢
玉鏡臺　酹江月　切鱠旦　調風月
江梅怨　謝天香　認先皇　三嚇赦
哭存孝　鬧邢州　緋衣夢　狄梁公
柳絲亭　對玉釧　蝴蝶夢　萬花堂
王皇后　玉簪記　竇娥冤　破窰記二本

錢大尹鬼報　救周勃　姻緣簿
銅瓦記　鑿壁偷光　緑珠墜樓　管寧割席
裴度還帶　織錦迴文　敬德降唐　孫康映雪
高鳳漂麥　降生趙太祖　金銀交鈔三告狀
陳母教子　擔水澆花旦二本

白仁甫

梧桐雨　東牆記　幸月宮　流紅葉
銀筝怨　斬白蛇　錢塘夢　祝英臺
絶纓會　崔護謁漿二本　高祖歸莊
牆頭馬上　燈月鳳凰舡　蕭翼賺蘭亭
閻師道趕江江

喬夢符

金錢記　黄金臺　認玉釵　揚州夢
兩世姻緣　勘風情　節婦牌　荆公遣妾

尚仲賢

秉燭旦　三奪槊　負桂英　柳毅傳書
越娘背燈　歸去來兮　諸葛論功　張生煮海二本
崔護謁漿

庾吉甫

薦馬周　淩波夢　蘭昌宮　青綾臺
華清宮　霓裳怨　蘂珠宮　罵上元
麗春園二本　買臣負薪　雞鳴度關　周處三害
琵琶怨　江月錦帆舟　裴航遇雲英

高文秀

謁魯肅　誶范睢　打瓦罐　門雞會
論杜康　問啞禪　並頭蓮　打吕胥
鎖水母　雙獻頭　牡丹園　潘安擲果
廉頗負荆　趙堯辭金　張敞畫眉
班超投筆二本　霸王舉鼎　子胥走樊城
風月害夫人二本　門神訴冤

養子不及父　趙元遇上皇
敷演劉耍和　黑旋風喬教學
麗春園二本　窮秀才雙棄瓢
劉先主襄陽會　豹子秀才不當差
豹子令史干請俸　謊秀才
窮風月　黑旋風借屍還魂

鄭德輝

細柳營二本　紫雲娘　秦樓月　採蓮舟
哭晏嬰　伊尹扶湯　月夜聞箏　無鹽破環
翰林風月　梨園樂府　王粲登樓
倩女離魂二本　太后捽印　指鹿道馬
周公攝政　三戰吕布二本　哭孫子
玉樹後庭花

李文蔚

圯橋進履　燕青撲魚　燕青射雁　魚雁傳情
東山高卧二本　芭蕉雨
風雪推車旦　金水題紅怨
謝玄破苻堅　盧亭亭擔水澆花旦二本
漢武帝死哭李夫人　蔡蕭宗醉寫石州慢

侯正卿

燕子樓

史九敬先

莊周夢

孟漢卿

魔合羅

戴善甫

紫雲亭　風光好　翫江樓　紅衣怪
伯瑜泣杖

張時起

鞦韆怨　別虞姬　昭君出塞

李寬甫

問牛喘

彭伯成

京娘怨

趙公輔

倩女離魂二本　東山高卧二本

李行道

灰闌記

趙君祥

春夜梨花雨

費君祥

菊花會

紀君祥

韓退之　松陰夢　錯勘贓二本　驢皮記
趙氏孤兒　販茶舡二本

趙天錫

金釵翦燭　何郎傅粉

梁進之

進梅諫二本　于公高門二本

汪澤民

糊突包待制

楊顯之

酷寒亭旦末二本　射金錢　師婆旦
小劉屠　劉泉進瓜　瀟湘夜雨
蒲魯忽劉屠大拜門　黑旋風喬斷案

陳定甫

兩無功

李壽卿

斬韓信　嘆骷髏　臨岐柳　鑑湖亭
祭滻水　復奪受禪臺二本　伍員吹簫

遠波亭　辜負呂無雙　舡子和尚秋蓮夢

王伯成有《天寶遺事》行於世。

貶夜郎　張騫浮槎

孫仲章

遺留文書　白頭吟

趙明遠

韓湘子　范蠡歸湖

劉唐卿

麻地傍印

李子中

韓壽偷香　崔子弑齊君

武漢臣

老生兒　魯義姑　玉堂春　錯勘贓二本

提頭鬼　天子班　關山怨　掛甲朝天

韓信築壇　三戰呂布二本

王仲文

五丈原　錦香亭　不認屍　石守信二本

王孫賈　諸葛祭風　董宣强項　張良辭朝

韓信乞食　王祥卧冰

陸顯之

宋上皇碎冬凌

李取進

樂巴噀酒　窮解子破雨傘　復奪受禪臺二本

于伯淵

餓劉友　斬呂布　小秦王　鬼風月

珍珠旗　武三思

岳伯川

鐵拐李岳　夢斷楊貴妃

康進之

黑旋風負荆　黑旋風老收心

王庭秀

細柳營　焚典坑儒　鹽客雙告狀
石頭和尚草庵歌

石子章

竹窗雨　竹塢聽琴

趙子祥

石守信二本　崔和擔生　害夫人二本

范子安

曲江池杜甫遊春　竹葉舟

李好古

鎮凶宅　張生煮海二本　巨靈神劈華岳

曾瑞卿

才子佳人誤元宵

狄君厚

火燒介子推

張壽卿

紅梨花

孔文卿

東窗事犯二本

姚守中

逢萌掛冠　郝廉留錢　扯詔立中宗

李直夫

孝諫鄭莊公　念奴教樂　水滸藍橋
虎頭牌　伯道棄子　歹鬥娘子勸丈夫
錯立身二本　夕陽樓　風月郎君怕媳婦
火燒祆廟　壞盡風光　占斷風光

吴昌齡

賞黄花　搜胡洞　眼睛記　抱石投江
東坡夢　辰鉤月　貨郎末泥　西天取經
夜月走昭君　狄青搏馬

石君寶

曲江池　哭周瑜　雪香亭　紫雲亭
秋胡戲妻　歲寒三友　士女秋香怨
柳眉兒金錢記　吕太后醢彭越
穿解子紅綃驛

金志甫

追韓信　西湖夢　韓太師　鼎鑊諫
抱子設朝　蔡琰還漢　東窗事犯二本

陳存甫

錦堂風月　誤入長安

睢景臣

牡丹記　千里投人　屈原投江

周仲彬

杜韋娘　蘇武持節　孫武教女兵二本
戲諫唐莊宗

吴仁卿

子房貨劍　手卷記　火燒正陽門

顧仲清

火燒紀信　陵母伏劍

沈和甫

朱蛇記　樂昌分鏡　郭興阿楊　歡喜冤家
燕山逢故人　瀟湘八景

鮑吉甫

衛靈公　曹娥泣江　爲富不仁　宋弘不諧
班超投筆　死哭秦少游　比干剖腹
楊震畏金

趙文寶

七德舞　執笏諫　孫武教女兵二本
姜肱共被　麋竺收資

孫子羽

夜月紫鸞簫

秦簡夫

玉溪館　破家子弟　趙禮讓肥　翦髮待賓

張鳴善

烟花鬼　夜月瑶琴怨

鄭庭玉

雙教化　王公綽　打李焕　送寒衣
金鳳釵　鳳凰兒　忍字記　欒城驛
哭韓信　貶揚州　復勘贓　騸馬奔陣
漁父辭劍　踈者下舡　孫恪遇猿　冤家債主
貧兒乍富　因禍致福　智勘後庭花
風月七真堂　劉斌料到底

范冰壺四人共作

鷫鸘裘第二折施均美，第三折黄德潤，第四折沈珙之。

國朝三十三本内無名氏三本

丹丘先生

瑶天笙鶴　白日飛昇　獨步太羅　辯三教
九合諸侯　私奔相如　豫章三害　肅清瀚海
勘妬婦　烟花判　楊娭復落娼
客窗夜話

王子一

海棠風　楚臺雲　劉阮天台　鶯燕蜂蝶

劉東生

月下老世間配偶　嬌紅記二本

谷子敬

三度城南柳　枕中記　雪恨鬧陰司

湯舜民

風月瑞仙亭　嬌紅記

楊景言

風月海棠亭　史教坊斷生死夫妻

賈仲名

度金童玉女

楊文奎

玉盒記　兩團圓　王魁不負心　封陟遇上元

古今無名氏雜劇一百一十本

龍虎風雲會　抱妝盒　霍光鬼諫

拂塵子仁義禮智信　夢天台

望思臺　邢臺記　燕山夢

博望燒屯　火燒阿房宮　綵扇題詩

濯足氣英布　夜走馬陵道　智賺蒯文通

蘇秦還鄉　豫讓吞炭　田單火牛

王允連環記　托妻寄子　袁覺拖笆

私下三關　醉寫赤壁賦　趙宗讓肥

收心猿意馬　月夜杜鵑啼　秋夜雲窗夢

孟良盜骨　留鞋記　張千替殺妻

智賺三件寶　張鼎勘頭巾　罟罟旦

貨郎旦　四國旦　敬德不伏老

滴水浮漚記　敬德撾怨鼓　朱砂記

張順水裏報冤　京娘盜果　紙扇記

任千四顆頭　任貴五顆頭　繼母大賢

病打獨角牛　劉弘嫁婢　還牢旦

還牢末　智賺鬼擘口　殺狗勸夫

盆兒鬼　一丈青鬧元宵　智賺桃花女

張儀凍蘇秦　錯送鴛鴦被　醉走黃鶴樓

擿碎黃鶴樓　錢神論　章臺柳

包待制雙勘丁　蟠桃會　斬陳餘

馮驩燒券　許遊雲夢　賢孝牌

千里獨行　盧仝七碗茶　夜月荊娘墓

昇仙會　卓文君駕車　白蓮池
舉案齊眉　存孝打虎　打毬會
復奪衣襖車　刀劈史鴉霞　飛刀對箭
打陳平　祭三王　楊香跨虎
田真泣樹　螺螄末尼　大鬧開封府
魯元公主　三賢婦　聖姑姑
策立陰皇后　雙門醫　明皇村院會佳期
黄魯直打到底　風流娘子兩相宜
搬運太湖石　風雪包待制　柳成錯背妻
桂花精　黄花寨　水簾寨
化胡成佛　雪裏報冤　銷金帳
蔡順分椹　望香亭　大鬧相國寺
馬丹陽度脱劉行首　佳人寫恨
才子留情　哀哀怨怨後庭花
危太樸衣錦還鄉　郭桓盜官糧
陶侃拿蘇峻

蓋雜劇者,太平之勝事,非太平則無以出。今以耳聞目擊者收入譜內。天下才人非一,以一人管見,不能備知,望後之知音者增入焉。

娼夫不入羣英四人,共十一本:

子昂趙先生曰:"娼夫之詞,名曰'緑巾詞'。其詞雖有切者,亦不可以樂府稱也。"故入於娼夫之列。

元

趙明鏡

啞觀音　錯立身二本　武王伐紂

張酷貧

汗衫記　高祖還鄉　薛仁貴衣錦還鄉

紅字李二

板沓兒　病楊雄　武松打虎

花李郎

釘一釘　相府院

娼夫自春秋之世有之，異類托姓，有名無字。“趙明鏡”訛傳“趙文敬”，非也。“張酷貧”訛傳“張國賓”，非也。自古娼夫，如黄番綽、鏡新磨、雷海青之輩，皆古之名娼也，止以樂名稱之耳，亘世無字。

五　善歌之士

知音善歌者三十六人娼夫不取

盧綱，咸陽人也。其音屬宫而雜商，如神虎之嘯風，雄而且壯，爲當時之傑。又若腰鼓百面，以破蒼蠅蟋蟀之鳴，萬無一敵。

李良辰，塗陽人也。其音屬角，如蒼龍之吟秋水。予初入關時，寓遵化，聞於軍中。其時三軍喧轟，萬騎雜遝，歌聲一遏，壯士莫不傾耳，人皆默然，如六軍銜枚而夜遁，可謂善歌者也。

蔣康之，金陵人也。其音屬宫，如玉磬之擊明堂，温潤可愛。癸未春，渡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銜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窗出户是聽者，雜合於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愈遠矣。

李通，宛平人也。其音屬羽，如玉笙之吹瓊館，清而且潤，名貫薊北。

李伯舉，鎮江人。　王子敬，臨清人。

華士良，杭州人，臨洮知府。　九敬之，色目人。

幞頭王，杭州匠人。　張仲文，揚州人。

甘仲平，鎮江人。　秦梧葉，陝西人。

吴友執，汴梁人。　史九皋，杭州人。

劉彦達，通州人。　王善甫，宛平人。

傅秉文，永平人。　李時敬，通州人。

俞允中，宛平人。　湯執中，沛縣人。

張仲實，塗陽人。　李弘遠，塗陽人。

劉庭簡，塗陽人。　梅景初，宛平人。

李秉質，塗陽人。　馮彦皋，台州人。

郝璉，即郝國器，宛平人。　李彦中，汴梁人。

俞景中,宛平人。　靳士名,宛平醫人。

賀從善,杭州醫人。　蔣原佐,常州宜興人。

胡惟中,濟寧人。　王均佐,遵化人。

楊景輝,鳳陽人。　徐仕傑,杭州人。

凡唱最要穩當,不可做作。如咂唇、搖頭、彈指、頓足之態,高低、輕重、添減太過之音,皆是市井狂悖之徒,輕薄淫蕩之聲,聞者能亂人之耳目,切忌不可。優伶以之,唱若遊雲之飛太空,上下無礙,悠悠揚揚,出其自然,使人聽之,可以頓釋煩悶,和悦性情,通暢血氣。此皆天生正音,是以能合人之性情,得者以之,故曰:"一聲唱到融神處,毛骨蕭然六月寒。"

六　古之知音善歌者

古帝王知音者

伏羲始製《扶來》《立本》之音。　神農製《扶持》《下謀》之音。

黄帝製《雲門》《大卷》《咸池》之音。　少皞製《太淵》之音。

顓帝製《六莖》之樂。　帝嚳製《五英》之樂。

堯帝製《大章》之樂。　舜帝製《大韶》之樂。

禹王製《大夏》之樂。　湯王製《大濩》之樂。

武王製《大武》《房中》之樂。　周公製《勺》。

唐太宗製《秦王破陣》之樂。

唐玄宗製《霓裳羽衣》之曲。

及乎唐讓皇帝、後唐莊宗、南唐李後主、宋徽宗、金章宗,皆知音者也。

古之善歌者

秦青、薛譚、韓秦娥、沈古之、石存符。此五人歌聲一遏,行雲不流,木葉皆墜,得其五音之正,故能感物化氣故也。

古有兩家之唱,芝庵增入"喪門"之歌,爲三家。

道家所唱者,飛馭天表,游覽太虚,俯視八紘,志在冲漠之上,寄傲宇宙之間,慨古感今,有樂道徜徉之情,故曰"道情"。

儒家所唱者性理,衡門樂道,隱居以曠其志,泉石之興。

僧家所唱者,自梁方有"喪門"之歌,初謂之"頌偈","急急修來急急

修”之語是也。不過乞食抄化之語，以天堂地獄之説，愚化世俗故也。至宋末，亦唱樂府之曲，笛内皆用之。元初，讚佛亦用之。

七　音律宫調

五音

宫　屬土，性圓，爲君。其色黄，在天符土星，於人曰信，分旺四季。

商　屬金，性方，爲臣。其色白，在天符金星，於人曰義，應秋之節。

角　屬木，性直，爲民。其色青，在天符木星，於人曰仁，應春之節。

徵　屬火，性明，爲士。其色赤，在天符火星，於人曰禮，應夏之節。

羽　屬水，性潤，爲物。其色黑，在天符水星，於人曰智，應冬之節。

六律(陽)　大簇　姑洗　蕤賓　夷則　無射　黄鍾

六吕(陰)　大吕　應鍾　南吕　林鍾　中吕　夾鍾

六宫　仙吕宫　南吕宫　黄鍾宫　仲吕宫　正宫　道宫

十一調　大石調　小石調　高平調　揭指調　般涉調　商角調　宫調　商調　角調　越調　雙調

八　雜劇院本角色

丹丘先生曰:“雜劇院本，皆有‘正末’、‘副末’、‘狚’、‘孤’、‘靚’、‘鴇’、‘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孰不知其名亦有所出。予今書於譜内，以遺後之好事焉。

“雜劇”之説，唐爲“傳奇”，宋爲“戲文”，金爲“院本”“雜劇”合而爲一，元分“院本”爲一、“雜劇”爲一。“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

正末　當場男子，謂之“末”。末，指事也。俗爲之“末泥”。

副末　古謂“蒼鶻”，故可以撲“靚”者。“靚”謂狐也，如鶻之可以擊狐，故“副末”執榼瓜以撲“靚”是也。

狚　當場之妓曰“狚”。狚，猿之雌也，名曰“猵狚”，其性好淫。俗呼“旦”，非也。

孤　當場妝官者。

靚　傅粉墨者，謂之“靚”，獻笑供諂者也。古謂“參軍”，書語稱狐

爲“田参軍”，故副末稱“蒼鶻”者，以能擊狐也。“靚”，粉白黛緑謂之“靚妝”，故曰“妝靚色”。呼爲“净”，非也。

鴇　妓女之老者曰“鴇”。鴇似雁而大，無後趾，虎文，喜淫而無厭，諸鳥求之即就，俗呼爲“獨豹”。今人稱“鶬”者，是也。

猱　妓女總稱，謂之“猱”。猱，猿屬，貪獸也，喜食虎肝腦。虎見而愛之，負其背而取虱，遺其首即死，求其腦肝腸而食之。古人取喻，虎譬如少年，喜而愛其色，彼如“猱”也，誘而貪其財，故至子弟喪身敗業是也。

捷譏　古謂之“滑稽”。院本中便捷譏謔者是也。俳優稱爲“樂官”。

引戲　院本中“狚”也。

鬼門道　构欄中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鬼者，言其所扮者皆是已往昔人，故出入謂之“鬼門道”也。愚俗無知，因置鼓於門，訛喚爲“鼓門道”，於理無宜。亦曰“古門道”，非也。東坡詩曰：“搬演古今事，出入鬼門道。”正謂此也。

四友齋曲說

四友齋曲説

新曲苑第五種　明華亭何良俊撰

小引　昔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之不競。有人彈琴，見螳螂向鳴蟬，欲其得之也，蔡中郎聞其音而知有殺心。隋煬帝將幸江都，作《翻調安公子曲》，王令言知其不反。唐章懷太子作《寶慶曲》，李嗣真聞而知太子廢。古之審音者，其神妙如此。今世律法亡矣。余何能知之？蓋因小時喜聽曲，中年病廢，教童子習唱，遂能解其音調，知其節拍而已。魏文帝《善哉行》内云："知音識曲，善爲樂方。"或庶幾焉耳。兹以論詞曲之語，附載於篇末。

音樂之流變　古樂之亡久矣，雖音律亦不傳。今所存者惟詞曲，亦只是淫哇之聲，但不可廢耳。蓋當天地剖判之初，氣機一動，即有元聲。凡宣八風、鼓萬籟，皆是物也。故樂九[①]變而天神降、地祇出，則亦豈細故哉。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佛經亦曰："以我所證，音聲爲上[②]。"今[③]佛家梵唄，如念真言之類，必和其音者，蓋以和召和，用通靈氣也。正聲之亡，今已無可奈何。但詞家所謂九宫十二則以統諸曲者，存之[④]以待審音者出，或者爲告朔之餼羊歟。

南北聲音之消長　楊升庵曰："《南史》蔡仲熊云：'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世後，北曲亦失傳矣。"

西厢琵琶不必高絶　金元人呼北戲爲雜劇、南戲爲戲文。近代人

---

① 今校：九，原作"之"，據《四友齋叢説》中華本改。

②③ 今校："上"、"今"兩字，同上補。

④ 今校："之"字，同上補。

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厢記》、戲文以高則誠之《琵琶記》爲絶唱,大不然。夫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歌曲,則歌曲乃詩之流别。今二家之辭,即譬之李杜。若謂李杜之詩爲不工,固不可;苟以爲詩必以李杜爲極致,亦豈然哉。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士大夫恥留心辭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傳,世人不得盡見。雖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調既不諧於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聽者即不喜,則習者亦漸少。而《西厢》《琵琶記》傳刻偶多,世皆快睹,故其所知者獨此二家。余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舊戲本雖無刻本,然每見於詞家之書。乃知今元人之詞,往往有出於二家之上者。蓋《西厢》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其本色語少。蓋填詞須用本色語,方是作家。苟詩家獨取李杜,則沈宋、王孟、韋柳、元白將盡廢之耶。

元四家中鄭氏第一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四大家。馬之詞老健而乏姿媚;關之詞激厲而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絃索者,惟《傷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三本中獨《傷梅香》頭一折〔點絳唇〕尚有人會唱。至第二折"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内"人去陽臺"、《王粲登樓》内"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有此曲矣。

情詞易工　大抵情辭易工。蓋人生於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觀十五國風,大半皆發於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聞者亦易動聽。即《西厢記》與今所唱時曲,大率皆情詞也。至如《王粲登樓》第二折,摹寫羇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後《堯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爲妙絶,豈作調脂弄粉語者可得窺其堂廡哉。

鄭德輝情詞　鄭德輝所作情詞,亦自與人不同。如《傷梅香》頭一折〔寄生草〕:"不争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六么序〕"却原來暈花弄影,將我來諕一驚"。此語何等蘊藉有趣。〔大石調初問口〕内"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椁。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好觀音〕内"上覆你個氣咽聲絲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語不着色相,情意獨至,真得詞家三昧者也。

倩女離魂　鄭德輝《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内:"近蓼花,纜釣槎,有折蒲衰草緑蒹葭。過水窪,傍淺沙,遥望見烟籠寒水月籠沙。我

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語，清麗流便，語入本色，然殊不穠鬱，宜不諧於俗耳也。

西厢五卷之蕪複　王實甫才情富麗，真辭家之雄。但《西厢》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終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複、語之蕪纇耶。今乃知元人雜劇止是四折，未爲無見。

西厢妙語　王實甫《西厢》，其妙處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龍〕内："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如此數語，雖李供奉復生，亦豈能有以加之哉。

西厢敗句　西厢内如“魂靈兒飛在半天，我將你做心肝兒看待”。“魂飛在九霄雲外”。“少可有一萬聲長吁短嘆、五千遍搗枕椎床”。語意皆露，殊無蘊藉。如“太行山高仰望，東洋海深思渴”則全不成語。此真務多之病。余謂鄭詞淡而净，王詞濃而蕪。

芙蓉亭　王實甫《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吕〕一套，通篇皆本色。詞殊簡淡可喜。其間如〔混江龍内〕："想着我懷兒中受用，怕什麽臉兒上搶白。”〔元和令〕内："他有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蘆〕内："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静，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内“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此等皆俊語也。夫語關閨閣，已是穠艷，須得以冷言剩句出之，雜以訕笑，方纔有趣。若既着相，辭復濃艷，則豈畫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畫家以重設色爲濃鹽赤醬，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畫太過，豈如靚妝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爲勝耶。

麗春堂　王實甫不但長於情辭，有《歌舞麗春堂》雜劇，其十三换頭〔落梅風〕内："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全不似舊時模樣。”此句甚簡淡。偶然言及老頓，即稱此二句。此老亦自具眼。

㑳梅香　《㑳梅香》第三折〔越調〕雖不入絃索，然自是妙。如〔小桃紅〕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熱莽也沈東陽。”〔調笑令〕内："擘面的便搶白俺那病襄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裏之乎者也没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謔笑那有情人恨無個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郎。”〔禿厮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難當。”止是尋常説話，略帶訕語，然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也。

多數换頭 李直夫《虎頭牌》雜劇十七换頭，關漢卿散套二十换頭，王實甫《歌舞麗春堂》十二换頭，在〔雙調〕中别是一調。排名如〔阿那忽〕、〔相公愛〕、〔也不羅〕、〔醉也摩挲〕、〔忽都白〕、〔唐兀歹〕之類，皆是胡語，此其證也。三套中惟十七换頭其調尤吁（叶），蓋李是女真人也。十三换頭〔一錠銀〕内"他將阿那忽腔兒來合唱"。《麗春堂》亦是金人之事，則知金人於〔雙調〕内慣填此調，關漢卿、王實甫因用之也。

虎頭牌 〔虎頭牌〕是武元皇帝事。金武元皇帝未正位時，其叔餞之出鎮。十七换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兒净，斟得盞面兒圓，望着①碧天邊，太陽澆奠。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麽别咒願，則願我弟兄們早能勾相見。此等詞情真語切，正當行家也。一友人聞此曲曰："此似唐人《木蘭詩》。"余喜其賞識。

小鬟善曲 余家小鬟記五十餘曲，而散套不過四五段，其餘皆金元人雜劇詞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頓言。頓仁在正德爺爺時，隨駕至北京，在教坊學得，懷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時曲，此等辭並無人問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是雖曲藝，然可不謂之一遭遇哉。

王渼陂詞 王渼陂欲填北詞，求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余最愛其散套中："鶯巢溼春隱花梢。"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

康王之詞 康對山詞迭宕，然不及王蘊藉。如渼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以王蘭卿傳校之，不逮遠矣。

金在衡詞 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鸞最爲知音，善填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絶倒。亦謂散套中無佳者，惟〔萬種閑愁〕最好。余細看之，獨"馬上抱鷄三市（匝）門，袖中懷（携）劍五陵遊"。二句差勝，乃用晚唐人羅隱詩也。其餘蕪淺不足觀。

犯韻 《西厢記》〔越調・彩筆題詩〕用"侵尋"韻，本閉口。而"眉帶遠山鋪翠，眼横秋水無塵"。誤入"真文"韻。如朱仲誼《辭寫鴛鴦塚》〔黄鍾〕"羞對鶯花緑窗掩"。通篇俱閉口，用韻甚好。

唱曲誤字 樂府辭，伎人傳習，皆不曉文義。中間固有刻本原差，因而承謬者；亦有刻本原不差，而文義稍深，伎人不解，擅自改易者。如

---

① 今校：着，原作"看"，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兩世姻緣》〔金菊香〕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今人都作"眼皮"。一日小鬟唱此曲，金在衡聞唱波字，撫掌樂甚，云："吾每對伎人説此字，俱不肯聽。公能正之，殊快人意"。

雁底關河　二十换頭〔尾聲〕臨了一句："煞强似應底關河路兒遠。"余疑"應"字文義不通，思欲正之，終不得其字。一日偶看《太和正音譜》，觀關漢卿〔侍香金童〕内有"雁底關河，馬頭明月"之句，蓋雁飛無不到其底下之關河，言甚遠也。二十换頭亦關漢卿詞，蓋漢卿慣用此語，其爲"雁底"無疑。

氈字開口　老頓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故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八九分皆是。然文義欠明，時有差處。如馬東籬《孤雁漢宫秋》，其〔雙調・尾聲〕云："載離恨的氈車半坡裏響。""氈"字他教作閉口。余言"氈"字當開口，他説："頓仁於韻上考索極詳，此字從'占'，當作閉口。"余曰："若是從'占'，果當作閉口。但此是寫書人從省耳，此字原從'亶'。'亶'是開口，汝試檢'氈'字正文，無從'占'者。"渠始信教作開口。

南曲漫詞唱法失傳　老頓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吕蒙正》内'紅妝艷質'、《王詳》内'夏日炎炎'、《殺狗》内'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

琵琶記曲難率意唱　余令老頓教《伯喈》一二曲。渠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况絃索九宫之曲，或用滚絃、花和、大和、釤弦，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宫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𠆳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琵琶欠風味處　高則誠才藻富麗，如《琵琶記》"長空萬里"是一篇好賦，豈詞曲能盡之。然既謂之曲，須要有蒜酪，而此曲全無。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駞峰熊掌，肥腯盈前，而無蔬筍蜆蛤，所欠者風味耳。

拜月高出琵琶　《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太和正音譜・樂府羣英姓氏》亦載此人。余謂其高出於《琵琶記》遠甚。蓋其才藻雖不及

高，然終是當行。其拜新月二折，乃檃括關漢卿雜劇語。他如走雨、錯認、上路、館驛中相逢數折，彼此問答，皆不須賓白，而敘説情事，宛轉詳盡，全不費詞，可謂妙絶。

拜月好句　《拜月亭·賞春》〔惜奴嬌〕如："香閨，掩珠簾鎮垂，不肯放燕雙飛。"《走雨》内"綉鞋兒分不得幫底，一步步提，百忙裏䙡了根"。正詞家所謂本色語。

九種南戲能上絃索　南戲自《拜月亭》之外，如《吕蒙正》紅妝艷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内夏日炎炎今日個最關情處路遠迢遥。《殺狗》内千紅百翠。《江流兒》内崎嶇去路賒。《南西厢》内團團皎皎巴到西厢。《翫江樓》内花底黄鸝。《子母冤家》内東野翠烟消。《詐妮子》内春來麗日長，皆上絃索。此九種即所謂戲文，金元人之筆也。詞雖不能盡工，然皆入律，正以其聲之和也。夫既謂之辭，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工而聲不叶。

南北曲板之緊漫　曲至緊板，即古樂府所謂趨。趨者，促也。絃索中大和絃是慢板，至花和絃則緊板矣。北曲如〔中吕〕至〔快活三〕，臨了一句，放慢來，接唱〔朝天子〕〔正宫〕至〔呆骨都〕，〔雙調〕至〔甜水令〕，〔仙吕〕至〔後庭花〕，〔越調〕至〔小桃紅〕，〔商調〕至〔梧葉兒〕，皆大和，又是慢板矣。緊慢相錯，何等節奏。南曲如〔錦堂月〕後〔僥僥令〕，〔念奴嬌〕後〔古輪臺〕，〔梁州序〕後〔節節高〕，一緊而不復收矣。

鍾查琵琶　清彈琵琶，稱正陽鍾秀之。徽州查十八，有厚貲，好琵琶，縱浪江湖。至正陽，訪之，持侍生刺投謁。鍾令人語之曰："使尋常人來見，則宜稱侍生。吾聞查十八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謁，非執弟子禮，我斷不出。"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佳。使果奇，執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於照壁後一曲，查膝行而前，稱弟子。留處數月，盡鍾之伎而歸。友人王亮卿，徽州人，有俊才，能詩。嘗言昔年入試留都，聞查十八在上河，往訪之。相期飲於妓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四絃俱絶。須攜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楊家，楊亦世代以琵琶名。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瞎媽媽最知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後，使女子扶憑而出，問查來歷。查云是鍾秀之徒弟，此媽媽舊與秀之相處，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别。

王氏曲藻

王氏曲藻序

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宫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情，兼喜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虚也。但大江以北，漸染胡語，時時採入，而沈約四聲，遂闕其一。東南之士，未盡顧曲之周郎，逢掖之間，又稀辨撾之王應，稍稍復變新體，號爲南曲。高拭則成，遂掩前後。大抵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雖本才情，務諧俚俗。譬之同一師承，而頓漸分教；俱爲國臣，而文武異科。今談曲者往往合而舉之，良可笑也。弇州山人王世貞著。

王氏曲藻

新曲苑第六種　明太倉王世貞撰

曲之成因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①以唐絶句爲樂府，絶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南曲不協　何元朗云："北人之曲，以九宫統之。九宫之外，别有道宫、高平、般涉三調。南人之歌，亦有南九宫，然南歌或多與絲竹不協，豈所謂土氣偏詖，鐘律不得調平者邪？"

南北異點　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辭情多而聲情少，南則辭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

各宫調聲情　仙吕調宜清新綿邈，南吕宫宜感歎傷惋，中吕宫宜高下閃賺，黄鍾宫宜富貴纏綿，正宫宜惆悵雄壯，道宫宜飄逸清幽，大石宜風流醖藉，小石宜旖旎嫵媚，高平宜條蕩②滉漾，般涉宜拾掇坑塹，歇指③宜急併虚歇，商角宜悲傷宛轉，雙調宜健捷激裊，商調宜悽愴慕怨，角調宜典雅沈重，越調宜陶寫冷笑。

作詞用字之妙　周德清云："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又云："諸公已矣，後學莫及。蓋不悟聲分平、仄，字别陰、陽。"此二言者，乃作詞之膏肓，用字之骨髓，皆不傳之妙，獨予知之，屢嘗揣其聲病于桃花扇影而得之也。

天下之音　虞伯生云："吴、楚傷於輕浮，燕、冀失於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河北、河東取韻尤遠。"

---

① 今校：後，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② 今校：蕩，原作"暢"，同上改。

③ 今校：指，原作"拍"，同上改。

作詞十法 作詞十法，亦出德清。稍删其不切者。一、造語。謂可作者：樂府語、經史語、天下通語。予謂經史語亦有可用不可用。不可作者：俗語、蠻語、謔嗑語、市語、方語、書生語、譏誚語。愚謂謔、市、譏誚，亦不盡然，顧用之何如耳。又語病、語澀、語粗、語嫩，皆所當避。二、用事。明事隱使，隱事明使。三、用字。生硬字、太文字、太俗字，及襯墊字太長者，皆所當避。四、陰陽。如同一東韻也，輕如東、鍾、松、冲之類爲陰，重如同、戎、龍、窮之類爲陽。唤押轉點，各有宜用。五、務頭。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于上。楊用修乃謂"務頭"是"部頭"，可發一笑。六、對偶。有扇面對、重叠對、救尾對。七、末句。八、去上。九、定格。如仙吕、南吕、中吕、正有子母，謂字少聲多者，聲多字少者。

馬致遠套曲 馬致遠"百歲光陰"放逸宏麗，而不離本色，押韻尤妙。長句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緑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又如："和露摘黄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俱入妙境。小語如："上床與鞋履相别。"大是名言。結尤疏俊可咏。元人稱爲第一，真不虚也。

西厢警句 北曲故當以《西厢》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種花，潤梁園萬頃田。""東風摇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鐃，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不近喧譁，嫩緑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黄楊柳帶栖鴉。"是駢儷中景語。"手掌兒裏奇擎，心坎兒裏温存，眼皮兒上供養。""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淺淡櫻桃顆。"是駢儷中情語。"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了畫兒裏愛寵。""拄著拐幫閑鑽懶，縫合唇送暖偷寒。""昨夜個熱臉兒對面搶白，今日個冷句兒將人厮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儷中諢語。"落紅滿地胭脂冷"，"夢裏成雙覺後單。"是單語中佳語。只此數條，他傳奇不能及。

元曲警句 元人曲，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緑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缺。""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景中雅語也。"池中星玉盤亂灑水晶丸，松梢月蒼

龍捧出軒轅鏡。”“紅葉落火龍褪甲，蒼松蟠怪蟒張牙。”“水面雲山，山上樓臺，山水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景中壯語也。“仙翁何處煉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歎浮生數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黄蘆岸白蘋渡口，緑楊堤紅蓼灘頭。雖無刎頸交，頗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户侯。不識字烟波釣叟。”意中爽語也。“十二玉欄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情中快語也。“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勾，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情中冶語也。“參旗動，斗柄挪，爲多情攬下風流禍。眉攢翠蛾，裙拖絳羅，襪冷淩波。耽驚怕萬千般，得受用些兒個。”“側耳聽門前去馬，和淚看簾外飛花。”“怕黄昏不覺又黄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間舊啼痕，斷腸人送斷腸人。”“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淚眼。”“把團圓夢兒生唤起。誰，不做美？呸，却是你。”情中悄語也。“怨青春，捱白晝，怕黄昏。”“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緊語也。“五眼鷄丹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脚貓渭水非①熊。”“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淹千古興亡事，麯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便説陶潛是。”諢中奇語也。“搊殺銀箏韻不真，揉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揾。”諢中巧語也。

元人歸隱詞 元人歸隱詞〔沈醉東風〕云：“問天公許我閒身，結草爲標，編竹爲門。鹿豕成羣，魚蝦作伴，鵝鴨比鄰。不遠游堂上有親，莫居官朝裏無人。黜陟休云，進退休論。買斷青山，隔斷紅塵。”頗有味而佳。

元人咏指甲 〔得勝令〕，元人有咏指甲者：“宜將門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綉線勾，宜把金針紝，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托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掐通身沁。知音，治相思十個針。”艷爽之極，又出王、關上矣。非舜耕《咏睡鞋》可比。

關漢卿補西厢 《西厢》久傳爲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爲王實夫者。謂：“至郵亭夢而止。”又云：“至碧雲天黄花地而止，此後乃漢卿所補也。”初以爲好事者傳之妄，及閲《太和正音譜》，王實夫十三本，以《西

---

① 今校：非，原作“飛”，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厢》爲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西厢》,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綫脱珍珠,淚溼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黄花瘦"。俊語亦不減前。

今世所演習者:《北西厢記》出王實甫,《馬丹陽度任風子》出馬致遠,《范張鷄黍》出宫大用,《拜月亭》《單刀會》出關漢卿,《兩世姻緣》出喬夢符,《誶[①]范雎》出高文秀,《㑳(傷)梅香》、《王粲登樓》《倩女離魂》出鄭德輝,《風雪酷寒亭》出楊顯之,《伍員吹簫》、《莊子歎骷髏》出李壽卿,《東坡夢》、《辰鈎月》出吴昌齡,《陳琳抱妝盒》、《王允連環記》、《敬德不伏老》、《黄鶴樓》、《千里獨行》不著姓氏,皆元人詞也。

涵虚子評林 涵虚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瑶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摶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鰲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宫大用如西風鵰鶚,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關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峰。已上十二人爲首等。貫酸齋如天馬脱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閒雲,鮮于去矜如奎壁騰輝,商政叔如朝霞散彩,范子安如竹裏鳴泉,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鳴鸞,劉廷信如摩雲老鶻,吴西逸如空谷流泉,秦竹村如孤雲野鶴,馬九皋如松陰鳴鶴,石子章如蓬萊瑶[②]草,蓋西村如清風爽籟,朱廷玉如百卉争芳,庾吉甫如奇峰散綺,楊立齋如風烟花柳,楊西庵如花柳芳妍,胡紫山如秋潭孤月,張雲莊如玉樹臨風,元遺山如窮厓孤松,高文秀如金盤牡丹,阿魯威如鶴唳青霄,吕止庵如晴霞結綺,荆幹臣如珠簾鸚鵡,薩天錫如天風環佩,薛昂夫如雪窗翠竹,顧均澤如雪中喬木,周德清如玉笛横秋,不忽麻如閒雲出岫,杜善夫如鳳池春色,鍾繼先如騰空寶氣,王仲文如劍氣騰空,李文蔚如雪壓蒼松,楊顯之如瑶臺夜月,顧仲清如鵰鶚冲霄,趙文寶如藍田美玉,趙明遠如太華晴雲,李子中如清廟朱瑟,李叔進如壯士舞劍,吴昌齡如庭草交翠,武漢臣如遠山疊

---

① 今校:誶,原作"誚",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瑶,原作"瑞",同上改。

翠，李直①夫如梅邊月影，馬昂夫如秋蘭獨茂，梁進之如花裏啼鶯，紀君祥如雪裏梅花，于伯淵如翠柳黄鸝，王廷秀如月印寒潭，姚守中如秋月揚輝，金志甫如西山爽氣，沈和甫如翠屏孔雀，睢景臣如鳳管秋聲，周仲彬如平原孤隼，吴仁卿如山間明月，秦簡夫如峭壁孤松，石君寶如羅浮梅雪，趙公輔如空山清嘯，孫仲章如秋風鐵笛，岳伯川如雲林樵響，趙子祥如馬嘶芳草，李好古如孤松掛月，陳存甫如湘江雪竹，鮑吉甫如老蛟泣珠，戴善甫如荷花映水，張時起如雁陣驚寒，趙天錫如秋水芙蕖，尚仲賢如山花獻笑，王伯成如紅鴛戲波。已上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盧疏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彦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拭（即作《琵琶記》者）、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抑又其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

明初十六家　國初十有六人：王子一如長鯨飲海、又如漢庭老吏，劉東生如海嶠雲霞，王文昌如滄海明珠，谷子敬如崑山片玉。可入首等。藍楚芳如秋芳桂子，陳克明如孤鶴鳴皋，穆仲義如洛神淩波，湯舜民如錦屏春風，賈仲名如錦帷瓊筵，楊景言如雨中之花，蘇復之如雲林之豹，楊彦華如春風飛花，楊文奎如匡廬叠翠②，夏均政如南山秋色，唐以初如仙女散花。可次貫酸齋輩。

西厢琵琶考證　元微之《鶯鶯傳》，謂微之通于姑之子，而托名張生者。有爲微之考據中表親戚甚明。且《會真》詩止載和章，而闕張本辭，大約可推。高則成《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説。偶閲《説郛》所載唐人小説："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仕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于此。則成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衊賢者至此耶？

琵琶高處　則成所以冠絶諸劇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仿佛如生；問答之際，了不見扭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

---

① 今校：直，原作"宜"，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皋，原作"翠"，同上改。

思以求詣，不當執末以議本也。

琵琶傳本正誤　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下句意各重，而不知其故。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其下句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捨親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而"期逼"與上"欲化魚"字應，"難赴"與"空有"字應，益見作者之工。

南套之短長　南曲之美者，無過于題柳"窺青眼"，而中亦有牽强寡次序處。題月"長空萬里"，可謂完麗，而苦多蹈襲。"人别後"是元人作，不免雜以凡語。祝希哲"玉盤金餅"，是初學人得一二佳句耳。大抵宋詞無累篇，而南北曲少完璧，則以繁簡之故也。

拜月荆釵香囊五倫全備　《琵琶記》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謂勝《琵琶》，則大謬也。中間雖有一二佳曲[1]，然無詞家大學問，一短也；既無風情，又無裨風教二短也；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三短也。《拜月亭》之下，荆釵近俗，而時動人；《香囊》近雅，而不動人；《五倫全備》是文莊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爛。

㑳梅香王粲登樓　何元朗極稱鄭德輝《㑳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爲出《西厢》之上。《㑳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套數、出没、賓白，全剽《西厢》。《王粲登樓》事實可笑，毋亦厭常喜新之病歟？

元人合套佳構　"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南北大散套，是元人作。學問才情，足冠諸本。

周憲王作　周憲王者，定王子也。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雜劇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諧，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獻吉《汴中元宵》絶句云："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蓋實録也。

王敬夫作　劉瑾以擴充政務爲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鄠杜王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

---

① 今校：曲，原作"句"，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夫有雋才，尤長于詞曲，而傲睨多脱疏。人或讒之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游春》傳奇劇罵李，聞之，益大恚。雖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敬夫與康德涵俱以詞曲名一時，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評者以敬夫聲價不在關漢卿、馬東籬下。

敬夫散曲　王渼陂所爲〔折桂令〕云："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襴老盡英雄。"此是名語。然上句"翻（番）身跳出麒麟洞。""麒麟洞"杜撰無出。渼陂又有一詞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尋思別駕，一天霜雪曉排衙。"句特軒爽，四押亦佳，而"暗想"、"尋思"四字亦不稱，乃知完璧之難也。

明諸王公作　趙王之"紅殘驛使梅"，楊邃庵之"寂寞過花朝"，李空同之"指冷鳳皇笙"，陳石亭之《梅花序》、顧未齋之《單題梅》，皆出自王公，膾炙人口，然較之專門，終有間也。王威寧〔越・黄鶯兒〕只是諢語，然頗佳。

楊慎作　楊狀元慎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膾人口，而頗不爲當家所許。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别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髯，任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也。第他曲多剽元人樂府，如"嫩寒生花底風"、"風兒疏剌剌"諸闋，一字不改，掩爲己有。蓋楊多抄録秘本，不知久已流傳人間矣。

楊慎妻作　楊用修婦亦有才情。楊久戍滇中，婦寄一律云："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又《黄鶯兒》一詞："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雪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楊又别和三詞，俱不能勝。

李伯華作　北人自王、康後，推山東李伯華。伯華以百闋《傍妝臺》爲德涵所賞。今其辭尚存，不足道也。所爲南劇《寶劍》、《登壇記》，亦是改其鄉先輩之作。二記余見之，尚在《拜月》、《荆釵》之下耳，而自負

不淺。一日問余："何如《琵琶記》乎？"余謂："公辭之美，不必言。第令吴中教師十人唱過，隨腔字改妥，乃可傳耳。"李怫然不樂罷。

陳大聲作　陳大聲，金陵將家子，所爲散套，既多抄襲，亦淺才情。然字句流麗，可入絃索。〔三弄梅花〕一闋，頗稱作家。

王舜耕作　王舜耕，高郵人。有《西樓樂府》，詞頗警健。工題贈，善調謔，而淺于風人之致。

谷繼宗謝茂秦作　谷繼宗，濟南人。所爲樂府微有才情，尚出諸公之下。謝茂秦舊填樂府，頗以柳三變自居，與余輩談詩，後慚怩不出，可謂"不遠之復"。

常明卿作　常明卿有《樓居樂府》，雖詞氣豪逸，亦未當家。

徐霖作　徐髯仙霖，金陵人。所爲樂府，不能如陳大聲穩協，而才氣過之。

明代北曲作家　北調如李空同、王浚川、何粹夫、韓苑洛、何太華、許少華，俱有樂府，而未之盡見。予所知者：李尚寶先芳、張職方重、劉侍御時達，皆可觀。近時馮通判惟[1]敏，獨爲傑出，其板眼、務頭攛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之。止用本色過多，北音太繁，爲白璧微纇耳。金陵金白嶼鑾，頗是當家，爲北里所貴。張有二句云："石橋下水粼粼，蘆花上月紛紛。"予頗賞之。

明代南曲作家　吾吴中以南曲名者，祝京兆希哲、唐解元伯虎、鄭山人若庸。希哲能爲大套，富才情，而多駁雜。伯虎小詞翩翩有致，鄭所作《玉玦記》最佳，它未稱是。《明珠記》即《無雙傳》，陸天池采所成者，乃兄浚明給事助之，亦未盡善。張伯起《紅拂記》潔而俊，失在輕弱。梁伯龍《吴越春秋》滿而妥，間流冗長。陸教諭之《裘散詞》，有一二可觀。吾嘗記其結語："遮不住愁人緑草，一夜滿關山。"又："本是個英雄漢，差排做窮秀才。"語亦雋爽，其他未稱是。

曲演詞語　張伯起《紅拂記》一佳句云"愛它風雪耐它寒"，不知爲朱希真詞也。其起句云："檢盡曆頭冬又殘，愛他風雪耐他寒。拖條竹

---

① 今校：惟，原作"爲"，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杖家家酒，上個籃輿處處山。”亦自[1]瀟灑。賀方回《浣溪紗》有云：“淡黄楊柳帶栖鴉。”關漢卿演作四句云：“不近諠譁，嫩緑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黄楊柳帶栖鴉。”青出于藍，無並美矣。

① 今校：自，原作“是”，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三家村老曲談

三家村老曲談

新曲苑第七種　明常熟徐復祚撰

或問《琵琶》，曰："高明則誠者，温之永嘉人。以《春秋》中元至正乙酉榜，授處州録事，調浙江闒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掾，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聘置幕下，不行。旅寓明州，以詞曲自娱，因感劉後村之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争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即棄其妻，而贅於不花太師家。則誠惡之，故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琵琶》者，取其頭上四'王'爲王四云爾。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帝微時，嘗奇此傳，及登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傳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可無；此傳乃珍饈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及卒，陸德暘以詩弔之曰：'亂離遭世變，出處嘆才難。墜地文將喪，憂天寢不安。名題前進士，爵署舊郎官。一代儒林傳，真堪入史刊。'又陶南村《説郛》載唐人小説：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後蔡仕至節度副使。牛同，蔡同，趙同，而牛能卑順又同，南村又與東嘉同時，會稽、温州又同省，則《琵琶》之作，必是爲繁，王四云云，以其有四王而揣摩之也。要之，傳奇皆是寓言，未有無所爲者，正不必求其人與事以實之也。即今《琵琶》之傳，豈傳其事與人哉？傳其詞耳。詞如'慶壽'之〔錦堂月〕、'賞月'之〔本序〕、'剪髮'之〔香羅帶〕、'吃糠'之〔孝順兒〕、'寫真'之〔三仙橋〕、'看真'之〔太師引〕、'賜燕'之〔山花子〕、'成親'之〔畫眉序〕，富艷則春花馥郁，目眩神驚；凄楚則嘯月孤猿，腸摧肝裂；高華則太華峰頭，晴霞結綺；變幻則蜃樓海市，頃刻萬態。他如〔四朝元〕、〔雁魚錦〕、〔二郎神〕等折，委婉篤至，信口説出，略無扭捏，文章至此，真如九天咳唾，非食烟火人所能

辨矣。然白璧微瑕，豈能盡掩？尋宫數調，東嘉已自拈出，無庸再議。但詩有詩韻，曲有曲韻。詩韻則沈隱侯之四聲，自唐至今，學人韻士兢兢守如三尺，罔敢踰越。曲韻則周德清之《中原音韻》，元人無不宗之。曲之不可用詩韻，亦猶詩之不敢用曲韻也。假如今有詩人於此，取上平'十三元'一韻，以'元'、'軒'、'冕'等字與'先'韻叶，以'昆'、'温'、'門'、'孫'等字與'真'韻叶，以'煩'、'幡[1]'、'潘'、'藩'等字與'寒'、'删'二韻叶，不幾笑破人口乎？何至於曲而獨可通融假借也？且不用韻，又奚難作焉？今以東嘉〔瑞鶴仙〕一闋言之；首句'火'字，又下'和'字，'歌麻'韻也。中間'馬'、'化'、'下'，三字，'家麻'韻也。'日'字，'齊微'韻也。'旨'字，'支思'韻也。'也'字，'車遮'韻也。一闋通止八句，而用五韻。假如今人作一律詩，而用此五韻，成何格律乎？吟咀在口，堪聽乎？不堪聽乎？通本不出韻乎，寂寂不可多得，'飛絮沾衣'外，'簾幕風柔'止出一韻，末句'謀'字。'緑成陰'、'玳筵開處'、'思量那日'，四五套而已矣。若其使事，大有謬處：〔叨叨令〕末句云'好一似小秦王三跳澗'，〔鮑老催〕句：'畫堂中富貴如金谷。'，不應伯喈時已有唐文皇、石季倫也。'賞荷'出内〔燒夜香〕末句云：'卷起簾兒，明月正上。'明明是夜景矣，何以下〔梁州序〕云：'晝長人静好清閑，忽被棋聲驚晝眠。'又第四闋内'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蟬聲不應與螢火並出。或人曲護其短，乃曰：'此通一日而言。'此大不通之論。一日之間，自有定序，從早而午，從午而暮，未有早而倏暮，暮又午也。或又以'賞荷'、'賞月'俱非東嘉作，乃朱教諭增入。朱教諭，吾不知其人。'賞荷'之出其手，有之。賞荷之'楚天過雨'，雄奇艷麗，千古傑作，非東嘉誰能辦此？'埽松'而後，粗鄙不足觀，豈强弩之末力耶？抑真朱教諭所補耶？真狗尾矣。内有伯喈奔喪〔朝元令〕四闋，調頗叶，吴江沈先生已辨其非矣。故余以爲東嘉之作，斷斷自'埽松'折止，後俱不似其筆。王弇州一代宗匠，文章之無定品者，經其品題，便可折衷。然於詞曲不甚當行，其論琵琶也，曰：'則誠所以冠絶諸劇者，不惟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體

---

[1] 今校：幡，原作"憣"，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貼人情，委曲必盡；描寫物態，彷彿如生；問答之際，了無揑造；所以佳耳。至於腔調微有未諧，譬如見鍾、王跡，不得其合處，當精思以求諧，不當執末以議本也。'夫'作曲先要明腔，後要識譜，切記忌有傷於音律'。此丹丘先生之言也。腔調未諧，音律何在？若謂不當執末以議本，則將抹殺譜板，全取詞華而已乎？"

拜月 何元朗良俊謂施君美《拜月亭》勝於《琵琶》，未爲無見。《拜月亭》宮調極明，平仄極叶，自始至終，無一板一折非當行本色語，此非深於是道者不能解也。弇州乃以"無大學問"爲一短，不知聲律家正不取於弘詞博學也。又以"無風情、無裨風教"爲二短，不知《拜月》風情本自不乏，而風教當就道學先生講求，不當責之騷人墨士也。用修之錦心綉腸，果不如白沙鳶飛魚躍乎？又以"歌演終場，不能使人墮淚。"爲三短，不知酒以合歡，歌演以佐酒，必墮淚以爲佳，將《薤歌》、《蒿里》盡侑觴具乎？

荆釵 《琵琶》、《拜月》而下，《荆釵》以情節關目勝，然純是倭巷俚語，粗鄙之極，而用韻却嚴，本色當行，時離時合。

香囊 《香囊》以詩語作曲，處處如烟花風柳。如"花邊柳邊"、"黄昏古驛"、"殘星破暝"、"紅入仙桃"等大套，麗語藻句，刺眼奪魄。然愈藻麗，愈遠本色。

龍泉五倫 《龍泉記》、《五倫全備》純是措大書袋子語，陳腐臭爛，令人嘔穢，一蟹不如一蟹矣。

此後作者輩起，坊刻充棟而佳者絶無。

柳仙 徐髯仙霖《柳仙記》，事見《幽怪録》，詞亦古質。然寂寥疏淺，斤兩不足。谷子敬先已有《度城南柳》，不堪並觀。

寶劍 李伯華開先《林冲寶劍記》"按龍泉"闋亦好，餘只平平。

千金 《韓信登壇記》，即《千金記》，本元金志甫《追韓信》來，今《北[①]追》、《點將》全用之。

玉玦 鄭虚舟若庸，余見其所作《玉玦記》手筆，凡用僻事，往往自爲拈出，今在其從姪學訓繼學處。此記極爲今學士所賞，佳句故自不

① 今校：北，原作"似"，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乏，如“翠被擁雞聲，梨花月痕冷”等，堪與《香囊》伯仲。“賞荷”、“看潮”二大套，亦佳。獨其好填塞故事，未免開飣餖之門，闢堆垛之境，不復知詞中本色爲何物，是虚舟實爲之濫觴矣。乃其用韻，未嘗不守德清之約。虚舟尚有《四節記》，不足觀已。

紅拂 張伯起先生，余內子世父也。所作傳奇有《紅拂》、《竊符》、《虎符》、《扊扅》、《灌園》、《祝髮》諸種，而《紅拂》最先，本《虬髯客傳》而作，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遂成兩家門，頭腦太多。佳曲甚多，骨肉匀稱，但用吴音，“先天”、“簾纖”隨口亂押，開閉罔辨，不復知有周韵矣。最可笑者，弇州先生之許《紅拂》也，曰：“《紅拂》有一佳句，曰：‘愛他風雪耐他寒。’不知其爲朱希真詞也。”云云，余一日過伯起齋中，談次問：“此句用在何處？覓之不得。”伯起笑曰：“王大自看朱希真《紅拂》耳，似未嘗看張伯起《紅拂》也。”相與一笑。近見方刻李卓吾批點《紅拂》，大要謂：“紅拂一婦人耳，而能物色英雄於塵埃中。”是贊《虬髯傳》中紅拂耳，亦未嘗贊張伯起《紅拂》也。知音之難如此。此外《灌園》亦俊潔，《竊符》亦豪邁，餘不甚行。

顧大典三記 自此吴江顧大典有《義乳》、《青衫》、《葛衣》等記，皆起流派，操吴音以亂押者，清俊峭拔處，各自有可觀，不必求其本色也。

玉合 梅禹金，宣城人。作爲《玉合記》，士林争購之，紙爲之貴。曾寄余，余讀之，不解也。傳奇之體，要在使田畯紅女聞之而趯然喜、悚然懼，若徒逞其博洽，使聞者不解爲何語，何異對驢而彈琴乎？昔翟資政巽喜作才語，雖對使令亦然。有庖者，藝頗精，翟每向同官稱之。後稍懈，衆以嘲翟，翟呼使數之曰：“汝以刀匕微能，數見稱賞，而敢踈嫚若此，使衆人以責膳夫之罪，還責汝主，於汝安乎？”左右皆匿笑，而庖者竟不解作何語。余謂若歌《玉合》於筵前臺畔，無論田畯紅女，即學士大夫，能解作何語者幾人哉。徐彦伯爲文，以“鳳閣”爲“鷃門”，“龍門”爲“虬户”，當時號“澀體”。樊宗師《絳州記》，至不可句讀。文章且不可澀，况樂府出於優伶之口，入於當筵之耳，不遑使反，何暇思維，而可澀乎哉？濫觴於虚舟，決堤於禹金，至近日之《箜篌》而滔滔極矣。禹金旋亦自悔，作《長命縷》，自謂：“調歸宫矣，韻諧音矣，意不必使老嫗都解，

而亦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余尤以爲未盡然也。《玉合記》〔榴花泣〕第二闋内有句云:“離腸棖觸斷無些。”自音云:“棖,音橙。”不知所出,亦不能解。一日觀山谷詩云:“莫若囂號驚四鄰,推床破面振觸人。”然後知“棖”當作“振”,從手,不從木,音撐。“振觸”,見《涅盤經》。山谷用之詩,已自僻澀,禹金乃用之作曲,然則“三藐三菩提”盡曲料耶? 此體最易驚俗眼,亦最壞曲體,必不可學。

題紅 《題紅》,王伯良德驥作。伯良,屠長卿之友,長卿深許可之,謂:“事固奇矣,詞亦斐然。”今觀其詞,使事嚮於禹金,風格不及伯起,其在季、孟之間乎? 獨其結搆如搏沙,開闔照應,了無線索,每於緊處散緩,是又大不如伯起者也。至其自序《題紅》,則曰:“周德清《中原音韻》,元人用之甚嚴,自《拜月》、《伯喈》始決其藩。傳中惟‘齊微’之於‘支思’,‘先天’之於‘寒山’、‘桓歡’,沿習已久,聊復通用;‘庚青’之於‘真文’,‘廉先’之於‘先天’,間借一二字偶用;他韻不敢混用一字。至北調諸曲,不敢借用,以北體更嚴,存古典刑也。”夫《琵琶》出韻,是誠有之,《拜月》何嘗出韻? 且二傳佳處不學,獨學其出韻,此何説也? 若曰嚴於北而寬於南,尤屬可笑。曲有南北,韻亦有南北乎? 袁西野有一〔清江引〕,專誚不用韻作曲者,云:“沈約近來憔悴損,打不開糊涂陣。五言一小詞,四句押三韻。提來到口邊頭煞力子忍[1]。”

琴心 邑人孫梅錫柚作《琴心記》,亦有纖句。

南連環南西厢四景明珠 王雨舟改《北王允連環記》爲南,佳。李日華改《北西厢》爲南,不佳。然其《四景記》亦可觀。陸天池亦有《南西厢》,亦不佳,《明珠》却絶有麗句,聞非一手所成,乃兄給事粲亦助之,當不謬。其聲價當在《玉玦》上。

雙珠分鞋 沈涅川《雙珠》、《分鞋》,小兒號嗄。

浣紗 梁伯龍辰魚作《浣沙記》,無論其關目散緩、無骨無筋、全無收攝,即其詞亦出口便俗,一過後便不耐再咀。然其所長,亦自有在:不用春秋以後事,不裝八寶,不多出韻,平仄甚諧,宫調不失,亦近來詞家

---

[1] 今校:忍,原作“刃”,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所難。獨一最可笑而人不知：吴、越之在當時，稱王久矣。王則車馬、服御、位號、稱呼儼然一天子矣。故有郊臺、有柴望，夫差、勾踐亦偃然不復知有周天王矣。而胥、嚭、種、蠡稱曰"主公"，何也？孟子在梁，稱惠王曰："王好戰"不聞主公惠王也；在齊，稱宣王曰："今王發政施仁"，不聞主公宣王也。此何異三家村童子不知厥父稱呼，而曰"我家老子"也，陋甚矣。

沈璟著作　沈光禄璟著作極富，有《雙魚》、《埋劍》、《金錢》、《鴛被》、《義俠》、《紅蕖》等十數種，無不當行。《紅蕖》詞極贍、才極富，然於本色不能不讓他作。蓋先生嚴於法，《紅蕖》時時爲法所拘，遂不復條暢，然自是詞家宗匠，不可輕議。至其所著《南曲全譜》、《唱曲當知》，訂世人沿襲之非，剷俗師扭捏之腔，令作曲者知其所向往，皎然詞林指南車也。我輩循之以爲式，庶幾可不失墜耳。

曇花彩毫　《曇花》、《彩毫》，屠長卿隆先生筆。肥腸滿腦，莽莽滔滔，有資深逢源之趣，無捉衿露肘之失，然又不得以濃鹽、赤醬訾之，惜未守沈先生三章耳。

玉茗四傳　玉茗堂四傳，臨川湯若士顯祖先生作也。其《南柯》、《邯鄲》二傳，本若士[①]臧晉叔懋循先生所作元人彈詞來。晉叔既以彈詞造其端，復爲改正四傳，以訂其訛，若士忠臣哉！晉叔最愛余諸傳，逢人便説，且托友人相邀過彼，而余貧老不能往。未幾而晉叔物化，負此知己，痛哉。晉叔不聞有所搆撰，然其刻元人刻雜劇多至百種，一一手自删定，功亦不在沈先生下矣。

西樓　近日袁晉作爲《西樓記》，調唇弄舌，驟聽之亦堪解頤，一過而嚼然矣。音韻宫商，當行本色，了不知爲何物矣。

彩霞　《彩霞》出一優師所作，曲雖俚，然間架步驟，亦自可觀，較之《西樓》，雖爲彼善。此外非復知矣。

散曲　若夫散詞、小令，則家和璧而人隋珠，未易枚舉。試數其人，則周憲王、趙□□王、劉誠意、王威寧、楊邃菴、顧未齋、陳大聲、祝希哲、

① 今校：士，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唐伯虎、張伯起、沈青門、王穉欽、李空同、楊用修、王敬夫、康德涵、韓苑[①]洛、金白嶼、楊君謙、常明卿、谷繼宗、何粹夫、王舜畊、王渼陂、王浚川、謝茂秦、陸之裘、陳石亭、何太華、許少華、王辰玉，彼皆海岳英靈，文章巨擘，羽翼大雅，黼黻王猷，正業之外，游戲爲此，或滔滔大篇，或寥寥小令，含金跨元，真所謂種種殊别，新新無已矣。

北詞　北詞，晉叔所刻元人百劇及我朝谷子敬《三度城南柳》、《鬧陰司》，賈仲名《度金童玉女》，王子一《劉阮天台》，劉東生《月下老世間配偶》，丹丘先生《燕鶯蜂蝶》、《復落娼[②]》、《烟花判》，俱曾一一勘過。

王西厢　馬東籬、張小山自應首冠，而王實甫之《西厢》，直欲超而上之。蓋諸公所作，止於四折，而《西厢》則十六折，多寡不同，骨力更陡，此其所以勝也。昔人評者，謂"玉環之出浴華清，綠珠之採蓮洛浦"。信不誣也。實甫之傳，本於董解元，解元爲説唱本，與實甫本可稱雙璧。實甫《麗春堂》劇，不及《西厢》。

關西厢　《西厢》後四出，定爲關漢卿所補。其筆力迥出二手，且雅語、俗語、措大語、白撰語層見叠出，至於"馬户""尸巾"云云，則真馬户尸巾矣。且《西厢》之妙，正在於《草橋》一夢，似假疑真，乍離乍合，情盡而意無窮，何必金榜題名、洞房花燭而後乃愉快也？丹丘評漢卿曰："觀其詞語，乃在可上可下之間，蓋所以取者，初爲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則王、關之聲價，在當時已自有低昂矣。

弇州曲藻　王弇州取《西厢》"雪浪拍長空"諸語，亦直取其華艷耳，神髓不在是也。語其神，則字字當行，言言本色，可爲南北之冠。王渼陂句"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襴老盡英雄"。此〔水仙子〕也，弇州題作〔折桂令〕，鹵莽可知矣。至於實甫之意，謂元微之通於姑之子而托名張生，是不必核。以上見《三家村老委談》。

明初伶服　國初之制，伶人常戴緑頭巾，腰繫紅褡膊，足穿布毛猪皮靴，不容街中走，止於道旁左右行。

---

① 今校：苑，原作"院"，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娼，原作"唱"，同上補。

祝希哲扮演　祝希哲，長洲人。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常傅粉黛，從優伶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齎金從遊，允明甚洽。

四聲猿　余嘗讀《四聲猿》雜劇。其《漁洋三撾》，有爲之作也，意氣豪俠，如其爲人，誠然傑作，然尚在元人藩籬間。餘三聲，《柳翠》猶稱彼善，其餘二聲及其書、繪，俱可無作。

患曲不善　衡州太守馮正伯，名冠。邑人。少善彈琵琶，歌金、元曲。五上公車，未嘗挾筴，惟挾《琵琶記》而已。余友秦四麟爲博士弟子，亦善歌金、元曲。無論酒間、興到，輒引曼聲；即獨處一室，而嗚嗚不絶口。學使者行部至矣，所挾而入行笥者，惟《琵琶》、《西厢》二傳。或規之："君不虞試耶？"公笑曰："吾患曲不善耳，奚患文不佳也。"其風流如此。

作曲見嫉　昔蘇子瞻"無鹽"諸咏，李定、舒亶輩指爲謗訕朝政；而《咏檜》一詩，王珪直以爲不臣，欲服上刑。非宋裕陵神聖，寧有免法。吁，可畏哉！近王弇州作《巵言》、作《别集》，湯臨川作《紫簫記》，亦紛紛不免於豬嘴關，乃知古人制作，必藏名山大川，有以也。余小子，何足比數？然亦每以作詞見嫉於人。夫余所作者詞曲，金、元小技耳，上之不能博高名，次復不能圖顯利，拾文人唾棄之餘，供酒間謔浪之具，不過無聊之計，假此以磨歲月耳，何關世事。安所□□，而亦煩李定諸人毒吻耶？庚戌成《紅梨》後，遂燒却筆硯。既而閲《楚紀・胡孝思事》事甚長，略謂胡坐詩得罪，當死。在獄中仍吟詩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因思死生禍福，不宰之譏慝，亦寧關乎口語？固自有天公主之。乃復理鉛槧，爲《投梭》，記謝幼輿折齒事，又作《梧桐雨》，記玉環馬嵬事，而紛紛復如故。未幾，其人死，遂絶無議者。

琴心記　孫氏有名孫柚者，亦有才情。常取司馬長卿以琴心挑文君事作傳奇，名《琴心記》，亦俊逸可喜。柚，孫七政字齊之之從子也，與余善，性粗豪，不修曲謹，喜飲，喜摴蒱。居藤溪，蕭然一室，無儋石儲，而好客不衰。其所著《琴心記》，極有佳句，第頭腦太亂，脚色太多，大傷體裁，不便於登場；曲亦時有未叶，以故反不若梁長名辰魚，字伯龍。《浣沙》之傳，然較之宣城之嵌寶、揀金，臨川之字觋、句鬼，則大有逕庭矣。每欲取而改訂之，有志焉，而未逮也。

傳奇演王化事 山東解元王化，發解時年甚少，不矜細行，綢繆二娼，遂不娶。久之，不爲人齒，乃挈二娼直抵杭州，藉之爲衣食。杭，劇郡也，守日夜迎賓水次，逮夜方歸。有子年十七八，日私出衙與娼狎。夜必歸，曰："欲了師父課程耳。"化令且帶題來，爲之代作。居踰月，師異其氣大進，以呈諸守，曰："某且媿爲師矣。"守索視之，立呼面試。其子既凡筆，又荒落久，不能下一詞。詰其來自，勢不可隱，具言之。守乃逮化及二娼至，異其狀，叩以來歷。化請屏人，言曰："某山東王化，正德八年解元也。"守矍然罵曰："畜生何至是?"則曰："爲昵二娼，遂忘羞恥。"守乃立遞二娼去，即日新其衣冠，置之師席，令誨其子，不聽出入。又一年，赴會試，得第。選爲御史，巡鹽浙江，每赴席當筵，輒狎歌童，或爲按拍，其不矜細行，卒不改云。郇老曰："此事今有傳奇，俚甚，不足觀，且以爲郡人唐解元子畏事，遂不知有王化。余得之連抑武先生所記，當不謬。"

張伯起曲業 張伯起有《處實堂集》，著述甚富。詩宗老杜、王摩詰，然不求甚似。晚喜爲樂府新聲。天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樂府有《陽春堂六傳》，而世所最行者，則《唐李藥師紅拂記》也。中略伯起善度曲，自晨至夕，口嗚嗚不已。吳中舊曲師太倉魏良輔，伯起出而一變之，至今宗焉。常與仲郎演《琵琶記》，父爲中郎，子趙氏，觀者填門，夷然不屑意也。

曲韻 我吳音宜幼女清歌按拍，故南曲委宛清揚。北音宜將軍鐵板歌"大江東去"，故北曲硬挺直截。今學士大夫凡爲文章、騷、賦、銘、誄、詩、詞，所斤斤奉若三尺，不敢一字相假者，非沈約四聲韻乎？其金元詞曲、傳奇、樂府，始宗周德清《中原音韻》，特作詞人與歌工集之耳，學士大夫不知也。然二公之韻，大有可商。中略大率吾輩爲唐律、絶句，自應用唐韻；爲古體，自應用古韻；若夫作曲，則斷當從《中原音韻》，一入沈約四聲，如前所拈出數處，按上文所指周之駁沈"元、暄、鴛、言等不叶先，卻叶昆、溫、門、孫，翻不叶寒山，却叶魂、痕"等是不但歌者棘喉，聽者亦自逆耳。試觀元人馬、關、王、鄭諸公雜劇，有是病否？或曰："若然，則'新篁池閣'，當作'池果'唱乎？恐笑破人口也。"曰："不然。以閣字輕出，而後收之以果。此在凡入聲皆然，不但一'閣'字，觸類可

通。此唯吾友秦季公知之，近唯松陵沈平輿；若張伯起，則純是庚青零丁齒音矣。

王磐咏睡鞋 一日，讀田子藝衡《留青日札》，其咏雙行纏有句云："非乏運花□，□□□芽縮。知音美自然，絲竹不如肉。"不覺噴飯。此獠邨鄙，煞風景若是。急取杜牧之詩及王磐詞讀之，始滌喉中之穢。杜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王詞〔清江引〕咏睡鞋云："猩紅軟鞋三寸整，不著地偏乾净。樽前换晚妝，燈下勾春興，幾回把醉人兒輕撥醒。"以上見《花當閣叢談》。

少室山房曲考

少室山房曲考

新曲苑第八種　明東越胡應麟撰

傳奇名考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宋爲戲諢、元爲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説書名,裴鉶所撰,中如《藍橋》等記,詩詞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駢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書頗事藻繪,而體氣俳弱,蓋晚唐文類爾。然中絶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中事迹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曰"傳奇體",則固以爲文也。

南北戲文興廢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説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厢》作祖。《西厢》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戲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爲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概,漫識於後,好事雅流或亡譏焉。

唐以前優伶戲文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傳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傅粉墨椎髻胡舞,誦俳優小説,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妝束因[1]可概見,而後世所爲副净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妝束不可深攷。《樂府雜録》:"開元中黄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參軍"即後世副净也。見《輟耕録》"范傳康、上官唐卿、吕敬遷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即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傅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搬演多是雜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觀安節《樂府雜録》

---

[1] 今校:因,原作"固",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稱“假婦人”，則知唐時無旦名也。

唐宋元明劇樂變革　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説，如《樂府雜録》、《教坊記》、《東京夢華録》、《武林舊事》等編，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渡稍見凈旦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①]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衆樂，亡暇雜陳。此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考耳。

戲文脚色均特悠謬顛倒　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凈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壻卓也，相國之絶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謬悠其事也。繇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與丑，蓋丑即副凈，外即副末也。

元院本雜劇脚色考　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爲朋，生旦凈丑，副亦如之。外即副末，丑即副凈。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目。一曰副凈，即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名蒼鶻，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凈；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輟耕録》。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旦有數色，所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凈丑爲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如荆堅堅、孔千金、顧山山、天然秀、珠簾秀、李嬌兒類。又妓李嬌兒爲温柔旦，張奔兒爲風流旦，蓋勝國雜劇，裝旦多婦人爲之也。元花旦必與今凈丑迥别，故妓人多爲之。末尼、孤裝未知類今何色，當續考之。

宋雜劇脚色考　宋世雜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凈、有副末、有裝旦。五

---

① 今校：才，原作“聲”，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雜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億之，所謂戲頭即生也；引戲即末也；副末即外也；副净裝旦，即與今净旦同。蓋雜劇即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唐宋雜劇與元曲間之流變　《樂府雜録》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面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摇娘》、《羊頭渾脱》、《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撞跳丸、吐火吞刀、旋槃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云："《踏摇娘》者，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叠，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摇和來，踏摇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摇；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鬥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案此二事絶類，豈本一事耶？然《雜録》又有《踏摇娘》等，不可深曉。觀此，唐世所謂優伶雜劇、妝服節套，大略可見。宋之雜劇，蓋亦若斯。元院本但有詞無曲，故詞第屬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元人曲調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寓焉，而教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舞，悉隸是中，唐宋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贍縟，遂爲南之戲文。而唐宋所謂雜劇，至元而流爲院本，今教坊尚遺習，僅足一笑云。梨園字面見《樂府雜録》。

後世裝旦之始　楊用脩云："漢《郊祀志》'優人爲假飾妓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爲，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元劇以末爲生　元雜劇中末，即今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關漢卿《竇娥》，皆以末爲生。此外又有中末，蓋即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即生無疑。今《西厢記》以張珙爲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矣。《青樓集》又有"駕頭"，恐即"引戲"之稱，俟考。

細酸　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摺："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尚有此稱。

宋時八社　《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爲緋緑社，唱賺[①]爲遏雲社，耍詞爲同文社，清樂爲清音社，小説爲雄辯社，影戲爲繪革社，撮弄爲雲機社，吟叫爲律華社。右八種皆駢集一處者。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耍詞之外，又有小説；不知何以别之。撮弄，蓋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説影戲社會尚有之。

琵琶事本廣記　勝國詞人，王實甫、高則誠聲價本出關鄭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厢》、《琵琶》而已。《西厢》本元微之，前人辨論甚核。獨蔡爲牛壻絶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閲《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録末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踔，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紿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洎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即出牛氏居常玩好幙帳雜物列[②]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即僧孺，而鄧生登第再昏，事皆符合，姓氏稍異耳。敞後官至秘書職位，恍惚類邕。

中郎三不幸　余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紲，一也；生止一女，復没虜庭，二也；頭白齒落，制命凶渠，千年後横遭風流案誣衊，日爲里婦唾譏，三也。聞者輒大噱不能已。或謂中郎流離逃竄，愁苦一生，没有此誣，致足樂耳。

琵琶事本説郛　《藝苑卮言》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托名蔡伯喈。"不知其説。偶閲《説郛》所載唐人小説：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

---

① 今校：賺，原作"贈"，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列，原作"到"，同上改。

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氏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蠛賢者耶？案《卮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二子，曰蔚曰叢，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徽，叢子嶠，亦顯。而絶無所謂繁者。恐《説郛》所載，未必如《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鶯鶯傳》，而《會真記》、《侯鯖録》尤詳，其爲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鬧熱百倍生前也。

董西廂　《西廂記》雖出唐人鶯鶯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尚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

西廂本事考　董氏傳奇稱崔氏孀婦寓僧寺，河中兵亂，杜確弭之，張生紅娘等於鶯傳悉合。獨鄭恒不可曉。蓋崔後與張絶，再醮，無所謂中表争姻之説，乃微之自寓耳。然疑董所撰或他有所本。一日，偶閲《唐雜説·柳參軍傳》，柳春日遊曲江，邂逅崔氏女，目成焉。崔母王姓，舅爲執金吾。他日，金吾訪崔母，欲令子娶崔女。女不樂，潛遣青衣輕紅往薦福寺僧院，達意於生。生喜，即納聘，私挈歸。金吾不知，以爲子盗之，笞之數十。既崔母亡，柳夫婦來赴，金吾子見之，因訟於官。崔女卒歸王氏。案此不知與微之孰先。女皆崔姓，婢皆紅，皆期僧寺中，可笑乃有如此。特王柳二姓差異。至鄭恒之争，則斷出附會無疑。崔女後事甚怪，不備録。

倩女離魂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説，雖怪甚，然六朝此類甚多。鄭德輝雜劇尚傳，神俊不若王，高古弗如董也。

董解元　董解元見《輟耕録》，明謂金章宗時人，去元世較遠，決不能與馬鄭輩相及。而涵虚子記元詞手，乃有董解元等。豈别一人，或即金人，以其北調之祖，故引之耶？惜其名字、州里皆不可得。且陶著書元末，已謂董曲雖傳，能習者少，則金元腔調，亦自迥不侔矣。

王關軼事　王實甫、關漢卿大概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皆世祖時人。陶氏《輟耕録》云："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

百處名園,一采一個空。難道風流種,謊殺尋芳蜜鑑。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搧過橋東。'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嘗以譏謔加之,關極意酬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唁,詢其由。衆對:'此玉筯也。'關曰:'是嗓耳,何玉筯爲?'衆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輕薄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籌耳。'凡六畜勞傷,鼻中流膿,則謂之嗓也。"觀此,關之爲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稽挑達與關善,得非即所謂實甫者,以先關卒,故《西厢》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極易推,惜無他據。

王關鄭之較　今王實甫《西厢記》爲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固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也。關漢卿自有《城南柳》、《緋衣夢》、《竇娥冤》諸雜劇,聲調絶與鄭恒問答語類,郵亭夢後,或當是其所補。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不及王。然元世習尚頗殊。所推關下即鄭,何元朗亟稱第一。今《倩女離魂》四摺,大概與關出入,豈元人以此當行耶?要之,公論百年後定,若顧陸之畫耳。

散套佳篇　元曲傳於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間得三數佳篇。如王長公所稱"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沈深逸宕,而字字本色,真妙絶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稍露;"長空萬里"辭勝,覺肌肉太豐;俱讓一籌也。

曲藝見輕於世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爲各極其工。然勝國詩文,絶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輩,皆烜赫史書。至樂府絶出古今,如王、關諸子,亡論生平履歷,即字裏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藝之末途,非不朽之前著也。

曲於元人爲天授　涵虚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旁及詩文者,貫雲石、高則誠二三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府外他伎倆不展一籌,信天授有定也。滕玉霄、元好問、薩天錫、趙子昂、馮海粟、盧疏齋、姚牧庵輩,皆文,差①及詞耳。

元之曲家多在中州與越　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没之。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府聲價,政與高埒,

---

①　今校:差,原作"亡有",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而製作弗傳。世遂以盧爲文士，而高爲詞人，信有幸有不幸也。元文人以詞名者，趙子昂、貫雲石、楊廉夫，皆浙東西人。元詞手與中原抗衡，惟越而已。

高則誠曲以外之學藝　高詩律尚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超，要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録》。小詞若琵琶諸引，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

西厢必較傳於琵琶　近時左袒《琵琶》者，或至品王、關上。余以《琵琶》雖極天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户習，故易於動人。異時俗尚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摸索之，不幾於齊東下里乎？《西厢》雖饒本色，然才情逸發處，自是盧駱艷歌、温韋麗句，恐將來永傳，竟在彼不在此。金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間、草堂，人口膾炙，是其驗也。或謂戲曲無可廢理。夫唐宋優伶所習，今絶不省何狀元北戲自《西厢》外，亦殊少傳者矣。

西厢琵琶之較　《西厢》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陵之作也。《西厢》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矱，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

草木子記南北曲盛衰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絶。右見葉氏《草木子》。葉元末人，據此則傳奇始自永嘉人作之。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爲今南曲首。二事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遂絶。豈是時琵琶尚未行世耶？王魁事當在宋初，今唐人小説載王魁事，説者以爲宋人勦入之云。

琵琶記中之詩　《琵琶記》"崑山有良璧[①]"詩："王允何其愚"，説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案《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嘆曰：'得壻當如此。'允聞而黜遣其妻。"蓋黄姓，非王允也。

---

① 今校：璧，原作"壁"，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今本多誤刻，故録之。汪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厢》詩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韻絶不通，又"宋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

騗馬考　王實父"晚風寒峭"詞，末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騗馬。"今俗説但以騗爲竊盜之義，而實非也。程泰之《演繁露》所載甚明，實父蓋用其意。今録於後云："嘗見藥肆鬻脚藥者，榜曰'騗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爲'匹'轉，且曰躍[1]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遁，人爲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騗。'言蜀馬既已短小，而又臨階，爲高乃能躍上，始悟騗之爲義。《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騗。'"以上俱《繁露説》。據此，則"騗"本非盜竊之義，與今俗説全不同。實父用之於詞者，緣張踰牆摟崔，故以"騗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見措意之工。程所引唐人譏武懿宗語，乃張元一所作，見孟啓《本事詩》。又《東京夢華録》載百戲中有騗馬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間"騗"字音義如此，今率以爲盜竊，舉世一辭，殊可笑也。今《琵琶》戲中有用此字者俗流妄增。

琵琶用高駢詩話　《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别調間"。用高駢詩語[2]"昨夜筝聲響碧空，宫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别調中"。發語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

董永傳奇考　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事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記稱永父亡，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縑百匹。"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匹具焉。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

壯繆明燭事之謬　古今傳聞譌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繇勝國末村學究編魏

---

① 今校：躍，原作"雍"，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語，原作"話"，同上改。

吴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爲斯説。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案《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單刀會斬貂蟬均有本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啟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單刀會考　《吴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争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請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皆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案今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録，而司馬氏《通鑑》據《吴書》脩輯，以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有變，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俚陋，不類雲長，蓋《吴書》乃自尊其國，非實録也。本肅邀羽相見，故羽操刀起，豈得云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辨駁最明，獨此注引《吴書》，而略無是正，亦大憒憒。司馬據之，尤爲疏也。

赤壁破曹本事考　赤壁破曹，玄德功最大。考《昭烈傳》："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傳》："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而不言周瑜。及《魯肅傳》俱言"與備并力"，陳壽書《諸葛傳》後亦言權遣兵三萬助備，備得用與曹公交戰，大破其軍，則當日戰功可見。今率歸重周瑜，與陳壽志不甚合，余别詳之。

馮商還妾考　楊用脩云："世傳馮商還妾，余觀《氏族言行録》：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隽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録》，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世傳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右見《談苑醍醐》。余考《宋史》京傳，不載父名，亦無還妾事，惟稱京常過外兄，見其侍妾，詢知同年某人女，亟請嫁之，蓋因此附會也。楊

本《氏族録》謂爲正史，亦非。

饐瓜亭考　用脩又云："吕蒙正父龜圖，多内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饐瓜亭》，亦緣此附會也。"陳晦伯駁云："《邵氏聞見録》載吕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温仲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饐瓜'名焉。"麟考《宋史》，吕實起寒素，土室饐瓜當有之，惟楊所引頗關涉，而史不載，恐未確也。

連環記考　《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榼銀龜，騎白馬，傅粉美人大旗下。"以爲即吕布美人，殊不知傅粉自説吕貌，非姬妾也。陶穀秦弱蘭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

綉繻記考　《綉繻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滎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

王仙客傳考　《王仙客》亦唐人小説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類不可知。霍小玉事，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紅拂紅綃紅線三傳考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説；又皆將家，皆姬媵，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絶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睹百藥倮體俊秀，因畀侍兒歸。豪異秘纂遂嫁此事衛公。而虬髯客之誕，又不必辯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謡》未足憑據。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妓樂，詭爲此談。又本紅拂而崑崙，則又附會虬髯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辯。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事或有之，唐人詩可證也。

唐三藏劇考　《輟耕録》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今其曲尚傳，第不知即陶所記本否。世俗以爲陳姓，且演爲戲文，極可笑，然亦不甚虚也。三藏即唐僧玄奘，余辯見前。續考《獨異志》云："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鏁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

一老僧，頭面瘡痍，身體膿血，床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迹。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據此，皆與今頗合。又元人散套亦有西域取經等事，蓋附會起於勝國，不始於今。三藏之名，則又始於宋時，不始勝國。東坡《艾子小説》云："艾子好飲，少醒日。忽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彘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猶可活，況有四耶？'"此雖戲語，然宋世所稱可見。蓋因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譌爲玄奘耳。艾子疑非東坡，然其目已見《通考》要亦出宋人。《聖教序》雖有"三藏要文"等語，匪玄奘號也。

八仙慶壽詞考　今世繪八仙爲圖，不知起自何代。蓋由杜陵有《飲中八仙歌》，世俗不解何物語，遂以道家者流當之。要之起自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夤緣附會，以成此目。嘗觀前代書史，若《七賢過關》、《四皓弈棋》等圖，淺誕不根者甚衆，獨無聞此可知也。考其出處，亦各有所本。張果在諸人最先進，明皇時顯迹甚著，葉法善以爲混沌初分白蝙蝠精。鍾離權、吕巖，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絶，吕有一律，見《唐詩選》中。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見沈汾《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姪，昌黎寶贈以詩，賈島亦有詩寄湘，皆不言其道術。獨《酉陽雜俎》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訪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試其技，頃刻開異花，有"雲横秦嶺"一聯，乃録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何仙姑見純陽文，宋人雜説以爲不飲食，無漏。而徐神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頗詳。其餘姓氏，間有相同，然不可深考。總之，不足深辯。近閱元人慶壽詞，有鍾吕二韓等八人，信知起自元世也。

元詞曹國舅李孔目考　元詞有曹國舅考《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史曹姓外戚無得仙者。據俗傳爲宋人，檢《宋史》惟曹佾爲后弟，見重於時，年七十卒。初不云得仙。詞又有跛者李孔目，蓋即圖中跛足拄杖者，尤荒唐。然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數。考諸傳記，惟《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與詞語殊不相蒙。未審元人何據，大都委巷之談耳。劉跛子事，出《冷齋夜話》，雖詭異，然不曰仙。《仙鑑》何以引之？韓湘

説尤不一，并鍾離亦無定論。以上録《莊嶽委談》。

入破非元曲　《丹鉛總録》云："唐人好畫蕃馬於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小'是也。又曲名《梁州》《伊州》，其後卒有禄山吐蕃之亂。宋人愛圖鳴骹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曲有入、破、急、煞之名，未幾而亂。"《新録》云："凡一代氣運盛衰，率有先兆，用脩之説，未爲無理。第所引三事殊不類。《花間詞》出晚唐，其時禄山已誅，吐蕃垂絶矣。宋人圖鳴鶻胡兒，諸畫譜無灼灼者，是圖不盛行於宋可知。入破乃唐曲調，非元人也，前人已嘗論之。"

女狀元春桃記　《丹鉛總録》云："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黄崇嘏也。"《新録》云："崇嘏非女狀元，余已辨於《詩藪》雜編中。用脩之誤，蓋因元人《女狀元春桃記》而誤也。元人《春桃記》今不傳，僅《輟耕録》有其目。大概如《琵琶》等劇，幻設狀元之名耳。王《卮言》直作'蜀司户參軍黄崇嘏'，最得之。陳氏名疑亦仍用脩之誤，似未詳考黄詩及其事始末也。"

琵琶記畢羅考　《丹鉛總録》云："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真一，垂鉢何須問畢羅。'《集韻》：'畢羅，修食也。'案《小説》，唐宰相有櫻筍廚，食之精者。櫻桃饆饠，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譌爲磨磨。"《新録》云："畢羅注云修食，當作活字。元人《琵琶記》以秕糠饆饠充饑，其義可參。唐世櫻桃饆饠，是借此二字爲食物名，非本旨也。今北人所謂波波，乃麵爲之者，南人罕能修治。文公時，南北絶不通，焉可據爲是物也。"以上録《丹鉛新録》

堯山堂曲紀

堯山堂曲紀

新曲苑第九種　明常州蔣一葵撰

王和卿　王和卿大都人，關漢卿同時。和卿數譏謔關，關雖極意還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鼻垂雙涕尺餘，人皆歎駭。關來吊唁，詢其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筯也。"關云："我道你不識。不是玉筯，是嗓。"咸發一笑。或戲關云："你被王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才還得一籌。"凡六畜勞傷，則鼻中常流膿水，謂之嗓病。又，愛訐人之短者亦謂之嗓，故云。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胡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個空。難道風流種，諕殺尋芳蜜蠭。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搧過橋東。"由是其名益著。

王和卿《題情》〔一半兒〕詞云："鴉翎般水鬢似刀裁，小顆顆芙蓉花額兒窄。待不梳妝，怕娘左猜。不免插金釵，一半兒鬅鬆一半兒歪。別來寬褪縷金衣，粉悴烟憔減玉肌。淚點兒只除衫袖知。盼佳期，一半兒才乾一半兒溼。"

王和卿《咏禿》〔天净紗〕詞云："笠兒深掩過雙肩，頭巾牢抹到眉邊，款款的把笠簷兒試掀，連荒道一句：'君子人不見頭面'。"

王妓浴房中被打，王和卿作〔撥不斷〕詞嘲之云："假胡伶，騁聰明。你本待洗腌臢，到惹得不乾净。精尻上匀排七道青，扇圈大膏藥剛糊定。早難道外宣無病。"

關漢卿　關漢卿，號已齋叟，大都人。金末爲太醫院尹，金亡不仕。好談妖鬼，所著有鬼董《西厢》是王實甫撰，至"草橋驚夢"而止，此後乃關漢卿足成者。北曲故當以此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種花，潤梁園萬頃田"。"東風搖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捲映芙蓉面"。"法鼓金鐃，二月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是駢儷中景語。"手掌兒

裏奇擎，心坎兒裏温存，眼皮兒上供養"。"哭聲兒似鶯囀喬林，淚珠兒似露滴花梢"。"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瘦减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朵，臙脂淺淡櫻桃顆"。是駢麗中情語。"他做了影兒裏情郎，我做了畫兒裏愛寵"。"拄着拐幫閑鑽懶，縫合唇送暖偷寒"。"昨夜個熱臉兒對面搶白，今日個冷句兒將人厮侵"。"半推半就，又驚又愛"。是駢儷中諢語。"落紅滿地胭脂冷"、"夢裏成雙覺後單"是單語中佳語。只此數條，他傳奇不能及。《録鬼簿》以《董解元西厢記》壓卷，不著名字，但云仕金章宗朝，爲翰林學士。時鍾嗣成以前輩名士呼之，其記實爲王、關之祖。

關漢卿《續西厢》，極力模擬。其〔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脱珍珠，淚溼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黄花瘦。"俊語亦不減王。

賀方回《浣溪沙》有云："淡黄楊柳帶栖鴉。"關漢卿演作四句云："不近喧譁，嫩緑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黄楊柳帶栖鴉。"青出於藍，無妨並美。

關漢卿嘗見一從嫁媵婢，作小令云："髩鴉，臉霞，屈殺了將陪嫁。規摹全似大人家，不在紅娘下。巧笑迎人，文談回話，真如解語花。若咱，得他，倒了蒲桃架。"

關漢卿《題情》〔一半兒〕詞云："雲鬟霧鬢勝堆雅，淺露金蓮簌絳紗。不比等閑牆外花。駡你個宛家，一半兒難當一半兒耍。碧紗窗外静無人，跪在床前忙要親。駡了個負心回轉身。雖是我話兒嗔，一半兒推辭一半兒肯。"

關漢卿《别情》〔梧葉兒〕詞曰："别離易，相見難，何處鎖雕鞍。春將去，人未還。這其間，殃及殺愁眉淚眼。"

關漢卿《嘲禿指甲》〔醉扶歸〕云："十指如枯筍，和袖捧金樽，搊殺銀箏字不真，搔癢天生鈍。縱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揾。"元人有咏指甲〔得勝令〕一闋："宜將鬥草尋，宜把花枝浸。宜將綉線勾，宜把金針紝。宜操七絃琴，宜結兩同心。宜托腮邊玉，宜圈鞋上金。難禁，得一掐通身沁；知音，治相思十個針。"艷爽之極，又出王、關之上。

王實甫 王實甫不但長於情辭，有《歌舞麗春堂》雜劇。其〔十三换

頭·落梅風〕内:“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全不似舊時模樣。”又《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吕〕一套,通篇皆本色語。其間如〔混江龍〕内:“想着我懷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搶白。”〔元和令〕内:“他有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龐居士一分債。”〔勝葫蘆〕内:“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静,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内:“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此等皆俊語。

王實甫《别情》〔堯民歌〕云:“自别後遥山隱隱,更那堪遠水粼粼。見楊柳飛綿滚滚,對桃花醉臉醺醺。透内閣香風陣陣,掩重門暮雨紛紛。”“怕黄昏不覺又黄昏,不銷魂怎地不銷魂。新啼痕壓舊啼痕,斷腸人憶斷腸人。今春,香肌瘦幾分,摟帶寬三寸。”

王實甫《春睡》〔山坡羊〕云:“雲鬆螺髻,香温鴛被,掩春閨一覺傷春睡。柳花飛,小瓊姬,一片聲雪下呈祥瑞,把團圓夢兒生唤起。誰,不做美?呸,却是你。”

馬致遠 馬致遠,號東籬。元人樂府稱關馬鄭白爲“四大家”。鄭名德輝,白名仁甫。涵虚子《元詞紀》謂漢卿如“瓊筵醉客”,致遠如“朝陽鳴鳳”,德輝如“九天珠玉”,仁甫如“鵬搏九霄”。

馬致遠〔雙調·秋思〕,放逸宏麗而不離本色,押韻尤妙。元人稱爲第一,真不虚也。〔夜行船〕百歲光陰如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秦宫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説,縱荒墳、横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富,莫太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曉來清鏡添白雪,上床和鞋履相别。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恁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絶,紅塵不向門前惹。緑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離亭宴煞〕蛩吟一覺纔寧貼,鷄鳴萬事無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争血。裴公緑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黄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看他用“蝶”“穴”“傑”“别”“竭”“絶”字,是入聲作平聲。“闕”“説”“鐵”“雪”“拙”“缺”“貼”“歇”“徹”“血”“節”字,是入聲作上聲。“滅”“月”“葉”是入聲作去

聲，無一字不妥。

馬東籬又有〔天净紗・秋思〕詞曰："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前三對更瘦馬二字去上極妙，秋詞之祖也。

鄭德輝 鄭德輝《王粲登樓》〔中吕・迎仙客〕云："雕簷紅日低，畫棟綵雲飛。十二闌干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國，感慨傷悲，一片鄉心碎。"妙在"倚"字上聲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况務頭在其上，原"思"字屬陰，"感慨"上去尤妙。〔迎仙客〕累百，無此調也。美哉德輝之才，名不虚傳。

鄭德輝所作情詞，亦自與人不同。如《㑳梅香》頭一折〔寄生草〕："不争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六么序〕："却原來羣花弄影，將我來諕一驚。"此語何等藴藉。〔大石調・初問口〕内："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好觀音〕内："上覆你個氣咽聲絲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語不着相，情意獨至，真得詞家三昧者。

《㑳梅香》第三折越調，雖不入絃索，然自是妙。如〔小桃紅〕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熱莽也沈東陽。"〔調笑令〕内："擘面的便搶白殺那病襄王。呀，怎生來翻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裏之乎者也没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諕的那有情人恨無個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郎。"〔禿厮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難當。"止是尋常説話，略帶訕語，然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

鄭德輝《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内："近蓼花，纜釣槎，有折蒲衰草緑蒹葭。過水窪，傍淺沙，遥望見烟籠寒水月籠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語，清麗流便，語入本色，然殊不穠郁，宜不諧於俗耳也。

白仁甫 白仁甫《勸飲》〔寄生草〕詞曰："長醉後方何礙，不醉時有甚思。糟醃兩個功名字，醅渰千古興亡事，麯埋萬丈虹蜺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説陶潛是。"命意、造語、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屬陽協音，若以"淵明"字，則"淵"字唱作"元"字，蓋"淵"字屬陰。"有甚"二字上去聲，"盡説"二字去上聲，更妙。"虹蜺志"、"陶潛"是務頭也。

白仁甫〔沉醉東風・漁父〕詞云："黄蘆岸白蘋渡口，緑楊堤紅蓼灘

頭。雖無刎頸交,却有忘機友。點秋江白鷺沙鷗,傲殺人間萬户侯。不識字烟波釣叟。"元人有《歸隱》詞云:"問天公許我閒身。結草爲標,編竹爲門。鹿豕成羣,魚蝦作伴,鵝鴨比鄰。不遠游堂上有親,莫居官朝裏無人。黜陟休云,進退休論。買斷青山,隔斷紅塵。"亦有味而佳。

白仁甫有〔醉中天·賦佳人臉上黑痣〕云:"疑是楊妃在,逃脱馬嵬災。曾與明皇捧硯來,美臉風流殺。叵[1]奈揮毫李白,覷着嬌態,灑松烟點破桃腮。"或以爲杜遵禮作。

白仁甫《題情》〔陽春曲〕云:"笑將紅袖遮銀燭,不放才郎夜看書。相偎相抱取歡娱,止不過迭應舉。及第待何如?"又"百忙裏鉸甚鞋兒樣,寂寞羅幃冷串香。向前摟定可憎娘。止不過趕嫁妝,誤了有何妨?"

劉秉忠　劉秉忠,字子晦,邢臺人。因從釋氏,又名子聰。

劉太保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咏自適。

劉太保〔乾荷葉〕曲云:"乾荷葉,色蒼蒼,老柄風摇蕩。減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場霜,寂寞秋江上。"此秉忠自度曲,曲名〔乾荷葉〕,即咏乾荷葉,猶是唐辭之意。又一首《弔宋》云:"南高峰,北高峰,慘淡烟霞洞。宋高宗,一場空,吴山依舊酒旗風。兩渡江南夢。"此借腔别咏者,其曲悽惻感慨,千古寡和。

伯顔張九　伯顔丞相與張九元帥,席上各作一《喜春來》詞。伯顔詞云:"金魚玉帶羅欄扣,皁蓋朱幡列五侯。山河判斷在俺筆尖頭。得意秋,分破帝王憂。"張九詞云:"金裝寶劍藏龍口,玉帶紅絨掛虎頭,緑楊影裏驟驊騮。得志秋,名滿鳳皇樓。"師才相量,各言其志。

盧摯　盧摯,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人。坐右大書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

盧疏齋有〔落梅風〕一闋《别歌者珠簾秀》云:"纔懽悦,早間别,痛殺俺好難割捨。畫船兒載將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珠簾秀答詞云:"山無數,烟萬縷,憔悴煞玉堂人物。倚蓬窗一身兒活受苦,恨不得隨大江東去。"

小曲破題　孔文昇,字退之,先聖五十四代孫也。盧疏齋雅相推

[1] 今校:叵,原作"巨",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重，一游一讌莫不與退之同處。或賦詩詞，必先書見示。一日，廉使容齋徐公琰云："書中有女顔如玉。"戲謂退之曰："試爲我屬一對，俗語尤佳。"退之即應曰："路上行人口似碑。"容齋大喜。退之幼在金陵郡庠，從戴表元游。表元每因暇，即以方言俗諺作題，令諸生破如經義法。一日，命破"樓"字。退之曰："因地之不足，取天之有餘。"表元大喜。又命以諺云："寧可死，莫與秀才擔擔子；肚裹飢，打火又無米。"破曰："小人無知，不肯竭力以事君子。君子有義，不能求食以養小人。"按，宋末人多戲爲此。如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閑在綉幃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小曲題云："媽媽只要光光鏝，我苦何曾管。雪下去送官，賣酒輪番，幾曾得免。怎容懶，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徇利而忘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吾身徇公而忘私，又强欲以樂人之樂。"

姚燧　姚燧，柳城人，樞之姪，號牧庵。

姚牧庵〔醉高歌〕詞云："十年燕月歌聲，幾點吴霜鬢影。西風吹起鱸魚興，已在桑榆暮景。榮枯枕上三更，傀儡場中四并。人生幻化如泡影，幾個臨危自省。"

姚牧庵《寄征衣》〔凭闌人〕調云："欲寄君衣君不還，不寄君衣君又寒。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張怡雲，大都名妓也。姚牧庵、閻静軒每於其家小飲。嘗佐貴人樽俎，偶言"暮秋時"三字，閻命怡雲續而歌之。張應聲作〔小婦孩兒〕，且歌且笑曰："暮秋時，菊殘猶有傲霜枝。西風了卻黄花事。"貴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史中丞嘗遇姚牧庵、閻静軒於道，笑而問曰："二先生所往，容侍行否？"因命騶從歸攜酒饌，同造怡雲海子上之居。姚命張取酒先壽史，張乃歌"雲間貴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調歌》一闋。史喜甚。席終，左右欲撤酒器皆金玉者，史云："休將去，留待二先生來此受用。"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王孫，居湖州。有古琴二，一曰"大雅"，一曰"松雪"，因以"大雅"名堂而號"松雪"焉。夫人管仲姬，名道昇，管伸直夫女。長子雍，字仲穆。壻王筠庵國器，字德璉，則王蒙叔明父也。

趙松雪欲置妾，以小詞調管夫人云："我爲學士，你做夫人。豈不聞

陶學士有桃葉桃根，蘇學士有朝雲暮雲。我便多娶幾個吴姬越女何過分？你年紀已過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似火。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松雪得詞，大笑而止。

鮮于去矜　鮮于去矜〔寨兒令〕曰：“漢子陵，晉淵明，二人到今香汗青。釣叟誰稱？農父誰名？去就一般輕。五柳莊月朗風清，七里灘浪穩潮平。折腰時心已愧，伸脚處夢先驚，聽千萬古聖賢評。”

馮子振　馮子振，號海粟，攸州人。時謂天下有名馮海粟。

白無咎有《鸚鵡曲》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是個不識字漁父。浪花中一葉扁舟，睡煞江南烟雨。覺來時滿眼青山，抖擻緑蓑歸去。算從前錯怨天公，甚也有安排我處。”海粟學士留上京日，有北京伶御園秀之屬相從風雪中，恨此曲無續之者，且謂前後多親炙士大夫，拘於韻度。如第一個“父”字便難下語；“又甚也有安排我處”，“甚”字必須去聲字，“我”字必須上聲字，音律始諧，不然不可歌。諸公舉酒索海粟和之。海粟即援筆續百餘首。《山亭逸興》云：“崔嵬舉頂移家住，是個不唧嚁樵父。爛柯時樹老無花，葉葉枝枝風雨。幺，故人曾唤我歸來，却道不如休去。指門前萬叠雲山，是不費青蚨買處。”《愚翁放浪》云：“東家西舍隨緣住，是個忒老實愚父。賞花時暖薄寒輕，徹夜無風無雨。幺，占長紅小白園亭，爛醉不教人去。笑長安利鎖名韁，定没有身心穩處。”

胡紫山　歌兒珠簾秀朱氏，姿容姝麗，雜劇當時獨步。胡紫山宣慰極鍾愛之，嘗擬〔沉醉東風〕小曲以贈云：“錦織江邊翠竹，絨穿海上明珠。月淡時，風清處，都隔斷落紅塵土。一片閑情任卷舒，掛盡朝雲暮雨。”

滕賓　滕賓，號玉霄，睢陽人。涵虚子《元詞紀》：“滕玉霄如碧漢間雲。”

貫雲石　貫雲石，畏吾人，阿里海涯孫也。父名貫只哥，遂以貫爲氏，名小雲石海涯，自號酸齋。同時有徐甜齋，失其名，並以樂府擅稱，世謂“酸甜樂府”。涵虚子《元詞紀》：“貫酸齋如天馬脱羈，徐甜齋如桂林秋月。”貫酸齋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絶人。年十二三時，使健兒驅三惡

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一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仁宗朝拜翰林學士。忽喟然歎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乃稱疾,辭居江南,賣藥錢塘市中,詭姓名,易冠服,人無識者。

貫酸齋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尚其清,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賦一詩。"遂援筆云:"採得蘆花不涴塵,翠蓑聊復藉爲茵。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綾莫爲鴛鴦妬,欸乃聲中別有春。"詩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公至錢唐,因自號蘆花道人。

貫酸齋嘗赴所親宴時,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請賦,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於每句之首,句各用春字。酸齋即題云:"金釵影摇春燕斜,木杪生春葉。水塘春始波,火候春初爇。土牛兒載將春到也。"滿座絶倒。

貫酸齋臨終作辭世詩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它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明月一般圓。"洞花、幽草乃二妾名。張小山《爲酸齋解嘲》曰:"君王曾賜瓊林宴,三斗始朝天,文章懶入編修院。紅錦箋,白紵篇,黄柑傳。學會神仙,參透詩禪。壓塵囂,絶名利,逸林泉。天台洞口,地肺山前。學煉丹,同貨墨,共談玄。興飄然,酒家眠。洞花幽草結因緣,被我瞞它四十年,海天秋月一般圓。

懶雲窩 阿里西瑛,耀卿士之子,有居號"懶雲窩",用〔殿前懽〕調歌以自述云:"懶雲窩,醒時詩酒醉時歌。瑶琴不理拋書卧,無夢南柯。得清閑儘快活,日月似攛梭過,富貴比花開落。青春去也,不樂如何?"貫酸齋和云:"懶雲窩,陽臺誰與送巫娥?蟾光一任來穿破,遁迹由他。靚一天星斗多,分半榻蒲團坐,儘萬里鵬程挫。向烟霞笑傲,任世事蹉跎。"喬夢符和云:"懶雲窩,雲窩客至欲如何?懶雲窩裏和雲卧,打會磨跎。想人生待怎麽,貴比我争些大,富比我争些個。呵呵笑我,我笑呵呵。"衛立中和云:"懶雲窩,懶雲窩裏客來多。客來時伴我閑些個,酒竈茶鍋。且停杯聽我歌,醒時節披衣坐,醉後也和衣卧。興來時玉簫緑綺,問甚麽天籟雲和。"

徐甜齋 名姬張玉蓮,喜延款士夫,復揮金無少惜。愛林經歷,嘗以側室置之。後再占樂籍,班彦功與之甚狎。班司儒秩滿北上,張作小

詞贈之，有“朝夕思君，淚點成斑”之句。又有一聯云：“側耳聽門前過馬，和淚看簾外飛花。”尤膾炙人口。“看簾外飛花”，徐甜齋嘗賦〔折桂令〕贈玉蓮云：“荆山一片玲瓏，分付馮夷，捧出波中。白羽香寒，瓊衣露重，粉面冰融。知造化私加密寵，爲風流洗盡嬌紅。月對芙蓉，人在簾籠。太華朝雲，太液秋風。”

徐甜齋又有《春情》〔折桂令〕云：“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雲，心如飛絮，氣若遊絲。空一縷餘香在此，盼千金遊子何之。證候來時，正是何時？燈半昏時，月半明時。”

徐甜齋《夜雨》〔水仙子〕云：“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棋未收，嘆新豐孤館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

徐甜齋又有〔水仙子〕二闋，咏佳人釘履與紅指甲。《釘履》云：“金蓮脱瓣載雲輕，紅葉浮香帶雨行，漬春泥印在蒼苔逕。三寸中數點星，玉玲瓏環珮交鳴。濺越女紅裙溼，沁湘妃羅襪冷，點寒波小小蜻蜓。”《紅指甲》云：“落花飛上筍芽尖，宫葉猶將冰筯粘，抵牙關越顯得櫻脣艷。怕傷春不捲簾，捧菱花香印妝奩。雪藕絲霞十縷，鏤棗班血半點，掐劉郎春在纖纖。”

喬夢符　喬吉，字夢符。嘗言作樂府有法，“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涵虚子《元詞紀》：“喬夢符如神鰲鼓浪。”

喬夢符《咏竹衫兒》小令云：“并刀剪龍鬚爲骨，玉絲穿龜背成文。襟袖清凉不沾塵。汗香晴帶雨，肩瘦冷搜雲，是玲瓏剔透人。”又《咏香茶》小令云：“細研片腦梅花粉，新剥珍珠荳蔻仁，依方脩合鳳團春。醉魂清爽，舌尖香嫩，這孩兒那些風韻。”

喬夢府《天净紗》詞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

張伯遠，字可久，號小山。涵虚子謂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艷，若披太華仙風，招蓬萊海月，誠詞林宗匠也。當以九方皋之眼相之。

張小山和劉時中《五月菊》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不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瑶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窗正卧羲皇。”又九月九日見桃花，小山作小令云：“前度劉

郎老矣，去年崔護來遲。紅雨飛，西風起。望白衣可憐悴憔，節去蜂愁蝶未知，冷落在天台洞裹。"

張小山《秋日宮詞》："花邊嬌月静妝樓，葉底滄波冷翠溝，池上好風閑御舟。可憐秋，一半兒芙蓉一半兒柳。"又"數層秋樹隔雕簷，萬朵晴雲擁玉蟾，幾縷夜香穿綉簾。等潛潛，一半兒門開一半兒掩。"又《酬耿子春》："海棠香雨污吟袍，薜荔空牆閑酒瓢，楊柳曉風凉野橋。放詩豪，一半兒行書一半兒草。"又《咏梅》："枝横翠竹暮寒生，花淡紗窗殘月明，人倚畫樓羌笛聲。惱詩情，一半兒清香一半兒影。"

王元鼎　王元鼎有〔折桂令〕一闋，咏桃花馬云："問劉郎驪控亭槐。覺紅雨瀟瀟，亂落蒼苔。溪上籠歸，橋邊洗罷，洞口牽來。摇玉轡春風滿街，摘金鞍流水天台。錦綉毛胎，嘶過玄都，千樹齊開。"

順時秀　歌妓郭氏順時秀，姿態閑雅，雜劇爲閨怨最高，駕頭諸[①]旦本亦得體。劉時中以金簧玉管、鳳吟鸞鳴擬其聲韻。

劉庭信　劉庭信，南臺御史劉廷翰族弟，俗呼曰黑劉五。

劉庭信有〔水仙子〕二闋："秋風颯颯撼蒼梧，秋雨瀟瀟響翠竹，秋雲黯黯迷烟樹。三般兒一樣苦，苦的人魂魄全無。雲結就心間愁悶，雨少似眼中淚珠，風做了口内長吁。"又"蝦鬚簾控紫銅鈎，鳳髓茶閑碧玉甌，龍涎香冷泥金獸。凴雕闌倚畫樓，怕春歸緑慘紅愁。霧濛濛丁香枝上，雲淡淡桃花洞口，雨絲絲梅子牆頭。"

周德清　周德清，高安人，號挺齋，著《中原音韵》。

泰定甲子秋，周德清既作《中原音韵》并起例，以遺青原蕭存存。未幾，訪西域友人瑣非復初。同志羅宗信見餉，復初舉觴，命謳者歌樂府〔四塊玉〕。至"彩扇歌，青樓飲"，宗信止其音而言曰："'彩'字對'青'字，而歌'青'字爲'晴'。吾揣其音，此字合用平聲字，必欲揚其音，而'青'字乃抑之，非也。"復初因前驅紅袖，而自用調歌曰："買笑金，纏頭錦，得遇知音可人心。怕逢狂客天生沁，紐死鶴，劈碎琴，不害碜。"德清聞其歌，大喜曰："予作樂府三十年，未有如今日之遇二公，知某曲之非、某曲之是也。"遂捧巨觴，口占〔折桂〕詞一闋曰："宰金頭黑脚天鵝，客有

---

① 今校：諸，原作"緒"，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鍾期,座有韓娥。吟既能吟,聽還能聽,歌也能歌。和白雪新來較可。放行雲飛去如何?醉睹銀河,燦燦蟾孤,點點星多。”歌既畢,相與痛飲大醉而罷。

周德清過廬山,賦〔朝天子〕詞曰:“早霞,晚霞,妝點廬山畫。仙翁何處鍊丹砂?一縷白雲下。客去齋餘,人來茶罷,嘆浮生指落花。楚家,漢家,做了漁樵話。”

吉安龍泉縣水滸米倉,有于志能號無心者,欲縣官利塞其口,作〔水仙子〕示人,自謂得意。末句云:“早難道水米無交。”周德清[1]笑曰:“此張打油乞化出門語也,敢云樂府!”志能深恥之。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是也。周德清有〔折桂令〕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麽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撒,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多,醋也無多。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

陳克明　臨川陳克明作《美人》,〔一半兒〕八咏。周德清擊節歎賞曰:“此調作者衆矣,此公音律獨先。”《春夢》云:“梨花雲繞錦香亭,蝴蝶春融軟玉屏,花外鳥啼三四聲。夢初驚,一半兒昏迷一半兒醒。”《春困》云:“鎖牕人静日初曛,寶鼎香消火尚温,斜倚綉床深閉門。眼昏昏,一半兒微開一半兒盹。”《春妝》云:“自將楊柳品題人,笑撚花枝比較春,輸與海棠三四分。再偷勻,一半兒胭脂一半兒粉。”《春愁》云:“厭聽野鵲語雕簷,怕見楊花撲綉簾,拈起綉針還倒拈。兩眉尖,一半兒微舒一半兒斂。”《春醉》云:“海棠紅暈潤初妍,楊柳纖腰舞自偏,笑倚玉奴嬌欲眠。粉郎前,一半兒支吾一半兒軟。”《春綉》云:“緑牕時有唾茸粘,銀甲頻將彩線撏,綉到鳳凰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端詳一半兒掩。”《春夜》云:“柳綿撲檻晚風輕,花影横窗淡月明,翠被麝蘭薰夢醒。最關情,一半兒温温一半兒冷。”《春情》云:“自調花露染霜毫,一種春心無處托,欲寫寫殘三四遭。絮叨叨,一半兒連真一半兒草。”或以此爲查德卿作。涵虚子謂克明如孤鶴鳴皋,而於德卿則不着題評。

王繼學　李芝儀,維揚名妓也。工小唱,尤善慢詞。王繼學中丞甚

---

[1] 今校:清,原作“青”,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愛之，贈以詩序。其一聯云："善和坊裏驊騮搆出綉鞍來，錢唐江邊燕子啣將春色去。"又有〔塞鴻秋〕四闋，歌館盛傳之。喬夢符亦贈以詩詞甚富。

虞伯生　虞集，字伯生，號邵庵，蜀郡人。其母夢羽人騎鶴，抱一小兒來，曰："此南嶽真君，寄汝家養之。"既而誕集。

虞伯生在翰院時，宴散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一句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瀘，長驅西蜀，力拒東吴。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虚，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二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爲尤難云。〔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宫引令〕。中州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刺貪污曲　至正間，上下以墨爲政，風紀之司，贓污狼藉。是時金鼓音節，迎送廉訪司官則用二聲鼓、一聲鑼；起解强盜則用一聲鼓、一聲鑼。有輕薄子爲詩嘲曰："解賊一金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争多。"又有爲〔醉太平〕小令一闋云："堂堂大元，姦佞專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喫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愚賢，哀哉可憐。"

曹明善　伯顏擅權之日，剡王徹徹都、高昌王帖木兒不花，皆以無罪被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緑〕二曲以風之，大書揭於五門之上。伯顏怒，令左右暗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吴中一僧舍。居數年，伯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啣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别重離别，攀折復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兒水〕。

譏士人曲　張氏士誠據有浙西富饒地，而好養士。凡不得志於時者，争趨附之，美官豐禄，富貴赫然。有爲北樂府譏之云："皂羅辮兒緊扎梢，頭戴寬簷帽。穿領闊袖衫，坐個四人轎。又是張吴王米蟲兒來到了。"及城破，無一人死難者。

高則成 高拭,字則成,作《琵琶記》者。或謂方谷珍據慶元時,有高明者,避地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娱。因感劉後村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争唱蔡中郎"之句,乃作此記。按,高明,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至正乙酉第,其字"則誠",非"則成"也。或因二人同時同郡,字又同音,遂誤耳。

張小山有《蘇堤漁唱》詞,一時膾炙人口。高則成題其後曰:"小奚奴,錦囊無日不西湖。才華壓盡香奩句,字字清殊。光生照殿珠,價等連城玉,名重長門賦。好將如意,擊碎珊瑚。"

偶見歌伯喈者云:"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詔赴春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捨親闈。"頗疑兩下句意各重,而不知其故。又曰詔曰書,都無輕重。後得一善本,其下句乃"浪暖桃香欲化魚,期逼春闈,難捨親闈。郡中空有辟賢書,心戀親闈,難赴春闈。"意既不重,而"期逼"與上"欲化魚"字應,"難赴"與"空有"字應,益見東嘉之工。東嘉此記,爲其友王四而作。王四初績學不仕,東嘉與之友善,勸其赴舉。後遂登第,棄其妻而贅於不花太師家。東嘉欲挽之,不可得,故作此記以切諷之。記名《琵琶者》,取其二字上各有二王字,并得四王字爲"王四"也。牛太師者,蓋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而托名於伯喈者,以伯喈嘗從董卓之辟,而卓亦稱太師故也。其初以蔡中郎爲不忠不孝,記成,夢伯喈謂之曰:"子能寘我於善行,當有以報汝。"覺而有感,以全忠全孝易之。東嘉後果發解。高皇帝微時,常見此記而奇之。比即帝位,詢得其實,遂捕王四,寘之於法。因遣使徵拭,東嘉辭以心恙不就。使者復命,帝曰:"朕素聞其名,欲用之,原來無福。"又語近臣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琵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張鳴善 張鳴善能填詞度曲,每以詼諧語諷人,聽之令人絶倒。

張鳴善嘗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大綱來都是烘。説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鷄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卧龍,三脚猫渭水飛熊。"

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攘奪民地以廣園囿。侈肆宴樂,席間無張鳴善則弗樂。一日雪大作,士德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咏雪。明善倚

筆題云："漫天墜，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凍殺萬民都是你，難道是國家祥瑞？"書畢，士德大愧，卒亦莫敢誰何。

花綸　花綸有辭藻，其後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江西。坐罪謫戍雲南，有《題楊太真畫圖》〔水仙子〕一闋云："海棠風、梧桐月、荔枝塵，霓裳舞、翠盤嬌、綉嶺春，錦祻嬉、金釵信、香囊恨，癡三郎、泥太真。馬嵬坡血污游魂，楊柳眉清顰黛損，芙蓉面零脂落粉，牡丹芽剪草除根。"

解縉　永樂中秋，上方開宴賞月。月爲雲掩，召解縉賦詩，遂口占〔風落梅〕一闋其詞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着臣看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宫殿。"上覽之歡甚。

三楊公連句　大明律有官吏挾妓飲酒之條，然宣德間三楊公猶及用之。嘗與一兵官會飲，文定倡爲酒令：各誦詩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分四時。令畢，文定指席中侍妓曰："不可謂秦無人。"一妓遽成小詞，捧琵琶歌曰："到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文定句到夏來舞低楊柳樓心月，文敏句到秋來金鈴犬吠梧桐月，兵官句到冬來清香暗度梅梢月。文貞句呀好也麽月，總不如俺尋常一樣窗前月。"諸公劇飲，霑醉而去。

王威寧　王威寧尤善詞曲，嘗於行師見村婦便旋道傍，遂作〔塞鴻秋〕一曲："緑楊深鎖誰家院，見一個女嬌娥急走行方便。轉過粉牆來，就地金蓮。清泉一股流銀線，衝破緑苔痕，滿地珍珠濺。不想牆兒外馬兒上人瞧見。"

王威寧又作〔朝天子〕一曲云："燒蘿蔔下茶，宰鴛鴦剁鮓，到惹得傍人駡。人人駡我是個老莊家，我就裹乾坤大。萬古千秋，一場閑話，説英雄都是假。你就笑我刺麻，你休説我哈沓，我做個没用的神仙罷。"

鎖懋堅　成化癸卯冬，李子陽將赴春闈。友人鎖懋堅者送之，賦〔正宫・謁金門〕詞云："人攏畫船，馬韉上錦韉，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裹暮秋天，緑酒金杯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陽果魁天下。

懋堅，西域人，扈宋南渡[1]，遂爲杭人。代有詩名，懋堅尤善吟寫。

---

① 今校：渡，原作"度"，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成化間遊莒城，朱文理座間索賦其家假山，懋堅賦〔沉醉東風〕一闋云："風過處香生院宇，雨收時翠濕琴書。移來小朵峰，幻出天然趣。倚闌干盡日披圖，謾説蓬萊恐是虚，只此是神仙洞府。"爲一時所稱。

楊邃庵　今傳奇有《還帶記》，嘉定沈練塘所作，以壽楊邃翁者也。故曲中有"昔掌天曹，今爲地主"等語，邃翁喜圈此八字。

楊邃庵致政後，賦〔雁兒落〕詞曰："俺也曾握虎符鎮塞垣，俺也曾假黄鉞誅叛亂，俺也曾掌天曹統百官，俺也曾草黄麻侍主言。念鸞凰勝鷹鸇，怕蒿艾混芝蘭。小人哉多行險，君子兮不素湌。清閑，不知機心怎閑。平也麽安，不知足心怎安。"

林廷玉　林廷玉醉中戲作〔清江引〕曰："世上人心真個歹，牽鬼街頭賣。哄了白尚書，瞞過陳員外。漢鍾離看見通不採。没嘴葫蘆就地滚，好歹休相問。花妝扮戲棚，紙做盛錢囤。陳摶華山閑打盹。春花正紅春酒美，多少蟠桃會。休做看財奴，枉着金銀累。死到黄泉纔是悔。勝水名山和我好，每日家相頑笑。人情下苑花，世事襄陽砲。霎時間虚飄飄都過了。"

林廷玉《咏愁》〔塞鴻秋〕詞云："妬離情輾轉相迱逗，惹羈懷來往閑交搆。對菱花怕照容顔瘦，數歸鴻難展眉峰皺。秋風葉落時，夜雨燈昏侯[①]。那其間淚濕香羅袖。"

林廷玉《咏酒》〔塞鴻秋〕詞云："米明王原掌奇門印，麯將軍會擺迷魂陣，水中郎穩坐雲安鎮，柴令公傳示蘭陵信。祭遵壺矢威，李白鑾書令。那愁城攻破難逃命。"

韓氏邦奇　邦靖　韓苑洛作乃弟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行。"北人粗野乃爾。邦靖，字汝慶，邦奇同科進士，爲山西參政。養病回，書一〔山坡羊〕於驛壁曰："肯排山南山北偃，肯倒海東海西翻。我如今心兒裏不緊，意兒裏有些懶。如今一個個平步裏上青天，一個個日日近龍顔。青山緑水且讓我閑遊玩，明月清風你要忙時我要閑。嚴濬，你會釣魚誰不會把竿？陳摶，你會睡時誰不會眠？"

---

① 今校：侯，原作"後"，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祝枝山　祝枝山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嘗傅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齎金游。嘗賦〔金落索〕四景詞，爲時膾炙。其一："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難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傷情處，懨懨獨坐小窗紗。只見片片桃花、陣陣楊花，飛過了鞦韆架。"其二："楊花亂滚綿，蕉葉初成扇。翠蓋紅衣，出水新蓮現。金爐一縷微，爇沉烟。睡起紗幮雲鬢偏。無端好夢誰驚破，風外鶯聲柳外蟬，羞臨鏡，千愁萬恨對誰言。只見舊恨眉間、新淚腮邊，界破殘妝面。"其三："閑堦細雨收，翠幙新凉透。衰柳殘荷，正值愁時候。近來都减却，舊風流。争奈新愁接舊愁。白雲望斷天涯遠，人在天涯無盡頭。相思病，無明徹夜幾時休。只見雁過南樓、人倚西樓，人比黄花瘦。"其四："銀臺絳蠟籠，翠幄金鈎控。錦帳紅爐，獨自無人共。月明初轉過，小房櫳。不放清光照病容。愁聽畫角聲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風。關山夢，魚沉雁杳信難通。孤眠人最怕隆冬，又值嚴冬，做不盡鴛鴦夢。"

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吴縣人。其父夢人告："郎君當中五十四名。"已而鄉、會、廷試，皆得一十八名，合之果五十四。除儀部主事。性好山水，嘗論郡中奇勝，得金山，因結廬居焉。後徙南峰，號南峰山人。每讀書得意，則手足不能禁，人謂之顛主事。

楊南峰罷部郎歸，作〔水仙子〕詞云："歸來重整舊生涯，瀟灑柴桑處士家。草庵兒不用高和大，會清標豈在繁華。紙糊窗，柏木榻。掛一幅單條畫，供一枝得意花。自燒香，童子煎茶。"

正德末，循吉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爲上所幸愛。上一日問："誰爲善詞者？"與偕來，賢頓首曰："故主事楊循吉，吴人也，善詞。"上輒爲詔起循吉。郡邑守令心知故，强前爲循吉治裝，見循吉冠武人冠，韎韐戎錦，已怪之。又乘勢語多侵守令。已見上畢，上每有所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亡異伶伍，又不授循吉官與秩，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謀於賢，乃以它語懇上放歸。

唐伯虎　唐伯虎有嘆世詞四闋，調寄〔對玉環帶清江引〕。其一："春去春來，白頭空自挨。花落花開，紅顔容易衰。世事等浮埃，光陰

如過客。休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想蓬萊，神仙真浪猜。清閑兩字錢難買，苦把身拘礙。人生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更無别計策。”其二：“極品隨朝，誰似倪宫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算來都是草。鸞鳳鴟梟，算來都是鳥。北邙路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痛飲千萬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猶恨少。”其三：“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妄自受奔波，回頭纔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呵。手若揮戈，也須牢袖呵。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閑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别人人笑我。”其四：“暮鼓晨鐘，聽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清鏡中。休使英雄，都歸黄土中。算來不如閑打哄，枉自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虀甕。誰是惺惺誰懵懂？”

周憲王　周憲王者，定王子也。好臨摹古書帖，曉音律。所作雜劇凡三十餘種，散曲百餘，雖才情未至，而音調頗諧，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獻吉《汴中元宵》絶句云：“齊唱燕王新樂府，金梁橋上月如霜。”蓋實録也。

王敬夫　王九思，字敬夫，號渼陂，鄠縣人。劉瑾以擴充政務爲名，諸翰林悉出補部屬。敬夫其鄉人也，獨爲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會瑾敗，謫同知壽州。敬夫有雋才，尤長於詞曲，而傲睨多脱踈。人或讒之李文正，謂敬夫嘗譏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褫其官。敬夫編《杜少陵游春》傳奇劇，駡所謂李林甫者，蓋指西涯也。李聞之，益大恚，雖館閣諸公亦謂敬夫輕薄，遂不復用。

王敬夫與康德涵俱以詞曲名一時，其秀麗雄爽，康大不如也。敬夫將填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爲奏之，即老樂師毋不擊節歎賞也。然敬夫作南曲，“且盡杯中物，不飲青山暮。”猶以“物”爲“護”也。〔折桂令〕云：“望東華人亂擁，紫羅襴老盡英雄。”此是名語。又有一詞云：“暗想東華，五夜清霜寒駐馬。尋思别駕，一天霜雪曉排衙。”句特軒爽，四押亦佳。敬夫散套中“鶯巢濕春隱花梢”，何元朗以爲金元人無此一句。

康德涵　康狀元被廢，肆意詞曲，雖俚語遭其檃括，亦自可喜。有

〔山坡羊〕曰:"我和尚發了善,離了庵觀。我和尚發了誓,再不去看經向善。這寺裏出家的儘有,成佛的也不曾見。七大八小許多僧禪,論成佛輪不着你俺。到不如還俗了罷手,佛也不與我衆生爲怨。娶一個美貌佳人也,錦帳羅帷受用上幾年。成就了我的姻緣,我把那阿彌陀佛拾得過來撩的他遠。成就了我的姻緣,那怕他碓搗磨碾,去上過兒刀山。"又〔沉醉東風〕曰:"裝幾車兒羊毛筆管,載幾車兒各樣花箋。鳳陽墨三兩房,天來大三台硯。請孔門弟子三千,一夜離情寫半年。添硯水盡都是離情淚點。"

王騏　王麒,鳳翔人。弘治間,以進士授吴橋知縣,僅八月,免官居家以詞曲自樂。嘗有妓爲人傷目,睫下有青痕,遂作〔沉醉東風〕曰:"莫不是捧硯時太白墨灑,莫不是畫眉時張敞描差。莫不是檀香染,莫不是翠鈿瑕。莫不是蜻蜓飛上海棠花,莫不是明皇宫墜下馬。"又〔清江引〕曰:"醜猢猻眉梢上松油抹,桑椹子掠畫過。半邊藍凝妝,一堆青泥汙。醜回回婆,眼窩兒到像我。"

王磐　王磐生富室,獨厭綺麗之習,雅好古文詞。家於城西,有樓三楹,日與名流談咏其間,因號"西樓"。嘗分韻得"楊"字,自咏其號云:"乾坤老棟梁,雲霧開屏障。烟霞生几案,河漢逼軒窗。高據胡床,坐指坤元向,居臨太白方。門前列華岳三拳,屋後近瑶池一掌。〔梁州〕右壁厢掛萬丈璇璣斗柄,左壁厢接萬里錦綉封疆。一重重直步到銀河上。琴横新月,劍倚斜陽。朱研曉露,筆掃秋霜。陪金母共住仙鄉,與白帝緊靠宫牆。我這里比南軒少了些雲日炎蒸,我這里比東坡避了些鶯花鬧攘,我這里比北海躲了些風雪飄揚。詩狂酒狂,更壓着元龍豪氣三千丈。忒風流,忒踈放,愛的是高卧天風一枕凉,夢熟羲皇。〔尾聲〕托賴着皋陶禹稷賢卿相,扶佐着虞舜唐堯聖帝王。因此上巢由得高尚。沐蒼冥寵光,吸清虚颯爽,遥望着萬里蓬萊慶雲長。"

閏元宵無張燈者,故古詞云:"依舊試燈何礙。"正德初,郵守好事,令再張燈。王西樓有曲云:"重開不夜天,再造長春境。復遊三市月,又看六街燈。連賀昇平。閏月今番盛,元宵兩度晴。錦模糊世界重修,光燦爛乾坤又整。〔梁州〕滄海上六鰲山重重出現,碧天邊雙鳳輦往往巡行。喜新年更遇新時令,猜空詩謎,踏遍歌聲。醉

番豪俠,走困娉婷。飲不竭春酒繩繩,扮不了社火層層。平添上錦重重五百座琥珀歌樓,再湧出紅灼灼三千年珊瑚寶井,又展開紫巍巍十萬里瑪瑙長城。前正後正,一年兩度元宵勝。酒有情,詩添興,催逼的雪月風花不暫停。運轉豐登。〔尾聲〕那元宵盛張燈燎淡銀河影,這元宵連迓鼓敲殘玉漏聲。管倩天上人間兩重慶。喜天清地寧,愛風清月明。這的是太平年夜夜元宵四時景。"是時高郵元宵最盛,好事者多攜佳燈美酒,即西樓爲樂。公制新詞,令叢歌之,此類曲子是也。至公老年,雖減囊心,而少年好事者猶然。公詩有云:"是誰東道遺燈火,爲我西樓破寂寥。"又云:"年光已屬諸年少,四座春風按六么。"後經荒歲苛政,閭閻凋敝,良宵遂索然矣。及公謝世,愈不復睹盛事。張絃有詩云:"年征歲役萬民凋,太守風流興盡消。火樹星毬俱寂寞,惟餘明月作元宵。"又有懷公六言云:"一自此翁去後,人心無復風流。燈火樓中夜話,鶯花寺裏春游。"

王西樓有〔沉醉東風〕咏千葉白桃花云:"玄都觀風霜易老,武陵溪冰雪難消。香飄茉蘼魂,清奪酴醿俏,喜重重叠叠瓊瑶。生怕胭脂點污着,傍流水橋邊卧倒。"

王西樓有〔清江引·閨中八咏〕,《煖帽》云:"玉釵冷來雲慢挑,按上昭君帽。窗前雪意濃,簾外風寒峭。嫩花頭要將春護了。"《寒裘》云:"蒙茸紫貂籠瑞雪,暗把香光惜。一團白玉温,兩朵桃花熱。透靈犀險些兒輕漏泄。"《汗衫》云:"輕衫短裁防過暑,堪可包香玉。鞦千打罷時,歌舞收迴處。濕浸浸似沾花上雨。"《暑襪》云:"淩波襪兒真個罕,不肯教人看。霜籠玉筍尖,水浸金蓮瓣。隔紗裙幾迴偷抹眼。"《浴裙》云:"温泉起來權護體,帶濕雲拖地。翻嫌月色明,偷向花陰立。俏東風有心輕揭起。"《睡鞋》云:"猩紅軟鞋三寸整,不着地偏乾净。燈前换晚妝,被底勾春興。醉人兒幾迴輕撥醒。"《棕履》云:"玲瓏結成雙翠蠒,兜的弓鞋倩。苔沾翡翠根,露滚珍珠面。下瑶臺不愁春醉軟。"《蒲靴》云:"銀絲細盤雙鳳腦,緊束淩波靿。青蓮兩瓣開,玉筍雙尖蹻。踏青去來天氣早。"

王西樓平生不見喜愠之色。其家嘗走失鷄,公戲作〔滿庭芳〕云:"平生淡薄。鷄兒不見,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烹炰。煮湯

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只睡到日頭高。"

太虛上人索題紙鳶，王西樓爲作〔紅綉鞋〕一闋云："平地上白雲一片，駕東風飛上青天。任兒童牽引且隨緣。你道是閒遊戲，我道是小登仙。有一日斷塵根歸閬苑。"

正德間，閹寺當權，往來河下者無虛日。每到輒吹號頭、齊丁夫，民不堪命。王西樓有《咏喇叭》〔朝天子〕二首云："喇叭，鎖哪，曲兒小，腔兒大。官舡來往亂如麻，全仗您擡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里去辨甚麽真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的水浄鵝飛罷。"

佛事已無謂，轉五方尤可笑。王西樓作〔南吕・一枝花〕嘲之曰："大揚旛做道場，齊秉燭齋神像。亂敲鈸驚地府，鑾擂鼓振天堂。鬧動街坊。顯手段的唐三藏，逞風流轉五方。赤緊的行者能頑，又撞着東家好攘。〔梁州〕頭直上連聲鉈鉈，耳邊厢一片鐺鐺。撮擁着這夥能奔快跑喬和尚，他道是才走回東土，又趕到西方。立追翻羅漢，直碾上金剛。急波波似爺死娘亡，忙劫劫似救火奔喪。撞的個毘盧帽剩一道光簷，躧的雙寶公鞋止兩條滑纇，扯的領達摩衣只半片精襠。手慌脚忙，旋風般旋的頭昏脹。轉不及，趕不上。跌一個海嘯朝天大放光，連叫收場。〔尾聲〕一個道差三分兒撞着攧折了項，一個道再一會兒難熬掙斷我腸，一個道早是我生來腦皮壯，一個道也是我今生合當，一個道也是我前生業障。不轉上千遭骨頭癢。"

陳全　陳全，江浦人。患瘧疾，製〔叨叨令〕云："冷來時冷的在冰凌上卧，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裹坐。疼時節疼的天靈破，顫時節顫得牙關挫。只被你害殺人也麽哥，只被你害殺人也麽哥。真個是寒來暑往人難過。"

楊用修　楊用修才情蓋世，所著有《洞天玄記》、《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流膾人口，而頗不爲當家所許。蓋楊本蜀人，故多川調，不甚諧南北本腔也。摘句如："費長房縮不就相思地，女媧氏補不完離恨天。別淚銅壺共滴，愁腸蘭焰同煎。和愁和悶，經歲經年。"又："傲霜雪鏡中紫髯，任光陰眼前赤電，仗平安頭上青天。"皆佳語。他曲多剽元人樂

府，如“嫩寒生花底風，風兒踈剌剌”諸闋，一字不改，掩爲己有。蓋楊多抄録秘本，不知久已流傳人間矣。

楊用修有〔羅江怨〕四闋，押四熱字，最妙。其詞曰：“離亭月影斜，東方亮也，金鷄驚散枕邊蝶。長亭十里，陽關三叠，相思相見何年月。淚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結，鴛鴦被冷雕鞍熱。　黄昏畫角歇，南樓報也，遲遲更漏初長夜。茅簷滴溜，松梢霽雪，紙窗不定風如射。牆頭月又斜，床頭燈又滅，紅爐火冷心頭熱。　青山隱隱遮，行人去也，羊腸鳥道幾回折。雁聲不到，馬蹄又怯，惱人正是寒冬節。長空孤鳥滅，平胡遠樹接，倚樓偎得闌干熱。　關山望轉賒，程途倦也，愁人莫與愁人説。離鄉背井，瞻天望闕，丹青難把衷腸寫。炎方風景别，京華書信絶，世情休問涼和熱。”

楊用修婦　楊用修婦亦有才情。楊久戍滇中，婦寄一律云：“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烟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又〔黄鶯兒〕一詞：“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楊又别和三詞，俱不能勝。楊詞云：“夜雨滴空階，傍愁人枕畔來。鄉心一片無聊賴，淚眸懶揩，狂歌懶裁。沈郎多病寬腰帶。望琴臺，迢迢天外，懷抱幾時開。　霽雨帶殘虹，映斜陽一抹紅。樓頭畫角收三弄，東林晚鐘，南天晚鴻。黄昏新月弦初控。望長空，披襟誰共，萬里楚臺風。絲雨濕流光，愛青苔綉粉牆。鴛鴦浦外清波漲，新篁送凉，幽芳美香。雲廊水榭堪遊賞。倒金觴，形骸放浪，到處是家鄉。”

用曲牌名作詩　舒狀元春遊，用曲牌名作詩曰：“惟愛宜春令去遊，風光猶勝小梁州。黄鶯兒唱今朝事，香柳娘牽舊日愁。三棒鼓催花下酒，一江風送渡頭舟。嗟予沉醉東風裏，笑剔銀燈上小樓。”

徐霖　徐髯仙霖，金陵人。數遊狹斜，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青樓俠少推爲渠帥。文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别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蓋亦有所取之也。

正德末，上南征。嬖伶臧賢薦霖於上，俾填新曲，絶愛幸之令提調

六院事。霖皇恐甚,然不敢辭也。後回鑾,事始解。

金鑾　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鑾最爲知音,善填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絶倒。散套中"馬上抱鷄三市鬧,袖中攜劍五陵遊"最勝,乃用晚唐人羅江東詩也。

王弇州　王弇州又有〔折桂令〕二闋云:"問先生酒後如何? 潦倒模糊,偃蹇婆娑。枕底烟霞,杖頭日月,門外風波。儘皇都眼眶看破,望青天信却胡過。好也由他,歹也由他,便做公卿,當甚幺麽。　問先生不飲何如? 一點篝燈,數卷殘書。冷却扁舟,悶他五柳,淡殺三閭。太行路都來胸腹,帝京塵滿上頭顱。睡也憂虞,醒也憂虞,不得酕醄,怎便糊塗?"

周氏曲品

周氏曲品

新曲苑第十種　明上元周暉撰

馬俊　馬俊，小令不減元人。

史癡　史癡，工小令。

陳全　陳全秀才，有樂府一卷行於世，無詞家大學問，但工於嘲罵而已。

陳鐸　陳鐸字大聲，有《秋碧樂府》、《梨雲寄傲》、《公餘漫興》行於世。咏閨情《三弄梅花》一闋，頗稱作家。所爲散套，穩協流麗，被之絲竹，審宫節羽，不差毫末。

徐霖　徐霖字子仁，少年數遊狹斜[①]，所填南北詞，大有才情，語語入律，妓家皆崇奉之。吴中文徵仲題畫寄徐有句云："樂府新傳桃葉渡，彩毫遍寫薛濤箋。"迺實録也。武宗南狩時，伶人臧賢薦之於上，令填新曲，武宗極喜之。余所見戲文《綉襦》、《三元》、《梅花》、《留鞵》、《枕中》、《種瓜》、《兩團圓》數種行於世。

陳魯南　陳魯南有《善知識》、《苦海回頭記》行於世。人最膾炙者《梅花序》。

羅子修　羅子修，《雪詞》絶妙。

盛鸞　盛鸞，有《貽拙堂樂府》二卷。

邢太常　邢太常一鳳，字伯羽，所填南北詞最新妥，堪入絃索。

鄭仕　鄭仕，字子學，工小令。

胡懋禮　胡懋禮，有《紅綫雜劇》，最妙。同時，吴中梁辰魚亦有《紅綫雜劇》，膾炙人口。較之懋禮者，當退三舍。

杜大成　杜大成，工小令。有詞評一卷，名《納凉偶筆》。

金鑾　金鑾，字在衡。有《蕭爽齋樂府》，最是作家。華亭何良俊號

---

① 今校：斜，原作"邪"，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爲知音，常云："每聽在衡誦小曲一篇，令人絶倒。"

王逢元　吉山王逢元，最是詞曲當家。

沈韓峰　沈韓峰越，工小令。鐵面御史，能作風流輭媚語。賦楳花者，豈獨宋廣平乎？

盛壺軒　盛壺軒敏耕，工小令。

高石樓　石樓高志學秀才，工小令。

段炳　段炳，字虎臣，秀才。和元人馬東籬《百歲光陰》一套，金在衡見之，極口贊賞曰："押如此險韻，乃得如此妥貼乎。足以壓倒東籬。"

張四維　張四維，字治卿，號五山，秀才。有《溪上閒情集》藏於家。友人刊其《雙烈記》、《章臺柳》兩種戲文行之。

黄方胤　黄方胤有《陌花軒小詞》。

沈恩　沈恩，江寧人，字復之。晚得一第，官止深州學正。司馬西虹稱其工樂府云。張滏按：西虹亦自著有《龍廣山人小令》。

黄文元　黄文元，名開第，馮海浮門人，工小令。

汪肇郃　汪肇郃，名宗姬，有傳奇行於世。

武陵仙史　武陵仙史工小令。

皮元素　皮元素，名光淳，最是作家。

徐惺宇　徐惺宇，名維敬，工小令。

孫幼如　孫幼如，名起都，工小令。

黄疇鳳　黄疇鳳，名戍儒，小令最工。

趙獻之　趙獻之工小令，家有女戲一班。

陳蓋卿　陳藎卿所聞，工樂府，《濠上齋樂府》外尚有八種傳奇：《獅吼》、《長生》、《青梅》、《威鳳》、《同昇》、《飛魚》、《彩舟》、《種玉》。今書坊汪廷訥皆刻爲已作。余憐陳之苦心，特爲拈出。張滏云右沈復之至趙獻之九條，原本載在《剩録》第二卷。又"陳藎卿"一條，原本載在《續集》下卷。今俱移於此。

史癡　史癡，名忠，字端本，一字廷直，復姓爲徐。生十有七歲，方能言，外呆中慧，人皆以癡呼之，又謂之癡仙。中略才情長於樂府新聲，每搦筆乘興書之，略不構思，或五六十曲，或百曲，方擱筆。同時陳大聲、徐子仁皆以詞曲名家，亦服其敏速。妙解音律，嘗云："古今知音者，

不過數人。余少年遊冶，得罪儒門，乃於此事目擊心悟，頗窺見一斑。”中略妻朱氏，號樂清道人，頗賢淑。愛姬姓何，號白雲，聰敏解事，喜畫小景，工篆書，知音律。癡翁尋兩京絶手琵琶張禄授之，盡得其妙。每製一曲，即命白雲被之於絃索。所居在冶城，去卞忠烈廟百餘步，有卧癡樓，樓中几案筆硯、圖書彝鼎、香茗飲食，一一精良雅潔。吴中楊吏部循吉與之作《卧癡樓記》。

陳鐸　指揮陳鐸，以詞曲馳名。偶因衛事，謁魏國公於本府。徐公問：“可是能詞曲之陳鐸乎？”陳應之曰：“是。”又問：“能唱乎？”陳遂袖中取出牙版，高歌一曲。徐公揮之去，哂曰：“陳鐸，金帶指揮，不與朝廷作事，牙版隨身，何其卑也。”

顛不剌　萬曆四年，張江陵當國，將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顛不剌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日光，所以爲寶也。箋《崔鶯鶯》戲文者，以顛不剌爲美女名，不知何所據。

隆慶四十年壬子科，好事者編一《桂枝香》曲，以嘲脱科。和其韻者數人，皆不平之鳴。該則在《續金陵瑣事》卷下。[①]

金在衡小曲　有張尚舉、聶滅秀、楊吃寺三人，金在衡皆作小曲嘲之，令人絶倒。

戲中戲　一極品貴人，目不識字[②]，又不諳練。一日家讌，扮演鄭元和戲文。有丑脚劉淮者，最能發笑感動人。演至殺五花馬，賣來興保兒，來興保哭泣戀主，貴人呼至席前，滿斟酒一金杯賞之，且勸曰：“你主人既要賣你，不必苦苦戀他了。”來興保喏喏而退。此乃戲中之戲，夢中之夢也，貴人所以爲貴人乎？

---

① 今校：此條據《續金陵瑣事》補。

② 今校：字，原作“丁”，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梅花草堂曲談

梅花草堂曲談

新曲苑第十一種　明張元長撰

梁伯龍新翻雜調　風箏一名紙鳶，吴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摶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駕者歟？梁伯龍戲以彩繒作鳳凰，吹入雲端，有異鳥百十拱之，觀者大駭。伯龍死久矣，其新翻雜調，往往散入侯王將帥家，至今爲俠遊少年所傳咏。其好事故亦一時之冠也。　卷二①

度曲之妙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間，而妙出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　卷三

梁伯龍曲藝之盛　梁伯龍風流自賞，修髯美姿容，身長八尺。爲一時詞家所宗，艷歌清引，傳播戚里間。白金文綺，異香名馬，奇技淫巧之贈，絡繹於道。每傳柑、禊飲、競渡、穿針、落帽一切諸會，羅列絲竹，極其華整。歌兒舞女，不見伯龍，自以爲不祥，人有輕千里來者。而曲房眉黛，亦足自雄快，一時佳麗人也。獨詩文不敵古人駢贍而已。　卷五

董西厢板本及唱法　《董解元西厢》，吴中百年前罕見全本。文壽承家得之西山汪氏，首尾俱缺。其後何柘湖得完書於楊南峰，而三吴好事者皆著一編矣。又數十年，袁石公爲吴令，酷嗜之，稱爲几上之書，而此譜益著。海虞嚴伯良索周氏全集，付之剞劂。然急於成書，疏於考訂，未爲善本，識者憾之。予嘗見顧明卿手寫一册，字畫遒楷，圈識截然，云録之馮嗣宗家，今不知所在。顧全書既出，繕寫不難，惜乎世未有傳其法者。先君云："予髮未燥時，曾見之盧兵部許。一人援絃，數十人合坐，分諸色目而遞歌之，謂之磨唱。盧氏盛歌舞，然一見後未有繼者。趙長白云一人自唱，非也。"　卷五

---

① 今校：以下卷數皆據《歷代曲話彙編》補入。

歌還魂與歌西厢拜月之别　予於歌無所入，但徵聲耳。然聽《還魂傳》，惟恐其義之不晰；聽《西厢》、《拜月》，則按節了然。豈盛盛初初之説乎？湯先生自言："此案頭之書，非房中之曲。"而學語者輒有當行未當行之解，此真可笑也。　卷六

王怡庵論度曲　王怡庵教人度曲，閑字不須作腔，則賓主混而曲不清。又言諧聲發調，雖復餘韻悠揚，必歸本字，此宇宙間不易之程，非獨家事也。王在長安，薄遊營妓間，戲演張敏員外，識者絶倒。諸部聞之，競相延致，至馬足不得前。斯①豈無挾而然耶？然諸部政不知此劇其一斑耳。擅場事故在《崔徽傳》，予嘗叩之，兩頤翕翕自動，嵇談阮笑，誰不自喜。周旋竟日，絶不及《牡丹傳》。予問故，曰："政復難。然難處最佳。"又問難處，逡巡久之，曰："叠下數十餘閑字，著一二正字，作麽度？"予曰："難難，正復佳。"　卷七

俞娘評註還魂記　俞娘，麗人也。行三，幼婉慧，體弱常不勝衣，迎風輒頓。十三疽苦左脇，彌連數月，小差，而神愈不支，媚婉之容，愈不可逼視。年十七夭。當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觀文史。父憐而授之，且讀且疏，多父所未解。一日，授《還魂傳》，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書以達意。古來作者多不盡意而出。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斯真達意之作矣。"飽研丹砂，密圈旁註，往往自寫所見，出人意表。如《感夢》一齣，注云②："吾每喜睡，睡必有夢。夢則耳目未經涉，皆能及之。杜女固先我著鞭耶。"如斯俊語，絡繹連篇。顧視其手迹，遒媚可喜，當家人也。某嘗受册其母，請秘爲草堂珍玩。母不許，曰："爲君家玩，孰與其母寶之爲吾兒手澤耶？"急急令倩録一副本而去。俞娘有妹，落風塵中，標格第一，時稱仙子。而其母私於某曰："恨子不識阿三。"吾家所録副本將上湯先生，謝耳伯願爲郵，不果上。先生嘗以書抵某，聞太倉公酷愛《牡丹亭》，未必至此。得數語入梅花草堂，併刻批記，幸甚。又虞山錢受之近取《西厢》公案參倒，洞聞漢月諸老宿請俞娘本戲作《傳燈録》甚急，某無以應也。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

---

①　今校：斯，原作"期"，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云，同上補。

琉璃脆，斯無足怪。不朽之業，亦須屢厄後出耶。挑燈三歎，不能無憾於耳伯焉。　卷七

梁伯龍顧靖甫教人度曲　往見梁伯龍教人度曲，爲設廣床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兩兩三三，遞傳叠和，一韻之乖，觥斝如約。爾時騷雅大振，往往壓倒當場。其後則顧靖甫掀髯徵歌，約束甚峻。每雙環發韻，命酒彌連，頤翕翕而不敢動。伯龍已矣，靖甫豈可多得？梁雪士將詣白門，來别，輒與鄒瑞卿按拍竟日。甚有愧乎予之不知其事也。　卷八

徐陽初所作傳奇　虞才多弘偉，而少靈異。其靈異者往往力就弘偉，未盡其才而求助於學，卒見弘偉，不見靈異。此非學之故也。余所交者無真正靈異之人，而乃失之徐陽初，甚矣余之不靈不異也。舟中閱《宵光》、《題橋》、《紅梨花》、《一文錢》諸傳，自愧十年，游虞書此。徐陽初杜門嘔血，不求諧世。世人競欲殺之，不爲動。然則能盡其才所從來矣。　卷十一

趙必達扮杜麗娘　趙必達扮杜麗娘，生者可死，死者可生，譬之以燈取影，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又如秋夜月明，林間可數毛髮。　卷十一

崑腔流派　魏良輔，别號尚泉，居太倉之南關。能諧聲律，轉音若絲。張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之之屬争師事之，惟肖，而良輔自謂勿如。户候過雲適，每有得，必往咨焉。過稱善乃行，不即反覆，數交勿厭。時吾鄉有陸九疇者，亦善轉音，願與良輔角。既登壇，即願出良輔下。梁伯龍聞，起而効之，考訂元劇，自翻新作，作《江東白苧》、《浣沙》諸曲，又與鄭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陳楳泉、五七輩雜轉之，金石鏗然。譜傳藩邸戚畹，金紫熠爚之家，而取聲必宗伯龍氏，謂之“崑腔”。張進士新勿善也，乃取良輔校本，出青於藍，偕趙瞻雲、雷敷民、與其叔小泉翁，踏月郵亭，往來唱和，號“南馬頭曲”。其實稟律於梁，而自以其意稍爲均節，崑腔之用，勿能易也。其後茂仁、靖甫兄弟，皆能入室，間嘗爲門下客解説其意。茂仁有陳元瑜，靖甫有謝含之，爲一時登壇之彦。李季鷹則受之思笠，號稱嫡派。　卷十二

三十年間能歌之士　性喜聲歌，絶不能解其事，又不能集其人。然三十年間，聚此堂者，淪落幾盡矣。沈衛安不知泰昌之世，楊雄峰、張平甫不及天啟之朝，顧僧孺奉行新曆十二日而死，豈不痛哉。雷敷民望八

之年，足開雨雪，逢場咏嘯，耳識稍鈍，發音愈高。金文甫好演《琵琶傳》，或請爲之，欣然便作。風雨之朝，窺户以候演者沽酒作食，無慭於懷。問其年，亦六十餘矣。人生妙有情性，何人不得。 卷十四

柳生歌崑腔汪姬蔡姬歌四平弋陽腔 詣天弢，觀柳生作伎，供頓清饒，折旋婉便，可稱一時之冠。至其演龐氏汲水，令人涕落。昔袁太史自命鐵心石腸，看到此輒取扇自障其面。吾爾時可幸無眼，却有耳矣。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就之。然五十年來，伯龍死，沈白他徙，崑腔稍稍不振，乃有四平、弋陽諸部，先後擅場。然自新安汪姬、上江蔡姬而後，寥寥矣。柳生多一往之情，而面有不可之性，知其解者不免愁絶。任傅川語我："不如君遂傳之。"傅川行年八十，忽作此言，索解人正不易得。 卷十四

客座曲語

客座曲語

新曲苑第十二種　明江寧顧啟元撰

陳公善謔

陳鐸爲指揮，善詞曲，又善謔。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惟記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韡化爲鞋。"最善形容，"化爲鞋"更可笑也。　卷三

歌章色

教坊頓仁，曾於正德中隨駕至北京，工於音律，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於開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皆不誤。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吕蒙正》内〔紅妝艷質〕、《王祥》内〔夏日炎炎〕、《殺狗》内〔千紅百翠〕，此等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何柘湖嘗令仁以《伯喈》一二曲教絃索。仁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況絃索九宫之曲，或用滚絃、花和、大和、釤絃，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宫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𠆳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卷五

查八十琵琶

王亮卿，徽州人，能詩。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於妓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四絃俱絶。須攜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楊家，楊家世以琵琶鳴。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瞽嫗，最知音，連使人來言："此官

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女子扶掖而出,問查來歷。查云:“我正陽鍾秀之弟子也。”嫗舊與秀之相與,與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卷五

警世詞餘

徐子仁嘗作《警世曲》,調對〔玉環帶清江引〕曰:“極品隨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是草。鸞鳳鴟鴞,到頭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縱飲十萬場,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還是少。”其一“暮鼓晨鐘,聒得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算來不如閒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虀甕,誰是惺惺誰懞懂?”其二“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慕雲台,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閑兩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外別無閒計策。”其三“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懼怕閻羅,也難迴避他。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不如牢閉着。手慣揮戈,不如牢袖着。越不聰明越快活,省了些閒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人人笑我。”其四　卷六

海浮贈曲

馮海浮贈許石城先生曲。〔一枝花〕:“跡雖羈①天壤間,心只在羲皇上。客常來談藝圃,塵不到草玄堂。二十年衣錦還鄉。居帝里,山河壯,荷皇圖,氣運昌。且休提,仰泰山北斗齊名;單只看,震春雷南宮放榜。”〔梁州〕“想當時,冠羣英,賢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貞,國士無雙。老山濤到底留清望,空只有松筠節操,更不樹桃李門牆。玩一會蜉蝣世界,笑一會傀儡排場。起甲第,休看做許、史、金、張;論詞華,並不數盧、駱、王、楊。有時節,千仞岡高整雲衣;有時節,七里灘輕移雪舫;有時節,百花潭滿引霞觴。再休提,你長我長。閒刁搔,不把在心頭放。聖

① 今校:羈,原作“羅”,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明君，賢良相，四海昇平振紀綱，醉也何妨。"〔尾〕"望長江萬頃掀銀浪，對鍾山一帶排青嶂，滿金陵勝蹟供游賞。任烏兔且忙，喜丰神且康，看春草庭前歲應長。"此詞高華佚蕩，誦之使人有天際真人想，故與先生之生平稱也。　卷六

髯仙秋碧聯句

黄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樂人賞之，徐子仁、陳大聲二公稱上客。美之曰："今日佳會，舊詞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即命工度諸弦索，何如?"於是子仁與大聲揮翰聯句，甫畢一調，即令工肄習，既成，合而奏之，至今傳爲勝事。子仁七十時，於快園麗藻堂開宴，妓女百人，稱觴上壽，纏頭皆美之詒者。大聲爲武弁，嘗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侑之。大聲隨處雌黄，其人距不服，蓋初未知大聲之精於音律也。大聲乃手攬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曲，諸子弟不覺駭伏，跪地叩頭曰："吾儕未嘗聞且見也。"稱之曰"樂王"。自後教坊子弟，無人不願請見者，歸來問餽不絶於歲時。嗟呼，二公以小伎爲當時所慕如此，豈所謂折楊黄苓，則听然而笑者耶。頃友人陳藎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相上下，而窮愁不稱其意氣，所著多冒它人姓氏，甘爲床頭捉刀人以死，可嘆也。嗟呼，彼武夫、伶人猶知好其知音者，今安在乎哉。　卷六

四景聯句

陳秋碧與徐髯僊咏四景聯句，調曰〔金索挂梧桐〕。其一："東風轉歲華，院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紛下。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輕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無聊處，懨懨獨坐小窗紗。見了些片片桃花、陣陣楊花，飛過鞦韆架。"其二"楊花亂滚綿，蕉葉初學扇。翠蓋紅衣，出水蓮新現。金罏一縷微，裊沉烟，睡起紗幮雲髻偏。巫山好夢誰驚破？花外流鶯柳外蟬。無聊處，千思萬想對誰言。添了些舊恨眉邊、新淚腮邊，界破殘妝面。"其三"閒堦細雨收，翠幕新凉透。疏柳殘荷，又早中秋後。新來減盡了舊風流，無奈新愁壓舊愁。碧雲望斷天涯路，人在天涯欲盡頭。無聊處，懨懨鬼病幾時休。聽了些雁

過南樓、人倚西樓，正是我愁時候。"其四"銀臺絳蠟籠，綉幙金鈎控。暖閣紅爐，少個人兒共。月明纔轉過小房櫳，不放清光照病容。無端畫角聲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風。無聊處，天寒水冷信難通。孤眠人正怕窮冬，又到殘冬，做不就鴛鴦夢。"此詞綿麗宛折，曲盡個中情景。如二公者，故詞場之伯仲也。　卷六

雉山填詞

邢太史雉山先生填詞多不傳。曾見其咏牡丹一調云：〔一枝花〕"雕闌百寶妝，良夜千金價。芳菲三月景，富貴五侯家。春色偏佳，賽巧筆丹青畫，勝蓬萊頃刻花。護輕寒，擺列着孔雀銀屏；對芳叢，掩映著鴛鴦綉榻。"〔梁州〕"紅爛熳瓊枝低簇，碧玲瓏玉葉交加。更有那妖嬈萬種天生下，恰便似藍橋仙侶、金屋嬌娃。湘裙拖翠，蜀錦翻霞，試新妝脂粉輕搽，吐餘芬蘭麝争誇。喜孜孜相逢着羣玉山頭，顫巍巍款步着瑶臺月下，嬌滴滴半籠著翡翠窗紗。仙葩焕發，端的是天香國色非虚假。你看那玉樓人金勒馬，一日笙歌十萬家，江左繁華。"〔尾〕"從今後，删抹了芭蕉夜雨燈前話，迴避了桃李春風牆外花。早不覺春歸又初夏，我這里高高的燒着絳蠟，滿滿的斟着玉斝，一般兒倚翠偎紅受用煞。"此詞音節諧暢，詞意艶美，真作家也。

王　迪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緑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　卷六之《立院》

蔣康之

涵虚子《太和正音譜》載知音善歌之士："蔣康之，金陵人。其音屬宫，如玉磬之擊明堂，温潤可愛。癸未春，度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銜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澄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窗出户，見聽者雜遝於

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愈遠矣。”　卷六

衡山贈髯仙句

何栢湖云：“徐髯仙豪爽逸宕人也，數遊狹邪，其所填南北詞皆入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葉句，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秣陵烟。’蓋其人誠足重也。公家多藏書，海内志書尤夥。晚遇武宗皇帝幸其家，在快園池中捕魚，挾以北行，至與上同卧起。賜飛魚服，然雜在佞幸中，公非所志，竟謝歸。又二十餘年，年八十餘而卒。　卷六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堙滅，不恒遘見矣。暇常摘其尤著者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贅也。中略徐山人霖有《中原音韻注什》，中略沈侍御越有《詞譜續集、附餘》，中原金山人鑾有《蕭爽齋詞集》。下略

秋宇先生著述

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爲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説書數種，多奇艷，間亦有閨閣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等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云云，托以詬當事者也。傳後，傳聞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爲。然某者好詭激飾名，陰擠人而奪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其《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先生。下略　卷八

黄盩南父子

吏部黄公甲，字首卿。盩南其晚而自號也，因以名其集。文多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今古，頗饒獨詣。中略生四子。中略叔方儒，落魄廢其業，亦有《陌花軒小集》、《曲巷詞餘》，調世嘲俗，殊令人解頤也。下略　卷八

傷　逝

余少而嬾慢，厭造請，即梓里交游，可屈指計。然以文心墨韻，時通往來，頗諧衿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矣。自薦紳以迨韋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一二，暇日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法、畫蹟四則，疏列其人，稍敘生平，姑以異日。中略

盛伯年敏耕，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文學。著小令。

張治卿四維。文學。有《溪上閑情集》，今傳其《雙烈記》、《章台柳》二記。

黄上舍方儒。文學。著《陌花軒詞小令》。

陳藎卿所聞。文學。著《南北記》，又選《南北詞記》。下略　卷九

俚　曲

里衖童孺婦媪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傍妝臺〕、〔駐雲飛〕、〔耍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娘子〕、〔鬧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有數落，已爲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干〕等，雖音節皆倣前譜，而其語益爲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間濮上之音，又不翅①相去千里。誨淫導慾，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卷九

戲　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筝、纂、琵琶、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衹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吴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爲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用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爲弋陽，一爲海鹽。弋

---

① 今校：翅，原作“啻”，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閱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校海鹽又爲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篪擊缶，甚且厭而唾之矣。　卷九

國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脚；作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户虞讓男虞端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中略"一榜永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乞勑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爲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1]、傳誦、印賣，一時拏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净將赴官燒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此等事，國初法度之嚴如此，祖訓所謂頓挫奸頑者。後一切遵行律誥，湯網恢恢矣。

① 今校：藏，原作"存"，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程氏曲藻

程氏曲藻

新曲苑第十三種　明程羽文撰

以曲取士　曲者詞之變，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凄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爲新聲以媚之。設有十二科，懸爲令甲，以此取士，而諸名宿亦躬傅粉墨，身踐排場，遂擅一代之譽，碧簫紅牙，增韻幾許矣。

情語　情語。如喬夢符《兩世姻緣》："他説起凄涼話，和我也淚不做行兒下。"馬東籬《青衫淚》："聽的行雁來也我立盡吹簫院，聞得聲馬嘶也目斷垂楊線。"張壽卿《紅梨花》："你休愁我衾寒枕剩人孤另，我則怕你酒醒燈昏夢不成。佳期漏洩無乾净，慌出蘭堂，四下裏天如鏡。夜氣撲人冷，一片閑雲近玉繩，空餘着銀漢澄澄。"賈仲名《金童玉女》："簾低簌碧蝦鬚，檀細爇紫金爐。霜瓦密鴛鴦甃，雲軒高翡翠鋪。俺同坐香車，似地長就連枝樹；雙並着驊駒，似膠粘成比目魚。他笑呵似秋蓮恰半吐，他悲呵似梨花春帶雨，行呵似秋雁雲邊落，話呵似鸚鶯枝上語，醉呵似晚風前垂柳翠扶疏，浴呵似海棠槃露，立呵渲丹青仕女圖，坐呵觀世音自在居，睡呵羊脂般卧着美玉，吹呵韻清音射碧虚，彈呵拂冰絃斷復續，歌呵白苧宛意有餘，舞呵綵雲旋掌上珠。"鄭德輝《倩女離魂》："他是個矯帽輕衫小小郎，我是個綉帔香車楚楚娘，恰才貌正相當。俺娘向陽臺路上，高築起一堵雨雲牆。"又"愁心驚一聲鳥啼，薄命趁一春事已，香魂逐一片花飛。"喬夢符《揚州夢》："花比他不風流，玉比他不温柔。端的是鶯也消魂，燕也含羞。"石君寶《曲江池》："常拚個同歸青塚拋金縷，更休想重上紅樓理玉箏。"白仁甫《牆頭馬上》："我推粘翠靨遮宫額，怕綽起羅裙露綉鞋。"白仁甫《秋夜梧桐雨》："見芙蓉懷媚臉，遇楊柳憶纖腰。"又"這雨一陣陣打梧桐葉雕，一點點滴人心碎了。枉着金井銀床緊圍繞，只好把潑枝葉做柴燒鋸倒。"又"潤濛濛楊柳雨，凄凄院宇侵簾幕；細絲絲梅子雨，妝點江干滿樓閣；杏花雨紅濕欄干，梨花雨玉容寂

寞；荷花雨翠蓋翩翻，豆花雨緑葉蕭條；都不似你驚魂破夢，助恨添愁，徹夜連宵。莫不是水仙弄嬌，蘸楊柳灑風飄？咮咮似噴泉瑞獸臨雙沼，刷刷似食葉春蠶散滿箔。亂灑瓊階，水傳宫漏；飛上雕簷，酒滴新槽。直下的更殘漏斷，枕冷衾寒，燭滅香消。可知道夏天不覺，把高鳳麥來漂。”武漢臣《玉壺春》：“我則待簪花殢酒賦詞章，至如我折桂攀蟾，也不似這淺斟低唱。誰想甚禹門三月桃花浪，我則待伴素蘭風清月朗，比爲官另有一種風光。誰待奪皇家龍虎榜，争如占花叢鶯燕場。我則要做梨園開府頭廳相，我向這花柳營調鼎鼐，風月所理陰陽。”戴善夫《風光好》：“則怕貴人多忘，則要你經板兒印在心上。”賈仲名《重對玉梳》：“促人眉黛的，矮牆側虚飄飄凋敗柳；替人憔悴的，小塘中乾支支枯老荷。斷人魂魄的，樹梢頭昏慘慘野烟微抹；鬆人鬢脚的，山尖上高聳聳峰頂堆螺。感人消瘦的，疏籬下黄甘甘菊盡開；染人血淚的，窄溝岸紅彫彫楓亂落。攪人夢境的，小階前絮叨叨夜蛩頻聒；惱人情腸的，金井傍滴溜溜梧葉辭柯。結人愁懷的，碧天邊昏冉冉雲輕布；助人長吁的，紗窗外疏剌剌風勢惡。伴人孤另的，明皎皎月色銀河。”谷子敬《城南柳》：“則見他烏雲墜蟬鬢鬅鬆，秋波困醉眼朦朧。酒力透冰肌色濃，枕痕印粉腮香重。”關漢卿《玉鏡臺》：“兀的不消人魂魄，綽人眼光。説神仙那的是天堂，則見脂粉馨香，環佩丁當。藕絲嫩新織仙裳，但風流都在他身上，添分毫便不停當。見他的不動情你便都休强，則除是鐵石兒郎，也索惱斷柔腸。”又“恰纔立一朵海棠嬌，捧一盞梨花釀，把我雙送入愁鄉醉鄉。我這裏下得階基，無個頓放，畫堂中别是風光。”又“海棠色，蕙蘭性，想天地全將秀結成，一團智巧心靈。”又“總然道肌如雪，腕似冰，雖是一段玉，却是幾樣磨成。指頭是三節兒瓊瑶，指甲似十顆水晶。穩坐的有那穩坐堪人敬，但舉動有那舉動可人憎。”又“兀的紫霜毫燒甚香，斑竹管有何幸？倒能够柔荑般指尖擎。”又“婦人每鞋襪裹多藏着病，灰土兒没面情，除底外四週圍並無餘剩。”

怨語　怨語。關漢卿《蝴蝶夢》：“爲甚我教你看詩書習經史，俺待學孟母三移教子。不能够金榜上分明題姓字，則落得犯由牌書寫名兒。”又“想着你結怨心懷，和那横死爺相逢在分界牌。你兩個施逞手策，把那殺人賊推下望鄉臺。”秦簡夫《趙禮讓肥》：“誰着你殺人處鑽出

頭來。”“敢道是凶年歲，瘦骨骸，便剮將來，也填不得一餐債，因此上在餓虎喉中乞得這免死牌。”鄭廷玉《後庭花》：“我把那不會雪恨的孩兒覷一覷，兀的不没亂殺我這喉嚨，我其實叫不出這屈。”關漢卿《魯齋郎》：“只被你巧笑倩禍藏機，美目盼災星現。”又“這彈子舉賢薦賢，他來的撲頭撲面，明日個你團圓，却教我不團圓。”又“從來有日月交蝕，幾曾見夫主婚妻招婿？今日個妻嫁人夫做媒，自取些奩房斷送陪隨，那裏也羊酒花紅段疋？”“也不知你甚些兒看的能當意？要你做夫人，不許我過今日。”又“奪了我舊妻兒，却與個新佳配，我正是棄了甜桃繞山尋醋梨。”鄭廷玉《楚昭公》：“哀哉子母，如今希有，從古應無。又不是進膠舟那日昭王渡，怎生的也共爲魚？兒也，你捨性命投江伴母；妻也，你可便守貞烈出嫁從夫。似這等難相顧，總只是皇天喪楚，教你去龍頷下探明珠。”又“好教我痛煞煞提着膽向刀尖過，倒不如悄促促低着頭在劍下誅。俺兄弟情氣吁成雲霧，他子母恨淚滴滿江湖。”尚仲賢《柳毅傳書》：“則我這頭上風沙臉上土，洗面皮惟淚雨，鬢蓬鬆除是冷風梳。他不去那巫山廟裏尋神女，可教我在涇河岸上學蘇武。是則是海藏龍宫曾共逐，世不曾似水如魚。”

誚語　誚語。李行道《灰闌記》：“自喪了親爺撇下個娘，偏你敢不姓張，怎教咱辱門敗户的妹子去支當？敢今日你便安排着這一句甜話兒來尋訪。”喬夢符《兩世姻緣》：“賣虚脾眉尖眼角，散和氣席上尊前。”鄭廷玉《忍字記》：“不争你這窮性命登時死，哎！將我這富魂靈險諕掉了。”白仁甫《牆頭馬上》：“這是你自來的媳婦，今日參拜公姑，索甚擎壺執盞，又怕是定計鋪謀。猛見了玉簪銀瓶，不由我不想起當初，呀！只怕簪折瓶墜寫休書。他那裏做小伏低勸芳醑，將一杯滿飲醉模糊。有甚心情笑歡娱，躊也麽蹰。賊兒膽底虚，又怕似趕我歸家去。”岳伯川《鐵拐李》：“想前日解來强盗，都只爲昧心錢買轉了這管紫霜毫。減一筆教當刑的責斷，添一筆教爲從的該敲。這一管紐曲作直取狀筆，更很似圖財致命殺人刀。出來的都關來節去，私多公少，可曾有一件兒合天道？他們都指山賣磨，將百姓畫地爲牢。”石君寶《秋胡戲妻》：“俺只見野樹一天雲，錯認做江村三月雨。也不知誰人激惱天公，着俺莊家每受的來苦。”又“可不道書中有女顔如玉，你將着金要買人尤雲殢雨，却不

道黄金散盡爲收書。哎！你個富家郎慣使珍珠，倚仗着囊中有鈔多聲勢，豈不聞財上分明大丈夫？”

醒語　醒語。如鄭廷玉《後庭花》：“可知道錢是人之膽，則你那口是禍之門。”馬東籬《百歲光陰》：“上床與鞋履相别。”鄭廷玉《忍字記》：“我從今後看錢眼辨個清濁，愛錢心識個低高。”戴善夫《風光好》：“悲歡聚散二三年，經到有百千番。恰東樓飲宴，早西出陽關。兀的般弄月嘲風留客所，便是俺追歡買笑望夫山。這些時迎新送舊，執盞擎盤，怎倒顫欽欽惹了我心兒憚？怕則怕是那羅紕錦舊，鶯老花殘。”石子章《竹塢聽琴》：“枉將你那機謀用煞，若知俺這棊中姦詐。都爲那蝸角虚名，蠅頭微利，蟻陣蜂衙。將一片打劫的心則與人争高論下，直等待那揭局兒死時纔罷。”

憤語　憤語。如宫大用《范張鷄黍》：“將鳳凰池攔了前路，麒麟閣頂殺後門。便有那渴相如獻賦難求進，賈長沙痛哭誰瞅問，董仲舒對策無公論。便有那公孫宏撞不開昭文館内虎牢關，司馬遷打不破編修院裏長蛇陣。”又“口邊厢妳腥也猶未落，頂門上胎髮也尚自存。生下來便落在那爺羹娘飯長生運，正行着兄先弟後財帛運，又交着夫榮妻貴催官運。你大拚着十年家富小兒嬌，也少不的一朝馬死黄金盡。”又“您子父們輪替着當朝貴，倒班兒居要津，則欺瞞着帝子王孫。猛力如輪，詭計如神，誰識您那一夥害軍民聚斂之臣？現如今那棟梁材平地上剛三寸，你説波怎支撑那萬里乾坤？都是些裝肥羊法酒人皮囤，一個個智無四兩，肉重千金。”馬東籬《薦福碑》：“如今這越聰明越受聰明苦，越癡呆越受癡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又“枉短檠三尺挑寒雨。”

達語　達語。如秦簡夫《趙禮讓肥》：“但平生我和他有何知遇，多則是天也有安排我處。”馬東籬《百歲光陰》：“人生有限杯，幾個登高節？囑付俺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王實甫《麗春堂》：“水聲山色兩模糊，閑看雲來去。則我怨結愁腸對誰訴？自躊躕，想這場煩惱都也由咱取。感今懷古，舊榮新辱，都裝入酒葫蘆。”又“則我這好山好水難將去，待寫入丹青畫圖。白日裏對酒賞無休，到晚來挑燈看不足。”喬夢符《揚州夢》：“我向這酒葫蘆着渰不曾醒，但説着花衚衕我可早願隨鞭鐙。又澆消了江海愁，洗滌了風雲興。怕孤負了月朗風清，因

此上落魄江湖載酒行，糊塗了黄粱夢境。”馬東籬《青衫淚》：“暢開懷，都似你朦朧酒戒，那醉鄉侯安在哉？”

諧語　諧語。如楊顯之《酷寒亭》：“謝天地小人剛道的這淫邪貨，並不曾道甚孔目哥哥。”又“萬一個在中途被人謀害，可不乾着了當初救命來？則問你護橋龍宋彬安在？”秦簡夫《趙禮讓肥》：“這恩臨可端的殺身難報，我可敢道今日番爲刎頸交。”喬夢符《兩世姻緣》：“忒火性卓王孫，强風情漢司馬。”白仁甫《牆頭馬上》：“枉教他遥授着尚書，則好教管着那普天下姻緣簿。”馬東籬《薦福碑》：“不争你日轉千階，我便是第三番又劫着個空寨。”又“往常我望長安心急馬行遲，誰承望坐請了一個狀元及第。恕面生也白象笏，少拜識也紫朝衣。今日個列鼎而食，煞强似淡飯黄虀，到今日恰回味。”武漢臣《玉壺春》：“則你那本性也難移，山河易改，雄心猶在。但來的一個不賒，現錢便賣。”石君寶《秋胡戲妻》：“那一個胞胎兒裏做縣君。”又“我道你有銅錢，則不如抱着銅錢睡。”馬東籬《青衫淚》：“我則道過中年人老朱顔改，誰想他撲郎君虎瘦雄心在？”又“這道他詩措大酒遊花，却原來也會治國平天下。”鄭德輝《㑳梅香》“呀！怎生來翻悔了巫山窈窕娘？滿口裏之乎者也没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諕的那有情人恨無個地縫兒藏，羞殺我也傅粉何郎。”馬東籬《任風子》：“别人的首級他强要，他小心兒不肯自量度，可不道君子不奪人之好？”李好古《張生煮海》：“你那裏得熬煎鉛汞山頭火，你那裏覓醫治相思海上方。你道是白茫茫如天樣，越顯得他寬洪海量。”又“將大海揚塵度，把東洋烈焰煮，神術煅化爲夫婦。秀才也抵多少跳龍門應舉，攀仙桂蟾蜍。”武漢臣《生金閣》：“呀！他敢將蕭何律做成衣，將罪犯滿身披。”

景語　景語。如馬東籬《青衫淚》：“冰壺天上下，雲影樹高低，誰倩王維，寫愁入畫圖内。”賈仲名《金童玉女》：“看春江鴨頭緑皺，接行雲雁翅紅嬌，酒旗向青杏園林挑。佳人門草，公子裝幺。鞦韆料峭，鼓吹遊遨。上新黄柳曳金條，綻嫣紅花簇冰綃。芳叢内採嫩蕊粉蝶隊隊身輕，廻塘畔點香芹紫燕翩翩翅裊，碧陰中弄清音流鶯恰恰聲交。難挑，怎描？便那女娘行心思十分巧，其實的刺不成綉不到。丹青手雖然百倍高，也畫不出這重叠週遭。”孫仲章《勘頭巾》：“你覷那芳草渾如蜀錦蒙，殘照堪爲燭影紅。垂楊作簾櫳，暂撇下心煩意冗，醉卧緑陰中。”石君寶

《曲江池》:“東君堪羨,買春光滿地散榆錢。”武漢臣《玉壺春》:“端的是萬萬首詩難盡,千千筆畫不全。日暄暄芳草汀晴沙暖襯鴛鴦蕙,露涓涓楊柳樓柔絲困擺黄金線。風習習杏花村粉牆亂落胭脂片,翻滚滚玉闌干搧粉翅飛倦採花蝶,急煎煎翠池塘展烏衣忙殺啣泥燕。”鄭德輝《傷梅香》:“靚海棠風錦機摇動鮫綃冷,芳草烟翠紗籠罩玻璃净,垂楊露緑絲穿透珍珠迸。池中星有如那玉盤亂撒水晶丸,松梢月恰便似蒼龍捧出軒轅鏡。”谷子敬《城南柳》:“那其間白雪飄飄灞岸東,飛絮將斜陽弄,紅雨霏霏漢苑中,殘英把春光送。老了錦鶯,愁翻粉蝶,怨殺遊蜂。芳菲渺渺,韶光冉冉,歲月匆匆。”

隱語　隱語。如馬東籬《岳陽樓》:“這墨瘦身軀無四兩,你可便消磨他有幾場。萬事皆如此,則你那浮生空自忙。他一片黑心腸,在這功名之上,敢糊塗了紙半張。”岳伯川《鐵拐李》:“爲甚我今日身不正?則爲我往常心不直,和那鬼魂靈不能够兩脚踏實地。至如省裏部裏,臺裏院裏,咱只説府裏州裏,他官人們一個個要爲國不爲家,怎知道也似我説的行不的?”

九宮譜定總論

九宫譜定總論

新曲苑第十四種　明東山釣史撰

套數論

套數之曲，元人謂之樂府，與古之辭賦，今之時義，同一機局，有起有止，有開有闔。須先定下間架，立下主意，排下曲調，然後造句，然後成章。切忌湊泊，切忌將就。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又如鮫人之錦，不着一絲紕纇。務要意新語俊，字響調圓。有規有矩，有色有聲。所謂動吾天機，不知所以然而然，方是神品。下此雖循途守轍，極意敷衍，終非全璧。

務頭論

務頭之説，《中原音韻》於北曲臚列甚詳，南曲則絶無人語及之者。然南北一法，係調中最緊要句字。凡曲遇揭起其音，而婉轉其調，如俗之所謂做腔處，每調或一句，或二三句；每句或一字，或二三字，即是務頭。古人凡遇務頭，即施俊語，否則詆爲不分務頭，非曲所貴。周氏所謂"衆星中顯一月之孤明也。"

引子論

出場有引子，或一或二，在過曲之前，每句盡一截板。亦有不用引子，即唱快板小曲，以代引子者，如仙吕之〔醉扶歸〕、〔皂羅袍〕、〔望吾鄉〕、〔青歌兒〕、〔望梅花〕、〔解三醒〕，如正宫之〔醉太平〕、〔朱奴兒〕、〔四邊静〕、〔洞仙歌〕，如越調之〔蠻牌令〕、〔憶多嬌〕、〔江神子〕、〔江頭送别〕，如黄鍾之〔賞宫花〕、〔出隊子〕、〔神仗兒〕、〔滴溜子〕、〔太平歌〕、〔黄龍滚〕，如商調之〔簇御林〕、〔一封書〕、〔水紅花〕、〔梧葉兒〕，如仙吕入雙調之〔好姐姐〕、〔六么令〕、〔步步嬌〕、〔月上海棠〕、〔山東劉衮〕、〔玉胞肚〕，如中吕之〔駐馬聽〕、〔駐雲飛〕、〔撲燈蛾〕、〔縷縷金〕、〔麻婆子〕、〔紅

綉鞋〕、〔馱環着〕、〔風蟬兒〕、〔太平令〕，如南吕之〔節節高〕、〔一江風〕、〔呼喚子〕、〔大砑鼓〕、〔懶畫眉〕。各調皆有引子，獨羽調無一引子，或當借仙吕引子用之。

過曲論

過曲者，引子下第一曲也，無有不贈板者，或皆有贈板而彼此可互爲前後者。或過曲以下，挨次不可亂，或亦可删一二、换一二者，或止一過曲，可於本宫隨便接去者。大率按《琵琶》、《幽閨》、《白兔》、《荆釵》諸劇本爲之，或不甚錯。其他本誤接以别宫者甚多，不可不察也。而所爲近詞，亦大略附於過曲，不必更别一門。

换頭論

换頭者，即〔前腔〕首句稍多寡，以便下板接調。或以换頭誤爲起調，非也。過曲常有第一語便可加板者，以此曲或偶作接調故也。若以此爲第一過曲，必須直起，竟用底板，至於再作〔前腔〕，乃始用板，即不必换頭可也。篇中或〔么〕或〔衮〕，大率即是〔前腔〕云云。或有二换頭、三四换頭不同耳。

犯論

犯者，割此曲而合於彼之謂也，採集一名命之，此製曲以後知音者之事，然未免有安有不安。余以只犯本宫爲便，或偶犯别宫則音調必稍異，如〔醉太師〕、〔猫兒出隊〕之類，只宜直作本曲之名，不必分作犯體。至有犯而失其所自來者亦然。或有即犯本宫而不甚安者，亦宜慎用之。

賺論

〔賺〕即〔不是路〕，多有異名，亦多異體，各宫皆有之，然腔不過是，非有異也。譜中或有一宫不載明者，是其失攷，疑而闕之也。凡劇到移宫换調，緩急悲歡，必須藉此曲爲過接，萬不可少；至於分名不必太拘。

尾聲論

〔尾聲〕者，遲以媚之也，或名〔餘文〕，或名〔餘音〕，或名〔情不斷〕，總是十二板。凡一曲名或二，或四，或六，或八，或二曲名各二、各四，俱不必用尾，如仙吕之〔木丫牙〕、〔美中美〕、〔油核桃〕、〔金鳳釵〕、〔上馬踢〕、〔攤破月兒高〕、〔蠻江令〕、〔凉草蟲〕、〔臘梅花〕，如太石調之〔一撮棹〕、〔下山虎〕、〔人月圓〕，如南吕之〔鎖窗寒〕、〔太師引〕、〔三學士〕、〔針線箱〕、〔解三醒〕、〔東甌令〕、〔望梅花〕、〔金蓮子〕、〔香羅帶〕、〔金梧桐〕、〔醉太平〕，如黄鍾之〔刮地風〕、〔三段子〕、〔歸朝歡〕，如商調之〔啄木鸝〕、〔黄鶯兒〕、〔簇御林〕、〔高陽臺〕，或二，或四，皆可不必用尾。然大套必用尾。

板論

板有四節，贈板則有八節，如一歲之四時，而分八候。聲與氣通，自然之理也，但製曲便有文理，不免加數贈字；贈字之上，斷不可下板。然無贈字曲便不變，唱者無處作巧；而贈字過多，使人棘口，或以實字作贈字，尤不合律。至於接調，原無贈板，至後必快；若贈字太多，益不可唱，作者慎之。

平仄論

凡諸曲之叶處，平而可以使仄者不多，必能自謳，而或任意用之，無礙也。至每句所定四聲，或於上、去、入統用一仄字代之，此平仄斷不可淆也；且有數曲上、去亦不可易。蓋上聲之腔自下而上，去聲之腔自上而下，大見不同。若入聲作叶，借北音爲腔，不得已也。其或一曲而譜彼此平仄異，則從其當者，毋以愛文字而强置之，致不協調。

韻論

用韻之雜，無礙於謳，然而聲不工矣，先天之溷於鹽咸，固不辨閉口與否之異，即先天溷於桓歡，爲微開，爲中空，豈一律哉？如支思之列於齊微，頗爲詩韻所惑，以庚青而奸真文，則尤不可解矣。作者須知大齣便用廣韻，不至以險字自苦，亦一法也。

字　論

字有五音，爲唇，爲舌，爲齒，爲鼻，爲喉，此外爲撮口，爲滿口，爲開口，爲閉口，爲穿牙縮舌，爲半滿半撮等，尤宜細辨。如江陽之收鼻音，九開而一收，否則逸於家麻；庚清之收鼻音，一開而九收，否則逸於真文；東鍾之收鼻音，五開而五收，否則逸於魚模。况一字有三聲，有起，有腹，有尾，古人言之詳矣。至於此韻誤收别韻，賢者不免，吾意歌工盡去其愎，去其傲，則幾矣。

腔　論

腔不知何自來，從板而生，從字而變，因時以爲好。古與今不同尚，唯審者之裁取之。改舊作新，翻繁作簡，既貴清圓，尤妙閃賺。腔裏字則肉多，字矯腔爲骨勝，總期停匀適聽。近又貴軟綿幽細，呼吸跌宕，不必以高裂爲能，所謂時也。

各宫互犯論

犯則新聽，或犯而不孜何調，從來相習，仍係本宫，作詞者亦只因之。至明犯别宫，且一曲而三四宫雜者，不可復存本宫。因别載於後，以第一句屬何調領之。至有習用斷不可少，如〔金絡索〕、〔九迴腸〕等曲，聲情俱妙，又似不宜以互犯黜之。如〔羽調排歌〕之在仙吕，〔黄鍾賺〕之在正宫，明是錯亂，既正之矣。

程曲論

舊譜所載，亦似未詳，贈字作正，有板而缺，今更詳明。至於又一體等，參差不同，不知其由來，亦姑按古用之。意欲更採新詞，去其俚鄙，未能也。

用曲合情論

凡聲情既以宫分，而一宫又有悲歡、文武、緩急等，各異其致。如燕飲陳訴，道路車馬，酸凄調笑，往往有專曲。約略分記第一過曲之下，然通徹曲義，勿以爲拘也。

太霞曲語

太霞曲語

新曲苑第十五種　明顧曲散人撰

散套之難　文之善達性情者，無如詩。三百篇之可以興人者，唯其發於中情，自然而然故也。自唐人用以取士，而詩入於套；六朝用以見才，而詩入於艱；宋人用以講學，而詩入於腐。而從來性情之鬱，不得不變而之詞曲。勝國尚北，皇明專尚南，蓋易絃索而簫管，陶激烈於和柔。令聽者解煩釋滯，油然覺化日之悠長，此亦太平鳴豫之一徵矣。先輩巨儒文匠，無不兼通詞學者，而法門大啓，實始於沈銓部《九宫譜》之一修。於是海内才人，思聯臂而遊宫商之林。然傳奇就事敷演，易於轉换；散套推陳致新，戛戛乎難之。當行也，語或近於學究；本色也，腔或近於打油。又或運筆不靈，而故事填塞，侈多聞以示博；章法不講，而餖飣拾湊，摘片語以誇工；此皆世俗之通病也。作者不能歌，每襲前人之舛謬，而莫察其腔之忤合；歌者不能作，但尊世俗之流傳，而孰辨其詞之美醜。自非知音人亟爲提其耳而開其矇，則今日之曲，又將爲昔日之詩。詞膚調亂，而不足以達人之性情，勢必再變而之《粉紅蓮》、《打棗干》矣，不亦傷乎。余扼攬此道，間取近日名家散曲，擇其媚於詞而復不詭於律者如干，題曰“新奏”而冠以“太霞”。

詞學三法　詞學三法，曰調、曰韻、曰詞。不協調，則歌必捩嗓，雖爛然詞藻，無爲矣。自東嘉沿詩餘之濫觴，而效顰者遂藉口不韻。不知東嘉寬於南，未嘗不嚴於北。謂北詞必韻，而南詞不必韻，即東嘉亦不能自爲解也。是選以調協韻嚴爲主，二法既備，然後責其詞之新麗，若其蕪穢庸淡，則又不得以調韻濫竽。　《發凡》

借韻不如重韻　韻或借或重，重祇貽字貧之誚，借則比越境之誅。與其借也，寧重。即不借而牽强未妥，吾亦寧重也。

南曲入聲代平限在句中　《中原音韻》原爲北曲而設，若南韻又當與北稍異。如“龍”之“驢東”切，“娘”之“尼姜”切，此平韻之不可同於北

也；"白"之爲"排"，"客"之爲"楷"，此入韻之不可廢於南也。詞隱先生發明韻學，尚未及此，故守韻之士猶謂南曲亦可以入韻代上去之押，而南北聲自玆混矣。《墨憨齋新譜》謂入聲在句中可代平，亦可代入，若用之押韻，仍是入聲，此可謂精微之論。

失名之詞不可妄指　前輩不欲以詞曲知名，往往有其詞盛傳，而不知出於誰手者。《吴歈萃雅》悉取文人姓字，妄配諸曲，欲眩世目，貽笑明眼。

套曲集戲劇名目　沈伯英〔八聲甘州〕套，集雜劇名，較易組織。舊曲亦有"書生負心"一套，只鋪敘舊傳奇故事，全無意味猶花名曲之"萬卉花王"一套，不足録也。

八聲甘州陳藎卿　〔八聲甘州〕第六句，以《荆[1]釵記》"平生頗讀書幾行"、"微名幸登龍虎榜"爲正。"行""榜"用韻，"幾"字"虎"字仄聲，方叶。《琵琶記》"高堂已添雙鬢雪"四曲，俱不用韻，然第六字必用仄，蓋韻可偷而調必不可改也。近來作者都不解此，《墨憨齋新定詞譜》已辨之詳矣。

沈氏詞學沈伯明　詞隱先生爲詞家開山祖師，伯明其猶子，其諸弟則平、君善、君庸，俱以詞擅場。伯明有《翠屏山》傳奇，君庸有《漁陽三弄》雜劇，别刻行。

沈子勺散曲　子勺即伯英先生胞弟，亦精詞學。今詞家知伯英，而不知子勺，則以子勺久涉宦途，所著多篋藏。伯英間取翻北詞數套入《南詞韻選》中，托之無名氏，而時刻遂指爲道旁之鹿，如此套〔醉扶歸〕姻緣翻北曲亦借刻鄭虚舟。故余爲正之，使天下並知二沈先生也。

秦復庵散曲　按《曲品》，秦大夫復庵每帶北路〔粉紅蓮〕腔。然北之〔粉紅蓮〕、南之〔掛枝詞〕，其佳者語多真至，政自難得。復庵曲微帶粗豪氣，〔啄木兒〕"香風細"一套，其最雅者。

史叔考所著曲　史叔考所著詞，名《齒雪餘香》。每篇多秀句，恨於律法尚未深考，故不能多選。其所編傳奇，有《合紗》、《櫻桃》、《鵜釵》、

---

① 今校：荆，原作"金"，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雙鴛》、《攣甌》、《瓊花》、《青蟬》、《雙梅》、《夢磊》、《檀扇》、《梵書》十一本，今所見僅《合紗》耳。尚欲盡蒐一覽，以快夢寐。

四時花卷二　墨憨子云："〔四時花〕即〔四季花〕，亦即〔金鳳釵〕，宜以'和風扇柳蕩烟'一曲爲法，時曲'愁殺悶人天'稍異，不知何本，決非出知音者之手。末句'奈天遠地遠山遠水遠人遠'，那有此句法？特好奇者爲之耳。"

南曲戒以入配三聲卷三沈伯英　墨憨子云："周德清《中原音韻》原爲北曲而作，北無入聲，故配入平上去三聲之中。若南曲自有入韻，不宜以北字入南腔也。如詞隱先生'片時情'一套，以窄、側叶上，擡叶平，終不可爲訓。精於律者自當戒之。"

漁燈兒南套卷三陸包山　世所傳李日華《西厢記》，有〔漁燈兒〕一套，蓋即王實甫北詞，而被之南聲者。《九宫譜》舊所不載，第其詞音調悽惋，人喜歌之。偶閲《吴騷集》，擬有《閨怨》一套，刻"陸包山"。雖未必然，亟爲傳之。

陳藎卿曲卷四　陳藎卿思路不幻，故小令少趣。大套亦不長於閨情。惟贈人之作，鋪敘乃其勝場。

顔子樂卷五龍子猶　蔣氏《舊譜》載"東野翠烟消"一曲，題曰〔好事近〕，實則〔泣顔回〕也。詞隱《新譜》亦云："詳查舊板戲曲，皆以〔泣顔回〕爲〔好事近〕。"可見〔好事近〕特後人惡〔泣顔回〕之名而更之者耳。〔風月兩無功〕一曲，原犯〔普天樂〕、〔刷子序〕者，而時本單刻〔泣顔回〕，不著二"犯"字。亦猶〔新篁池閣〕之混刻爲〔梁州序〕，而不知犯〔賀新郎〕；〔糠和米〕之混刻爲〔孝順歌〕，而不知犯〔江兒水〕也。詞隱乃欲以〔風月兩無功〕爲〔好事近〕，謬矣。《墨憨齋新譜》定名爲〔顔子樂〕，今從之。

兩紅燈卷五沈伯英《秋懷》　〔風流謎〕一曲，仿《荆釵記》"若提起舊日根芽"曲而作。原名〔漁家燈〕。末三句〔剔銀燈〕無疑，而前段絶非〔漁家傲〕，有誤後學。《墨憨齋新譜》查出前四句〔兩休休〕，中三句〔紅芍藥〕，定名爲〔兩紅燈〕，今從之。

吕勤之曲卷五王伯良哭吕勤之　吕勤之工於詞曲，予唯見其《神劍記》，譜陽明先生事。其散曲絶未見也，當爲購而傳之。伯良《曲律》中

盛推勤之，至并其所著《綉榻野史》、《閑情野史》皆推爲絶技。

衫襟記卷六凌初成惜别　凌初成曾改《玉簪記》爲《衫襟記》，一字不仍其舊。

各家詞才所長卷六王伯良閨情　幔亭歌者云："詞才天賦不同。梁伯龍以豪爽，張伯起以纖媚，沈伯英以圓美，龍子猶以輕俊；至於秀麗，不得不推伯良。"

沈詞隱忽於尾聲卷七沈伯英題情　〔南吕·綉帶兒題情〕"驀忽地雙眉暗鎖"一套，刻《情癡寱語》，乃詞隱先生自製新體也。《萃雅》借作錢鶴灘，《三籟》因之，列諸上乘。《三籟》於詞中不甚推轂伯英，而獨以冒名見賞。〔尾聲〕依《吴騷集》改本，原稿云："展新歡，呈新課，都將付與雪兒歌，可博周郎一顧麽？"嚼然無味矣。大抵詩中説做詩，詞中説做詞，皆無聊之語。詞隱於〔尾聲〕多不着意，亦是一病。

玉簪記卷七高瑞南郊行見麗人　高瑞南，武陵人。所著有《玉簪記》傳奇，時有俊語，而於律調未甚精解。

誠齋楚江情套卷七周獻王四時賞玩　周獻王所著有《誠齋樂府》，大抵皆宴賞鳴豫之詞。此套〔楚江情〕"東風綻海棠"尤合調，其詞即〔羅江怨〕也。誠齋增三句，而更名爲〔楚江情〕，今因之。

畫眉序卷八卜大荒春景　卜大荒〔畫眉序〕，首句用韻最是。《琵琶記》慣於首句偷韻，亦一病也。

商黄調卷八祝希哲咏張敞畫眉　北譜有商黄調，可見二調相通。但每曲必前商而後黄，方不落調。

詞韻曲韻不能通卷八沈伯英秋思　宋人不講韻學，唯作詩宗沈韻，其詩餘率皆出入，但取諧音而已。自《中原音韻》既定，北劇奉之唯謹。南音從北而來，調可變而韻不可亂也。沈伯英譜詩餘爲曲，共百餘章，然未能盡更其韻。

王伯良曲高處卷十王伯良寄方姬　王伯良之詞，由爛熟中來，故水到渠成，瓜熟蒂脱。手口和調處，自有一種秀色，不似小家子，以字句争奇已也。

俞君宣曲卷十俞君宣傳靈修五調　俞君宣資近於詞，下筆靈秀，頗似湯臨川。但於此道中聞見未廣耳。《自娱集》所刻，多出韻落調，偶獲

全璧,〔二郎神〕"傅靈修"一套亦異事也。

董遐周曲卷十董遐周贈王小史　董遐周絶世聰明,其所著《廣博物志》、《静嘯齋集》,俱爲文人珍誦。惜詞不多作。

集曲割裂之弊卷十王伯良答寄　〔半面二郎神〕、〔攤破集賢賓〕、〔鶯斷鶯啼序〕、〔歇拍黄鶯兒〕、〔减字簇御林〕、〔偷聲猫兒墜〕、〔小尾〕,方諸生自創。每曲减一二句,何所取義? 此亦好奇之過。既可减,何不可增? 遂有〔兩條江兒水〕、〔雙聲猫兒墜〕。并〔尾聲〕亦添句,如近日《蕉帕》所刻者。文人作俑,不可不慎。

龍子猶曲真卷十龍子猶有懷　子猶諸曲,絶無文彩。然有一字過人,曰"真"。

鶯啼序犯　墨憨齋主人評沈伯英〔鶯啼序・麗情〕"盈盈十五才過"一套云:"〔鶯啼序〕首句,據伯英詞譜仍七字,而此曲乃用六字起,蓋仿陳大聲'孤幃一點殘燈'句法也。《三籟》謂大聲曲實是'孤幃一點將絶燈'七字,非六字。然考《拜月亭》有〔鶯集御林春〕曲,乃〔鶯啼序〕二句、〔集賢賓〕三句、〔簇御林〕一句、〔三春柳〕二句合成者。起句如'恰纔的亂掩胡遮'、'聽説罷姓名家鄉',句法正與'孤幃一點殘燈'相近,即少一字,亦宜添在'孤'字之上。若《三籟》'孤幃一點將絶燈',則與〔集賢賓〕起句一般,何不直注〔集賢賓〕五句,而必另注〔鶯啼序〕乎? 凡〔鶯啼序〕用七字起者,皆犯〔集賢賓〕者也。或作换頭可耳。因二曲腔調相近,作者多互犯,而又不得真正知音者辨之,其是非顛倒,吾不知所終矣。"

大唱小唱卷十一秦復庵閨情　〔猫兒墜〕諸套俱用後,以爲快腔緊板,今大套作第二曲腔,又當入細矣。俗有大唱小唱之説,看來緊慢原無定腔,如〔古輪臺〕相沿快腔,而《拜月亭》用之大唱;〔園林好〕相沿慢腔,而雙調南北套用之小唱。即此可以類推。然如〔尾犯序〕、〔香羅帶〕等,必不可作快腔;〔撲燈蛾〕、〔紅綉鞋〕等,必不可作慢腔。此又似有一定之格,作者不得好奇而立異也。

金絡索卷十一尤子猶代伎贈友　《宛轉歌》〔金絡索〕注云:"譜所載末云'一聲叫得凄凉,愁鎖在眉尖上',本只二句,即[①]《琵琶記》'空争著

---

① 今校:即字,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閒是閒非，衹落得垂雙淚’，亦二句也。唱者卻增‘偏要争閒是閒非’句，陋甚。而時曲‘只見片片桃花，陣陣楊花’，《浣沙記》‘那時節異國飄零，音信難憑’，俱用三句，不知何據?”

惜奴嬌卷十二王伯良惜別　〔惜奴嬌〕本體，如《荆釵記》家道貧窮時曲皆以〔夜行船序〕誤作此調，不可不辨。

南曲不能廢入聲卷十二王伯良越王臺吊古　墨憨齋評王伯良〔夜行船序〕“百尺荒臺”套云：“入聲派□平上去三韻，在北曲用三聲者則然，若南曲仍有四聲，自不得借北韻而廢入聲一韻也。如‘皆來’韻，時曲每以‘容[1]’、‘色’等字押上，‘額’、‘墨’等字押去，使周郎聽之，有不笑爲‘兩頭蠻’者乎？伯良此曲，絶不借北韻一字，可以爲法。”

雙雄記卷十二龍子猶青樓怨　龍子猶作《雙雄記》，以白小樊爲黄素娘，劉生爲劉雙，卒以感動劉生，爲小樊脱籍。

朝元歌卷十二馮海浮閑適　墨憨齋評馮海浮〔朝元歌〕“山光水光”套云：“詞隱先生謂此套乃〔朝元令〕，舊作〔朝元歌〕，非也。然古本《荆釵》、《琵琶》皆作〔朝元歌〕，似亦有説。蓋此套首隻是〔朝元令〕本調，後三套俱以三曲帶〔朝元令〕數句，製曲者遂舉全套而立名曰〔朝元歌〕。亦猶‘思量那日離故鄉’一曲，是〔雁過聲〕本調，後四曲俱以他調帶〔雁過聲〕數句，遂舉全套而立名曰〔雁魚錦〕耳。此套宜仍總名〔朝元歌〕，首隻分注〔朝元令〕本調，以下但[2]查明分註犯某調，如〔雁魚錦例之〕方妙[3]。”

醉扶歸卷十三沈伯明偶題　〔醉扶歸〕首二句第二字俱該平，第四字俱該仄。

十二紅卷十三王伯良麗情　墨憨齋評王伯良〔十二紅〕集曲云：“既曰〔十二紅〕，宜用十二曲合成，不應止十一曲，而以〔尾聲〕足數也。且首二曲舊名〔山羊轉五更〕，次二曲亦可名〔園林好〕、〔江兒水〕，至〔玉交枝〕、〔五供養〕、〔好姐姐〕三曲，俱用上半隻，接續處便少段落。〔鮑老

---

① 今校：容，原作“客”，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但，原作“俱”，同上改。

③ 今校：妙，原作“是”，同上改。

催〕忽插入黄鍾調半曲，而後以〔川撥棹[①]〕全曲接之，亦俱可議。《南西廂》'小姐小姐多丰采'一曲，亦名〔十二紅〕，與此曲絶不同，總之未必叶律也。"

巫山十二峰卷十三沈伯英代武陵友人悼吴姬　沈伯英〔巫山十二峰〕曲，仿梁少白"院落清明左右"作，詞隱先生評云："〔三换頭〕前二句是〔五韻美〕，中二句是〔臘梅花〕，今用於此，是〔巫山十三峰〕，非〔十二峰〕矣。須用南吕别曲幾句以代之，方得。先生既駁少白，而躬自蹈之，吾所不解。大抵作套數[②]者每多因襲之病，總爲舊曲已經行世，若改調必置弗歌。夫因陋仍弊，以求不廢於俗，此亦作者之羞也。"

山坡羊與山坡裹羊卷十四王渼坡商調小令　古〔山坡羊〕體，首皆三句，自《琵琶》添一句，人皆效之，而遂以此爲〔山坡裹羊〕，實非二也。

鎖南枝與孝順歌卷十四沈青門雙調小令　古曲〔鎖南枝〕第四句俱用六字句法，觀《琵琶》、《尋親》等記可見，近用五字句，與〔孝順歌〕腔混矣。然〔鎖南枝〕與〔孝順歌〕原同調可叶，正不妨並譜爲近體也。

---

① 今校：棹，原作"調"，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數，同上補。

製曲枝語

製曲枝語

新曲苑第十六種　清上元黄周星撰

曲之三難　詩降而詞，詞降而曲，名爲愈趨愈下，實則愈趨愈難。何也？詩律寬而詞律嚴，若曲，則倍嚴矣。按格填詞，通身束縛，蓋無一字不由湊拍，無一語不由扭捏而能成者。故余謂曲之難有三：叶律一也，合調二也，字句天然三也。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曲須工力　詞壇之推服魁奇者，必曰神童、才子。夫神童之奇，奇在出口成章；才子之奇，奇在立掃千言也。然僅施之於詩可耳，設或命之製曲，出口可以成章乎？千言可以立掃乎？故才者至此無所騁其才，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學，此所謂最下之文字，實最上之工力也。以此思難，難可知矣。

曲之三易　愚謂曲有三難，亦有三易。三易者：可用襯字襯語，一也；一折之中，韻可重押，二也；方言俚語，皆可驅使，三也。是三者，皆詩文所無，而曲所有也。然亦顧其用之何如，未可草草。即如賓白，何嘗不易？亦須順理成章，方可動聽，豈皆市井游談乎？

曲忌雜亂　余最恨今之製曲者，每折之中，一調或雜數調，一韻或雜數韻，不問而劣陋可知。即東嘉《琵琶》，正自不免。至於次曲换頭，無端增减數字，亦復何奇？余於此類，皆一概禁絶之。

割湊曲名及犯調　余尤恨今之割湊曲名以求新異者，或割二爲一，或湊三爲一，如〔朱奴插芙蓉〕、〔梁溪劉大娘〕之類。夫曲名雖不等於聖經賢傳，然既已相沿數百年，即遵之可矣。所貴乎才人者，於規矩準繩之中未始不可見長，何必以跳越穿鑿爲奇乎？且曲之優劣，豈繫於曲名之新舊乎？故余於此類，皆深惡而痛絶之。至於〔二犯〕、〔三犯〕、〔六犯〕、〔七犯〕諸調，雖從來有之，亦皆不取。

曲忌堆砌　有一老友語余云："製曲之難，無才學者不能爲，然才學

却又用不著。”旨哉斯言。余記新舊傳奇中，多有填砌彙書，堆垛典故，及琢鍊四六句，以示博麗精工者，望之如餖飣牲筵，觸目可憎。夫文各有體，曲雖小技，亦復有曲之體。若典彙、四六，原自各成一家，何必活剝生吞，强施之於曲乎？若此者余甚不取。

曲之體　曲之妙　愚嘗謂：曲之體無他，不過八字盡之，曰："少引聖籍，多發天然。”而已。論曲之妙無他，不過三字盡之，曰“能感人”而已。“感人”者，喜則欲歌欲舞，悲則欲泣欲訴，怒則欲殺欲割，生趣勃勃，生氣凜凜之謂也。噫，興觀羣怨，盡在於斯，豈獨詞曲爲然耶。

製曲之訣　製曲之訣，雖盡於“雅俗共賞”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古人云“詩有别趣”，曲爲詩之流派，且被之絃歌，自當專以趣勝。今人遇情境之可喜者，輒曰：“有趣，有趣。”則一切語言文字，未有無趣而可以感人者。趣非獨於詩酒花月中見之，凡屬有情，如聖賢豪傑之人，無非趣人；忠孝廉節之事，無非趣事。知此者，可與論曲。

近代傳奇　曲至元人尚矣。若近代傳奇，余惟取湯臨川“四夢”。而“四夢”之中，《邯鄲》第一，《南柯》次之，《牡丹亭》又次之。若《紫釵》，不過與《曇花》、《玉合》相伯仲，要非臨川得意之筆也。近日如李笠翁十種，情文俱妙，允稱當行。此外儘有才調可觀，而全不依韻，將“真文”、“庚青”、“侵尋”一概混押者，無異彈唱盲詞，殊爲可惜。愚見如此，附識以質周郎。

晚年作曲　余自就傅時，即喜拈弄筆墨，大抵皆詩詞古文耳。忽忽至六旬，始思作傳奇。然頗厭其拘苦，屢作屢輟。如是者又數年，今始毅然成《人天樂》一種。蓋由生得熟，駸駸乎漸入佳境，乃深悔從事之晚，將來尚欲續成數種。因思六十年前，安得有此？王法護曰：“人固不可以無年。”每誦斯言，爲之三歎。

跋

製曲之難,《枝語》中已詳之矣。於難之中,求其易之之法,則有二焉:一在善歌,善歌則不必對譜,其聲調之高下抑揚,可以調之於口吻之際。一在採用詩餘,詩餘中頗多有與曲調平仄相同之句。《浣沙》諸劇,亦復如是。余戊辰歲秋學填詞,悟而得之,惜其時九烟先生已殁,不能就正其可否也。心齋居士題。

笠翁劇論

笠翁劇論卷上

新曲苑第十七種　清錢塘李漁撰

填詞部

結構第一

填詞精者足以傳人並足以傳國　填詞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然能抑而爲此，猶覺愈於馳馬試劍、縱酒呼盧。孔子有言："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博弈雖戲具，猶賢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填詞雖小道，不又賢於博弈乎？吾謂：技無大小，貴在能精；才乏纖洪，利於善用。能精善用，雖寸長尺短，亦可成名；否則才誇八斗，胸號五車，爲文僅稱點鬼之談，著書惟供覆瓿之用，雖多亦奚以爲？填詞一道，非特文人工此者足以成名，即前代帝王，亦有以本朝詞曲擅長，遂能不泯其國事者。請歷言之：高則誠、王實甫諸人，元之名士也，舍填詞一無表見。使兩人不撰《西厢》、《琵琶》，則沿至今日，誰復知其姓字？是則誠、實甫之傳，《琵琶》、《西厢》傳之也。湯若士，明之才人也，詩文尺牘，儘有可觀，而其膾炙人口者，不在尺牘詩文，而在《還魂》一劇。使若士不草《還魂》，則當日之若士，已雖有而若無，况後代乎？是若士之傳，《還魂》傳之也。此人以填詞而得名者也。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古不磨，尚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蹌蹌，宜其鼎足文壇，爲三代後之"三代"也。元有天下，非特政刑禮樂一無可宗，即語言文字之末、圖書翰墨之微，亦少概見。使非崇尚詞曲，得《琵琶》、《西厢》以及《元人百種》諸書傳於後代，則當日之元，亦與五代、金、遼同其泯滅，焉能附三朝驥尾而掛學士文人之齒頰哉。此帝王國事以填詞而得名者也。由是觀之，填詞非末技，乃與史傳詩文同源而異派者也。

填詞方法不傳之三大原因　近日雅慕此道，刻欲追踪元人、配饗若士者儘多，而究竟作者寥寥，未聞絶唱。其故維何？止因詞曲一道，但有前書堪讀，並無成法可宗，暗室無燈，有眼皆同瞽目，無怪乎覓途不得、問津無人、半途而廢者居多，差毫釐而謬千里者亦復不少也。嘗怪天地之間有一種文字，即有一種文字之法脉準繩，載之於書者，不異耳提面命，獨於填詞製曲之事，非但略而未詳，亦且置之不通[1]。揣摩其故，殆有三焉。一則爲此理甚難，非可言傳，止堪意會。想入雲霄之際，作者神魂飛越，如在夢中，不至終篇，不能返魂收魄。談真則易，説夢爲難，非不欲傳，不能傳也。若是則誠異誠難，誠爲不可道矣。吾謂此等至理，皆言最上一乘，非填詞之學，節節皆如是也，豈可爲精者難言，而粗者亦置弗道乎。一則爲填詞之理變幻不常，言當如是，又有不當如是者。如填生、旦之詞，貴於莊雅；製净、丑之曲，務帶詼諧；此理之常也。乃忽遇風流放佚之生、旦，反覺莊雅爲非；作迂腐不情之净、丑，轉以詼諧爲忌；諸如此類者，悉難膠柱，恐以一定之陳言，誤泥古拘方之作者，是以寧爲闕疑，不生蛇足。若是，則此種變幻之理，不獨詞曲爲然，帖括詩文皆若是也，豈有執死法爲文，而能見賞於人，相傳於後者乎？一則爲從來名士以詩賦見重者十之九，以詞曲相傳者猶不及什一，蓋千百人一見者也。凡有能此者，悉皆剖腹藏珠，務求自秘，謂此法無人授我，我豈獨肯傳人。[2] 使家家製曲，户户填詞，則無論白雪盈車、陽春徧世，淘金選玉者，未必不使後來居上，而覺糠粃在前；且使周郎漸出，顧曲者多攻出瑕疵，令前人無可藏拙，是自爲后羿，而教出無數逢蒙，環執干戈而害我也，不如仍做前人緘口不提之爲是。吾揣摩不傳之故，雖三者並列，竊恐此意居多。以我論之，文章者，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私；是非者，千古之定評，豈人之所能倒。不若出我所有，公之於人，收天下後世之名賢，悉爲同調。勝我者，我師之，仍不失爲起予之高足；類我者，我友之，亦不媿爲攻玉之他山。持此爲心，遂不覺以生平底裏，和盤托出，併前人已傳之書，亦爲取長棄

---

① 今校：通，原作“道”，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獨肯傳人，原作“肯獨傳”，同上改。

短，别出瑕瑜，使人知所從違，而不爲誦讀所誤。知我罪我，憐我殺我，悉聽世人，不復能顧其後矣。但恐我所言者，自以爲是，而未必果是；人所趨者，我以爲非，而未必盡非。但矢一字之公，可謝千秋之罰。噫，元人可作，當必貰予。

結構之要先於音律詞采　填詞首重音律。而予獨先結構者，以音律有書可考，其理彰明較著。自《中原音韻》一出，則陰陽、平仄，盡有畦區，如舟行水中，車推岸上，稍知率由者，雖欲故犯而不能矣。《嘯餘》、《九宫》二譜一出，則葫蘆有樣，粉本[1]昭然。前人呼製曲爲"填詞"，填者，布也，猶棋枰之中，畫有定格，見[2]一格，布一子，止有黑白之分，從無出入之弊。彼用韻而我叶之，彼不用韻而我縱横流蕩之。至於引商刻羽、戛玉敲金，雖曰神而明之，匪可言喻，亦由勉强而臻自然，蓋遵守成法之化境也。至於"結構"二字，則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賦形，當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爲制定全形，使點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勢。倘先無成局，而由頂及踵，逐段滋生，則人之一身，當有無數斷續之痕，而血氣爲之中阻矣。工師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間架未立，先籌何處建廳、何方開户、棟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揮斤運斧。倘造成一架而後再籌一架，則便於前者不便於後，勢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猶之築舍道旁，兼數宅之匠資，不足供一廳一堂之用矣。故作傳奇者不宜卒急拈毫，袖手於前，始能疾書於後。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題不佳，而能出其錦心，揚爲綉口者也。嘗讀時髦所撰，惜其慘澹經營，用心良苦，而不得被管絃、副優孟者，非審音協律之難，而結構全部規模之未善也。

詞采先於音律　"詞采"似屬可緩，而亦置音律之前者，以有才、技之分也。文詞稍勝者，即號"才人"；音律極精者，終爲"藝士"。師曠止能審樂，不能作樂；龜年但能度詞，不能製詞；使與作樂製詞者同堂，吾知必居末席矣。事有極細而亦不可不嚴者，此類是也。

傳奇之用祇在勸善懲惡　戒諷刺　武人之刀、文人之筆，皆殺人之

---

① 今校：本，原作"面"，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見，原作"有"，同上改。

具也。刀能殺人，人盡知之；筆能殺人，人則未盡知也。然筆能殺人，猶有或知之者；至筆之殺人，較刀之殺人，其快、其凶，更加百倍，則未有能知之而明言以戒世者。予請深言其故。何以知之？知之於刑人之際，殺之與剮，同是一死，而輕重别焉者，以殺止一刀，爲時不久，頭落而事畢矣；剮必數十百刀，爲時必經數刻，死而不死，痛而復痛，求爲頭落事畢而不可得者，只在久與暫之分耳。然則筆之殺人，其爲痛也，豈止數刻而已哉！竊怪傳奇一書，昔人以代木鐸。因愚夫愚婦識字知書者少，勸使爲善，誡使勿惡，其道無由，故設此種文詞，借優人説法，與大衆齊聽，謂善者如此收場，不善者如此結果，使人知所趨避，是藥人壽世之方，救苦弭災之具也。後世刻薄之流，以此意倒行逆施，借此文報讎洩怨，心之所喜者，處以生、旦之位；意之所怨者，變以净、丑之形，且舉千百年未聞之醜行，幻設而加於一人之身，使梨園習而傳之，幾爲定案，雖有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噫！豈千古文章，止爲殺人而設；一生誦讀，徒備行凶造孽之需乎？倉頡造字而鬼夜哭，造物之心，未必非逆料至此也。凡作傳奇者，先要滌去此種肺腸，務存忠厚之心，勿爲殘毒之事。以之報恩則可，以之報怨則不可；以之勸善懲惡則可，以之欺善作惡則不可。

琵琶無所譏刺　人謂《琵琶》一書，爲譏王四而設，因其不孝於親，故加以入贅豪門、致親饑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有四“王”字冒於其上，則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凡作傳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傳世之心，而後鬼神效靈，予以生花之筆，撰爲倒峽之詞，使人人贊美，百世流芳。傳非文字之傳，一念之正氣使傳也。《五經》、《四書》、《左》、《國》、《史》、《漢》諸書，與大地山河同其不朽，試問當年作者，有一不肖之人、輕薄之子廁於其間乎？但觀《琵琶》得傳至今，則高則誠之爲人，必有善行可予，是以天壽其名，使不與身俱没，豈殘忍刻薄之徒哉。即使當日與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則彼與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實乎？此顯而易見之事，從無一人辯之，創爲是説者，其不學無術可知矣。

曲部誓詞　予向梓傳奇，嘗埒誓詞於首，其略云：“加生、旦以美名，

原非市恩於有托;抹净、丑以花面,亦屬調笑於無心。凡以點綴詞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内,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 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1]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葫蘆? 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倘有一毫所指,甘爲三世之瘖,即漏顯誅,難逋陰罰。"此種血忱,業已沁入梨棗,印政寰中久矣。而好事之家,猶有不盡相諒者,每觀一劇,必問所指何人。噫! 如其盡有所指,則誓詞之設,已經二十餘年,上帝有赫,實式臨之,胡不降之以罰? 兹以身後之事,且置勿論,論其現在者: 年將六十,即旦夕就木,不爲夭矣。向憂伯道之憂,今且五其男、二其女,孕而未誕、誕而得孕者,尚不一其人,雖盡屬景升豚犬,然得此以慰桑榆,不憂窮民之無告矣。年雖邁而筋力未衰,涉水登山,少年場往往追予弗及;貌雖癯而精血未耗,尋花覓柳,兒女事猶然自覺情長。所患在貧,貧也,非病也;所少在貴,貴豈人人可倖致乎? 是造物之憫予,亦云至矣。非憫其才,非憫其德,憫其方寸之無他也。生平所著之書,雖無裨於人心世道,若止論等身,幾與曹交食粟之軀等其高下。使其間稍伏機心,略藏匕首,造物且誅之奪之不暇,肯容自作孽者老而不死,猶得佯狂自肆於筆墨之林哉。吾於發端之始,即以諷刺戒人,且若囂囂自鳴得意者,非敢故作夜郎,竊恐詞人不究立言初意,謬信《琵琶》"王四"之説,因謬成真,誰無恩怨,誰乏牢騷,悉以填詞洩憤,是此一書者非闡明詞學之書,乃教人行險播惡之書也。上帝討無禮,予其首誅乎? 現身説法,蓋爲此耳。

每部傳奇應以一人一事爲主腦　立主腦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腦。主腦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傳奇亦然。一本戲中,有無數人名,究竟俱屬陪賓,原其初心,止爲一人而設。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終,離合悲歡,中具無限情由,無窮關目,究竟具屬衍文,原其初心,又止爲一事而設。此一人一事,即作傳奇之主腦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實在可傳,而後傳之,則不媿傳奇之目,而其人其事與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如一部《琵琶》,止爲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爲

---

[1] 今校:喬,原作"僑",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重婚牛府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二親之遭凶、五娘之盡孝、拐兒之騙財匿書、張大公之疏財仗義，皆由於此。是“重婚牛府”四字，即作《琵琶》記之主腦也。一部《西厢》，止爲張君瑞一人，而張君瑞一人，又止爲白馬解圍一事。其餘枝節，皆從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許婚、張生之望配、紅娘之勇於作合、鶯鶯之敢於失身，與鄭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於此。是“白馬解圍”四字，即作《西厢記》之主腦也。餘劇皆然，不能悉指。後人作傳奇，但知爲一人而作，不知爲一事而作，盡此一人所行之事，逐節鋪陳，有如散金碎玉，以作零齣則可，謂之全本則爲斷線之珠、無梁之屋。作者茫然無緒，觀者寂然無聲，無怪乎有識梨園，望之而却走也。此語未經提破，故犯者孔多，而今而後，吾知鮮矣。

傳奇應傳寫新奇　脱窠臼　人惟求舊，物惟求新。新也者，天下事物之美稱也。而文章一道，較之他物，尤加倍焉。戛戛乎陳言務去，求新之謂也。至於填詞一道，較之詩賦古文，又加倍焉。非特前人所作，於今爲舊，即出我一人之手，今之視昨，亦有間焉。昨已見而今未見也，知未見之爲新，即知已見之爲舊矣。古人呼劇本爲“傳奇”者，因其事甚奇，特未經人見而傳之，是以得名。可見非奇不傳，新，即奇之别名也。若此等情節，業已見之戲場，則千人共見，萬人共見，絶無奇矣，焉用傳之。是以填詞之家，務解“傳奇”二字。欲爲此劇，先問古今院本中曾有此等情節與否。如其未有，則急急傳之，否則枉費辛勤，徒作效顰之婦。東施之貌，未必醜於西施，止爲效顰於人，遂蒙千古之誚，使當日逆料至此，即勸之捧心，知不屑[①]矣。

忌攘割勦襲　吾謂填詞之難，莫難於洗滌窠臼；而填詞之陋，亦莫陋於盜襲窠臼。吾觀近日之新劇，非新劇也，皆老僧碎補之衲衣，醫士合成之湯[②]藥，取衆劇之所有，彼割一段，此割一段，合而成之，即是一種傳奇，但有耳所未聞之姓名，從無目不經見之事實。語云：“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以此贊時人新劇，可謂定評。但不知前人所作，又從何處集來？豈《西厢》以前，别有跳牆之張珙；《琵琶》以上，另有剪髮之趙五

①　今校：屑，原作“肖”，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湯，原作“陽”，同上改。

娘乎？若是，則何以原本不傳而傳其抄本也？窠臼不脱，難語填詞，凡我同心，急宜參酌。

須有照應埋伏　密針線　編戲有如縫衣，其初則以完全者剪碎，其後又以剪碎者湊成。剪碎易，湊成難。湊成之工，全在針線緊密，一節偶疏，全篇之破綻出矣。每編一折，必須前顧數折，後顧數折。顧前者，欲其照映；顧後者，便於埋伏。照映、埋伏，不止照映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劇中有名之人、關涉之事，與前此後此所説之話，節節俱要想到。寧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

琵琶關目疏處　吾觀今日之傳奇，事事皆遜元人，獨於埋伏照映處，勝彼一籌。非今人之太工，以元人之所長，全不在此也。若以針線論，元曲之最疏者，莫過於《琵琶》，無論大關節目，背謬甚多。如子中狀元三載，而家人不知；身贅相府，享盡榮華，不能自遣一僕，而附家報於路人；趙五娘千里尋夫，隻身無伴，未審果能全節與否，其誰證之？諸如此類，皆背理妨倫之甚者。再取小節論之。如五娘之剪髮，乃作者自爲之，當日必無其事。以有疏財仗義之張太公在，受人之托，必能終人之事，未有坐視不顧，而致其剪髮者也。然不剪髮不足以見五娘之孝，以我作《琵琶》，《剪發》一折亦必不能少，但須回護張太公，使之自留地步。吾讀《剪髮》之曲，並無一字照管太公，且若有心譏刺者。據五娘云："前日婆婆没了，虧太公周濟。如今公公又死，無錢資送，不好再去求他，只得剪髮。"云云，若是，則剪髮一事乃自願爲之，非時勢迫之使然也。奈何曲中云："非奴苦要孝名傳，只爲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此二語雖屬恒言，人人可道，獨不宜出五娘之口。彼自不肯告人，何以言其難也？觀此二語，不似懟怨太公之詞乎？然此猶屬背後私言，或可免於照顧；迨其哭倒在地，太公見之，許送錢米相資，以備衣衾棺槨，則感之頌之，當有不啻口出者矣。奈何曲中又云："只恐奴身死也兀自没人埋，誰還你恩債？"試問，公死而埋者何人？姑死而埋者何人？對埋殮公姑之人而自言暴露，將置太公於何地乎？且太公之相資，尚義也，非圖利也，"誰還恩債"一語，不幾抹倒太公，將一片熱腸付之冷水乎？

元劇長於曲短於白與關目　此等詞曲，幸而出自元人，若出我輩，則羣口訕之，不識置身何地矣。予非敢於讎古，既爲詞曲，立言必使人

知取法；若扭於世俗之見，謂事事當法元人，吾恐未得其瑜，先有其瑕。人或非之，即舉“元人”藉口，烏知聖人千慮，必有一失，聖人之事猶有不可盡法者，況其他乎？《琵琶》之可法者原多，請舉所長以以蓋短[①]。如《中秋賞月》一折，同一月也，出於牛氏之口者，言言歡悦；出於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②]兩情，兩情一事，此其針線之最密者。瑕不掩瑜，何妨并[③]舉其略。然傳奇[④]一事也，其中義理，分爲三項：曲也，白也，穿插聯絡之關目也。元人所長者，止居其一，曲是也；白與關目，皆其所短。吾於元人，但守其詞中繩墨而已矣。

一線到底　減頭緒　頭緒繁多，傳奇之大病也。“荆劉拜殺”《荆釵記》、《劉知遠》、《拜月亭》、《殺狗記》之得傳於後，止爲一線到底，並無旁見側出之情。三尺童子觀演此劇，皆能了了於心，便便於口，以其始終無二事，貫串只一人也。後來作者不講根源，單籌枝節，謂多一人可增一人之事，事多則關目亦多，令觀場者如入山陰道中，人人應接不暇。殊不知戲場脚色止此數人，使[⑤]换千百個姓名，也只此數人裝扮，止在上場之勤不勤，不在姓名之换不换。與其忽張忽李，令人莫識從來，何如只扮數人，使之頻上頻下，易其事而不易其人，使觀者各暢懷來，如逢故物之爲愈乎？作傳奇者，能以“頭緒忌繁”四字刻刻關心，則思路不分，文情專一，其爲詞也，如孤桐勁竹，直上無枝，雖難保其必傳，然已有“荆劉拜殺”之勢矣。

平易可久怪誕不傳　戒荒唐　昔人云：“畫鬼魅易，畫狗馬難。”以鬼魅無形，畫之不似，難於稽考；狗、馬爲人所習見，一筆稍乖，是人得以指謫。可見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而近日傳奇，獨工於爲此。噫！活人見鬼，其兆不祥，矧有吉事之家，動出魑魅魍魎爲壽乎？移風

---

① 今校：以蓋短，原作“益所短”，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座，原作“景”，同上改。

③ 今校：并，原作“兹”，同上改。

④ 今校：奇，同上補。

⑤ 今校：使，原作“便”，同上改。

易俗，當自此始。吾謂據本非[1]他，即三代以後之《韶》、《濩》也。殷俗尚鬼，猶不聞以怪誕不經之事被諸聲樂、奏於廟堂，矧辟謬崇真之盛世乎？王道本乎人情，凡作傳奇，只當求於耳目之前，不當索諸聞見之外。無論詞曲，古今文字皆然。凡説人情物理者，千古相傳；凡涉荒唐怪異者，當日即朽。《五經》、《四書》、《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大家，何一不説人情？何一不關物理？及今家傳户頌，有怪其平易而廢之者乎？《齊諧》，志怪之書也，當日僅存其名，後世未見其實。此非平易可久，怪誕不傳之明驗歟？

日常之事自有奇情可傳　人謂："家常日用之事，已被前人做盡，窮微極隱，纖芥無遺。非好奇也，求爲平而不可得也。"予曰："不然。世間奇事無多，常事爲[2]多；物理易盡，人情難盡。有一日之君臣父子，即有一日之忠孝節義。性之所發，愈出愈奇，儘有前人未作之事，留之以待後人。後人猛發之心，較之勝於前輩者。即就婦人女子言之，女德莫過於貞，婦愆無甚於妒。古來貞女守節之事，自剪髮斷臂、刺面毁身，以至刎頸而止矣。近日矢貞之婦，竟有刲腸剖腹、自塗肝腦於貴人之庭，以鳴不屈者；又有不持利器，談笑而終其身，若老衲高僧之坐化者。豈非五倫以内，自有變化不窮之事乎？古來妬婦制夫之條，自罰跪戒眠、捧燈戴水，以至扑臀[3]而止矣。近日妒悍之流，竟有鎖門絶食、遷怒於人，使族黨避禍難前，坐視其死而莫之救者。又有鞭扑不加，囹圄不設，寬仁大度，若有刑措之風，而其夫懾於不怒之威，自遣其妾而歸化者。豈非閨閫以内，便有日異月新之事乎？此類繁多，不能枚舉。此言前人未見之事，後人見之，可備填詞製曲之用者也。即前人已見之事，儘有摹寫未盡之情，描畫不全之態，若能設身處地，伐[4]隱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靈於我，授以生花之筆，假以藴綉之腸，製爲雜劇，使人但賞極新極艷之詞，而竟忘其爲極腐極陳之事者。此爲最上一乘，予有志焉，而未

① 今校：本，原作"無"，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爲，原作"無"，同上改。

③ 今校：臀，原作"臂"，同上改。

④ 今校：伐，原作"代"，同上改。

之逮也。"

傳奇大半寓言　審虛實　傳奇所用之事,或古或今,有虛有實,隨人拈取。古者,書籍所載,古人現成之事也;今者,耳目傳聞,當時僅見之事也。實者,就事敷陳,不假造作,有根有據之謂也;虛者,空中樓閣,隨意構成,無影無形之謂也。人謂:"古事多實,近事多虛。"予曰:"不然。傳奇無實,大半皆寓言耳。欲勸人爲孝,則舉一孝子出名,但有一行可紀,則不必盡有其事,凡屬孝親所應有者,悉取而加之。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其餘表忠表節,與種種勸人爲善之劇,率同於此。若謂古事皆實,則《西厢》、《琵琶》,推爲曲中之祖,鶯鶯果嫁君瑞乎?蔡邕之餓莩其親,五娘之幹蠱其夫,見於何書,果有實據乎?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指武成而言也,經史且然,矧雜劇乎?"

虛則全虛實則全實　凡閱傳奇而必考其事從何來,人居何地者,皆説夢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然作者秉筆,又不宜盡作是觀。若紀目前之事,無所考究,則非特事跡可以幻生,并其人之姓名亦可以憑空捏造,是謂虛則虛到底也。若用往事爲題,以一古人出名,則滿場脚色皆用古人,捏一姓名不得;其人所行之事,又必本於載籍,班班可考,創一事實不得。非用古人姓字爲難,使與滿場脚色同時共事之爲難也;非查古人事實爲難,使與本等情由貫串合一之爲難也。予既謂'傳奇無實,大半寓言'。何以又云'姓名事實,必須有本'?要知古人填古事易,今人填古事難。古人填古事,猶之今人填今事,非其不慮人,考無可考也。傳至於今,則其人其事,觀者爛熟於胸中,欺之不得,罔之不能,所以必求可據,是謂實則實到底也。若用一二古人作主,因無陪客,幻設姓名以代之,則虛不似虛,實不成實,詞家之醜態也,切忌犯之。"

詞采第二

曲之長應如詩餘之短同一精采　曲與詩餘,同是一種文字。古今刻本中,詩餘能佳,而曲不能盡佳者,詩餘可選而曲不可選也。詩餘最短,每篇不過數十字,作者雖多,人選者不多,棄短取長,是以但見其美。曲文最長,每折必須數曲,每部必須數十折,非八斗長才,不能始終如

一。微疵偶見者有之,瑕瑜並陳者有之,尚有踴躍於前、懈弛於後,不得已而爲狗尾續貂者亦有之。演者觀者既存此曲,只得取其所長,恕其所短,首尾並録,無一部而删去數折,止存數折,一齣而抹去數曲,止存數曲之理。此戲曲不能盡佳,有爲數折可取而挈帶全篇,一曲可取而挈帶全折,使瓦缶與金石齊鳴者,職是故也。予謂:既工此道,當如畫士之傳真、閨女之刺綉,一筆稍差,便慮神情不似;一針偶缺,即防花鳥變形。使全部傳奇之曲,得似詩餘選本,如《花間》、《草堂》諸集,首首有可珍之句,句句有可寶之字,則不媿填詞之名,無論必傳,即傳之千萬年,亦非徼倖而得者矣。吾[①]於古曲之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鮮瑕者,惟《西厢》能之。《琵琶》則如漢高用兵,勝敗不一,其得一勝而王者,命也,非戰之力也。"荆劉拜殺"之傳,則全賴音律,文章一道,置之不論可矣。

貴顯淺　曲文之詞采,與詩文之詞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詩文之詞采,貴典雅而賤粗俗,宜蘊藉而忌分明。詞曲不然,話則本之街談巷議,事則取其直説明言。凡讀傳奇而有令人費解,或初閲不見其佳,深思而後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絶妙好詞,不問而知爲今曲,非元曲也。元人非不讀書,而所製之曲,絶無一毫書本氣,以其有書而不用,非當用而無書也。後人之曲,則滿紙皆書矣。元人非不深心,而所填之詞,皆覺過於淺近,以其深而出之以淺,非借淺以文其不深也。後人之詞,則心口皆深矣。無論其他,即湯若士《還魂》一劇,世以[②]配饗元人,宜也。問其精華所在,則以《驚夢》、《尋夢》二折對。予謂二折雖佳,猶是今曲,非元曲也。《驚夢》首句云:"嫋晴絲吹來閒庭院,摇漾春如線。"以遊絲一縷,逗起情絲,發端一語,即費如許深心,可謂慘澹經營矣。然聽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若謂製曲初心,並不在此,不過因所見以起興,則瞥見遊絲,不妨直説,何須曲而又曲,由晴絲而説及春,由春與晴絲而悟其如線也?若云作此原有深心,則恐索解人不易得矣。索解人既不易得,又何必奏之歌筵,俾雅人俗子同聞而共見乎?其餘"停半晌,整花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

---

① 今校:吾,原作"至",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以,原作"一",同上改。

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遍青山啼紅了杜鵑”等語，字字俱費經營，字字皆欠明爽。此等妙語，止可作文字觀，不得作傳奇觀。至於末幅“似蟲兒般蠢動把風情搧”，與“恨不得肉兒般團成片也，逗的個日下胭脂雨上鮮”。《尋夢》曲云：“明放着白日青天，猛教人抓不到夢魂前，是這答兒壓黄金釧匾。”此等曲則去元人不遠矣。而予最賞心者，不專在《驚夢》、《尋夢》二折，謂其心花筆蕊，散見於前後各折之中。《診祟[①]》曲云：“看你春歸何處歸，春睡何曾睡。氣絲兒怎度的長天日。○夢去知[②]他實實誰？病來只送得個虚虚的你。做行雲，先渴倒在巫陽會。○又不是困人天氣，中酒心期，魆魆的常如醉。○承尊覷，何時何日，來看這女顔回。”《憶女》曲云：“地老天昏，没處把老娘安頓。○你怎撇得下萬里無兒白髮親。○賞春香還是你舊羅裙。”《玩真》曲云：“如愁欲語，只少口氣兒呵。○叫的你噴嚏似天花唾。動淩波，盈盈欲下，不見影兒那。”此等曲，則純乎元人，置之《百種》前後，幾不能辨，以其意深詞淺，全無一毫書本氣也。若論填詞家宜用之書，則無論經傳子史，以及詩賦古文，無一不當熟讀；即道家佛氏、九流百工之書，下至孩童所習《千字文》、《百家姓》，無一不在所用之中。至於形之筆端，落於紙上，則宜洗濯殆盡。亦偶有用着成語之處，點出舊事之時，妙在信手拈來，無心巧合，竟似古人尋我，並非我覓古人。此等造詣，非可言傳，只宜多購元曲，寢食其中，自能爲其所化。而元曲之最佳者，不單在《西厢》、《琵琶》二劇，而在《元人百種》之中。《百種》亦不能盡佳，十有一二可列高、王之上，其不致家絃户誦，出與二劇争雄者，以其是雜劇而非全本，多北曲而少南音，又止可被諸管絃，不便奏之場上。今時所重，皆在彼而不在此，即欲不爲紈扇之捐，其可得乎？

重機趣　“機趣”二字，填詞家必不可少。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因作者逐句湊成，遂使觀場者逐段記憶，稍不留心，則看到第二曲，不記頭一曲是何等情形；看到第二折，不知第三折要作何勾當；是心口徒勞，耳目俱澀，

① 今校：祟，原作“崇”，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知，原作“和”，同上改。

何必以此自苦，而復苦百千萬億之人哉。故填詞之中，勿使有斷續痕，勿使有道學氣。所謂無斷續痕者，非止一齣接一齣、一人頂一人，務使承上接下，血脉相連，即於情事截然絶不相關之處，亦有連環細笋伏於其中[①]，看到後來方知其妙，如藕於未切之時，先長暗絲以待，絲於絡成之後，纔知作藕之精，此言機之不可少也。所謂無道學氣者，非但風流跌宕之曲，花前月下之情，當[②]以板腐爲戒，即談忠孝節義與説悲苦哀怨之情，亦當抑聖爲狂，寓哭於笑，如王陽明之講道學，則得詞中三昧矣。陽明登壇講學，反覆辯説"良知"二字，一愚人訊之曰："請問'良知'這件東西，還是白的？還是黑的？"陽明曰："也不白，也不黑。只是一點帶赤的，便是良知了。"照此法填詞，則離合悲歡、嘻笑怒駡，無一語一字不帶機趣而行[③]矣。予又謂：填詞種子，要在性中帶來。性中無此，做殺不佳。人問性之有無何處（從）辨識？予曰："不難。觀其説話、行文，即知之矣。説話不迂腐，十句之中定有一二句超脱；行文不板實，一篇之内但有一二段空靈；此即可以填詞之人也。不則另尋别計，不當以有用精神，費之無益之地。"噫！性中帶來一語，事事皆然，不獨填詞一節，凡作詩文書畫、飲酒鬥棋、與百工技藝之事，無一不具夙根，無一不本天授。强而後能者，畢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齋飯喫，不能成佛作祖也。

戒浮泛　詞貴顯淺之説，前已道之詳矣。然一味顯淺而不知分别，則將日流粗俗，求爲文人之筆而不可得矣。元曲多犯此病，乃矯艱深隱晦之弊而過焉者也。極粗極俗之語，未嘗不入填詞，但宜從脚色起見。如在花面口中，則惟恐不粗不俗；一涉生、旦之曲，便宜斟酌其詞。無論生爲衣冠仕宦，旦爲小姐夫人，出言吐詞，當有雋雅春[④]容之度；即使生爲僕從、旦作梅香，亦須擇言而發，不與净、丑同聲。以生旦有生旦之體，净丑有净丑之腔故也。元人不察，多混用之。觀《幽閨記》之陀滿興福，乃小生脚色，初屈後伸之人也，其《避兵》曲云："遥觀巡捕卒，都是棒

① 今校：中，原作"心"，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當，原作"常"，同上改。
③ 今校：行，原作"止"，同上改。
④ 今校：春，原作"從"，同上改。

和鎗。"此花面口吻,非小生曲也。均是常談俗語,有當用於此者,有當用於彼者。又有極粗極俗之語,止更一二字,或增減一二字,便成絶新絶雅之文者。神而明之,只在一熟,當存其説,以俟其人。

填詞義理無窮,説何人肖何人,議某事切某事,文章頭緒之最繁者,莫填詞若矣。予謂總其大綱,則不出"情"、"景"二字。景書所睹,情發欲言。情自中生,景由外得。二者難易之分,判如霄壤。以情乃一人之情,説張三要像張三,難通融於李四;景乃衆人之景,寫春夏盡是春夏,止分别於秋冬。善填詞者,當爲所難,勿趨其易。批點傳奇者,每遇遊山玩水、賞月觀花等曲,見其止書所見不及中情者,有十分佳處,只好算得五分,以風雲月露之詞,工者儘多,不從此劇始也。善咏物者,妙在即景生情。如前所云《琵琶・賞月》四曲,同一月也,牛氏有牛氏之月,伯喈有伯喈之月,所言者月,所寓者心。牛氏所説之月,可移一句於伯喈?伯喈所説之月,可挪一字於牛氏乎?夫妻二人之語,猶不可挪移混用,况他人乎?人謂:"此等妙曲,工者有幾?强人以所不能,是塞填詞之路也。"予曰:"不然。作文之事,貴於專一。專則生巧,散乃入愚。專則易於奏工,散者難於責效。百工居肆,欲其專也;衆楚羣咻,喻其散也。舍情言景,不過圖其省力,殊不知眼前景物繁多,當從何處説起?咏花既愁遺鳥,賦月又想兼風。若使逐件鋪張,則慮事多曲少;欲以數言包括,又防事短情長。展轉推敲,已費心思幾許,何如只就本人生發,自有欲爲之事,自有待説之情,念不旁分,妙理自出。如發科發甲之人,牕下作文,每日只能一篇二篇,場中遂至七篇。牕下之一篇二篇,未必盡好,而場中之七篇,反能盡發所長而奪千人之幟者,以其念不旁分,舍本題之外,並無别題可做,只得走此一條路也。吾欲填詞家舍景言情,非責人以難,正欲其舍難就易耳。"

忌填塞　填塞之病有三:多引古事,疊用人名,直書成句。其所以致病之由亦有三:借典核以明博雅,假脂粉以見風姿,取現成以免思索。而總此三病與致病之由之故,則在一語。一語維何?曰:"從未經人道破。"一經道破,則俗語云"説破不值半文錢"。再犯此病者鮮矣。古來填詞之家,未嘗不引古事,未嘗不用人名,未嘗不書現成之句,而所引所用與所書者,則有别焉。其事不取幽深,其人不搜隱僻,其句則採街談

巷議。即有時偶涉詩書,亦係耳根聽熟之語、舌端調慣之文,雖出詩書,實與街談巷議無别者。總而言之,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同看,又與不讀書之婦人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使文章之設,亦爲與讀書人、不讀書人及婦人小兒同看,則[1]古來聖賢所傳之經傳,亦只淺而不深,如今世之爲小説矣。人曰:"文士之作傳奇,與著書無别,假此以見其才也。淺則才於何見?"予曰:"能於淺處見才,方是文章高手。施耐庵之《水滸》,王實甫之《西厢》,世人盡作戲文、小説看。金聖歎特標其名曰[2]"五才子書"、"六才子書"者,其意何居?蓋憤天下之小視其道,不知爲古今來絶大文章,故作此等驚人語以標其目。噫!知言哉。

音律第三

作文之最樂者,莫如填詞;其最苦者,亦莫如填詞。填詞之樂,詳後《賓白》之第二幅,上天入地,作佛成仙,無一不隨意到,較之南面、百城,洵有過焉者矣。至説其苦,亦有千態萬狀,擬之悲傷、疾痛、桎梏、幽囚諸逆境,殆有甚焉者。請詳言之。他種文字,隨人長短,聽我張弛,總無限定之資格。今置散體弗論,而論其分股限字與調聲叶律者。分股,則帖括時文是已。先破後承,始開終結,内分八股,股股相對,繩墨不爲不嚴矣。然其股法句法,長短由人,未嘗限之以數,雖嚴而不謂之嚴也。限字,則四六排偶之文是已。語有一定之字,字有一定之聲,對必同心,意難合掌,矩度不爲不肅矣。然止限以數,未定以位,止限以聲,未拘以格。上四下六可,上六下四亦未嘗不可;仄平平仄可,平仄仄平亦未嘗不可。雖肅而實未嘗肅也。調聲叶律又兼分股限字之文,則詩中之近體是已。起句五言,則句句五言;起句七言,則句句七言。起句用某韻,則以下俱用某韻。起句第二字用平聲,則下句第二字定用[3]仄聲,第三第四又復顛倒用之。前人立法,亦云苛且密矣。然起句五言,句句五

---

① 今校:則,原作"自",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曰,原作"目",同上改。
③ 今校:下句第二字定用,原作"以下第二字用",同上改。

言；起句七言，句句七言；便有成法可守。想入五言一路，則七言之句不來矣。起句用某韻，以下俱用某韻。起句第二字用平聲，下句第二字定用仄聲，則拈得平聲之韻，上去入三聲之韻皆可置之不問矣。守定平仄、仄平二語，再無變更，自一首至千百首，皆出一轍，保無朝更夕改之令阻[①]人適從矣。是其苛猶未甚，密猶未至也。至於填詞一道，則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上去入，韻之清濁陰陽，皆有一定不移之格，長者短一線不能，少者增一字不得，又復忽長忽短，時少時多，令人把握不定。當平者平，用一仄字不得；當陰者陰，換一陽字不能。調得平仄成文，又慮陰陽反覆；分得陰陽清楚，又與聲韻乖張。令人攪斷肺腸，煩苦欲絶。此等苛法，儘勾磨人。作者處此，但能布置得宜，安頓極妥，便是千幸萬幸之事，尚能計其詞品之低昂、文情之工拙乎？予襁褓識字，總角成篇，於詩書六藝之文，雖未精窮其義，然皆淺涉一過。總諸體百家而論之，覺文字之難，未有過於填詞者。予童而習之，於今老矣，尚未窺見一班，衹以管窺蛙見之識，謬語同心，虚赤幟於詞壇，以待將來作者。能於此種艱難文字顯出奇能，字字在聲音律法之中，言言無資格拘攣之苦，如蓮花生在火上，仙叟弈於橘中，始爲盤根錯節之才，八面玲瓏之筆，壽名千古，衾影何慚。而千古上下之題品文藝者，看到傳奇一種，當易心换眼，别置典刑。要知此種文字，作之可憐，出之不易。其楮墨筆硯，非同己物，有如假自他人；耳目心思，效用不能，到處爲人掣肘。非若詩賦古文，容其得意疾書，不受神牽鬼制者。七分佳處，便可許作十分；若到十分，即可敵他種文字之二十分矣。予非左袒詞家，實欲主持公道。如其不信，但請作者同拈一題，先作文一篇或詩一首，再作填詞一曲，試其孰難孰易，誰拙誰工，即知予言之不謬矣。然難易自知，工拙必須人辨。

詞曲中音律之壞，壞於《南西厢》，凡有作者，當以之爲戒，不當取之爲法。非止音律，文藝亦然。請詳言之。填詞除雜劇不論，止論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過於《北西厢》者。自南本一出[②]，遂變極佳

---

① 今校：阻，原作“隨”，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出，原作“曲”，同上改。

者爲極不佳,極妙者爲極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過因北本爲詞曲之豪,人人贊羡,但可被之管絃,不便奏諸場上,但宜於弋陽四平等俗優,不便强施於崑調,以係北曲而非南曲也。兹請先言其故。北曲一折止隸一人,雖有數人在場,其曲止出一口,從無互歌迭咏之事。弋陽、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洩而盡。又有一人啟口,數人接腔者,名爲一人,實出衆口。故演《北西厢》甚易。崑調悠長,一字可抵數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終之,無可助一臂者。以長江大河之全曲,而專責一人,即有銅喉鐵齒,其能勝此重任乎?此北本雖佳,吴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厢》者,意在補此缺陷,遂割裂其詞,增添其白,易北爲南,撰成此劇,亦可謂善用古人、喜傳佳事者矣。然自予論之,此人之於作者,可謂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謂功之首者,非得此人,則俗優競演,雅調無聞,作者苦心,雖傳實没。所謂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鴻毛,一片精金,點成頑鐵[①],若是者何?以其有用古之心而無其具也。今之觀演此劇者,但知關目動人,詞曲悦耳,亦曾細嘗其味、深繹其詞乎?使讀書作古之人,取《西厢》南本一閱,句櫛字比,未有不廢卷掩鼻,而怪穢氣薫人者也。若曰詞曲情文不浹,以其就北本增删,割彼湊此,自難貼合,雖有才力無所施也。然則賓白之文,皆由己作,並未依傍原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爲俗口鄙惡之談,以穢聽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儘有不就原本增删,或自填一折以補原本之缺略,自撰一曲以作諸曲之過文者,此則束縛無人,操縱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强支吾之句,以混觀者之目乎?使王實甫復生,看演此劇,非狂叫怒駡,索改本而付之祝融,即痛哭流涕,對原本而悲其不幸矣。嘻,續《西厢》者之才,去作《西厢》者止争一間,觀者羣加非議,謂《驚夢》以後諸曲,有如狗尾續貂。以彼之才,較之作《南西厢》者,豈特奴婢之於郎主,直帝王之視乞丐。乃今之觀者,彼施責備,而此獨包容,已不可解,且令家尸户祝,居然配饗《琵琶》,非特實甫呼冤,且使則誠號屈矣。予生平最惡弋陽、四平等劇,見則趨而避之,但聞其搬演《西厢》,則樂觀恐後。何也?以其腔調雖惡,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厢》,非改頭换面、折手跛

---

① 今校:鐵,原作"石",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足之《西厢》也。南本則聾瞽喑啞、馱背折腰諸惡狀，無一不備於身矣。此但責其文詞，未究音律。從來詞曲之旨，首嚴宫調，次及聲音，次及字格。九宫十三調，南曲之門户也。小齣可以不拘，其成套大曲則分門别户各有依歸，非但彼此不可通融，次第亦難紊亂。此劇只因改北成南，遂[1]變盡詞場格局。或因前曲與前曲字句相同，後曲與後曲體段不合，遂向别宫别調隨取一曲以聯絡之，此宫調之不能盡合也。或彼曲與此曲牌名巧湊，其中但有一二句字數不符，如其可增可減，即增減就之，否則任其多寡，以解補湊不來之厄，此字格之不能盡符也。至於平仄、陰陽，與逐句所叶之韻，較此二者，其難十倍，誅之將不勝誅，此聲音之不能盡叶也。詞家所重在此三者，而三者之弊未嘗缺一，能使天下相傳，久而不廢，豈非咄咄怪事乎？更可異者，近日詞人因其熟于梨園之口，習于觀者之目，謂此曲第一當行，可以取法，用作曲譜。所填之詞，凡有不合成律者，他人執而訊之，則曰："我用《南西厢》某折作對子，如何得錯?"噫！玷《西厢》名目者，此人；壞詞場矩度者，此人；誤天下後世之蒼生者，亦此人也。此等情弊，予不急爲拈出，則《南西厢》之流毒，當至何年何代而已乎？

向在都門，魏貞庵相國取崔鄭合葬墓誌銘示予，命予作《北西厢》翻本，以正從前之謬。予謝不敏，謂："天下已傳之書，無論是非可否，悉宜聽之，不當奮其死力與較短長。較之而非，舉世起而非我；即較之而是，舉世亦起而非我。何也？貴遠賤近，慕古薄今，天下之通情也。誰肯以千古不朽之名人，抑之使出時流下？彼文足以傳世，業有明徵；我力足以降人，尚無實據。以無據敵有徵，其敗可立見也。"時龔芝麓先生亦在座，與貞庵相國均以予言爲然。向有一人欲改《北西厢》，又有一人欲續《水滸傳》，同商於余。余曰："《西厢》非不可改，《水滸》非不可續，然無奈二書已傳，萬口交贊，其高踞詞壇之坐位，業如泰山之穩、磐石之固，欲遽叱之使起，而讓席於余，此萬不可得之數也。無論所改之《西厢》、所續之《水滸》未必可繼後塵，即使高出前人數倍，吾知舉世之人，不約而同，皆以'續貂、蛇足'四字爲新作之定評矣。"二人唯唯而去。此予由衷之言，向以

[1] 今校：遂，原作"逆"，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誡人,而今不以之繩己,動數前人之過者,其意何居?曰:"存其是也。放鄭聲者,非讎鄭聲,存雅樂也。闢異端者,非讐異端,存正道也。子之力斥《南西厢》,非讐《南四厢》,欲存《北西厢》之本來面目也。若謂前人盡不可議,前書盡不可毁,則楊朱、墨翟亦是前人,鄭聲未必無底本,有之亦是前書,何以古聖賢放之闢之,不遺餘力哉。"予又謂:《北西厢》不可改,《南西厢》則不可不翻。何也?世人喜觀此劇,非故嗜痂,因此劇之外别無善本,欲睹崔、張舊事,舍此無由。地乏硃砂,赤土爲佳,《南西厢》之得以浪傳,職是故也。使得一人焉,起而痛反其失,别出新裁,創爲南本,師實甫之意,而不必更襲其詞,祖漢卿之心,而不獨僅續其後,若與《北西厢》角勝争雄,則可謂難之又難,若止與《南西厢》賭長較短,則猶恐屑而不屑。予雖乏才,請當斯任,救饑有暇,當即拈毫。

《南西厢》翻本既不可無,予又因此及彼,而有志於《北琵琶》一劇。蔡中郎夫婦之傳,即以"琵琶"得名,則"琵琶"二字乃一篇之主。而當年作者何以僅標其名,不見拈弄其實?使趙五娘描容之後,果然身背琵琶往别張太公,彈出北曲哀聲一大套,使觀者聽者涕泗横流,豈非《琵琶記》中一大暢事?而當年見不及此者,豈元人各有所長,工南詞者不善製北曲耶?使王實甫作《琵琶》,吾知與千載後之李笠翁必有同心矣。予雖乏才,亦不敢不當斯任。向填一折付優人,補則誠原本之不逮,兹已附入四卷之末,尚思擴爲全本,以備詞人採擇。如其可用,譜爲絃索新聲,若是則《南西厢》、《北琵琶》二書可以並行。雖不敢望追踪前哲,並轡時賢,但能保與自手所填諸曲,如已經行世之前後八種及已填未刻之内外八種,合而較之,必有淺深疏密之分矣。然著此二書,必須杜門累月,竊恐饑來驅人,勢不由我。安得雨珠雨粟之天,爲數十口家人籌生計乎?傷哉貧也!

恪守詞韻　一齣用一韻到底,半字不容出入,此爲定格。舊曲韻雜,出入無常者,因其法制未備,原無成格可守,不足怪也。既有《中原音韻》一書,則有畛域畫定,寸步不容越矣。常見文人製曲,一折之中,定有一二出韻之字。非曰明知故犯,以偶得好句,不在韻中,而又不肯割愛,故勉强入之,以快一時之目者也。杭有才人李孚中者,所製《綰春園》《息宰河》二劇,不施浮采,純用白描,大是元人後勁。予初閱時,不

忍釋卷，及考其聲韻，則一無定軌，不惟偶犯數字，竟以“寒山”、“桓歡”二韻合爲一處用之，又有以“支思”、“齊微”、“魚模”三韻並用者，甚至以“真文”、“庚青”①、“侵尋”三韻，不論開口閉口，同作一韻用者。長於用才而短於擇術，致使佳調不傳，殊可痛惜。夫作詩填詞，同一理也。未有沈休文詩韻以前，大同小異之韻，或可叶入詩中；既有此書，即三百篇之風人復作，亦當俯就範圍。李白詩仙，杜甫詩聖，其才豈出沈約下？未聞以才思縱橫，而躍出韻外，況其他乎？設有一詩於此，言言中的，字字驚人，而以“一東”、“二冬”並叶，或“三江”、“七陽”互施，吾知司選政者必加擯黜，豈有以才高句美而破格收之者乎？詞家繩墨，只在譜、韻二書，合譜合韻，方可言才。不則八斗難克升合，五車不敵片紙，雖多雖富，亦奚以爲。

凜遵曲譜　曲譜者，填詞之粉本，猶婦人之刺繡之花樣也。描一朵，刺一朵；畫一葉，綉一葉。拙者不可稍減，巧者亦不能略增。然花樣無定式，儘可日異月新；曲譜則愈舊愈佳，稍稍趨新，則以毫釐之差，而成千里之謬。情事新奇百出，文章變化無窮，總不出譜内刊成之定格。是束縛文人，而使有才不得自展者，曲譜是也；私厚詞人，而使有才得以獨展者，亦曲譜是也。使曲無定譜，亦可日異月新，則凡屬淹通文藝者，皆可填詞，何元人、我輩之足重哉！“依樣畫葫蘆”一語，竟似爲填詞而發。妙在依樣之中，别出好歹。稍有一綫之出入，則葫蘆體樣不圓，非近于方，則類乎匾矣，葫蘆豈易畫者哉！明朝三百年，善畫葫蘆者，止有湯臨川一人，而猶有病其聲韻偶乖、字句多寡之不合者。甚矣，畫葫蘆之難，而一定之成樣不可擅改也。

曲譜無新，曲牌名有新。蓋詞人好奇嗜巧，而又不得展其伎倆，無可奈何，故以二曲、三曲合爲一曲，熔鑄成名，如〔金索掛梧桐〕、〔傾杯賞芙蓉〕、〔倚馬待風雲〕之類是也。此皆老於詞學、文人善歌者能之，不則上調不接下調，徒受歌者揶揄。然音調雖協，亦須文理貫通，始可串離使合。如〔金絡索〕、〔梧桐樹〕是兩曲，串爲一曲，而名曰〔金索掛梧桐〕，以金索掛樹，是情理所有之事也。〔傾杯序〕、〔玉芙蓉〕是兩曲，串爲一

① 今校：庚青，原缺“青”字，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曲，而名曰〔傾杯賞芙蓉〕，傾杯酒而賞芙蓉，雖係捏成，猶口頭語也。〔駐馬聽〕、〔一江風〕、〔駐雲飛〕是三曲，串爲一曲，而名曰〔倚馬待風雲〕，倚馬而待風雲之會，此語即入詩文中，亦自成句。凡此，皆係有倫有脊之言，雖巧而不厭其巧。竟有只顧串合，不詢文義之通塞、事理之有無，生扭數字作曲名者，殊失顧名思義之體，反不若前人不列名目，只以"犯"字加之。如本曲〔江兒水〕而串入二别曲，則曰〔二犯江兒水〕；本曲〔集賢賓〕而串入三别曲，則曰〔三犯集賢賓〕。又有以"攤破"二字概之者，如本曲〔簇禦林〕、本曲〔錦地花〕而串入二别曲，則曰〔攤破簇禦林〕、〔攤破錦地花〕之類，何等渾然，何等藏拙！更有以十數曲串爲一曲，而標以總名，如〔六犯清音〕、〔七賢過關〕、〔九廻腸〕、〔十二峰〕之類，更覺渾雅。予謂串舊作新，終是填詞末着。只求文字好、音律正，即牌名舊殺，終覺新奇可喜。如以極新極美之名，而填以庸腐乖張之曲，誰其好之？善惡在實，不在名也。

魚模當分　詞曲韻書，止靠《中原音韻》一種。此係北韻，非南韻也。十年之前，武林陳次升先生欲補此缺陷，作《南詞音韻》一書，工垂成而復輟，殊爲可惜。予謂南韻深渺，卒難成書，填詞之家即將《中原音韻》一書就平、上、去三音之中，抽出入聲字，另爲一聲，私置案頭，亦可暫備南詞之用。然此猶可緩，更有急於此者，則"魚模"一韻，斷宜分别爲二。"魚"之與"模"，相去甚遠，不知周德清當日何故比而同之，豈傚沈休文詩韻之例，以"元"、"繁"、"孫"三韻合爲十三元之一韻，必欲於純中示雜，以存大音希聲之一綫耶？無論一曲數音，聽到歇脚處，覺其散漫無歸，即我輩置之案頭，自作文字讀，亦覺字句聱牙，聲韻逆耳。倘有詞學專家，欲其文字與聲音媲美者，當令"魚"自"魚"而"模"自"模"，兩不相混，斯爲極妥。即不能全齣皆分，或每曲各爲一韻，如前曲用"魚"，則用魚韻到底，後曲用"模"，則用模韻到底，猶之一詩一韻，後不同前，亦簡便可行之法也。自愚見推之，作詩用韻，亦當傚此，另鈔"元"字一韻，區别爲三，拈得十三元者，首句用"元"，則用"元"韻到底，凡涉"繁"、"孫"二韻者勿用；拈得"繁"、"孫"者亦然。出韻則犯詩家之忌，未有以用韻太嚴，而反來指謫者也。

廉監宜避　"侵尋"、"監咸"、"廉纖"三韻，同屬閉口之音。而"侵

尋”一韻較之“監咸”、“廉纖”，獨覺稍異。每至[①]收音處，“侵尋”閉口而其音猶帶清亮。至“監咸”、“廉纖”二韻則微有不同。此二韻者，以作急板小曲則可，若填悠揚大套之詞，則宜避之。《西厢》：“不念法華經，不理梁王懺。”一折用之者，以出惠明口中，聲口恰相合耳。此二韻宜避者，不止單爲聲音，以其一韻之中，可用者不過數字，餘皆險僻[②]艱生，備而不用者也。若惠明曲中之“揝”字、“攙”字、“燀”字、“膶”字、“餡”字、“蘸”字、“颭”字，惟惠明可用，亦惟才大如天之王實甫能用。以第二人作《西厢》，即不敢用此險韻矣。初學填詞者不知，每於一折開手處誤用此韻，致累全篇無好句。又有作不終篇，棄去此韻而另作者，失計妨時，故用韻不可不擇。

拗句難好　音律之難，不難於鏗鏘順口之文，而難於倔彊聱牙之句。鏗鏘順口者，如此字聲韻不合，隨取一字换之，縱横順逆，皆可成文，何難一時數曲。至於倔彊聱牙之句，即不拘音律，任意揮寫，尚難見才，况有清濁、陰陽、及明用韻、暗用韻、又斷斷不宜用韻之成格，死死限在其中乎？詞名之最易填者，如〔皂羅袍〕、〔醉扶歸〕、〔解三酲〕、〔步步嬌〕、〔園林好〕、〔江兒水〕等曲，韻脚雖多，字句雖有長短，然讀者順口，作者自能隨筆。即有一二句宜作拗體，亦如詩内之古風，無才者處此，亦能勉力見才。至如〔小桃紅〕、〔下山虎〕等曲，則有最難下筆之句矣。《幽閨記》〔小桃紅〕之中段云：“輕輕將袖兒掀，露春纖，盞兒拈，低嬌面也。”每句只三字，末句叶韻，而每句之第二字，又斷該用平，不可犯[③]仄。此等處，似難而尚未盡難。其〔下山虎〕云：“大人家體面委實多般。有眼何曾見？懶能向前，弄盞傳杯，恁般腼腆。這裏新人忒殺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見憐，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姻緣總在天。”只須“懶能向前”、“待推怎地展”、“事非偶然”之三句，便能攪斷詞腸。“懶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每句四字，兩平兩仄，末字叶韻。“待推怎地展”一句五字，末字叶韻，五字之中，平居其一，仄居其四。此等拗句，如

---

① 今校：至，原作“止”，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僻，原作“韻”，同上改。

③ 今校：犯，原作“用”，同上改。

何措手！南曲中此類極多，其難有十倍於此者，若逐個牌名援引，則不勝其繁，而觀者厭矣；不引一二處定其難易，人又未必盡曉。兹只隨拈舊詩一句，顛倒聲韻以喻之。如“云淡風清近午天”，此等句法，自然容易見好；若變爲“風輕雲淡近午天”，則雖有好句，不奪目矣。况“風輕雲淡近午天”七字之中，未必言言合律，或是陰陽相左，或是平仄尚[1]乖，必須再易數字始能合拍，或改爲“風輕雲淡午近天”，或又改爲“風輕午近雲淡天”。此等句法，揆之音律則或諧矣，若以文理繩之，尚得名爲詞曲乎？海内觀者肯曰此句爲音律所限，自難求工，姑爲體貼人情之善念而恕[2]之乎？曰：“不能也。”既曰不能，則作者將删去此句而不作乎？抑自創一格而暢我所欲言乎？曰：“亦不能也。”然則攻此道者，亦甚難矣。變難成易，其道何居？曰：“有一方便法門，詞人或有行之者，未必盡有知之者。行之者偶然合拍，如路逢故人，出之不意，非我知其在路而往投之也。凡作倔彊聱牙之句，不合自造新言，只當引用成語。成語在人口頭，即稍更數字，略變聲音，念來亦覺順口。新造之句，一字聱牙，非止念不順口，且令人不解其意。今亦隨拈一二句試之。如“柴米油鹽醬醋茶”，口頭語也，試變爲“油鹽柴米醬醋茶”，或再變爲“醬醋油鹽柴米茶”，未有不明其義、不辨其聲者。“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口頭語也，試將上句變爲“日出東邊西邊雨”，下句變爲“道是有情却無情”，亦未有不明其義、不辨其聲者。若使新造之言而作此等拗句，則幾與海外方言無别，必經重譯而後知之矣。即取前引《幽閨》之二句，定其工拙。“懶能向前”、“事非偶然”二句，皆拗體也。“懶能向前”一句，係作者新搆，此句便覺生澀，讀不順口；“事非偶然”一句，係家常俗語，此句便覺自然，讀之溜亮。豈非用成語易工，作新句難好之驗乎？予作傳奇文數十種，所謂“三折肱爲良醫”，此折肱語也。因覓知音，盡傾肝膈。孔子云：“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多聞吾不敢居，請自呼爲直、諒。

合韻易重　句末一字之當叶者，名爲韻脚。一曲之中，有幾韻脚，

---

① 今校：尚，原作“相”，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恕，原作“忽”，同上改。

前後各别，不可犯重。此理誰不知之？誰其犯之？所不盡知而易犯者，惟有“合前”數句。兹請先言“合前”之故。同一牌名而爲數曲者，止於首隻列名，其後在南曲則曰“前腔”，在北曲則曰“么篇”，猶詩題之有其二、其三、其四也。末後數語，有前後各别者，有前後相同，不復另作，名爲“合前”者。此雖詞人躲懶法，然付之優人，實有二便：初學之時少讀數句新詞，省費幾番記憶，一便也；登場之際，前曲各人分唱，“合前”之曲必通場合唱，既省精神，又不寂寞，二便也。然“合前”之韻脚，最易犯重。何也？大凡作首曲，則知查韻用過之字，不肯復用。迨做到第二、三曲，則止圖省力，但做前詞，不顧後語，置“合前”數句於度外，謂前曲已有，不必費心。而烏知此數句之韻脚，在前曲則語語各别，湊入此曲，焉知不有偶合者乎？故作前腔之曲，而有“合前”之句者，必將末後數句之韻脚緊記在心，不可復用，作完之後，又必再查，始能不犯此病。此就韻脚而言也，韻脚犯重，猶是小病，更有大於此者，則在詞意與人不相合。何也？“合前”之曲，既使同唱，則此數句之詞意必有同情。如生、旦、净、丑四人在場，生、旦之意如是，净、丑之意亦如是，即可謂之同情，即可使之同唱。若生、旦如是，净、丑未盡如是，則兩情不一，已無同唱之理；况有生、旦如是，净、丑必不如是，則豈有相反之曲而同唱者乎？此等關竅，若不經人道破，則填詞之家既顧陰陽平仄，又調①角徵宫商，心緒萬端，豈能復籌及此？予作是編，其於詞學之精微，則萬不得一；如此等粗淺之論，則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矣。後來作者，當錫予一字，命曰“詞奴”，以其爲千古詞人嘗效紀綱奔走之力也。

慎②用上聲　平上去入四聲，惟上聲一音最别。用之詞曲，較他音獨低；用之賓白，又較他音獨高。填詞者每用此聲，最宜斟酌。此聲利於幽静之詞，不利於發揚之曲。即幽静之詞，亦宜偶用、間用，切忌一句之中連用二、三、四字。蓋曲到上聲字，不求低而自低，不低則此字唱不出口。如十數字高，而忽有一字之低，亦覺抑揚有致。若重複數字皆低，則不特無音，且無曲矣。至於發揚之曲，每到喫緊關頭，即當用陰字

---

①　今校：調，原作“謂”，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慎，原作“填”，同上改。

而易以陽字，尚不發調，况爲上聲之極細者乎？予嘗謂物有雌雄，字亦有雌雄。平、去、入三聲以及陰字，乃字與聲之雄飛者也；上聲及陽字，乃字與聲之雌伏者也。此理不明，難於製曲。初學填詞者，每犯抑揚倒置之病，其故何居？正爲上聲之字入曲低而入白[1]反高耳。詞人之能度曲者，世間頗少。其握管撚髭之際，大約口内吟哦，皆同説話，每逢此字，即作高聲。且上聲之字，出口最亮，入耳極清，因其高而且清，清而且亮，自然得意疾書。孰知唱曲之道與此相反，念來高者唱出反低，此文人妙曲利於案頭而不利於場上之通病也。非笠翁爲千古癡人，不分一毫人我，不留一點渣滓者，孰肯盡出家私底蘊，以博慷慨好義之虚名乎？

少填入韻　入聲韻脚，宜於北而不宜於南。以韻脚一字之音，較他字更須明亮，北曲止有三聲，有平、上、去而無入，用入聲字作韻脚，與用他聲無異也。南曲四聲俱備，遇入聲之字，定宜唱作入聲，稍類三音，即同北調矣。以北音唱南曲，可乎？予每以入韻作南詞，隨口念來，皆似北調，是以知之。若填北曲，則莫妙於此，一用入聲，即是天然北調。然入聲韻脚最易見才，而又最難藏拙，工於入韻，即是詞壇祭酒。以入韻之字，雅馴自然者少，粗俗倔彊者多，填詞老手，用慣此等字樣，始能點鐵成金。淺乎此者，運用不來，镕鑄不出，非失之太生，則失之太鄙。但以《西厢》、《琵琶》二劇，較其短長：作《西厢》者，工於北調，用入韻是其所長，如《鬧會》曲中“二月春雷響殿角”、“早成就幽期密約”、“内性兒聰明，冠世才學，扭捏着身子，百般做作”，“角”字、“約”字、“學”字、“作”字，何等馴雅，何等自然；《琵琶》工於南曲，用入韻是其所短，如《描容》曲中“兩處堪悲，萬愁怎摸”，愁是何物，而可摸乎？入聲韻脚宜北不宜南之論，蓋爲初學者設，久於此道而得三昧者，則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

别解務頭　填詞者必講務頭。然“務頭”二字，千古難明。《嘯餘譜》中載“務頭”一卷，前後臚列，豈止萬言，究竟“務頭”二字，未經説明，不知何物，止於卷尾開列諸舊曲以爲體樣，言：“某曲中第幾句是務頭，

---

[1] 今校：入曲低而入白，原作“入即低而人曰”，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其間陰陽不可混用，去上、上去等字不可混施。”若跡此求之，則除却此句之外，其平仄、陰陽皆可混用混施而不論矣。又云：“某句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若是，則一曲之中止該用一俊語，其餘字句皆可潦草塗鴉而不必計其工拙矣。予謂立言之人，與當權秉軸者無異。政令之出，關乎從違，斷斷可從，而後使民從之，稍背於此者，即在當違之列。鑿鑿能信，始可發令。措詞又須言之極明，論之極暢，使人一目了然。今單提某句爲“務頭”，謂陰陽、平仄斷宜加嚴，俊語可施於上，此言未嘗不是；其如舉一廢百，當從者寡，當違者衆，是我欲加嚴，而天下之法律反從此而寬矣。况又囁嚅其詞，吞多吐少，何所取義而稱爲“務頭”，絶無一字之詮釋。然則“葫蘆提”三字，何以服天下？吾恐狐疑者讀之愈重其狐疑，明了者觀之頓喪其明了，非立言之善策也。予謂：“‘務頭’二字，既然不得其解，只當以不解解之。曲中有‘務頭’，猶棋中有眼，有此則活，無此則死。進不可戰，退不可守者，無眼之棋，死棋也；看不動情，唱不發調者，無‘務頭’之曲，死曲也。一曲有一曲之‘務頭’，一句有一句之‘務頭’，字不聱牙，音不泛調，一曲中得此一句即使全曲皆靈，一句中得此一二字即使全句皆健者，‘務頭’也。由此推之，則不特曲有‘務頭’，詩詞歌賦以及舉子業，無一不有‘務頭’矣。人亦照譜按格，發舒性靈，求爲一代之傳書而已矣，豈得爲謎語欺人者所惑，而阻塞詞源，使不得順流而下乎？”

賓白第四

自來作傳奇者，止重填詞，視賓白爲末着。常有白雪陽春其調，而巴人下里其言者，予竊怪之。原其所以輕此之故，殆有説焉。元以填詞擅長，名人所作，北曲多而南曲少。北曲之介白者，每折不過數言。即抹去賓白而止閲填詞，亦皆一氣呵成，無有斷續，似併此數言亦可略而不備者。由是觀之，則初時止有填詞，其介白之文，未必不係後來添設。在元人則以當時所重不在於此，是以輕之。後來之人，又謂元人尚在不重，我輩工此何爲？遂不覺日輕一日，而竟置此道於不講也。予則不然，嘗謂曲之有白，就文字論之，則猶經文之於傳註；就物理論之，則如棟樑之於榱桷；就人身論之，則如肢體之於血脉；非但不可相無，且覺稍

有不稱,即因此賤彼,竟作無用觀者。故知賓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有最得意之曲文,即當有最得意之賓白,但使筆酣墨飽,其勢自能相生。常有因得一句好白而引起無限曲情,又有因填一首好詞而生出無窮話柄者,是文與文自相觸發,我止樂觀厥成,無所容其思議。此係作文恒情,不得幽渺其説而作化境觀也。

聲務鏗鏘　賓白之學,首務鏗鏘。一句聱牙,俾聽者耳中生棘;數言清亮,使觀者倦處生神。世人但以"音韻"二字,用之曲中,不知賓白之文,更宜調聲協律。世人但知四六之句,平間仄、仄間平,非可混施叠用,不知散體之文,亦復如是。"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二語,乃千古作文之通訣,無一語一字可廢聲音者也。如上句末一字用平,則下句末一字定宜用仄;連用二平,則聲帶喑啞,不能聳聽。下句末一字用仄,則接此一句之上句,其末一字定宜用平;連用二仄,則音類咆哮,不能悦耳。此言通篇之大較,非逐句逐字皆然也。能以作四六平仄之法,用於賓白之中,則字字鏗鏘,人人樂聽,有"金聲擲地"之評矣。

聲務鏗鏘之法,不出平仄、仄平二語是已。然有時連用數平,或連用數仄,明知聲欠鏗鏘,而限於情事,欲改平爲仄、改仄爲平,而决無平聲、仄聲之字可代者,此則千古詞人未窮其秘。予以探驪覓珠之苦入萬丈深潭者,既久而後得之。以告同心,雖示無私,然未免可惜。字有四聲,平、上、去、入是也。平居其一,仄居其三,是上去入三聲皆麗於仄。而不知上之爲聲,雖與去入無異,而實可介於平、仄之間,以其别有一種聲音,較之於平則略高,比之去、入則又略低。古人造字審音,使居平、仄之介,明明是一過文,由平至仄,從此始也。譬如四方聲音,到處各别,吴有吴音,越有越語,相去不啻天淵。而一至接壤之處,則吴越之音相半,吴人聽之覺其同,越人聽之亦不覺其異。晉楚燕秦以至黔蜀,在在皆然,此即聲音之過文,猶上聲介於平、去、入之間也。作賓白者,欲求聲韻鏗鏘,而限於情事,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者,即當用此法以濟其窮。如兩句三句皆平,或兩句三句皆仄,求一可代之字而不得,即用一上聲之字介乎其間,以之代平可,以之代去入亦可。如兩句三句皆平,間一上聲之字,則其聲是仄,不必言矣;即兩句三句皆去聲入聲,而間一上聲之字,則其字明明是仄,而却似平,令人聽之不知其爲連用數仄者。

此理可解而不可解，此法可傳而實不當傳，一傳之後，則遍地金聲，求一瓦缶之鳴而不可得矣。

語求肖似　文字之最豪宕、最風雅、作之最健人脾胃者，莫過填詞一種。若無此種，幾於悶殺才人，困死豪傑。予生憂患之中，處落魄之境，自幼至長，自長至老，總無一刻舒眉。惟於製曲填詞之頃，非但鬱藉以舒，慍爲之解，且嘗僭作兩間最樂之人，覺富貴榮華，其受用不過如此，未有真境之爲所欲爲，能出幻境縱橫之上者。我欲做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則轉盼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即爲杜甫李白之後身；我欲娶絶代佳人，即作王嬙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則西天蓬島，即在硯池筆架之前；我欲盡孝輸忠，則君治親年，可躋堯舜彭籛之上。非若他種文字，欲作寓言，必須遠引曲譬，蘊藉包含。十分牢騷，還須留住六七分；八斗才學，止可使出二三升。稍欠和平，略施縱送，即謂失風人之旨，犯佻達之嫌。求爲家絃户誦者，難矣。填詞一家，則惟恐其蓄而不言，言之不盡。是則是矣，須知暢所欲言，亦非易事。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夢往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爲邪辟之思。務使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説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滸傳》之敘事，吴道子之寫生，斯稱此道中之絶技。果能若此，即欲不傳，其可得乎？

詞別繁減　傳奇中賓白之繁，實自[①]予始，海内知我者與罪我者半。知我者曰："從來賓白作説話觀，隨口出之即是。笠翁賓白當文章做，字字俱費推敲。從來賓白只要紙上分明，不顧口中順逆。常有觀刻本極其透徹，奏之場上便覺糊塗者。豈一人之耳目，有聰明聾聵之分乎？因作者只顧揮毫，並未設身處地，既以口代優人，復以耳當聽者，心口相維，詢其好説不好説、中聽不中聽，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則握筆，口却登場。全以身代梨園，復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好則直書，否則擱筆，此其所以觀聽咸宜也。"罪我者曰："填詞既曰'填詞'，即當以詞爲主。賓白既名'賓白'，明言白乃其賓，奈何反主作客，

---

①　今校：自，原作"白"，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而犯樹大於根之弊乎?”笠翁曰:“始作俑者實實爲予,責之誠是也。但其敢於若是與其不得不若是者,則均有説焉。請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前人賓白之少,非有一定當少之成格。蓋彼只以填詞自任,留餘地以待優人,謂引商刻羽我爲政,飾聽美觀彼爲政,我以約略數言,示之以意,彼自能增益成文。如今世之演《琵琶》、《西厢》、《荆》、《劉》、《拜》、《殺》等曲,曲則仍之,其間賓白、科諢等事,有幾處合於原本,以寥寥數言塞責者乎?且作新與演舊有别。《琵琶》、《西厢》、《荆》、《劉》、《拜》、《殺》等曲,家絃户誦已久,童叟男婦皆能備悉情由,即使一句賓白不道,止唱曲文,觀者亦能默會。是其賓白繁減,可不問也。至於新演一劇,其間情事,觀者茫然。詞曲一道止能傳聲,不能傳情,欲觀者悉其顛末、洞其幽微,單靠賓白一着。予非不圖省力,亦留餘地以待優人,但優人之中智愚不等,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毫無贅疣蛇足於其間乎?與其留餘地以待增,不若留餘地以待減。減之不當,猶存作者深心之半,猶病不服藥之得中醫也。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至其敢於若是者,則謂千古文章總無定格,有創始之人,即有守成不變之人;有守成不變之人,即有大仍其意、小變其形,自成一家而不顧天下非笑之人。古來文字之正變爲奇、奇翻爲正者,不知凡幾,吾不具論,止以多寡增益之數論之。《左傳》、《國語》,紀事之書也,每一事不過數行,每一語不過數字,初時未病其少。殆班固之作《漢書》、司馬遷之爲《史記》,亦紀事之書也,遂益數行爲數十百行,數字爲數十百字,豈有病其過多而廢《史記》《漢書》於不讀者乎?此言少之可變爲多也。詩之爲道,當日但有古風。古風之體,多則數十百句,少亦十數句,初時亦未病其多。殆近體一出,則約數十百句爲八句;絶句一出,又斂八句爲四句;豈有病其漸少,而選詩之家止載古風,删近體絶句於不録者乎?此言多之可變爲少也。總之,文字短長,視其人之筆性。筆性遒勁者,不能强之使長;筆性縱肆者,不能縮之使短。文患不能長,又患其可以不長而必欲使之長。如其能長而又使人不可删逸,則雖爲賓白中之古風、《史》、《漢》,亦何患哉。予則烏能當此,但爲糠粃之導,以俟後來居上之人”。

予之賓白雖有微長,然初作之時,竿頭未進,常有當儉不儉,因留餘幅以俟剪裁,遂不覺流爲散漫者。自今觀之,皆吴下阿蒙手筆也。如其

天假以年，得於所傳十種之外别有新詞，則能保爲犬夜鷄晨。嗚乎！其所當鳴，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

字分南北　北曲有北音之字，南曲有南音之字，如南音自呼爲"我"，呼人爲"你"，北音呼人爲"您"，自呼爲"俺"、爲"咱"之類是也。世人但知曲内宜分，烏知白隨曲轉，不應兩截。此一折之曲爲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南音之字；此一折之曲爲北，則此一折之白悉用北音之字。時人傳奇，多有混用者。即能間施於净、丑，不知加嚴於生、旦；止能分用於男子，不知區别於婦人。以北字近於粗豪，易入剛勁之口；南音悉多嬌媚，便施窈窕之人。殊不知聲音駁雜，俗語呼爲"兩頭蠻"。説話且然，况登場演劇乎？此論爲全套南曲、全套北曲者言之。南北相間，如〔新水令〕、〔步步嬌〕之類，則在所不拘。

文貴潔净　白不厭多之説，前論極詳，而此復言潔净。潔净者，簡省之别名也。潔則忌多，減始能净，二説不無相悖乎？曰："不然。"多而不覺其多者，多即是潔；少而尚病其多者，少亦近蕪。予所謂多，謂不可删逸之多，非唱沙作米、强鳧變鶴之多也。作賓白者，意則期多，字惟求少，愛雖難割，嗜亦宜專。每作一段，即自删一段，萬不可删者始存，稍有可削者即去。此言逐齣初填之際，全稿未脱之先，所謂慎之於始也。然我輩作文，常有人以爲非，而自認作是者；又有初信爲是，而後悔其非者。文章出自己手，無一非佳；詩賦論其初成，無語不妙。迨易日經時之後，取而觀之，則妍媸好醜之間非特人能辨别，我亦自解雌黄矣。此論雖説填詞，實各種詩文之通病，古今才士之恒情也。凡作傳奇，當於開筆之初，以至脱稿之後，隔日一删，逾月一改，始能淘沙得金，無瑕瑜互見之失矣。此説予能言之，不能行之者，則人與我中[①]分其咎。予終歲饑驅，杜門日少，每有所作，率多草草成篇。章名急就，非不欲删，非不欲改，無可删可改之時也。每成一劇，纔落毫端，即爲坊人攫去，下半猶未脱稿，上半業已災梨。非止災梨，彼伶工之捷足者，又復災其肺腸，災其唇舌，遂使一成不改，終爲痼疾難醫。予非不務潔净，天實使之，謂之何哉。

---

①　今校：中，原作"各"，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意取尖新　"纖巧"二字,行文之大忌也,處處皆然,而獨不戒於傳奇一種。傳奇之爲道也,愈纖愈密,愈巧愈精。詞人忌在"老實","老實"二字,即"纖巧"之讎家敵國也。然"纖巧"二字,爲文人鄙賤已久,言之似不中聽。易以"尖新"二字,則似變瑕成瑜。其實"尖新"即是"纖巧",猶之暮四朝三,未嘗稍異同一話也,以尖新出之,則令人眉揚目展,有如聞所未聞;以老實出之,則令人意懶心灰,有如聽所不必聽。白有"尖新"之文,文有"尖新"之句,句有"尖新"之字,則列之案頭,不觀則已,觀則欲罷不能;奏之場上,不聽則已,聽則求歸不得。尤物足以移人,"尖新"二字,即文中之尤物也。

少用方言　填詞中方言之多,莫過於《西厢》一種。其餘今詞古曲,在在有之。非止詞曲,即四書之中,《孟子》一書亦有方言,天下不知,而予獨知之。予讀《孟子》五十餘年不知,而今知之,請先畢其説。兒時讀"自反而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觀朱註云:"褐,賤者之服。寬博,寬大之衣。"心甚惑之。因生南方,南方衣褐者寡,間有服者,强半富貴之家,名雖褐而實則羢也。因訊蒙師,謂褐乃貴人之衣,胡云賤者之服?即云賤矣,則當從約,短一尺,省一尺購辦之資;少一寸,免一寸縫紉之力。胡不窄小其製,而反寬大其形,是何以故?師默然不答。再詢,則顧左右而言他。具此狐疑,數十年未解。及近游秦塞,見其土著之民,人人衣褐。無論絲羅罕覯,即見一二衣布者,亦類空谷足音。因地寒不毛,止以牧養自活。織牛羊之毛以爲衣,又皆粗而不密,其形似毯[illegible]誠哉其爲賤者之服,非若南方貴人之衣也。又見其寬則倍身,長復掃地。即而訊之,則曰:"此衣之外,不復有他,衫裳襦袴,總以一物代之。日則披之當服,夜則擁以爲衾,非寬不能周遭其身,非長不能盡覆其足。"《魯論》:"必有寢衣,長衣身有半,即是類也。"予始翻然大悟曰:"太史公著書,必遊名山大川,其斯之謂歟?"蓋古來聖賢,多生西北,所見皆然,故方言隨口而出。朱文公,南人也,彼烏知之。故但釋字義,不求甚解,使千古疑團,至今未破。非予遠遊絶塞,親覯其人,烏知斯言之不謬哉。由是觀之,四書之文,猶不可盡法,況《西厢》之爲詞曲乎?凡作傳奇,不宜頻用方言,令人不解。近日填詞家見花面登場,悉作姑蘇口吻,遂以此爲成律,每作净、丑之白,即用方言。不知此等聲音,止能通於吴越,

過此以往，則聽者茫然。傳奇，天下之書，豈僅爲吴越而設？至於他處方言，雖云入曲者少，亦視填詞者所生之地。如湯若士生於江右，即當規避江右之方言；粲花主人吴石渠生於陽羡，即當規避陽羡之方言。蓋生此一方，未免爲一方所囿，有明是方言，而我不知其爲方言，及入他境，對人言之而人不解，始知其爲方言者。諸如此類，易地皆然。欲作[1]傳奇，不可不存桑弧蓬矢之志。

時防漏孔　一部傳奇之賓白，自始至終，奚啻千言萬語。多言多失，保無前是後非，有呼不應，自相矛盾之病乎？如《玉簪記》之陳妙常，道姑也，非尼僧也，其白云"姑娘在禪堂打坐"，其曲云："從今孽債染緇衣。"禪堂、緇衣，皆尼僧字面，而用入道家，有是理乎？諸如此類者，不能枚舉。總之，文字短少者易爲檢點，長大者難於照顧。吾於古今文字中，取其最長最大而尋不出纖毫滲漏者，惟《水滸傳》一書。設以他人爲此，幾同爪籬貯水，珠箔遮風，出者多而進者少，豈止三十六個漏孔而已哉。

科諢第五

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鈞天之樂、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泥人作揖、土佛談經矣。予嘗以此告優人，謂戲文好處，全在下半本。只消三兩個瞌睡，便隔斷一部神情。瞌睡醒時，上文下文已不接續，即使抖起精神再看，只好斷章取義作零齣觀。若是，則科諢非科諢，乃看戲之人參湯也。養精益神，使人不倦，全在於此，可作小道觀乎？

戒淫褻　戲文中花面插科，動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話，公然道之戲場者。無論雅人塞耳，正士低頭，惟恐惡聲之污聽，且防男女同觀，共聞褻語，未必不開窺竊之門。鄭聲宜放，正爲此也。不知科諢之設，止爲發笑，人間戲語儘多，何必專談慾事？即談慾事，亦有"善

---

[1] 今校：欲作，原作"故欲"，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戲謔兮,不爲謔兮"之法,何必以口代筆,畫出一幅春意圖,始爲善談慾事者哉。人間善談慾事,當用何法?請言一二語(口)以概之。予曰:"如說口頭俗語,人盡知之者,則說半句、留半句,或說一句、留一句,令人自思,則慾事不掛齒頰,而與說出相同,此一法也。如講最褻之話,慮人屬耳者,則借他事喻之,言雖在此,意實在彼人盡了然,則慾事未入耳中,實與聽見無異,此又一法也。得此二法,則無處不可類推矣。"

忌俗惡　科諢之妙,在於近俗,而所忌者又在於太俗。不俗則類腐儒之談,太俗即非文人之筆。吾於近劇中取其俗而不俗者,《還魂》而外,則有《粲花五種》,皆文人最妙之筆也。《粲花五種》之長,不僅在此。才鋒筆藻,可繼《還魂》,其稍遜一籌者,則在氣與力之間耳。《還魂》氣長,《粲花》稍促;《還魂》力足,《粲花》略虧。雖然,湯若士之"四夢",求其氣長力足者,惟《還魂》一種,其餘三劇,則與粲花比肩。使粲花主人及今猶在,奮其全力,另製一種新詞,則詞壇赤幟,豈僅爲若士一人所攫哉。所恨予生也晚,不及與二老同時。他日追及泉臺,定有一番傾倒,必不作妒而欲殺之狀,向閻羅天子掉舌,排擠後來人也。

重關係　科諢二字,不止爲花面而設,通場脚色皆不可少。生、旦有生、旦之科諢,外、末有外、末之科諢。净、丑之科諢,則其分内事也。然爲净、丑之科諢易,爲生、旦、外、末之科諢難。雅中帶俗,又於俗中見雅;活處寓板,即於板處證活。此等雖難,猶是詞客優爲之事,所難者,要有關係。關係維何?曰:"於嘻笑詼諧之處,包含絶大文章,使忠孝節義之心,得此愈顯,如老萊子之舞斑衣,簡雍之説淫具,東方朔之笑彭祖面長,此皆古人中之善於插科打諢者也。作傳奇者苟能取法於此,則科諢非科諢,乃引人入道之方便法門耳"。

貴自然　科諢雖不可少,然非有意爲之。如必欲於某折之中,插入某科諢一段,或預設某科諢一段,插入某折之中,則是覓妓追歡、尋人賣笑,其爲笑也不真,其爲樂也亦甚苦矣。妙在水到渠成,天機自露,我本無心説笑話,誰知笑話逼人來,斯爲科諢之妙境耳。如前所云簡雍説淫具、東方朔笑彭祖,即取二事論之。蜀先主時,天旱禁酒。有吏向一人家索出釀酒之具,論者欲置之法。雍與先主游,見男女各行道上,雍謂先主曰:"彼欲行淫,請縛之。"先主曰:"何以知其行淫?雍曰:"各有其

具,與欲釀未釀者同,是以知之。"先主大笑而釋蓄釀具者。漢武帝時,有善相者,謂人中長一寸,壽當百歲。東方朔大笑。有司奏以不敬。帝責之,朔曰:"臣非笑陛下,乃笑彭祖耳。人中一寸則壽百歲,彭祖歲八百,其人中不幾八寸乎? 人中八寸,則面幾長一丈矣,是以笑之。"此二事,可謂絶妙之詼諧。戲場有此,豈非絶妙之科諢? 然當時必親見男女同行,因而説及淫具;必親聽人中一寸壽當百歲之説,始及彭祖面長,是以可笑,是以能悟人主。如其未見未聞,突然引此爲喻,則怒之不暇,笑從何來? 笑既不得,悟從何有? 此即貴自然,不貴勉强之明證也。吾看演《南西厢》,見法聰口中所説科諢,迂奇誕妄,不知何處生來,真令人欲逃欲嘔,而觀者聽者絶無厭倦之色,豈文章一道,俗則争取,雅則共棄乎?

格局第六

傳奇格局,有一定而不可移者,有可仍可改、聽人自爲政者。開場用末,冲場用生,開場數語,包括通篇,冲場一齣,蘊釀全部,此一定不可移者。開手宜静不宜喧,終場忌冷不忌熱,生旦合爲夫婦,外與老旦非充父母、即作翁姑,此常格也。然遇情事變更,勢難仍舊,不得不通融兑换而用之,諸如此類,皆其可仍可改、聽人爲政者也。近日傳奇,一味趨新,無論可變者變,即斷斷當仍者,亦加改竄以示新奇。予謂文字之新奇,在中藏不在外貌,在精液不在渣滓,猶之詩賦古文以及時藝,其中人才輩出,一人勝似一人,一作奇於一作,然止别其詞華,未聞異其資格,有以古風之局而爲近律者乎? 有以時藝之體而作古文者乎? 繩墨不改,斧斤自若,而工師之奇巧出焉。行文之道,亦若是焉。

家門　開場數語,謂之"家門"。雖云爲字不多,然非結構已完,胸有成竹者,不能措手。即使規模已定,猶慮做到其間勢有阻撓,不得順流而下,未免小有更張。是以此折最難下筆。如機鋒鋭利,一往而前,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則從此折做起;不則姑缺首篇,以俟終場補入。猶塑佛者不即開光,畫龍者點睛有待,非故遲之,欲俟全像告成,其身向左,則目宜左視,其身向右,則目宜右覷,俯仰低徊,皆從身轉,非可預爲計也。此是詞家討便宜法,開手即以告人,使後來作者,未經捉筆,

先省一番無益之勞，知笠翁爲此道功臣，凡其所言，皆真切可行之事，非大言欺世者比也。

未說家門，先有一上場小曲，如《西江月》、《蝶戀花》之類，總無成格，聽人拈取。此曲向來不切本題，止是勸人對酒忘憂、逢場作戲諸套語。予謂詞曲中開場一折，即古文之冒頭、時文之破題，務使開門見山，不當借帽覆頂。即將本傳中立言大意包括成文，與後所說"家門"一詞，相爲表裏。前是暗說，後是明說。暗說似破題，明說似承題。如此立格，始爲有根有據之文。場中閱卷，看至第二、三行而始覺其好者，即是可取可棄之文。開卷之初，能將試官眼睛一把拏住，不放轉移，始爲必售之技。吾願才人舉筆，盡作是觀，不止填詞而已也。

元詞開場，止有冒頭數語，謂之"正名"，又曰"楔子"，多則四句，少則二句，似爲簡捷。然不登場則已，既用副末上場，脚纔點地，遂爾抽身，亦覺張皇失次。增出"家門"一段，甚爲有理。然家門之前，另有一詞。今之梨園，皆略去前詞，只就家門說起，止圖省力，埋没作者一段深心。大凡說話作文，同是一理，入手之初，不宜太遠，亦正不宜太近。文章所忌者，開口駡題。便說幾句閒文，纔歸正傳，亦未嘗不可，胡遽惜字如金，而作此鹵莽滅裂之狀也。作者萬勿因其不讀而作省文。至於末後四句，非止全該，又宜别俗。元人楔子，太近老實，不足法也。

冲場　開場第二折，謂之"冲場"。冲場者，人未上而我先上也。必用一悠長引子，引子唱完，繼以詩詞及四六排語，謂之"定場白"，言其未說之先，人不知所演何劇，耳目摇摇；得此數語，方知下落，始未定而今方定也。此折之一引、一詞，較之前折家門一曲，猶難措手。務以寥寥數言，道盡本人一腔心事，又且蘊釀全部精神，猶家門之括盡無遺也。同屬包括之詞，而分難易於其間者，以家門可以明說，而冲場引子及定場詩詞全用暗射，無一字可以明言故也。非特一本戲文之節目，全於此處埋伏[1]，而作此一本戲文之好歹，亦即於此時定價。何也？開手筆機飛舞，墨勢淋漓，有由由自得之妙，則把握在手，破竹之勢已成，不憂此後不成完璧。如此時此際，文情艱澀，勉强支吾，則朝氣昏昏，到晚終無

① 今校：伏，原作"根"，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晴色，不如不作之爲愈也。然則開手鋭利者，寧有幾人？不幾阻抑後輩而塞填詞之路乎？曰："不然。有養機使動之法在。"如入手艱澀，姑置勿填，以避煩苦之勢。自尋樂境，養動生機，俟襟懷略展之後，仍復拈毫。有興即填，否則又置。如是者數四，未有不忽撞天機者。若因好句不來，遂以俚詞塞責，則走入荒蕪一路，求闢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

出脚色　本傳中有名脚色，不宜出之太遲。如生爲一家，旦爲一家，生之父母隨生而出，旦之父母隨旦而出，以其爲一部之主，餘皆客也。雖不定在一齣、二齣，然不得出四、五折之後。太遲則先有他脚色上場，觀者反認爲主，及見後來人，勢必反認爲客矣。即净、丑脚色之關乎全部者，亦不宜出之太遲。善觀場者，止於前數齣所見，記其人之姓名。十齣以後，皆是枝外生枝，節中長節，如遇行路之人，非止不問姓字，并形體面目，皆可不必認矣。

小收煞　上半部之末齣，暫攝情形，略收鑼鼓，名爲"小收煞"。宜緊，忌寬；宜熱，忌冷；宜作鄭五歇後，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結果。如做把戲者，暗藏一物於盆盎衣袖之中，做定而令人射覆，此正做定之際，衆人射覆之時也。戲法無真假，戲文無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戲法、好戲文。猜破而後出之，則觀者索然，作者赧然，不如藏拙之爲妙矣。

大收煞　全本收場，名爲"大收煞"。此折之難，在無包括之痕，而有團圓之趣。如一部之内，要緊脚色共有五人，其先東西南北，各自分開，到此必須會合。此理誰不知之？但其會合之故，須要自然而然，水到渠成，非由車戽。最忌無因而至，突如其來，與勉强生情，拉成一處，令觀者識其有心如此，與恕其無可奈何者，皆非此道中絶技，因有包括之痕也。骨肉團聚，不過歡笑一場，以此收鑼罷鼓，有何趣味？水窮山盡之處，偏宜突起波瀾，或先驚而後喜，或始疑而終信，或喜極信極而反致驚疑，務使一折之中七情具備，始爲到底不懈之筆、愈遠愈大之才，所謂有團圓之趣者也。予訓兒輩嘗云："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入彀之法。開卷之初，當以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留連，若難遽别，此一法也。"收場一齣，即勾魂攝魄之具，使人看過數日，而猶覺聲音在耳、情形在目者，全虧此齣

撒嬌，作臨去秋波那一轉也。

填詞餘論　讀金聖歎所評《西廂記》，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夫人作文傳世，欲天下後代知之也，且欲天下後代稱許而贊歎之也。殆其文成矣，其書傳矣，天下後代既羣然知之，復羣然稱許而贊歎之矣，作者之苦心，不幾大慰乎哉？予曰："未甚慰也。譽人而不得其實，其去毁也幾希。但云千古傳奇，當推《西廂》第一，而不明言其所以爲第一之故，是西施之美，不特有目者贊之，盲人亦能贊之矣。自有《西廂》以迄於今，四百餘載，推《西廂》爲填詞第一者，不知幾千萬人，而能歷指其所以爲第一之故者，獨出一金聖歎。是作《西廂》者之心，四百餘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廂》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無不死矣。人患不爲王實甫耳，焉知數百年後，不復有金聖歎其人哉。"

聖歎之評《西廂》，可謂晰毛辨髮，窮幽極微，無復有遺議於其間矣。然以予論之，聖歎所評，乃文人把玩之《西廂》，非優人搬弄之《西廂》也。文字之三昧，聖歎已得之；優人搬弄之三昧，聖歎猶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詞幾部，由淺及深，自生而熟，則又當自火其書，而别出一番詮解。甚矣，此道之難言也。

聖歎之評《西廂》，其長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無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則密矣，然亦知作者於此，有出於有心，有不必盡出於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筆亦至焉，是人之所能爲也。若夫筆之所至，心亦至焉，則人不能盡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筆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間者，此等文字，尚可謂之有意乎哉。文章一道，實實通神，非欺人語。千古奇文，非人爲之，神爲之、鬼爲之也。人則鬼神所附者耳。

笠翁劇論卷下

演習部

選脚色、正音韻等事，載在歌舞項下。男優女樂，事理相同。欲習聲樂者，兩類互觀，始無缺略。

選劇第一

填詞之設，專爲登場。登場之道，蓋亦難言之矣。詞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歌童好而教率①不得其法，皆是暴殄天物。此等罪過，與裂繒毁璧等也。方今貴戚通侯，惡談雜技，單重聲音，可謂雅人深致，崇尚得宜者矣。所可惜者，演劇之人美，而所演之劇難稱盡美；崇雅之念真，而所崇之雅未必果真。尤可怪者，最有識見之客，亦作矮人觀場，人言此本最佳，而輒隨聲附和，見單即點，不問情理之有無，以致牛鬼蛇神，塞滿氍毹之上；極長詞賦之人，偏與文章爲難，明知此劇最好，但恐偶違時好，呼名即避，不顧才士之屈伸，遂使錦篇綉帙，沉埋瓿甕之間。湯若士之《牡丹亭》、《邯鄲夢》得以盛傳於世，吴石渠之《緑牡丹》、《畫中人》得以偶登於場者，皆才人徼倖之事，非文至必傳之常理也。若據時優本念，則願秦皇復出，盡火文人已刻之書，止存優伶所撰諸抄本，以備家絃户誦而後已。傷哉！文字聲音之厄，遂至此乎？吾謂春秋之法，責備賢者。當今瓦釜雷鳴，金石絶響，非歌者投胎之誤，優師指路之迷，皆顧曲周郎之過也。使要津之上，得一二主持風雅之人，凡見此等無情之劇，或棄而不點，或演不終篇而斥之使罷，上有憎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觀者求精，則演者不敢浪習，黄絹色絲之曲，外孫齏臼之詞，不求而自至矣。吾論演習之工而首重選劇者，誠恐劇本不佳，則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於無用之地，使觀者口雖贊嘆，心實咨嗟，何如擇術務精，

① 今校：率，原作“之”，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使人心口皆羨之爲得也。

别古今　選劇授歌童,當自古本始。古本既熟,然後間以新詞,切勿先今而後古。何也?優師教曲,每加工於舊而草草於新。以舊本人人皆習,稍有謬誤,即形出短長;新本偶爾一見,即有破綻,觀者聽者未必盡曉,其拙儘有可藏。且古本相傳至今,歷過幾許名師,傳有衣鉢,未當而必歸於當,已精而益求其精,猶時文中"大學之道"、"學而時習之"諸篇,名作如林,非敢草草動筆者也。新劇則如巧搭新題,偶有微長,則動主司之目矣。故開手學戲,必宗古本,而古本又必從《琵琶》、《荆釵》、《幽閨》、《尋親》等曲唱起,蓋腔板之正,未有正於此者。此曲善唱,則以後所唱之曲,腔板皆不謬矣。舊曲既熟,必須間以新詞,切勿聽拘士腐儒之言,謂新劇不如舊劇,一概棄而不習。蓋演古戲如唱清曲,只可悦知音數人之耳,不能娱滿座賓朋之目。聽古樂而思卧,聽新樂而忘倦,古樂不必簫韶,《琵琶》、《幽閨》等曲即今之古樂也。但選舊劇易,選新劇難。教歌習舞之家,主人必多冗事,且恐未必知音,勢必委諸門客,詢之優師。門客豈盡周郎,大半以優師之耳目爲耳目。而優師之中淹通文墨者少,每見才人所作,輒思避之,以鑿枘不相入也。故延優師者,必擇文理稍通之人,使閲新詞,方能定其美惡;又必藉文人墨客參酌其間,兩議僉同,方可授之使習。此爲主人多冗不諳音樂者而言,若係風雅主盟、詞壇領袖,則獨斷有餘,何必知而故詢。噫,欲使梨園風氣丕變維新,必得一二縉紳長者主持公道,俾詞之佳者必傳,劇之陋者必黜,則千古才人心死,現在名流,有不以沉香刻木而祀之者乎?

劑冷熱　今人之所尚,時優之所習,皆在熱鬧二字。冷静之詞,文雅之曲,皆其深惡而痛絶者也。然戲文太冷,詞曲太雅,原足令人生倦。此作者自取厭棄,非人有心置之也。然儘有外貌似冷而中藏極熱,文章極雅而情事近俗者,何難稍加潤色,播入管絃。乃不問長短,一概以冷落棄之,則難服才人之心矣。予謂傳奇無冷熱,只怕不合人情。如其離合悲歡皆爲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髮冲冠、能使人驚魂欲絶,即使鼓板不動,場上寂然,而觀者叫絶之聲,反能震天動地。是以人口代鼓樂,贊歎爲戰争,較之滿場殺伐,鉦鼓雷鳴,而人心不動,

反欲掩耳避喧者爲何如？豈非冷中之熱，勝於熱中之冷；俗中之雅，遜於雅中之俗乎哉？

變調第二

變調者，變古調爲新調也。此事甚難，非其人不行，存此説以俟作者。才人所選詩賦古文，與佳人所製錦綉花樣，無不隨時更變。變則新，不變則腐；變則活，不變則板。至於傳奇一道，尤是新人耳目之事，與玩花賞月同一致也。使今日看此花，明日復看此花，昨夜對此月，今夜復對此月，則不特我厭其舊，而花與月亦自媿其不新矣。故桃陳則李代，月滿即哉生。花月無知，亦能自變其調，矧詞曲出生人之口，獨不能稍變其音，而百歲登場，乃爲三萬六千日雷同合掌之事乎？吾每觀舊劇，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則喜其音節不乖，耳中免生芒刺；懼則懼其情事太熟，眼角如懸贅疣。學書學畫者，貴在彷彿大都，而細微曲折之間，正不妨增減出入。若止爲依樣葫蘆，則是以紙印紙，雖云一綫不差，少天然生動之趣矣。因創二法，以告世之執郢斤者。

縮長爲短　觀場之事，宜晦不宜明。其説有二：優孟衣冠，原非實事，妙在隱隱躍躍之間。若於日間搬弄，則太覺分明，演者難施幻巧，十分音容，止作得五分觀聽，以耳目聲音散而不聚故也。且人無論富貴貧賤，日間盡有當行之事，閲之未免妨工。抵暮登場，則主客心安，無妨時失事之慮，古人秉燭夜遊，正爲此也。然戲之好者必長，又不宜草草完事，勢必闡揚志趣，摹擬神情，非達旦不能告闋。然求其可以達旦之人，十中不得一二，非迫於來朝之有事，即限於此際之欲眠，往往半部即行，使佳話截然而止。予嘗謂好戲若逢貴客，必受腰斬之刑。雖屬謔言，然實事也。與其長而不終，無寧短而有尾。故作傳奇付優人，必先示以可長可短之法。取其情節可省之數折，另作暗號記之，遇清閒無事之人，則增入全演，否則拔而去之，此法是人皆知，在梨園亦樂於爲此。但不知減省之中，又有增益之法。使所省數折，雖去若存，而無斷文截角之患者，則在秉筆之人，略加之意而已。法於所删之下折，另增數語，點出中間一段情節，如云：昨日某人來説某話，我如何答應之類是也。或於所删之前一折，預爲吸起，如云：我明日當差某人去幹某事之類是也。

如此則數語可當一折，觀者雖未及看，實與看過無異，此一法也。予又謂，多冗之客，併此最約者亦難終場，是删與不删等耳。嘗見貴介命題，止索雜單，不用全本，皆爲可行即行，不受戲文牽制計也。予謂全本太長，零齣太短，酌乎二者之間，當做《元人百種》之意而稍稍擴充之，另編十折一本，或十二折一本之新劇，以備應付忙人之用。或即將古本舊戲，用長房妙手，縮而成之。但能沙汰得宜，一可當百，則寸金丈鐵，貴賤攸分，識者重其簡貴，未必不棄長取短，另開一種風氣，亦未可知也。此等傳奇，可以一席兩本，如佳客並坐，勢不低昂。皆當在命題之列者，則一後一先，皆可爲政，是一舉兩得之法也。有暇即當屬草，請以下里巴人，爲白雪陽春之倡。

變舊成新　演新劇如看時文，妙在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演舊劇如看古董，妙在身生後世，眼對前朝。然而古董之可愛者，以其體質愈陳愈古，色相愈變愈奇。如銅器玉器之在當年，不過一刮磨光瑩之物耳；迨其歷年既久，刮磨者渾全無跡，光瑩者斑駁成文，是以人人相寶。非寶其本質如常，寶其能新而善變也。使其不異當年，猶然是一刮磨光瑩之物，則與今時旋造者無别，何事什伯其價而購之哉。舊劇之可珍，亦若是也。今日梨園，購得一新本，則因其新而愈新之，飾怪妝奇，不遺餘力。演到舊劇，則千人一轍，萬人一轍，不求稍異，觀者如聽蒙童背書，但賞其熟，求一换耳换目之字而不得：則是古董便爲古董，却未嘗易色生斑，依然是一刮磨光瑩之物。我何不取旋造者觀之，猶覺耳目一新，何必定爲村學究聽蒙童背書之爲樂哉。然則生斑易色，其理甚難，當用何法以處此？曰："有道焉。"仍其體質，變其豐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飾，便足令人改觀，不俟變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體質維何？曲文與大段關目是已。豐姿維何？科諢與細微説白是已。曲文與大段關目不可改者，古人既費一片心血，自合常留天地之間，我與何讐，而必欲使之埋没？且時人是古非今，改之徒來訕笑。仍其大體，既慰作者之心，且杜時人之口。科諢與細微説白不可不變者，凡人作事，貴於見景生情。世道遷移，人心非舊，當日有當日之情態，今日有今日之情態。傳奇妙在人情，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當與世遷移，自囀其舌，必不爲膠柱鼓瑟之談，以拂聽者之耳。

况古人脱稿之初，便覺其新，一經傳播，演過數番，即覺聽熟之言難於複聽，即在當年，亦未必不自厭其繁，而思陳言之務去也。我能易以新詞，透入世情三昧，雖觀舊劇，如閱新篇，豈非作者功臣？使得爲雞皮三少之女，前魚不泣之男，地下有靈，方頌德歌功之不暇，而忍以矯制責之哉？但須點鐵成金，勿令畫虎類狗；又須擇其可增者增，當改者改。萬勿故作知音，强爲解事，令觀者當場噴飯，而羣罪作俑之人，則湖上笠翁不任咎也。此言潤澤枯藁、變易陳腐之事。予嘗痛改《南西厢》，如《遊殿》、《問齋》、《踰墻》、《驚夢》等科諢，及《玉簪·偷詞》、《幽閨·旅婚》諸賓白，付伶工搬演，以試舊新，業經詞人謬賞，不以點竄爲非矣。尚有拾遺補缺之法，未語同人，兹請並終其説。舊本傳奇，每多缺略不全之事，剌謬難解之情。非前人故爲破綻，留話柄以貽後人，若唐詩所謂"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乃一時照管不到，致生漏孔，所謂"至人千慮，必有一失"。此等空隙，全靠後人泥補，不得聽其缺陷，而使千古無全文也。女媧氏煉石補天，天尚可補，况其他乎？但恐不得五色石耳。姑舉二事以概之。趙五娘於歸兩月即别蔡邕，是一桃夭新婦。算至公姑已死，别墓尋夫之日，不及數年，是猶然一冶容誨淫之少婦也。身背琵琶，獨行千里，即能自保無他，能免當時物議乎？張太公重諾輕財，資其困乏，仁人也、義士也。試問衣食、名節，二者孰重？衣食不繼則周之，名節所關則聽之，義士仁人，曾若是乎？此等缺陷，就詞人論之，幾與天傾西北、地陷東南無異矣，可少補天塞地之人乎？若欲於本傳之外，劈空添出一人，送趙五娘入京，與之隨身作伴，妥則妥矣，猶覺傷筋動骨，太涉更張。不想本傳中現有一人，儘可用之而不用，竟似張太公止圖卸肩，不顧趙五娘之去後者。其人爲誰？着送錢米助喪之小二是也。《剪髮》白云："你先回去，我少頃就着小二送來。"則是太公非無僕從之人，何以吝而不使？予爲略增數語，補此缺略，附刻於後，以政同心。此一事也。《明珠記》之《煎茶》，所用爲傳消遞息之人者，塞鴻是也。塞鴻一男子，何以得事嬪妃？使宫禁之内，可用男子煎茶，又得密談私語，則此事可爲，何事不可爲乎？此等破綻，婦人小兒皆能指出，而作者絶不經心，觀者亦聽其疏漏。然明眼人遇之，未嘗不啞然一笑而作無是

公看者也。若欲於本家[1]之外,鑿空構一婦人,與無雙小姐從不謀面,而送進驛内煎茶,使之先通姓名、後説情事,便則便矣,猶覺生枝長節,難免贅瘤。不知眼前現有一婦,理合使之而不使,非特王仙客至愚,亦覺彼婦太忍。彼婦爲誰? 無雙自幼跟隨之婢,仙客現在作妾之人,名爲采蘋是也。無論仙客覓人將意,計當出此;即就采蘋論之,豈有主人一别數年,無由把臂,今在咫尺,不圖一見,普天之下有若是之忍人乎? 予亦爲正此迷謬,止换賓白,不易填詞,與《琵琶》改本並刊於後,以政同心,又一事也。其餘改本尚多,以篇帙浩繁,不能盡附。總之,凡予所改者,皆出萬不得已,眼看不過,耳聽不過,故爲剷削不平,以歸至當,非勉强出頭,與前人爲難者比也。凡屬高明,自能諒其心曲。

插科打諢之語,若欲變舊爲新,其難易較此奚止百倍。無論劇劇可增、齣齣可改,即欲隔日一新,逾月一换,亦誠易事。可惜當世貴人,家蓄名優數輩,不得一詼諧弄筆之人,爲種詞林萱草,使之刻刻忘憂。若天假笠翁以年,授以黄金一斗,使得自買歌童,自編詞曲,口授而身導之,則戲場關目,日日更新,氈上詼諧[2],時時變相。此種技藝,非特自能,誇之天下,人亦共信之。然謀生不給,遑問其他? 只好作貧女縫衣,爲他人助嬌,看他人出閣而已矣。

琵琶記尋夫改本

〔胡搗練〕(旦上)辭别去,到荒坵,只愁出路煞生受。畫取真容聊藉手,逢人將此勉哀求。

　　鬼神之道,雖則難明;感應之理,未嘗不信。奴家昨日在山上築墳,偶然力乏,假寐片時。忽然夢見當山土地,帶領着無數陰兵,前來助力。又親口囑咐着奴家,改换衣裝,往京尋取夫壻。及至醒來,那墳臺果然築就。可見真有神明,不是空空一夢。只得依了夢中之言,改换作道姑打扮,又編下一套凄凉北調,到途路之間,逢人

---

① 今校:家,原作"傳",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氈上詼諧,原作"壇上詼講",同上改。

彈唱，抄化些資糧糊口，也是一條生計。只是一件：我自做媳婦以來，終日與公姑厮守，如今雖死，還有個墳塋可拜；一旦撇他而去，真個是舉目淒然。喜得奴家略曉丹青，只得借紙筆傳神，權當個丁蘭刻木，背在肩上行走，只當還與二親相傍一般。遇著小祥忌日，也好展開祭奠，不枉做媳婦的一點孝心。有理，有理！顏料紙張俱已備下。只是憑空摹擬，恐怕不肖神情，且待我想像起來。

〔三仙橋〕一從他每死後，要相逢不能勾，除非夢裏暫時略聚首。（如今該下筆了）（欲畫又止介）苦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描淚先流。（畫介）描不出他苦心頭，描不出他饑症候，（又想介）描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又畫介）只畫得他髮颼颼，和那衣衫敝垢。（畫完了待我細看一看）（看介）（呀！像倒極像，只是畫得太苦了些，全沒些歡容笑口。呀！公婆，公婆！非是媳婦故意如此）。休休。若畫做好容顔，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待我懸掛起來，燒些紙錢，奠些酒飯，然後帶出門去便了。）（掛介）噯，我那公公婆婆呵。媳婦只爲往京尋取丈夫，撇你不下，故此圖畫儀容，以便隨身供養。你須是有靈有感，時刻在暗裏扶持。待媳婦早見你的孩兒，痛哭一場，説完了心事，然後趕到陰司與你二人做伴便了。阿呀，我那公婆呵！）（哭介）

〔前腔〕非是奴尋夫遠遊，只怕我公婆絶後。奴見夫便回，此行安敢久。路途中奴怎走，望公婆相保佑。（拜完了，如今收拾起身。論起理來，該先别墳塋，然後去别張太公纔是。只爲要托他照管墳塋，須是先别了他，然後同至墳前，把公婆的骸骨，交付與他便了。）（鎖門）（行介）只怕奴去後，冷清清有誰來祭掃？縱使遇春秋，一陌紙錢怎有？休休，你生是受凍餒的公婆，死做個絶祭祀的姑舅。

（來此已是，太公在家麽？）（丑上）（收拾草鞋行遠路，安排包裹送嬌娘。呀，五娘子來了，老員外有請。）（末上）（衰柳寒蟬不可聞，金風敗葉正紛紛。長安古道休回首，西出陽關無故人。呀，五娘子，我正要過來送你，你却來了。）（旦）因有遠行，特來拜别。大公請端坐，受奴家幾拜。）（末）（來到就是了，不勞拜罷。）（旦）（拜）（末）（同拜介）（旦）（高厚恩難報，臨歧淚滿巾。）（末）（從今無别事，

拭目待歸人。)(末起,旦不起介)(末)(五娘子請起。呀,五娘子,你爲何跪在地下,不肯起來。)(旦)(奴家有兩件大事奉求,要太公親口許下,方敢起來。)(末)(孝婦所求,一定是綱常倫理之事。老夫一力擔當,快些請起。)(旦起介)(末)(叫小二看椅子過來,與五娘坐了講話。)(旦)(告坐了)(末)(五娘子,你方纔説的是那兩件事?)(旦)(第一件,是怕奴家去後,公婆的墳塋没人照管,求太公不時看顧,每逢令節,代燒一陌紙錢。)(末)(這是我分内之事,自然照管,何須你囑咐。第二件呢?)(旦)(第二件,因奴家是個少年女子,遠出尋夫,没人作伴,路上怕有嫌疑,求公公大發婆心,把小二借與奴家作伴。到京之日,即便遣人送還。這一件事關係奴家的名節,斷求慨允。)(末)五娘子,這件事情,比照管墳塋還大。莫説待你拜求,方纔肯許,不是個仗義之人;就是聽你講到此處,方纔思念起來把小二送你,也就不成個張廣才了。我昨日思想,不但你隻身行走,路上嫌疑;就是到了京中,與你丈夫相見,他問你在路途之中,如何宿歇,你把甚麼言語答應他?萬一男子漢的心腸多疑少信,將你埋葬公婆的大事且不提起,反把形迹二字與你講論起來,如何了得!這也還是小事。他三載不歸,未必不在京中别有所娶。我想那房家小看見前妻走到,還要無中生有,别尋説話,離間你的夫妻,何况是遠遠尋夫,没人作伴?若把幾句惡言加你,豈不是有口難分?還有一説,你丈夫臨行之日,把家中事情拜托於我,我若容你獨自尋夫,有礙他終身名節,日後把甚麽顔面見他?就是死到九泉,也難與你公婆相會。這個主意,我先定下多時了。已曾分付小二,着他伴你同行。不勞分付,放心前去便了。)(旦起拜介)(這等,多謝公公,奴家告别了。)(末)(且慢些,再請坐下。我且問你,你既要尋夫,那路上的盤費,已曾備下了麽?)(旦)(並不曾有。)(末)(既然没有,如何去得?)(旦指背上琵琶介)(這就是奴家的盤費。不瞞公公説,已曾編下一套凄凉北調,譜入絲絃,一路彈唱而行,討些錢米度日)(丑)(這等説來,竟是叫化了。這樣生意,我做不慣。不要總承,快尋别個去罷。)(末)(我自有主意,不消多嘴。五娘子,你前日剪髮葬親,往街坊賣貨,倒不曾問得你賣了幾貫錢財,可勾用

麽?)(旦)(並無人買,全虧太公周濟。)(末)(却又來! 頭髮可以作髢,尚且賣不出錢財,何況是空空彈唱? 萬一没人與錢,你還是去的好? 轉來的好? 流落在他鄉,不來不去的好? 那些長途資斧,我也曾與你備下,不勞費心。也罷,你既費精神編成一套詞曲,不可不使老朽聞之。你就唱來,待我與你發個利市。)(旦)(這等,待奴家獻醜。若有不到之處,求太公改政一二。)(末)(你且唱來)。(旦理弦彈唱)(末)(不住掩淚)(丑)(不住哭介)

〔北越調鬥鵪鶉〕静理冰絃,凝神息喘,待訴衷腸,將眉略展。怕的是聽者愁聽,聞聲去遠。雖不比杞梁妻善哭夫,也去那哭倒長城的孟姜不遠。

〔紫花兒序〕俺不是好雲遊閒離閨闥,也不是背人倫强抱琵琶,都則爲遠尋夫苦歷山川。説甚麽金蓮窄小,道路迍邅,鞋穿,便做到骨葬溝渠首向天。保得過面無慚腆。好追隨地下姑嫜得全名,死也無冤。

〔天净沙〕當初始配良緣,備饔餐尚有餘錢。只爲兒夫去遠,遭荒罹變,爲妻庸禍及椿萱。

〔金蕉葉〕他望賑濟,心穿眼穿;俺遭搶奪,糧懸命懸。若不是遇高鄰分糧助饘,怎能勾遇親心將灰復燃。

〔小桃紅〕可憐他遊絲一縷命空牽,要續愁無線。俺也曾自饜糟糠備親膳,要救餘年。又誰料攀轅卧轍翻成勸,因來竈邊,窺奴私嚥,一聲兒哭倒便歸泉。

〔調笑令〕可憐葬無錢。虧的是一位恩人,竟做了兩次天。他助葬非强由情願。實指望吉回凶轉,因災致祥無他變,又誰知後運同前。

〔禿厮兒〕俺雖是厚面皮無羞不腆,怎忍得累高鄰鬻産輸田? 只得把香雲剪下自賣錢。到街坊哭聲喧,誰憐?

〔聖藥王〕俺待要圖卸肩,赴九泉,怎忍得親骸朽露飽飛鳶? 欲待把命苟延,較後先,算來無幸可儌天,哭倒在街前。

〔麻郎兒〕感義士施恩不倦,二天外又復加天。則爲這好仗義的高鄰忒煞賢,越顯得受恩的淺深無辨。(么篇)徒跣[①],把羅裙自撚,裹黄泥

---

① 今校:跣,原作"説",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去築墳圈。感山靈神通書顯，又指去路，勸人赴遠。

〔絡絲娘〕因此上顧不的鞋弓襪淺，講不起抛頭露面，手撥琵琶，原非自遣，要訴出衷腸一片。

〔東原樂〕暫把喪衣覆，喬將道服穿。爲缺資財，致使得身容變。休怪俺孝婦啼痕學杜鵑，只爲多愁怨，漬染得縗麻如茜。

〔拙魯邊〕可憐俺日不停，夜不眠，饑不飡，冷不燃。當日呵，辨不出桃花人面，分不開藕瓣金蓮。到如今藕絲花片落在誰邊？自對菱花，錯認椿萱，止爲憂煎。纔信道家寬出少年。

〔尾〕千愁萬緒提難遍，只好縮緣中一線。聽不出眼淚的休解囊，但有酸鼻的仁人請將鈔袋兒展。

（末）（做也做得好，彈也彈得好，唱也唱得好，可稱三絶。）（出銀介）（這一封銀子，就當潤喉潤筆之資，你請收下。）（旦謝介）（末）（小二過來，他方纔彈唱的時節，我便爲他聲音凄楚，情節可憐，故此掉淚。你知道些甚麽，也號號咷咷哭個不了。）（丑）（不知甚麽原故，聽到其間，就不知不覺哭將起來。連我也不明白。）（末）（這等我且問你，方纔送他的銀子，萬一途中不勾，依舊要叫化起來，你還是情願不情願？）（丑）（情願，情願。）（末）（爲甚麽以前不情願，如今忽然情願起來？）（丑）（想介）（正是，爲甚麽原故，忽然改變起來？連我也不明白。）（末）（好，這叫做“孝心所感，鐵人流淚；高僧説法，頑石點頭”。五娘子，你一片孝心，就從今日効驗起了，此去定然遂意。我且問你，你公婆的墳塋，曾去拜别了麽？）（旦）（還不曾去。要屈太公同行，好對着公婆當面拜托。）（末）（一發見得到，就請同行。叫小二與五娘子背了琵琶。）（丑）（自然。莫説琵琶，就是要帶馬桶，我也情願挑着走了。）（末）（五娘子，我還有幾句藥石之言，要分付你。和你一面行走，一面講罷。）（旦）（既有法言，便求賜教。）（行介）

〔鬥黑蟆〕（末）伊夫婿，多應是貴官顯爵，伊家去，須當審個好惡。只怕你這般喬打扮，他怎知覺？一貴一貧，怕他將錯就錯。（合）孤墳寂寞，路途滋味惡。兩處堪悲，萬愁怎摸。

（末）已到墳前了。蔡大哥，蔡大嫂，你這個孝順媳婦，侍你二

人，可謂“生事以禮，死葬以禮，祭之以禮”。無一事不全的了。如今遠出尋夫，特來拜别，將墳墓交托於我。從今以後，我就當你媳婦，逢時化紙，遇節燒錢，你不消慮得。只是保佑他一路平安，早與丈夫相會。他一生行孝的事情，只有你夫妻兩口與我張廣才三人知道。你夫妻死了，止剩得我一個在此，萬一不能勾見他，這孝婦一片苦心，誰人替他表白？趁我張廣才未死，速速保佑他回來。待我見他一面，把你媳婦的好處細細對他講一遍，我張廣才這個老頭兒，就死也瞑目了。噯，我那老友呵。）（旦）（我那公婆呵。）（同放聲大哭，丑亦哭介）（末）五娘子。

〔憶多嬌〕我承委托，當領諾。這孤墳我自看守，决不爽約。但願你途中身安樂。（合）舉目蕭索，滿眼盈盈淚落。

（旦）（公婆！你媳婦如今去了。太公，奴家去了。）（末）（五娘子，你途間保重，早去早回。小二，你好生伏侍五娘子，不要叫他費心。）（丑）（曉得。）

（旦）爲尋夫壻别孤墳。（末）只怕兒夫不認真。

（合）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

（旦）（掩淚同丑先下）（末）（目送作哽咽不能出聲介）噯。我，我，我明日死了，那有這等一個孝順媳婦。可憐，可憐。）（掩淚下）

明珠記煎茶改本第一折

〔卜算子〕（生冠帶上）未遇費長房，已縮相思地。咫尺有佳音，可惜人難寄。

下官王仙客，叨授富平縣尹。又爲長樂驛缺了驛官，上司命我帶管三月。近日朝廷差幾員内官，帶領三十名宫女，去備皇陵打掃之用。今日申牌時分已到驛中。我想宫女三十名，焉知無雙小姐不在其内？要托人探個消息，百計不能。喜得裏面要取人伏侍，我把塞鴻扮作煎茶童子，送進去承直，萬一遇見小姐，就好傳個信兒。塞鴻那裏？（丑上）藍橋今夜好風光，天上羣仙降下方。只恐雲英難見面。裴航空自搗玄霜。塞鴻伺候。（生）今日送你進去煎茶，專爲打探無雙小姐的消息，你須要用心體訪。（丑）小人理會得。

(生)隨着我來。(行介)你若見了小姐呵!

〔玉交枝〕道我因他憔悴。雖則是斷機緣,心兒未灰,癡情還想成婚配。便今世不共鴛幃,私心願將來世期。倒不如將生换死求連理。(合)料伊行冰心未移,料伊行柔腸更癡。

(説話之間,已到館驛前了。(丑)管門的公公在麼?(净上)走馬近來辭帝闕,奉差前去掃皇陵。甚麼人?到此何幹?(生)帶管驛事富平縣尹送煎茶人役伺候。(净)着他進來。(丑進見介)(净看怒介)這是個男子,你爲甚麼送他進來呢?(生)是個幼年童子。(净)看他這個模樣,也不是個幼年童子了。好個不通道理的縣官。就是上司官員帶着家眷從此經過,也没有取男子服事之理,何況是皇宫内院的嬪妃,肯容男子見面?叫孩子們快打出去,着他换婦人進來。這樣不通道理,還叫他做官。(駡下)(生)(這怎麼處。)

(前腔)精神徒費,不收留,翻加峻威。道是男兒怎入裙釵隊。歎賓鴻有翼難飛。(丑)(老爺,你偌大一位縣官,怕差遣婦人不動?撥幾個民間婦女進去就是了,愁他怎的?(生)塞鴻,你那裏知道。民間婦女儘有,只是我做官的人,怎好把心事托他。)幽情怎教民婦知,説來徒使旁人議。(合前)

且自回衙,少時再作道理。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第二折

〔破陣子〕(小旦上)故主恩情難背,思之夜夜魂飛。(奴家采蘋,自從拋離故主,寄養侯門,王將軍待若親生。王解元納爲側室,唱隨知禮不缺,伉儷之情頗諧。只是思憶舊恩,放心不下。聞得朝廷撥出宫女三十名,去備皇陵打掃,如今現在驛中。萬一小姐也在數内,我和他咫尺之間,不能見面,令人何以爲情。仔細想來,好悽慘人也。(淚介))

〔黄鶯兒〕從小便相依。棄中途,履禍危。經年没個音書寄。到如今呵,又不是他東我西,山遥路迷。宫門一入深無底,止不過隔層幃,身兒不近,怎免淚珠垂。

((生上)枉作千般計,空回九轉腸。姻緣生割斷,最恨是穹蒼。(見介)(小旦)相公回來了。你着塞鴻去探消息,端的何如?爲甚麼面帶愁容,不言不語?(生)不要説起。那守門的太監不收男子,只要婦人。婦人儘有,都是民間之女,怎好托他代傳心事,豈不悶殺我也。

〔前腔〕無計可施爲。眼巴巴,看落暉。只今宵一過便無機會。(娘子,我便爲此煩惱。你爲何也帶愁容?看你)無端皺眉,無因淚垂,(莫不是)愁他奪取中宫位?(那裏知道這婚姻事呵)絶端倪。便圖來世,那好事也難期。

((小旦)奴家不爲别事,只因小姐在咫尺之間,不能見面,故主之情,難於割捨,所以在此傷心。(生)原來如此,這也是人之常情。(小旦)相公你要傳消遞息,既苦無人;我要見面談心,又愁無計。我如今有個兩全之法,和你商量。(生)甚麼兩全之法?快些講來。(小旦)他要取婦人承值,何不把奴家送去?只説民間之婦。若還見了小姐,婦人與婦人講話,没有甚麼嫌疑,豈不比塞鴻更强十倍?(生)如此甚妙。只是把個官人娘子扮作民間之婦,未免屈了你些。(小旦)我原以侍妾起家,何屈之有。(生)這等,分付門上唤一乘小轎進來,傍晚出去,黎明進來便了。
羨卿多智更多情,一計能收兩淚零。
(小旦)雞犬尚能懷故主,爲人豈可負生成。)

第三折(此折改白不改曲,曲照原本,不更一字。)
〔長相思〕(旦上)念奴嬌,歸國遥,爲憶王孫心轉焦。
楚江秋色饒。月兒高,燭影摇,爲憶秦娥夢轉迢。苦呵,漢宫春信消。

(衙鼓鼕鼕動戍樓,倚床無寐數更籌。可憐今夜中庭月,一樣清光兩地愁。奴家自到驛内,看看天色晚來。(内打二鼓介)呀,譙樓上面已打二鼓了。獨眠孤館,展轉凄其,待與姊妹們閒話消遣,怎奈他們心上無事,一個個都去睡了。教奴家獨守殘燈,怎生睡得去。)

〔二郎神〕良宵杳，爲愁多睡來還覺。手攬寒衾風料峭。（也罷，待我剔起殘燈，到堦除下閒步一迴，以消長夜。）徘徊燈側，下堦閒步無聊。只見慘淡中庭新月小，畫屏間餘香猶裊。漏聲高，正三更驛庭，人静寥寥。

（那簾兒外面，就是煎茶之所，不免去就着茶爐，飲一杯苦茗則個。正是：有水難澆心火熱，無風可解淚冰寒。（暫下）（小旦持扇上）已入重圍裏，還愁見面遥。故人相對處，打點淚痕拋。奴家自進驛來，辨眼偷瞧，不見我家小姐。（内作長歎介）（小旦）呀，如今夜深人静，爲何有沉吟歎息之聲？不免揭起簾兒，覷他一眼。

〔前腔〕偷瞧，把珠簾輕揭，金鈴聲小。（呀，那階除之下，緩步行來的，好似我家小姐。欲待唤他，又恐不是。我且只當不知，坐在這裏煎茶，看他出來，有何話説。）（旦上）看一縷茶烟香繚繞。（呀，那個煎茶女子，好生面善。）青衣執爨，分明舊識風標。悄語低聲問分曉。（那煎茶女子，快取茶來。（小旦）娘娘請坐，待我取來。（送茶各看皆驚介）（旦）呀，分明是采蘋的模樣。他爲何來在這裏？（小旦）竟是我家小姐，待他唤我，我纔好認他。（旦）那女子走近前來。你莫非就是采蘋麼？（小旦）小姐在上，妾身就是。（跪介）（旦抱哭介）（合）天那！）何幸得萍水相遭。（（旦）你爲何來在這裏？（小旦）説起話長。今夜之來，是采蘋一點孝心，費盡機謀，特地來尋故主。請問小姐，老夫人好麼？（旦）還喜得康健。采蘋，你曉得王官人的消息麼？）郎年少，自分離孤身何處飄飖？

（小旦）他自分散之後，賊平到京。正要來圖婚配，不想我家遭此横禍，他就落魄天涯。近得金吾將軍題請得官，現做富平縣尹，權知此驛。

（囀林鶯）他宦中薄禄權倚靠，知他未遂雲霄。（旦）這等説來，他也就在此處了。既然如此，你的近況何如？隨着誰人？作何勾當？（小旦）采蘋自别夫人小姐，蒙金吾將軍收爲義女，就嫁與王官人，目今現在一處。（旦）哦，你和他現在一處麼？（小旦）是。（旦作醋容介）這等講來，我倒不如你了。）鷦鷯已占枝頭早，孤鸞拘鎖，何日得歸巢。（（小旦）小姐不要多心，奴家雖嫁王郎，議定權爲側室。虚却正夫人的坐位，還待着小姐哩。（旦）這等纔是。我且問你，檀郎安否？）怕相思瘦損潘安

貌。((小旦)他雖受折磨，却還志氣不衰，容顔如舊。)志氣好，千般折挫，風月未全消。

(他一片苦情，恐怕小姐不知，現付明珠一顆，是小姐贈與他的，他時時藏在身旁，不敢遺失。(付珠介))

〔前腔〕(旦)雙珠依舊成對好，我兩人還是蓬飄。(采蘋，我今夜要約他一會，你可唤得進來麼？(小旦)這個使不得。老公公在外監守，又有軍士巡更，那裏唤得進來。(旦)莫非是你……(小旦)是我怎麼樣？哦，采蘋知道了，莫非疑我吃醋麼？若有此心，天不覆，地不載。小姐，利害所關，他委實進來不得。(旦淚介)嗳)，眼前欲見無由到，驛庭咫尺，翻做楚天遥。(小旦)楚天猶小，着不得一腔煩惱。(小姐有何心事，只消對采蘋説知，待采蘋轉對他説，也與見面一般。)(旦)枉心焦，我芳情自解，怎説與伊曹。

(待我修書一封，與你帶去便了。(小旦)説得有理，快寫起來，一霎時天就明了。)(旦寫介)

〔啄木公子〕舒殘繭，展兔毫，蚊脚蠅頭隨意掃。只怕我有萬恨千愁，假饒會面難消。(我有)滿腔愁怨，寫向鸞箋怎得了。總有丹青别樣巧，畢竟衷腸事怎描？只落得淚痕交。

(前腔)書纔寫，燈再挑，錦袋重封花押巧。(書寫完了，采蘋，你與我)傳示他，好自支持，休爲我長皺眉梢。((小旦)小姐，你與他的姻緣畢竟如何？可有出宫相會的日子?)(旦)爲説漢宫人未老，怨粉愁香憔悴倒。寂寞園陵歲月遥，雲雨隔藍橋。

(明珠封在書中，叫他依舊收好。)(小旦)天色已明，采蘋出去了。小姐，你千萬保重。若有便信，替我致意老夫人。(各哭介)(小旦)小姐保重，采蘋去了。(掩淚介)(旦)呀，采蘋，你竟去了。(頓足哭介)

〔哭相思尾〕從此兩下分離音信杳，無由再見親人了。

((哭倒介)(末上)自不整衣毛，何須夜夜號。喒家一路辛苦，正要睡覺，不知那個宫人啾啾唧唧，一夜哭到天明。不免到裏面去看來。呀，爲何哭倒在地下?)(看介)原來是劉宫人。劉宫人起來。(摸介)呀，不好了，渾身冰冷，只有心口還熱。列位宫人快來。(四

宮女)(上)並無奇禍至,何事疾聲呼? 呀,這是劉家姐姐,爲何倒在地下? (末)列位宮人看好,待我去取薑湯上來。(下)(宮女)劉家姐姐,快些甦醒。(末取薑湯上)薑湯在此,快灌下去。(灌醒介)(宮女)劉家姐姐,你爲甚麼事情哭得這般狼狽?

〔黄鶯兒〕(旦)(只爲)連日受劬勞,怯風霜,心膽揺。昨宵不睡挨到曉,((末)爲甚麼不睡呢。)(旦)思家路遥,思親壽高,(因此)驀然愁絶昏沉倒。謝多嬌,相將救取,免死向荒郊。

(末)好不小心! 萬一有些差池,都是喒家的干係哩。

〔前腔〕(衆)人世水中泡。受皇恩,福怎消,何須苦憶家鄉好。慈幃暫抛,相逢不遥,寬心莫把閒愁惱。((内)面湯熱了,請列位宮人梳妝上轎。)(合)曙光高,馬嘶人起,梳洗上星軺。

(宮女)姊妹人人笑語闐,娘行何事獨憂煎。

(旦)衹因命帶悽惶煞,心上無愁也淚漣。

授曲第三

聲音之道,幽渺難知。予作一生柳七,交無數周郎,雖未能如曲子相公身都通顯,然論其生平製作,塞滿人間,亦類此君之不可收拾。然究竟於聲音之道未嘗盡解。所能解者,不過詞學之章句,音理之皮毛,比之觀場矮人,略高寸許,人贊美而我先之,我憎醜而人和之,舉世不察,遂羣然許爲知音。噫,音豈易知者哉。人問:“既不知音,何以製曲?”予曰:“釀酒之家,不必盡知酒味,然秫多水少則醇釀,麯好蘖精則香冽,此理則易諳也。此理既諳,則杜康不難爲矣。造弓造矢之人,未必盡嫻決拾,然曲而勁者利於矢,直而鋭者宜於鵠,此道則易明也。既明此道,即世爲弓人矢人可矣。雖然,山民善跋,水民善涉,術疏則巧者亦拙,業久則粗者亦精。填過數十種新詞,悉付優人聽其歌演,近硃者赤,近墨者黑,况爲硃墨所從出者乎? 粗者自然拂耳,精者自能娱神,是其中菽麥亦稍辨矣。語云:‘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予雖不敏,亦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也。請述所知,以備裁擇。”

解明曲意　唱曲宜有曲情。曲情者,曲之情節也。解明情節,知其意之所在,則唱出口時,儼然此種神情。問者是問,答者是答,悲者黯然

魂消而不致反有喜色，歡者怡然自得而不見稍有瘁容，且其聲音齒頰之間，各種俱有分别，此所謂曲情是也。吾觀今世學曲者，始則誦讀，繼則歌咏，歌咏既成而事畢矣。至於"講解"二字，非特廢而不行，亦且從無此例。有終日唱此曲，終年唱此曲，甚至一生唱此曲，而不知此曲所言何事、所指何人，口唱而心不唱，口中有曲而面上身上無曲，此所謂無情之曲，與蒙童背書，同一勉强而非自然者也。雖腔板極正，喉舌齒牙極清，終是第二第三等曲詞，非登峰造極之技也。欲唱好曲者，必先求明師講明曲義，師或不解，不妨轉詢文人。得其義而後唱，唱時以精神貫串其中，務求酷肖。若是，則同一唱也，同一曲也，其轉腔换字之間，别有一種聲口；舉目回頭之際，另是一幅神情。較之時優，自然迥别。變死音爲活曲，化歌者爲文人，只在"能解"二字，解之時義大矣哉。

調熟字音　調平仄，别陰陽，學歌之首務也。然世上歌童，解此二事者，百不得一。不過口傳心授，依樣葫蘆，求其師不甚謬，則習而不察，亦可以混過一生。獨有必不可少之一事，較陰陽、平仄爲稍難，又不得因其難而忽視者，則爲出口、收音二訣竅。世間有一字，即有一字之頭，所謂"出口"者是也；有一字，即有一字之尾，所謂"收音"者是也。尾後又有餘音收煞此字，方能了局。譬如吹"簫"姓"蕭"諸"簫"字，本音爲"簫"，其出口之字頭與收音之字尾，並不是"簫"。若出口作"簫"，收音作"簫"，其中間一段正音並不是"簫"，而反爲别一字之音矣。且出口作"簫"，其音一洩而盡，曲之緩者，如何接得下板？故必有一字爲之頭，以備出口之用；有一字爲之尾，以備收音之用；又有一字爲餘音，以備煞板之用。字頭爲何？"西"字是也；字尾爲何？"夭"字是也；尾後餘音爲何？"烏"字是也。字字皆然，不能枚紀。《絃索辨訛》等書，載此頗詳，閲之自得。要知此等字頭字尾及餘音，乃天造地設，自然而然，非後人扭捏而成者也。但觀切字之法，即知之矣。《篇海》《字彙》等書，逐字載有註脚，以兩字切成一字。其兩字者，上一字即爲字頭，出口者也；下一字即爲字尾，收音者也；但不及餘音之一字耳。無此上下二字，切不出中間一字，其爲天造地設可知。此理不明，如何唱曲？出口一錯，即差謬到底。唱此字而訛爲彼字，可使知音者聽乎？故教曲必先審音。即使不能盡解，亦須講明此義，使知字有頭尾以及餘音，則不敢輕易開口，

每字必詢，久之自能慣熟。“曲有誤，周郎顧。”苟明此道，即遇最刻之周郎，亦不能拂情而左顧矣。

字頭、字尾及餘音，皆爲慢曲而設。一字一板，或一字數板者，皆不可無。其快板曲止有正音，不及頭尾。

緩音長曲之字，若無頭尾，非止不合韻，唱者亦大費精神。但看青衿贊禮之法，即知之矣。“拜”、“興”二字，皆屬長音。“拜”字出口以至收音，必俟其人揖畢而跪，跪畢而拜，爲時甚久。若止唱一“拜”字到底，則其音一洩而盡，不當歇而不得不歇，失儐相之禮矣。得其竅者，以“不愛”二字代之。“不”乃“拜”之頭，“愛”乃“拜”之尾，中間恰好是一“拜”字。以一字而延數晷，則氣力不足，分爲三字，即有餘矣。“興”字亦然，以“希”“因”二字代之。贊禮且然，况於唱曲。婉譬曲喻，以至於此，總出一片苦心，審樂諸公，定須憐我。

字頭、字尾及餘音，皆須隱而不現。使聽者聞之，但有其音，并無其字，始稱善用頭尾者。一有字迹，則沾泥帶水，有不如無矣。

字忌模糊　學唱之人，勿論巧拙，只看有口、無口。聽曲之人，慢講精粗，先問有字、無字。字從口出，有字即有口。如出口不分明，有字若無字，是説話有口，唱曲無口，與啞人何異哉。啞人亦能唱曲，聽其呼號之聲，即可見矣。常有唱完一曲，聽者止聞其聲，辨不出一字者，令人悶殺。此非唱曲之料，選材者任其咎，非本優之罪也。舌本生成，似難强造，然於開口學曲之初，先能净其齒頰，使出口之際，字字分明，然後使工腔板，此回天大力，無異點鐵成金。然百中遇一，不能多也。

曲嚴分合　同場之曲，定宜同場；獨唱之曲，還須獨唱；詞意分明，不可犯也。常有數人登場，每人一隻之曲，而衆口同聲以出之者，在授曲之人，原有淺深二意：淺則慮其冷静，故以發越見長；深者示不參差，欲以翕如見好。嘗見《琵琶·賞月》一折，自“長空萬里”以至“幾處寒衣織未成”，俱作合唱之曲。諦聽其聲，如出一口，無高低斷續之痕者。雖曰良工苦心，然作者深心於兹埋没。此折之妙，全在其對月光各談心事。曲既分唱，身段即可分做，是清淡之内原有波瀾。若混作同場，則無所見其情，亦無可施其態矣。惟“峭寒生”二曲，可以同唱。首四曲，定該分唱。况有合前數句，振起神情，原不慮其太冷。他劇類此者甚

多，舉一可以概百。戲場之曲，雖屬一人而可以同唱者，惟行路出師等劇，不問情理異同，皆可使衆聲合一。場面似鬧曲聲亦宜鬧。静之則相反矣。

鑼鼓忌雜　戲場鑼鼓，筋節所關，當敲不敲，不當敲而敲，與宜重而輕，宜輕反重者，均足令戲文減價。此中亦具至理，非老於優孟者不知。最忌在要緊關頭，忽然打斷。如説白未了之際，曲調初起之時，横敲亂打，蓋却聲音，使聽白者少聽數句，以致前後情事不連，審音者未聞起調，不知以後所唱何曲。打斷曲文，罪猶可恕；抹殺賓白，情理難容。予觀場每見此等，故爲揭出。又有一齣戲文將了，止餘數句賓白未完，而此未完之數句，又係關鍵所在，乃戲房鑼鼓早已催促收場，使説與不説同者，殊可痛恨。故疾徐輕重之間，不可不急講也。場上之人將要説白，見鑼鼓未歇，宜少停以待之。不則過難專委，曲、白、鑼鼓均分其咎矣。

吹合宜低　絲竹肉三音，向皆孤行獨立，未有合用之者，合之自近年始。三籟齊鳴，天人合一，亦金聲玉振之遺意也，未嘗不佳。但須以肉爲主，而絲竹副之，使不出自然者亦漸近自然，始有主行客隨之妙。邇來戲房吹合之聲，皆高於場上之曲，反以絲竹爲主，而曲聲和之，是座客非爲聽歌而來，乃聽鼓樂而至矣。從來名優教曲，總使聲與樂齊，簫笛高一字，曲亦高一字；簫笛低一字，曲亦低一字。然相同之中，即有高低、輕重之别，以其教曲之初，即以簫笛代口，引之使唱，原係聲隨簫笛，非以簫笛隨聲，習久成性，一到場上，不知不覺而以曲隨簫笛矣。正之當用何法？曰："家常理曲，不用吹合，止於場上用之，則有吹合亦唱，無吹合亦唱，不靠吹合爲主。譬之小兒學行，終日倚牆靠壁，舍此不能舉步，一旦去其牆壁，偏使獨行，行過一次兩次，則雖見牆壁而不靠矣。以予見論之，和簫和笛之時，當比曲低一字。曲聲高於吹合，則絲竹之聲亦變爲肉，尋其附和之痕而不得矣。正音之法，有過此者乎？然此法不宜概行，當視唱曲之人之本領。如一班之中，有一二喉音最亮者，以此法行之，其餘中人以下之材，俱照常格。倘不分高下，一例舉行，則良法不終，而怪予立言之誤矣。"

吹合之聲，場上可少；教曲學唱之時，必不可少，以其能代師口而司

镕鑄變化之權也。何則？不用簫笛，止憑口授，則師唱一遍徒亦唱一遍，師住口而徒亦住口，聰慧者數遍即熟，資質稍鈍者非數十百遍不能，以師徒之間，無一轉相授受之人也。自有此物，只須師教數遍，齒牙稍利，即用簫笛引之。隨簫隨笛之際，若曰無師，則輕重疾徐之間，原有法脉準繩，引人歸於勝地；若曰有師，則師口並無一字，已將此曲交付其徒。先則人隨簫笛，後則簫笛隨人，是金蟬脱殼之法也。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簫笛二物，即曲中之尹公他也。但庾公之斯與子濯孺子昔未見面，而今同在一堂耳。若是，則吹合之力，詎可少哉？予恐此書一出，好事者過聽予言，謬視簫笛爲可棄，故復補論及此。

教白第四

教習歌舞之家，演習聲容之輩，咸謂唱曲難，説白易。賓白念熟即是，曲文念熟而後唱，唱必數十遍而始熟，是唱曲與説白之工，難易判如霄壤。時論皆然，予獨怪其非是。唱曲難而易，説白易而難。知其難者始易，視爲易者必難。蓋詞曲中之高低抑揚、緩急頓挫，皆有一定不移之格，譜載分明，師傳嚴切，習之既慣，自然不出範圍。至賓白中之高低抑揚、緩急頓挫，則無腔板可按、譜籍可查，止靠曲師口授。而曲師入門之初，亦係暗中摸索。彼既無傳於人，何從轉授於我？訛以傳訛，此説白之理，日晦一日而人不知。人既不知，無怪乎念熟即以爲是，而且以爲易也。吾觀梨園之中，善唱曲者十中必有二三，工説白者，百中僅可一二。此一二人之工説白，若非本人自通文理，則其所傳之師，乃一讀書明理之人也。故曲師不可不擇。教者通文識字，則學者之受益，東君之省力，非止一端。苟得其人，必破優伶之格以待之，不則鶴困鷄羣，與儕衆無異，孰肯抑而就之乎？然於此中索全人，頗不易得。不如仍苦立言者，再費幾升心血，創爲成格以示人，自製曲選詞，以至登場演習，無一不作功臣，庶於爲人爲徹之義無少缺陷。雖然，成格即設，亦止可爲通文達理者道；不識字者聞之，未有不噴飯胡盧，而怪迂人之多事者也。

高低抑揚　賓白雖係常談，其中悉具至理。請以尋常講話喻之。明理人講話，一句可當十句；不明理人講話，十句抵不過一句，以其不中

肯綮也。賓白雖係編就之言,説之不得法,其不中肯綮等也。猶之倩人傳語,教之使説,亦與念白相同。善傳者以之成事,不善傳者以之僨事,即此理也。此理甚難亦甚易,得其孔竅則易,不得孔竅則難。此等孔竅,天下人不知,予獨知之。天下人即能知之,不能言之,而予復能言之。請揭出以示歌者。白有高低抑揚。何者當高而揚?何者當低而抑?曰:"若唱曲。然曲文之中有正字、有襯字,每遇正字,必聲高而氣長;若遇襯字,則聲低氣短,而疾忙帶過。此分别主客之法也。説白之中,亦有正字、亦有襯字,其理同,則其法亦同。一段有一段之主客,一句有一句之主客,主高而揚,客低而抑,此至當不易之理,即最簡極便之法也。凡人説話,其理亦然。譬如呼人取茶取酒,其聲云'取茶來'、'取酒來',此二句既爲'茶'、'酒'而發,則'茶'、'酒'二字爲正字,其聲必高而長;'取'字'來'字爲襯字,其音必低而短。再取舊曲中賓白一段論之。《琵琶·分别》白云:'雲情雨意,雖可抛兩月之夫妻;雪鬢霜鬟,竟不念八旬之父母。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頓忘,是何道理?'首四句之中,前二句是客,宜略輕而稍快;後二句是主,宜略重而稍遲。'功名'、'甘旨'二句亦然。此句中之主客也。'雖可抛'、'竟不念'六個字,較之'兩月夫妻'、'八旬父母',雖非襯字,却與襯字相同,其爲輕快,又當稍别。至於'夫妻'、'父母'之上二'之'字,又爲襯中之襯,其爲輕快,更宜倍之。是白皆然。此字中之主客也。常見不解事梨園,每於四六句中之'之'字,與上下正文同其輕重疾徐,是謂菽麥不辨,尚可謂之能説白乎?此等皆言賓白,蓋場上所説之話也。至於上場詩、定場白,以及長篇大幅敘事之文,定宜高低相錯,緩急得宜,切勿作一片高聲或一派細語,俗言"水平調"是也。上場詩四句之中,三句皆高而緩,一句宜低而快。低而快者,大率宜在第三句。至第四句之高而緩,較首二句更宜倍之。如《浣紗記》定場詩云:'少小豪雄俠氣聞,飄零仗劍學從軍。何年事了拂衣去,歸卧荆南夢澤雲。''少小'二句,宜高而緩,不待言矣。'何年'一句,必須輕輕帶過,若與前二句相同,則煞尾一句,不求低而自低矣。末句一低,則懈而無勢,况其下接着通名道姓之語,如'下官姓范名蠡,字少伯','下官'二字,例應稍低,若末句低而接者又低,則神氣索然不振矣。故第三句之稍低而快,勢有不得不然者。此理此法,誰能窮究

至此,然不如此則是尋常應付之戲,非孤標特出之戲也。高低抑揚之法,盡乎此矣。"

優師既明此理,則授徒之際,又有一簡便可行之法,索性取而予之:但於點脚本時,將宜高宜長之字用硃筆圈之,凡類襯字者不圈,至於襯中之襯與當急急趕下、斷斷不宜沾滯者,亦用硃筆抹以細紋如流水狀,使一一皆能識認,則於念劇之初,便有高低抑揚,不俟登場摹擬。如此教曲,有不妙絶天下而使百千萬億之人贊美者,吾不信也。

緩急頓挫　緩、急、頓、挫之法,較之高低抑揚,其理愈精,非數言可了。然了之必須數言,辯者愈繁,則聽者愈惑,終身不能解矣。優師點脚本授歌童,不過一句一點,求其點不刺謬,一句還一句,不致斷者聯而聯者斷,亦云幸矣,尚能詢及其他? 即以脚本授文人,倩其畫文斷句,亦不過每句一點,無他法也。而不知場上説白,儘有當斷處不斷,反至不當斷處而忽斷;當聯處不聯,忽至不當聯處而反聯者,此之謂緩、急、頓、挫。此中微渺,但可意會,不可言傳;但能口授,不能以筆舌喻者。不能言而强之使言,只有一法: 大約兩句三句而止言一事者,當一氣趕下;中間斷句處勿太遲緩;或一句止言一事,而下句又言别事,或同一事而另分一意者,則當稍斷,不可竟連下句。是亦簡便可行之法也。此言其粗,非論其精;此言其略,未及其詳;精詳之理,則終不可言也。

當斷當聯之處,亦照前法,分别於脚本之中當斷處,用硃筆一畫,使至此稍頓,餘俱連讀,則無緩急相左之患矣。

婦人之態,不可明言;賓白中之緩急頓挫,亦不可明言,是二事一致。輕盈嬝娜,婦人身上之態也;緩急頓挫,優人口中之態也。予欲使優人之口,變爲美人之身,故爲講究至此。欲爲戲場尤物者,請從事予言,不則仍其故步。

脱套第五

戲場惡套,情事多端,不能枚紀。以極鄙極俗之關目,一人作之,千萬人效之,以致一定不移,守爲成格,殊可怪也。西子捧心,尚不可效,况效東施之顰乎? 且戲場關目,全在出奇變相,令人不能懸擬。若人人如是,事事皆然,則彼未演出而我先知之,憂者不覺其可憂,苦者不覺其

爲苦，即能令人發笑，亦笑其雷同他劇，不出範圍，非有新奇莫測之可喜也。掃除惡習，拔去眼釘，亦高人造福之一事耳。

衣冠惡習　記予幼時觀場，凡遇秀才赴考及謁見當塗貴人所衣之服，皆青素圓領，未有着藍衫者。三十年來，始見此服。近則藍衫與青衫並用，即以之别君子小人：凡以正生、小生及外、末脚色而爲君子者，照舊衣青圓領；惟以净、丑脚色而爲小人者，則着藍衫。此例始於何人，殊不可解。夫青衿，朝廷之名器也。以賢愚而論，則爲聖人之徒者，始得衣之；以貴賤而論，則備縉紳之選者，始得衣之。名宦大賢，盡於此出，何所見而爲小人之服，必使净、丑衣之？此戲場惡習，所當首革者也。或仍照舊例，止用青衫而不設藍衫；若照新例，則君子小人互用，萬勿獨歸花面，而令士子蒙羞也。

近來歌舞之衣，可謂窮奢極侈。富貴娱情之物，不得不然，似難責以儉樸。但有不可解者：婦人之服，貴在温柔，而近日舞衣，其堅硬有如盔甲。雲肩大而且厚，面夾兩層之外，又以銷金錦緞圍之。其下體前後二幅，名曰“遮羞”者，必以硬布裱骨而爲之。此戰場所用之物，名爲紙甲者是也，歌臺舞榭之上，胡爲乎來哉？易以輕軟之衣，使得隨身環繞，似不容已。至於衣上所綉之物，止宜兩種，勿及其他：上體鳳鳥，下體雲霞，此爲定製。蓋“霓裳羽衣”四字，業有成憲，非若點綴他衣，可以渾施色相者也。予非能創新，但能復古。

方巾與有帶飄巾，同爲儒者之服。飄巾儒雅風流，方巾老成持重，以之分别老少，可稱得宜。近日梨園，每遇窮愁患難之士，即帶方巾，不知何所取義。至紗帽中之有飄帶者，制原不佳，戴於粗豪公子之首，果覺相稱。至於軟翅紗帽，極美觀瞻，曩時張生踰牆等劇，往往用之，近皆除去，亦不得其解。

聲音惡習　花面口中，聲音宜雜，如作各處鄉語，及一切可憎可厭之聲，無非爲發笑計耳。然亦必須有故而然。如所演之劇，人係吴人則作吴音，人係越人則作越音，此從人起見者也。如演劇之地，在吴則作吴音，在越則作越音，此從地起見者也。可怪近日之梨園，無論在南在北，在西在東，亦無論劇中之人生於何地、長於何方，凡係花面脚色，即作吴音。豈吴人盡屬花面乎？此與净、丑着藍衫同一覆盆之事也。使

范文正、韓襄毅諸公有靈，聞此劇、觀此劇，未有不抱恨九原，而思痛革其弊者也。今三吴縉紳之居要路者，欲易此俗，不過啟吻之勞，從未有計及此者，度量優容，真不可及。且梨園盡屬吴人，凡事皆能自顧，獨此一着，不惟不自争氣，偏欲故形其醜，豈非天下古今一絶大怪事乎？且三吴之音，止能通於三吴；出境言之，人多不解，求其發笑，而反使聽者茫然，亦失計甚矣。吾故爲詞場易之，花面聲音，亦如生旦外末，悉作官音，止以話頭惹笑，不必故作方言。即作方言，亦隨地轉，如在杭州即學杭人之話，在徽州即學徽人之話，使婦人小兒，皆能識辨。識者多，則笑者衆矣。

語言惡習　白中有"呀"字，驚駭之聲也。如意中並無此事而猝然遇之，一向未見其人而偶爾逢之，則用此字開口，以示異也。近日梨園，不明此義，凡見一人，凡遇一事，不論意中意外、久逢乍逢，即用此字開口。甚有差人請客而客至，亦以"呀"字爲接見之聲者。此等迷謬，尚可言乎？故爲揭出，使知斟酌用之。

戲場慣用者，又有"且住"二字。此二字，有兩種用法：一則相反之事，用作過文。如正説此事，忽然想及彼事，彼事與此事勢難並行，纔想及而未曾出口，先以此二字截斷前言，"且住者"，住此説以聽彼説也。一則心上猶豫，假此以待沉吟。如此説自以爲善，恐未盡善，務期必妥，當於是處尋非，故以此代心口相商，"且住者"，稍遲以待不可竟行之意也。而今之梨園，不問是非好歹，開口説話，即用此二字作助語詞，常有一段賓白之中，連説數十個"且住"者，此皆不詳字義之故，一經點破，犯此病者鮮矣。

上場引子下場詩，此一齣戲文之首尾。尾後不可增尾，猶頭上不可加頭也。可怪近時新例，下場詩念畢，仍不落臺，定增幾句淡話。以極緊湊之文，翻成極寬緩之局，此義何居？令人不解。曲有尾聲及下場詩者，以曲音散漫，不得幾句緊腔，如何截得板住？白文冗雜，不得幾句約語，如何結得話成？若使結過之後，又復説起，何如不收竟下之爲愈乎？且首尾一理，詩後既可添話，則何不於引子之先亦加幾句説白，説完而後唱乎？此積習之最無理、最可厭者，急宜改革。然又不可盡革。如兩人三人在場，二人先下，一人説話未了，必宜稍停以盡其説，此謂"弔

場”，原係古格。然須萬不得已，少此數句，必添以後一齣戲文，或少此數句，即埋没從前説話之意者，方可如此。是龍足，非蛇足也。然只可偶一爲之，若齣齣皆然，則是是貂皆可續矣，何世間狗尾之多乎？

科諢惡習　插科打諢處，陋習更多，革之革不勝革。且見過即忘，不能悉記，略舉數則而已。如兩人相毆，一勝一敗，有人來勸，必使被毆者走脱，而誤打勸解之人。《連環・擲戟》之董卓是也；主人偷香竊玉，館童吃醋拈酸，謂尋新不如守舊，説畢，必以臀相向，如《玉簪》之進安、《西厢》之琴童是也；戲中串戲，殊覺可厭，而優人慣增此種，其腔必效弋陽《幽閨》曠野奇逢之酒保是也。

南曲入聲客問

南曲入聲客問

新曲苑第十八種　清錢塘毛先舒撰

腔變音不變　客問："子著《南曲正韻》，凡入聲俱單押，不雜平、上、去三聲韻中，是已。然單押仍是作三聲唱之，如〔畫眉序〕單押入聲者，首句韻便應作平聲唱，末句韻便應作去聲唱；〔絳都春序〕單押入聲者，首句韻便應作上聲唱；豈非仍以入作平上去耶？則又何不仍隸入三聲中耶？"余曰："此論極妙，然却又有說：北曲之以入隸於三聲也，音變腔不變；南曲之以入唱作三聲也，腔變音不變。何謂音變腔不變？如元人《張天師》劇〔一枝花〕'老老實實'，'實'字《中原音韻》作平聲繩知切，是變音也；〔一枝花〕第五句，譜原應用平聲，而此處恰填平字，平聲字以平聲腔唱，是不須變腔也。《東堂老》〔醉春風〕'倘來之物'，'物'字《中原》作'務'，是變音也；〔醉春風〕末句韻，譜應去聲，而此處恰填去字，去聲字以去聲腔唱，是不須變腔也。若南曲〔畫眉序〕，《明珠記》'金巵泛蒲緑'，'緑'字直作'緑'音，不必如北之作'慮'，此不變音也；〔畫眉序〕首句韻應是平聲，歌者雖以入聲吐字，而仍須微以平聲作腔也，此變腔也。其〔尾聲〕云'可惜明朝又初六'，'六'字竟作'六'字，不必如北之作'溜'，此不變音也；然〔畫眉序・尾聲〕末句韻，應是平聲，則歌者雖以入聲吐字，而仍須微以平聲作腔也。此北之與南，雖均有入作三聲之法，而實殊者也。又北曲之以入隸三聲，派有定法，如某入聲字作平聲、某入作上、某入作去，一定而不移。若南之以入唱作三聲也，無一定法，凡入聲字俱可以作平、作上、作去，但隨譜耳。如用'轂'字，而此字譜當是平聲，則吐字唱'轂'，而作腔便可唱如'窩'，譜當上聲，則吐字唱'轂'，而作腔便可唱如'窩'之去聲。非如北曲'轂'字之定作'古'也。餘皆可推。此又與北曲殊者也。故混入三聲，則與北無别，且亦難於分派。如北曲法，竟廢却入聲，則四聲不完。所以别出單押之法，而隨譜變腔爲定論也。又南曲係本填詞而來，詞家原備有四聲，而平、上、去韻可以通

用，入聲韻則獨用，不溷三聲。今南曲亦通三聲，而單押入聲，正與填詞家法吻合，益明源流之有自也已。"客曰："子之説韻，微哉工[①]已，抑何不更設一法，令歌者入作入唱，不變三聲，詎不善耶?"曰："斯固事理之不得已者也。夫入之爲聲，詘然以止，一出口後，無復餘音。而歌必窈裊而作長聲，勢必流入於三聲而後始成腔，是固自然而然，不可遏也。今試口中念一入字，而稍遲其聲，則已非復入音矣，況歌者必爲曼聲也哉。"

南曲應從南音入難派作三聲　客問："北曲既可派入聲入三聲，南曲何故又難派入聲入三聲?"曰："北之入作平、上、去也，方音也。北人口語無入聲，凡入聲皆作平、上、去呼之。即如'轂'字，北人云呼爲'古'，北曲自應從北音，故《中原音韻》'轂'字以入當作上而音'古'。凡入聲皆然。此周挺齋氏之以入派歸三聲，非任臆强造也。若南曲，自應從南音。南人呼'轂'與'穀'、'谷'等音同，原不呼'古'，凡入聲皆然，原未嘗作平、上、去呼也，則南曲安得强派之入三聲也。既難强派，别無歸著，則自應更爲標部而單押矣。歌須曼聲，入便難唱，則自應隨譜之三聲作腔矣。客詳[②]斯理，夫復何疑。"

入聲單押　客問："南曲入聲既可隨通三聲，則凡應用三聲者，皆可用入聲耶?"曰："否。音有四聲，而大段尤重平仄。上、去、入皆仄聲。凡用入聲，在曲頭、腹者，止可通於上、去二聲，若平聲則不可以入聲代之；若以入聲押韻尾者，方可以平、上、去隨叶耳。然亦須相牌名，不可浪施，亦仍須用入聲部單押，不可與三聲通押如北曲法。《幽閨記》'胸中書富五車'、'山徑路幽僻'、'拜新月'諸曲，皆入與三聲通押，是施君美作南曲，亦沿襲北曲之法。他家如此者亦多，然皆非也。君美'春風紫陌'齣，引子、過曲俱單押入聲，此得之耳。且余謂南曲入可通三聲，亦謂作腔耳；若吐字，亦自須分明，豈可竟溷唱邪。"

入聲無閉口　客曰："子著《南曲正韻譜》，以爲四聲咸備，今平、上、去皆有閉口音，而入聲獨無，何也?"余曰："勢不可也。人之爲聲，詘然

① 今校：工，原作"尚"，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客詳，同上補。

而止。凡曲出字之後，必須作腔，若入聲而又閉口，則竟無腔矣。故三聲可用閉口，而入聲無之也。即據詩韻緝、合、葉、洽四部爲閉口入聲，而填詞則已雜通他韻，不專於閉口中互通與獨用。至元周德清皆隸入'支思'、'齊微'、'歌戈'、'家麻'、'車遮'諸韻，而不隸於'侵尋'、'監咸'、'廉纖'三韻者，亦此意耳。"

入聲派入閉口即成三截　客曰："南曲入聲既可以唱作平、上、去，而此三聲原有閉口，則唱入聲者又何不可依三聲而收閉口歟?"余曰："覈哉斯駁。然又有兩截、三截之分焉。唱入聲不閉口，止是兩截；唱入聲閉口，便是三截。如'質'字，入之不閉口者也，唱者以入聲吐字，仍須照譜以三聲作腔，已是兩截。兩截尤可也。若'緝'字，是入之閉口者也，唱者以入聲吐字，而仍須以三聲作腔，作腔後又要收歸閉口，便是三截，唇舌既已遽難轉折，而亦甚不中於聽矣。則廢之誠是，而又符填詞與北曲之例，當何疑焉。"

入聲直喉不收韻　客曰："三聲之唱也，有吐字，有作腔，有收韻，亦是三截者，而唱入聲者獨兩截。且三聲既可三截唱，而乃謂唱入聲者三截即不便，何也?"曰："又覈哉。然凡入聲之唱也，無穿鼻、展輔、斂唇、抵齶、閉口，而止有直喉。直喉，不收韻者也。都無收韻，故止兩截也。三聲有穿鼻諸條，是收韻也。收韻，故三截也。有收韻而三截，所以曰便[①]無收韻而收韻，是强爲之也。强爲之，故不便也。且三聲作腔，止就其本聲，故自然相屬，而不費力；入聲之作腔，必轉而之三聲，則費力，若更收韻，則益以不便。"

詩詞曲韻不同　客曰："然。子著《韻學通指》、《唐人韻四聲表》，何以但曰'入聲無穿鼻、抵齶韻'，不曰'無展輔、斂唇、閉口'也? 曰："詩與曲不同也。"曰："然則柴氏《古韻通》，何以標十四緝爲獨用，而合、葉、洽祇自相通，無别通耶?"曰："余固云詩與曲不同。柴氏亦爲詩[②]辭言之，而余爲曲言之。蓋聲音之道，古與今自不無間殊云。"

---

① 今校：便，原作"原"，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詩字後原有"詞"字，同上删。

歌席解紛偶記附

酒客或作〔黄鶯兒〕，首句云："纖手白於綿。"即席善歌者歌之，謂[①]"白"字不入調，却難上口。歌者頗精音韻，而作者又自負曲學，兩人辨之不已。余適入坐，叩知其故，笑謂歌者曰："此字譜當用仄聲，而'白'是仄聲字，作者非誤。但君守《中原音韻》太專，而不知通變於南曲耳。蓋南曲唱入聲與北曲異。北曲'白'字定作平聲，巴埋切；南曲'白'字不定作平，唱時但以入聲吐字，而作腔則隨譜之平上去三聲可爾。據譜，〔黄鶯兒〕首句第三字當用上聲，則'白'字當以入聲之'白'音吐字，而以上聲作腔，不應如北曲之唱作平聲也。今君泥北韻以唱南曲，故枘鑿耳。"余語是已。又持《南曲入聲客問》共閲之，兩俱爽然云。

---

① 今校：謂，原作"調"，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跋

入聲之不通於三聲也，自古然矣。如“度”之入爲“忖度”之“度”，“告”之入爲“忠告”之“告”，“厭”之入爲“鎮厭”之“厭”，“準”之入爲“隆準”之“準”，使從入聲逆而溯之於平聲，寧不大相徑庭乎？今毛君之論，隨其調之平仄爲平仄，則亦與余逆溯之説相合。但入聲有孤行而無平、上、去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然余於此竊亦有法焉：於數説牌名用之，則並不須改唱三聲，亦可安於入聲之本位而無難也。心齋張潮[1]。

---

[1] 今校：潮，原作“漸”，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在園曲志

在園曲志

新曲苑第十九種　清遼海劉廷璣撰

詞曲創始於嘯　詞曲莫溯創始，近則考之嘯旨，唐孫廣謂某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真人，遞至廣成子、風后、嘯父、務光、堯、舜、禹，其説甚誕。後晉孫登蘇門一嘯，猶襲其傳，登仙去，此道湮没不復聞矣。雖有權輿正畢十五章、十二法，徒具空文，心傳無授，究何益哉？迨風雅變爲騷賦樂府，五言七言詩體化爲詩餘及南北詞曲，而填詞家猶名其譜曰《嘯餘》，亦存餼羊之義耳。

崑腔以外諸腔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衆人幫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滚唱爲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臺衆和，作喲喲囉囉之聲也。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絶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瑣哪腔、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叠出，終以崑腔爲正音。

唐宋以來歌曲沿革　歌曲盛於唐之梨園，故今名伶人爲“梨園子弟”。然當時所歌，以絶句爲樂府，而音律分别，乃有《清平調》、《小秦王》、《竹枝》、《柳枝》、《雨淋鈴》、《憶王孫》、《伊州》、《凉州》、《陽關》各種之異，欲深考辨别，杳不可得。《清平》一調，當時作者甚多，惟青蓮合拍。此中妙解，即詢諸填詞與善歌老白相，亦莫一解也。觀旗亭佳話，歌一絶句，而龜年、懷智輩以衆器配之，六音皆叶，傾聽之下，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宋專事詩餘，歌詩之道廢。迨元作北曲，詩餘遂爲定場白之前引。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腔。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吴閶白面冶游兒，争唱梁郎雪艷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謂南曲整本也。

南北歌曲沿革　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曲皆一人始終獨唱，衆以白間之。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齣，甚有一齣幾人分唱者。至後龍子猶

輩出，以南北間錯，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北醉花陰〕、〔南畫眉序〕一套，如此不可枚舉。後更碎割諸曲以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絡索〕〔掛梧桐〕之類，總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亦苦道也。久沿不覺，習而安矣。然今日人盡薄填詞爲容易，而尊詩詞爲上乘。黄九烟周星云：“詩降爲詞，詞降爲曲，愈趨愈下，愈趨愈難。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琵琶幽閨之較 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臧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不類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王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許不置。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以予持衡而論，《琵琶》自高於《幽閨》。譬之於詩，《琵琶》，杜陵也；《幽閨》，義山也。比之時藝，《琵琶》，程墨也；《幽閨》，房書也。《琵琶》語語至情，天真一片，曲調合拍，皆極自然，真是天衣無縫。至於才人點染，淺深濃淡，何事不然？豈〔梁州序〕〔念奴嬌〕二曲遂謂各一手筆乎？觀少陵詩，何法不備？何態不呈？烏可以一家之管見測之哉。

曲家文字短長 前人云，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皆非是。如此論曲，似覺太苛，安見類書不可填詞乎？興會所至，托以見意，何拘定式。若必泥焉，則彩筆無生花之夢矣。况文章幻變，體裁由人，《公》、《穀》短奥，《史》、《漢》冗長，各出己意，何難自我作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也。《水滸》多用典故，未嘗不與《荆》《劉》《拜》《殺》四種白描者并傳。又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唯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之疏。然三君已臻至妙，猶如此訾議，誠太刻矣。近今李笠翁漁《十種》填詞，洪昉思昇《長生殿》，亦大手筆，各有妙處。但李之賓白似多，洪之曲文似冗，又不知後人作何評論也。

古今舞法 古舞法幾亡，今梨園舞西施者，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繼以雙手翻捧者，原本之於番樂，如法僧作餤口也。孔東塘曰：“舞者聲之容，或像文德，或像武功。文則干羽揖讓，武則戈盾進止。東階西階之舞，所以合堂上堂下之聲也。古者童子舞勺，蓋以手作拍，應其歌也；成

人舞象，像其歌之情事也；即今里巷歌兒唱連像也。若雜劇扮演，則可踵而真之矣。惟《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猶存古意，然亦以美人盥手照面、梳妝坐卧之容，以應歌拍耳。至於外國旋魔等舞，各像其風俗文武之容，亦非離聲歌而别有所爲舞也。”

扮演之訛　優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絶不相似者，如《慶壽》之王母則鳳冠霞珮，羣仙則用蟒衣；《小逼》之衛律則補服，《大逼》之元帥亦用蟒衣，不可枚舉。又如《追賢》之韓信，曲文内“一事無成兩鬢斑，不覺得皓首蒼顔，空熬得鬢斑斑”。至戲末贈金時，猶不用鬚髯，何也？范少伯之《後舫》，曲文内“羞殺我一事無成兩鬢星”，亦不用鬚髯，皆老梨園以訛傳訛，失於檢點之故也。

賓白之習　至於副净、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本①，始於何年。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毁，無奈習焉不察。然而副净、小丑原取發科打諢，以博聽者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於他省外郡，語音尚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净、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旦、外、末從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爲副净、小丑也耶？亟宜改正，一大快事。

彈詞與傳奇　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楊廉夫彈詞有《仙遊》、《夢遊》、《俠遊》、《冥遊》等類。董解元彈詞《西廂》，王實甫師其意，作《北西廂》傳奇。然董之彈詞冗長太文，反不若王之傳奇情文益美、可歌可誦也。大抵彈詞元時最上，一代風氣使然。今則競勝傳奇，縱有好絃索者，亦不足悦人耳目。

悖拏舞　唐張祜《悖②拏兒舞》詩云：“春風南内百花時，道唱梁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今有喇喇班，用小童以觔頂椀而轉，升高復下，送葬之家，亦有於前導作此戲者，想亦悖拏舞之遺意耳。

南方小曲　小曲者，别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如貫華堂《西廂》所載：“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脚的也來

---

①　今校：何本，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②　今校：悖，同上補。

哭。趕脚的你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裏調情，我的驢兒受了苦。”一變爲《劈破玉》，再變爲《陳垂調》，再變爲《黄鸝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於《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邁，其調悲壯，本《凉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内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梁。男兒當自强，四海把名揚，姓名兒定標在凌烟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邊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變爲《呀呀優》。《呀呀優》者，“夜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呀呀喲”如倒扳槳、靛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高》一種。《節節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時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馱之人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湊之，想亦當時《鷓鴣》、《柘枝》之類也。今日諸舞失傳，徒存其名，烏知後日之《節節高》，不亦今日之《鷓鴣》《柘枝》也哉。

虎口餘生　商丘宋公記任丘邊長白爲米脂令時，幕府檄掘闖賊李自成祖父墳墓，中有枯骨血潤、白毛、黄毛、白蛇之異，與吾聞於邊別駕者不同。長白自敘其事曰《虎口餘生》，而曹銀臺子清寅，演爲填詞五十餘齣，悉載明季北京之變及鼎革顛末，極其詳備，一以壯本朝兵威之强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義，一以暴闖賊行事之酷虐，一以恨從僞諸臣之卑污。游戲處皆示勸懲。以長白爲始終，仍名曰《虎口餘生》，搆詞排場，清奇佳麗，亦大手筆也。

後琵琶　復撰《後琵琶》一種，用證前《琵琶》之不經。故題詞云：“琵琶不是那琵琶”，以便觀者著眼。大意以蔡文姬之配偶爲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出，驚傷董死，並文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義敦友道，命曹彰以兵臨塞外，脅贖而歸。旁入銅爵大宴，禰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皆真實典故，駕出中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説者以銀臺同姓，故爲遮飾。不知古今來之大奸大惡，豈無一二嘉言善行，足以動人興感者。由其罪惡重大，故小善不堪掛齒。然士君子衡量其生平，大惡固不勝誅，小善亦不忍滅，而於中有輕重區別之權焉。夫此一節，亦孟德篤念故友，憐才尚義豪舉，銀臺表而

出之，實寓勸懲微旨。雖惡如阿瞞，而一善猶足改頭換面，人胡不勉而爲善哉。

琵琶 若前《琵琶》，則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圮，而青山如故，不勝今昔詞人之感。傳言明大祖讀《琵琶記》，極爲稱賞，但欲改易一二處。面語東嘉曰："誠能改之，賜以官。"東嘉唯唯，然竟不肯易一字，於此見其品行之高。記中賓白宏博，可以見其學問之大；詞曲真切，可以見其才情之美。自古迄今，凡填詞家，咸以《琵琶》爲祖，《西厢》爲宗，更無有等而上之者。至於立名《琵琶》，或云因指王四而言；趙五娘者，趙姓下第五爲周氏；蔡邕者，取賣菜傭下二字，同音也。皆不可考。既諸姓名假借，何獨有取於伯喈中郎，而加以不孝乎？且漢世尚無狀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子娶婦止兩月者。況陳留距洛陽不遠，焉有子登巍科，贅親相府，官居議郎，不捷報於家，並道路相傳無一知之者。陳留，洛陽屬邑，如此饑荒，即使不歸，何難拯救？乃忍聽父母餓死，而耳無聞者。及至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差。種種疑竇，在東嘉或有别解，今後人曲爲回護，終屬牽强，恨不一起東嘉而問之。予題一絶云："琵琶一曲寫幽懷，自是千秋絶妙才。歌舞場中傳故事，蔡邕真個狀元來？"

大成曲譜論例

大成曲譜論例

新曲苑第二十種　清虞山周祥鈺撰

分配十二月令宫調總論

燕樂四聲二十八調　《宋史·燕樂志》以夾鐘收四聲，曰宫、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徵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鐘爲律本。宫聲七調，曰正宫、高宫、中吕宫、道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鐘宫。商聲七調，曰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羽聲七調，曰般涉調、高般涉調、中吕調、平調、南吕調、仙吕調、黄鐘調。角聲七調，曰大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商角、越角。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略也。

世傳宫調不可曉處　顧世傳曲譜，北曲宫調，凡十有七；南曲宫譜，凡十有三。其名大抵祖二十八調之舊，而其義多不可考。又其所謂宫調者，非如雅樂之某律立宫，某聲起調，往往一曲可以數宫，一宫可以數調。其宫調名義，既不可泥，且燕樂以夾鐘爲黄鐘，變徵爲宫，變宫爲閏，其宫調聲字亦未可據。按騷隱居士曰"宫調當首黄鐘"，而今譜乃首仙吕。且既曰黄鐘爲宫矣，何以又有正宫？既曰夾鐘、姑洗、無射、應鐘爲羽矣，何以又有羽調？既曰夷則爲商矣，何以又有商調？且宫、商、羽各有調矣，而角、徵獨無之。此皆不可曉者。或疑仙吕之"仙"乃"仲"字之訛，大石之"石"乃"吕"字之訛，亦尋聲揣影之論耳。《續通考》謂大石本外國名，般涉即般瞻，譯言般瞻，華言曲也。

四時聲音所宜　夫南北風氣固殊，曲律亦異。然宫調則皆以五聲旋轉於十二律之中。廖道南曰："五音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氣，在人爲五藏之聲。"由是言之，南北之音節雖有不同，而其本之天地之自然者，不可易也。且如春月盛德在木，其氣疏達，故其聲宜嘽緩而駘宕，始足以象發舒之理，若仙吕之〔醉扶歸〕、

〔桂枝香〕，中吕之〔石榴花〕、〔漁家傲〕，大石之〔長壽仙〕、〔芙蓉花〕、〔人月圓〕等曲是也。夏月盛德在火，其氣恢台，其聲宜洪亮震動，始足以肖茂對之懷，若越調之〔小桃紅〕、〔亭前柳〕，正宮之〔錦纏道〕、〔玉芙蓉〕、〔普天樂〕等曲是也。秋之氣颯爽而清越，若南吕之〔一江風〕、〔浣溪沙〕，商調之〔山坡羊〕、〔集賢賓〕等曲是也。冬之氣嚴凝而静正，若雙調之〔朝元令〕、〔柳摇金〕，黄鐘之〔絳都春〕、〔畫眉序〕，羽調之〔四季花〕、〔勝如花〕等曲是也。此蓋聲氣之自然，本於血氣心知之性，而適當於喜怒哀樂之節，有非人之智力所能與者。

分配十二月令　我仁皇帝考定元聲，審度制器，黄鐘正而十二律皆正，則五音皆中聲，八風皆元氣也。今合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宮調諸牌名，審其聲音，以配十有二月：正月用仙吕宮、仙吕調，二月用中吕宮、中吕調，三月用大石調、大石角，四月用越調、越角，五月用正宮、高宮，六月用小石調、小石角，七月用高大石調、高大石角，八月用南吕宮、南吕調，九月用商調、商角，十月用雙調、雙角，十一月用黄鐘宮、黄鐘調，十二月用羽調、平調。如此則不必拘拘於宮調之名，而聲音意象自與四序相合。羽調即黄鐘調，蓋調闕其一，故兩用之。而子當夜半，介乎兩日之間，於義亦宜也。閏月則用仙吕入雙角，仙吕即正月所用，雙角即十月所用，合而一之，履端於始，歸餘於終之義也。

道宫般涉調應裁併　至於舊譜所傳六宮十一調，沈自晉曾謂自元以來又亡其四，自十七宮調而外，又變爲十三調，則知道宮、歇指久已失傳。而《廣正譜》尚立道宮之名，惟採《董解元西厢》〔凭欄人〕〔解紅〕小套，以存其舊。遍考《元人百種》，《雍熙樂府》，以及元明傳奇，皆無道宮全套，即南詞亦不多概見。合將北詞〔凭欄人〕等名，南詞〔赤馬兒〕等名，審其聲音相近，裁併之，不復承訛襲謬。若夫般涉調雖隸於羽聲七調内，今南北詞亦衹寥寥數闋，考諸各譜，附於正宮者俱多。顧般涉本係黄鐘爲宮，自當歸入黄鐘宮，用存循名核實之義云爾。

南詞譜例

句段　舊譜句段不清，今將韻、句、讀詳悉註出。又舊譜不分正襯，以致平仄、句韻不明，今選《月令承應》、《法宫雅奏》作程式，舊譜體式不

合者删之。新曲所無,仍用舊曲。

仙吕雙角合套　南譜舊有仙吕入雙調。夫仙吕、雙調,聲音迥别,何由可合?今將仙吕歸仙吕,雙調歸雙調。但古有是名,不可竟廢,今用南仙吕〔步步嬌〕、北雙角〔新水令〕等曲合成套數,以存其舊。

譜詞作曲　引本於詩餘,或半或全,不同舊譜,不定工尺,今俱譜出。夫詩餘本可加板作曲,譜入管絃,向來雌雄俗説不足據。

又一體　舊譜一牌名重用者,皆曰前腔。夫腔不由句法相同,即使平仄同,其陰陽斷不能同,何云前腔乎?九宫大成稱爲"又一體者",是其首句有多字少字處,舊名"前腔"、"换頭",今總稱爲"又一體"。

疊與格　重句爲疊,始於《江沱》之"不我與也"。其稱爲格者,亦有由來。三百篇中或用"之"、或用"兮"、或用"止"、或用"只",《楚辭》則用"些",其鼻祖矣。是皆〔水紅花〕"也囉"之類,韻在其上,本字爲語助也。至若一字爲句,而無其義,若〔駐雲飛〕之"嗏"者,則古詩"妃呼豨"之屬也。今並註明爲疊、爲格云。

句讀　句字長短,古無定限。如二字爲句,則"祈父""肇禋"之屬也。三字爲句,則"思無邪"、"於繹思"之屬也。四、五、六、七字,六代以來所常用,不具論。若八字,則"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之屬也。九字,"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之屬也。十字,"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之屬也。十一字以上,荀卿《成相》辭備有之。若少至一字,則雖"都"、"俞"、"吁"、"咨",載在二典,而於歌辭不少概見,惟宋詞《十六字令》之第一句之屬乃有之。至若漢曲"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以十七字爲一句,亦罕其偶也。短於七字者,無論。若長於七字,則雖作一句,究之必有可讀之處。是以唐人近體至七字而止,七字之聲音克諧也。今遇八字以上句,並加讀焉。

格韻句之異　凡曲中一字成句者,有格與韻之不同,如〔駐雲飛〕之"嗏"字,此則本體必應如是者也。或换字换韻,總註爲格。他如〔悮佳期〕之一字句,正體所無,乃屬又一體。則註爲韻,不叶韻者,即註爲句。蓋格者一定不移之理,註韻註句者,變動不拘之謂也。

板　襯字無正板,蓋板固有定式也。俗云"死腔活板"者,非但詞先而板後,若詞應上三下四句法,而悮填上四下三,則又不得不挪板以就

之;修好詞句,究屬遷就,非端使然也。

取聲略文 譜中所收《殺狗記》、《臥冰記》,文句鄙俚,《拜月亭》差勝,而用韻亦復夾雜。蓋詩濫觴而爲詞,詞濫觴而爲曲,此則曲之崑崙墟。故歷來用爲程式,但取音聲,不問字句。今若盡行削去,則牌名體式不具,不得已而收之。

以詞補充 各宮調牌名,曲本所無,選詞以補之。元以後之曲,即宋以前之詞,非有二也。但詞韻與曲韻不同,度曲者仍用中原韻填之可也。

改犯曲爲集曲 詞家標新領異,以各宮牌名彙而成曲,俗稱"犯調",其來舊矣。然於"犯"字之義,實屬何居? 因更之曰"集曲"。譬如集腋以成裘,集花而釀蜜,庶幾於五色成文、八風從律之旨,良有合也。

集句之法 唐宋詩餘,無相集者。後人創立新聲,乃有集調。妃青媲白,去真素遠矣。顧有其舉之,亦所不廢。今以《曲譜大成》、《南詞定律》、蔣沈諸譜,擇而用之。未善者,稍爲更改。起句必用首句,中用中句,末用末句。假如正宮集曲内〔三十腔〕之類,如集一首,須集一末相應,不在此例。

集調之法 各宮集調,假如中吕宫起句,中間所集别宫幾句,末又集别宫幾句,至曲終必須皆協入中吕宫,音調始和。若起句是中吕宫,次句集黄鐘宫,即度黄鐘宫之音聲,便是合錦清吹,不宜用之度曲。譜中《風雲會》、〔四朝元〕有集各宫者,首句乃雙調内〔四朝元〕,至曲終皆是雙調之音聲,可證。

集曲命名 集曲命名,初無一定,往往有名義可取而聲律失調者,亦有節奏克諧而名義欠雅者,今則悉爲釐正,或曲則猶是也。而中間所集之句,其舊註小牌名,句段庸有與本體不合,則另擇别曲句段相對者易之。如《梅花樓》之〔桂香轉紅馬〕,曲中所集〔紅葉兒〕、〔上馬踢〕,今易以〔悮佳期〕,其總名是當另改。夫既换去〔紅馬〕二曲之集句,仍存其舊,名義何居?[1] 閱者不得謂舊曲而立新名。誠所貴乎纍纍如貫珠耳,

---

① 今校:仍存其舊名義何居,原作"仍其舊名於義何居",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抑命名原取合義。倘一曲有兩名者，不妨各自取裁。如〔好事近〕，一名〔杏壇三操〕；若集曲曰〔好銀燈〕、〔好事有四美〕，則當註〔好事近〕。若集曲曰〔榴花三和〕，則當註〔杏壇三操〕，否則名義不貫。由此類推，莫能枚舉。間有新製集曲採入，以見心花競粲、墨徑旁開，不得拘拘於古人成式也。

尾聲　尾聲乃經緯十二律，故定十二板式。律中積零者爲閏，故亦有十三板者。而尾聲三句，或十九字至二十一字止，多即不合式。如"四大夢"傳奇之尾聲，有三十多字，度曲者不顧文義，刪落字眼，遵依尾聲格式擊板，兩失之矣。今俱不録。

板式　曲之高下疾徐，俱從板眼而出。板眼斯定，節奏有程。今頭板用、，即實板，拍於音始發也；腰板用L，即掣板，拍於音之半也；底板用━，即截板，拍於音乍畢也；其襯板之頭板則用㇏，腰板則用∟，以別於正板者，易於識認也。至於一板分註七眼，太覺繁瑣。今正眼則用▭，徹眼則用▯，舉目瞭然，樂行而倫清已。

北詞譜例

體式來源　定譜中曲式，謹以《月令承應》、《元人百種》、《雍熙樂府》、《北宫詞紀》及諸譜傳奇中，選擇各體各式，依次備列。

取材註名　《雍熙樂府》不同《元人百種》，每折皆有命名。其彙收之曲，即非一體，有不入雜劇、偶成散套，與時曲相同者，則當分註散曲。亦有《元人百種》止載雜劇目録，而《雍熙樂府》内節録數曲者，則當分註原名。更有有曲無題者，則當分註《雍熙樂府》。至於套曲，例用四字爲題。如字數或多或寡，則亦概註《雍熙樂府》。餘外傳奇套曲，不拘此例。閱者不得謂同一是書，而中間分註互異如此，良有故也。若夫《元人百種》，並無散曲以及無題者，使亦照《雍熙樂府》格式，則《元人百種》總名幾無所用作題頭矣，學者何從而識元人之面目乎？是以不行分註原名，統註爲《元人百種》。《禮記》曰"無勦説，毋雷同"，爲此不膠於一。俾條分而縷晰，可溯流以窮源。猶之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之旨云耳。

隻曲　北詞隻曲，猶如南詞正曲，亦可隨分接調，不必拘於成套也。

若概欲規仿前人，則向來未收入套之牌名，將棄置不復用乎？此亦其顯而易見者也。故譜中先列隻曲在前，便於填詞審用。成套者另彙爲卷，以示矩範。

套曲　套曲諸譜，止列其名目。今將每宮調套式各舉數套，始得體備。内中或有用别宮調者，前人已定之規範，聲以類從。惟其變化生心，益覺宮商在手。細溯其流，自可洞鑒其源也。

南北合套　南北合套，元人舊體各宮調俱有套格。今通行者，不過〔新水令〕、〔步步嬌〕套，〔粉蝶兒〕、〔好事近〕套，〔醉花陰〕、〔畫眉序〕套，餘體失傳。今於各宮調之後，各列二套。且南曲俱可接調，本無專用一宮，今合套内以北曲爲主，其南曲或有移商換羽之處，閲者審之。

四聲陰陽　北曲字音，與南音稍異。元周德清《中原音韻》入聲分隸平上去三聲之内，可謂得其梗概。但止於平聲分陰陽，而上去不分，尚欠精析。今譜以工尺，陰陽自分。知音者宜辨諸舌唇齒齶之間，用以輔《中原音韻》之所未逮也。

板眼　北曲落板與南曲不同，一起三四調俱作底板。其落板之曲，或有於第三四句方落實板；或一兩曲已落實板，而忽又搜板不落；或煞尾前半闋已落實板，後半闋作收煞，每句用一底板。此皆度曲之跌賺處。總之，北曲貴乎跌宕閃賺，故板之緩急，亦變動不拘。常有一字而下三四板者，至襯字多處，亦不妨增一二底板以就之。聲初出即下者曰迎頭板，亦曰實板，則用丶。字半而下者曰掣板，亦曰腰板，則用L。聲盡而下曰底板，亦曰截板，則用━。板之細節曰眼，一板原有七眼，連板爲八數。細節不能盡列，止將正眼註出，▭爲一板一眼。凡腔之緊慢，眼之遲疾，知音識譜者自能會意。或云襯字不加正板，原屬正理。但元人曲中多用方言俚語，每冠於正文之上，此即落板歘下之處。如〔百字折桂令〕、〔百字堯民歌〕、〔百字知秋令〕、〔增字雁兒落〕，襯字倍於正文，諸如此類，拘之以理，難以合度，即勉增一二板度之，使其文句清楚，不致躲閃不迭，良爲方便。見者勿謂其正襯不分，然亦不可爲例。今祇取備體合格，襯字雖繁，不能一一淘汰。

章句　曲之爲句，長短不齊。要其句法，不過自一字以至七字而止。句有平拈仄拈，平押仄押之異，押韻處最爲緊要。句法者，體格所

由辨也。平仄拈押妥協，腔調所由生也。神明其法，可以類推。體格腔調既定，襯字自明也。遍考諸舊譜，俱限七字爲句。無論文義，皆截爲襯字，幾不成文矣。今多留一二正字，全其文義。除去正文，中間作讀，章句益覺完美。

腔板 曲之分別宮調，全在腔板。如仙吕調套中，有借中吕調一二曲，其腔板稍異，必依仙吕調之聲音，始爲妥協。有字數句法雖同，而腔板迥異，即截然兩調。今悉依宮調以定腔板，或轉因腔板以正宮調。腔之高下，按以工尺；而腔之遲疾，限以板眼。既考歷來相傳之成規，復參以國工修改之新法，舉向之無板者，悉爲點出，向之有板者，重爲釐正。按板循腔，無不可付之歌謳、被之絃管也。

襯字 曲之有襯字，猶語助也，藉以暢達文理，而不可當作正文。舊譜不能辨析，以致句法參差，體格淩亂。後人認作實字，承訛襲謬，伊於何底。今細考句法，詳定體格，將襯字逐一分出，字體略小，使填詞者知所稟程焉。

格韻句 北詞不同於南詞，凡遇"呀"字、"嗏"字，本曲换韻不换字處，皆註爲格。他如〔上馬嬌〕之"儂"字，〔醉雁兒〕之"天"字、"君"字。本曲换字不换韻處，概註爲韻。失韻者即註爲句。略舉其端，填詞者不致眩目也。

工尺音調 工尺字譜，古制十二律吕，陰陽各六。其生聲之理，陽律六音而繼以半律，陰吕六音而繼以半吕，各得七聲，至八而原聲復。是律吕雖有十二，而用之止於七也。五聲二變，合而爲七音。近代皆用工尺等字以名聲調，四字調乃爲正調。是譜皆從正調而翻七調，七調之中，乙字調最下，上字調次之；五字調最高，六字調次之。今度曲者用工字調最多，以其便於高下。惟遇曲音過抗，則用尺字調、或上字調。曲音過衰，則用凡字調、或六字調。今譜中仙吕調爲首調。工尺調法，七調俱備，下不過乙，高不過五。旋宮轉調，自可相通，抑可便俗。以下各宮調，俱從正調出。

調名 曲有一體二名，或三四名，總以最初之名爲正。或有别名，或名同而體格異，或某宮調亦有，俱詳列於本題之下。

牌調及又一體 曲出於詞，故曲之牌名亦大半本諸詩餘。其詞句

大異者，不便附會牽引。其詞句吻合及稍有增損，而格調仍仿佛者，皆從詞譜摘選，以爲考證。世尚王實甫《西厢》，諸譜皆收，但彼係絃索音調，另成一家。今譜中衹取其格，詞句不録。又諸譜所載各曲之正體，不能畫一，今選字句最少者爲正格，凡增句增字、平仄拈異者，皆爲又一體。

南北合套　仙吕入雙調之名，南北諸譜皆載。此名不知何昉？在於宫調，並無是名。假仙吕宫有雙調曲，是名仙吕入雙調；若商調有仙吕宫調曲，即爲商調入仙吕調，此訛傳也。今選仙吕宫之南詞，雙角之北詞，南北合套者爲閏月，另成一帙，是爲仙吕入雙角，以證舊日之訛。

煞尾　北調煞尾，最爲緊要。所以收拾一套之音節，結束一篇之文情。宫調既分，體裁各别，在仙吕調曰〔賺煞〕，在中吕調曰〔賣花聲煞〕，在大石角曰〔催拍煞〕，在越角曰〔收尾〕。諸如此類，皆秩然不紊。今譜中之〔慶餘〕，乃諸調煞尾之别名，用者尋其本而自得之。

韻叶押　曲韻須遵周德清《中原韻》。但今所選不能盡符，未便因咽廢食。今於用《中原韻》處則書“韻”；如《中原韻》所無，而沈約韻所通者，則書“叶”；《中原韻》所無，沈約韻亦無者，則書“押”。假如“齊微”韻，凡收入“齊微”者應書“韻”；如《中原》“齊微”韻所無，而沈約韻五微八齊内所有，及沈約本稱古韻通者，則書“叶”；倘混入“東鍾”，則書“押”。餘仿此。叶者，古本有是音而叶也；押者，强押之辭，言但取其格，不可法其用韻夾雜也。南詞同。

易餘曲録

易餘曲録

新曲苑第二十一種　清江都焦循撰

上去入不分陰陽　四聲平上去入，周德清分平聲爲陰陽，於是聲有五。此天地自然之聲，不可增減者也。説者謂上去入亦各有陰陽，余向在浙，嘗作《四聲陰陽辨》以明其謬，亦詳矣。偶閲毛先舒《韻學通指》，則本范善溱《中州全韻》謂有七聲，平去入皆有陰陽，惟上聲無陰陽，列爲圖表。余爲核之，仍差謬不足爲訓。今列其圖於左：

陰平聲　種該箋腰　陽平聲　篷陪全潮　上聲　無陰陽

陰去聲　貢玠霰釣　陽去聲　鳳賣電廟　陰入聲　穀七妾鴨　陽入聲　孰亦爇钀　按聲之有五，乃一氣自然轉接，不俟更端者也。如公拱貢穀四字一氣，而公爲陰平，其下實有陽平字相承轉，其字有音無字。試即以陰陽兩字言之：陰影映益，四聲也；陰字下實有吟字，一轉乃到影字，爲陰吟影映益五聲。陽養漾藥，四聲也；陽字上實有央字起頭，乃到陽字，爲央陽養漾藥五聲。此不俟更端，自然承接，周捨、沈約定四聲，未能悟此。至元周德清悟得，因有陽平陰平，實足補周捨、沈約之所未及也。其目以陰陽者，仍以聲明聲，如"天子聖哲"之爲平上去入，非平有陰陽、上去入亦有陰陽也。如謂去入有陰陽，則陰吟影映益之間，當有兩聲自然承接矣。而無之也，大抵毛氏認輕重内外爲陰陽，故以貢爲陰、鳳爲陽，穀爲陰、孰爲陽。不知此等不獨去入有之，上亦有之，陽平陰平亦各有之。乃更端而得分輕重之聲，非一氣自然轉落之聲。聲止有五，無有七也。陰陽二字皆平聲，陰之陽聲爲吟，陽之陰聲爲央，陰即聲之如陰者也，陽即聲之如陽者也。當曰平之陰，平之陽，今稱陽平陰平尚可，若云陽去陰去、陽入陰入，是不異稱平去平入矣。既去矣，何又爲平？既入矣，何又爲平？既去矣入矣，何又爲陰爲陽？蓋認陰陽爲高下之名，如脉之有陰脉陽脉，畫之有陰面陽面；不知聲之有陰平陽平，乃以聲明聲，可稱陰陽，亦可稱央吟。即毛氏所列，亦可稱種篷、稱該陪、

稱箋全、稱要潮。平字是陽聲,當日若不用陰陽二字,但於平字上加一陰聲之字,則無毛氏等之惑矣。

駁徐大椿四聲皆有陰陽説　吴人徐靈胎,名大椿,工於醫者也,亦善唱曲。有《樂府傳聲》一卷,謂曰:聲各有陰陽。《中原音韻》只平聲有陰陽,餘三聲皆不分陰陽。或又以爲去入有陰陽,上聲獨無陰陽。此更悖理之極者。蓋四聲之陰陽皆從平聲起,平聲一出,則四呼皆來,一貫到底,不容勉强,亦不可移易。豈有平聲有陰陽,而三聲無陰陽者?亦豈有平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者?如宗字爲陰,宗總縱足皆陰也。戎字爲陽,戎宂誦族皆陽也。豈可宗戎有陰陽,而下六字無陰陽?豈可縱足與誦族有陰陽,而總與宂無陰陽?余嘗欲以《中原音韻》四聲之陰陽每字皆爲分定,尚未遑而有待。但作曲者能別平聲之陰陽,已屬難事,若並三聲而分之,則尤難於措筆。以上皆徐氏説按徐氏謂平聲一出,則四呼皆來,一貫到底,是也。既知此義,則不得謂上去入亦有陰陽。玩其舉宗戎二字,蓋於平聲之有陰陽尚未了然,故云作曲者能知平聲之陰陽已屬難事也。坐不知陰陽二字以聲明聲;以陰陽上去入爲五聲,自於此義了然矣。宗字爲陰聲,是矣。不知宗總縱足宗字下自有陽聲,有音無字,非無此聲也。戎字爲陽聲,是矣。不知戎宂誦族戎字上自有陰聲,亦有音無字,非無此聲也。總縱足三聲共陰陽兩平,非單貫一宗字;宂誦族三聲亦共陰陽兩平,非單貫一戎字。試以陰陽二字言之:陰吟影映益,影映益三字貫陰亦貫吟,則此影映益三字爲陰乎?爲陽乎?央陽養漾藥,養漾藥三字貫陽亦貫央,則此養漾藥三字爲陰乎?爲陽乎?所以艱於措筆者,正於此未能了然也。宗之於戎,猶烹之於同。烹爲陰,而其陽自有彭字;同爲陽,而其陰自有通字。貫之爲烹捧揨撲可也,爲彭捧揨撲亦可也,其實爲烹彭捧揨撲之五聲也。貫之爲同統痛禿可也,爲通統痛禿亦可也,其實爲通同統痛禿之五聲也。陰陽如春夏,去入如秋冬,上如中央土,不可減一,不可增一者也。

駁嚴粲上讀如去及清濁説　嚴粲《詩緝》謂:凡上聲濁音讀如去聲。又云平上去入四聲,其平聲爲全清者,其上去入皆爲全清;其次清、全濁、不清、不濁者,亦然。録其圖於左:

全清　東弓包居逋鳩金顛邊賓知

次清　通穹胞胠鋪邱欽天篇繽癡

全濁　同窮庖渠酺求琴田騈頻持

不清不濁　農容茅魚模牛吟年眠珉尼

動奉俸是兕婢被否市恃士仕砣俟涘似已祀耜汜姒巨秬虡距炬敘緒嶼鱮芧蕷佇竚杼紵羜輔父腐柱簿部杜户怙祐岵扈陛蟹亥待逮殆怠倍在牝混但緩踐俴善趙肇兆褓紹皓昊顥鎬浩皞抱道稻皁造坐象丈蕩杏荇静靖迥洞舅婦阜厚後甚儉貢簟檻范範犯軋　以上竝是上聲，全濁，讀如去聲。

平	東	全清	通	次清	同	全濁	農不清不濁
上	董		桶		動讀如去聲		繷
去	湅		痛		洞		齈
入	督		禿		獨		○有聲無字

四聲惟上聲全濁者讀如去聲，謂之重道。如同動洞獨，動洞是重道，蓋四聲皆全濁也。動字雖是上聲，以其爲上聲濁音，只讀如洞字。今人調四聲者，誤云同桶痛禿，不知同爲全濁，其桶痛禿皆爲次清，清濁不倫矣。

按宋時未分陰平陽平，故以通爲次清，同爲全濁。如嚴氏説，同動洞獨不爲通之陽聲，而爲東之陽聲矣。以陰陽爲清濁，而不知東通各有陽聲，農亦自有陰聲也。至謂上聲重讀即如去聲，此亦非也。上自是上，去自是去，若輕重讀之，則不特上如去，平亦可似去，入聲唱之可爲平上去三聲，自不得爲四聲之本聲也。動奉等字讀爲去聲者，自是誤上爲去，非上聲似去。余謂聲定有五，陰陽上去入是也；音定有七，宫商角徵羽半宫半徵是也。每聲以三爲貫，如公空翁、宗聰松是也。其貫不能以三者，音蹇澀不可調者也。東通農讀作陰三聲相貫，於通下增一同字，不知同通爲陰陽，東通農讀作陰三聲貫，東讀作陽同農三聲亦貫。而董桶繷三聲、動痛弄三聲、督禿搙三聲亦無不貫，無所爲上聲如去也。近時金壇段氏謂古無去聲，嘉定錢氏謂古無輕唇音，余不謂然。古無平上去入等名目，非無此聲也；未分陰陽之前，人但知有四聲，然不可謂無陰陽之聲也。古今同此喉舌齒腭，未容於紙上尋之。

八十四調全聲何以至北曲祇用六宫十一調　十二律以五音旋之則

有六十,以七音旋之則有八十四。隋唐以來,僅有二十八調,元明用六宫十一調而已。或疑八十四、六十之數非其實,然不必疑也。如以喉舌齒牙唇,各依等韻,則必有若干音。然其中有重複者,有蹇澀不可以音者,有風土各地之不同者,以理排之有此數,以口調之則不足矣。制之爲字,又不及其音之半。《説文》九千餘字,便於用而人共識之者,又不及其半。《玉篇》以下,字日增,而有音無字者仍多。不得以所用者少,遂疑古之字本少;亦不得以字不及音之數,遂疑並無此音。聲調之有八十四,論其理如是也。其相習而便於口、中於耳固無幾何,古音不盡悦耳,後世既求其悦耳,又取其便於肄習,故日減日少,無可疑也。姜白石《徵招》序云:"予嘗考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徵爲去母調,如黄鍾之徵以黄鍾爲母,不用黄鍾,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琴家無媒調、商調之類皆徵也,亦皆具母弦而不用。……然黄鍾以林鍾爲徵,住聲於林鍾,若不用黄鍾聲,便自成林鍾宫矣。故大晟樂府徵調兼母聲,一句似黄鍾均,一句似林鍾均,所以當時有落韻之語。余嘗使人吹而聽之,寄君聲於臣民事物之中,清者高而亢,濁者下而遺,萬寶常所謂宫離而不附者是已。因再三推尋唐譜並琴弦法,而得其意。黄鍾徵雖不用母聲,亦不可多用變徵蕤賓、變宫應鍾聲。若不用[1]黄鍾,而用蕤賓、應鍾,即是林鍾宫矣。餘十一均徵調放此,其法可謂善矣。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難入燕樂。故燕樂缺徵調,不必補可也。"按,白石此序甚詳明,不用母聲,不用二變,其音不中於耳,故不用此調也。譬如入聲,一涉永歎,便非本字,故北曲派入三聲,南曲雖有入聲,而其腔全是平聲矣。蓋入聲出口,戛然便止,若直如其聲,便質樸無音節,不中聽矣。無徵調亦以此也。徵調之所以缺,如是則宋元不用羽角、不用高宫,可知其故。然則八十四調止用二十八,又止用十七,可類推矣。

金元文學應取其曲　詞之體盡於南宋,而金元乃變爲曲。關漢卿、喬夢符、馬東籬、張小山等,爲一代鉅手,乃談者不取其曲,仍論其詩,失之矣。

---

① 今校:若不用,原作"不若用",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張小山曲之校正 《詞綜》選張可久〔風入松〕一首《咏九日》，首四句云："哀筝一抹十三弦，飛雁隔秋烟。攜壺莫道登臨樂，雙雙燕爲我留連。"按，《小山樂府》載此，作"雙雙爲我留連"，無燕字。"雙雙"即指上"飛雁"，雁與燕不當雜出，且九日不復有燕矣。蓋雁指筝上所有，雙雙即此雁也。程易疇先生遊盤山，親閲《道宗舍利碑》，爲王洙撰，因校朱彝尊《吉金貞石志》，録此碑文，内中妄增一語。詳見《通藝録》《小山樂府》世不多有，余適有之，乃得校出增多"燕"字。又〔人月圓〕一首云："片時春夢，十年往事，一點詩愁。"彝尊改作"閑愁"。又"故人何在，前程那裏，心事誰同。"彝尊改作"前程莫問"。又"白家亭館，吴宫花草，長似坡詩。可人憐處，啼鳥夜月，猶怨西施。"彝尊改作"可似當時，最憐人處"，以音調推之，可謂削圓方竹杖矣。

金元曲劇體裁通於唐人求科第之温卷 《雲麓漫抄》云："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温卷'，如《幽怪録》《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今有唐詩數百種行於世者是也。"按此則唐人傳奇小説乃用以爲科舉之媒，此金元曲劇之濫觴也。詩既變爲詞曲，遂以傳奇小説譜而演之，是爲樂府雜劇。又一變而爲八股，舍小説而用經書，屏幽怪而談理道，變曲牌而爲排比，此文亦可備衆體、史才、詩筆、議論。其破題開講，即引子也；提比、中比、後比，即曲之套數也；夾入、領題、出題、段落，即賓白也。習之既久，忘其由來，莫不自詡爲聖賢立言；不知敷衍描摹，亦仍優孟之衣冠，至摹寫陽貨王驩太宰司敗之口吻，叙述庾斯抽矢、東郭乞餘，曾何異傳奇之局段邪。而莊老釋氏之指，文人藻績之習，無不可入之，第借聖賢之口以出之耳。八股出於金元之曲劇，曲劇本於唐人之小説傳奇，而唐人之小説傳奇爲士人求科第之温卷，緣迹而求，可知其本。

八股入口氣原本於曲劇 元人曲止正旦正末唱，餘不唱。其爲正旦正末者，必取義夫貞婦、忠臣孝子、厚德有道之人，他如宵小市井，不得而干之。余謂八股入口氣，代其人論説，實原本於曲劇，而如陽貨臧倉等口氣之題，宜斷作，不宜代其口氣。吾見工八股者作此種題文，竟不啻身爲孤裝邦老，甚至助爲訕謗口角，以偪肖爲能，是當以元曲之格

爲法。

孤裝爨弄應分爲二　周密《武林舊事》所載官本雜劇之名，有所謂“爨”者，如《鍾馗爨》《天下太平爨》之類；有所謂“孤”者，如《思鄉早行孤》《迓鼓孤》之類；有所謂“妲”者，如《襤哮店休妲》《老姑遺妲》之類；有所謂“酸”者，如《襤哮負酸》《眼藥酸》之類。按《輟耕録》云：“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人來朝，衣裝鞵履巾[①]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然則爨與孤裝爲一，然所載孤、酸、旦等名，屬諸雜大小院本。而諸雜院爨，別爲一類，有所謂《三跳澗爨》《開山五花爨》《變二郎爨》等目。攷元人劇中，其題目正名有云《還牢末》者，則正末當場也；有云《貨郎旦》者，則正旦當場也。《録鬼簿》關漢卿有《擔水澆花旦》《中秋切鱠旦》，吴昌齡有《貨郎末泥》，尚仲賢有《没興花前秉燭旦》，楊顯之有《跳神師婆旦》，其義亦同。孤謂官，酸謂秀士，旦即旦。蓋宋時以裝官者爲孤，以傅粉墨者爲爨，元以傅粉墨者裝官，故孤裝爨弄混而爲一。究之，官不必皆傅粉墨，故孤爨仍分兩目。觀其爲鍾馗、爲二郎變，則不特傅粉墨，並傅五采，故稱五花爨。今優人以五采塗面爲鬼神魔魅及武士賊寇者，皆爨也。凡稱酸，謂以正末扮秀士當場也。至有云酸孤旦者，則三色當場；有云雙旦降黄龍者，則兩旦當場。其稱爨者，則以五采塗面，倬刀夾棒相打鬧也。

細酸　《莊嶽委談》云：“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折‘末扮細酸王文舉’是也。”按元曲《倩女離魂》劇中無“細酸”二字。

折數與楔子　元曲皆四折，或加楔子。惟《趙氏孤兒》五折，又有楔子。

脚色　生旦净丑，元曲無生之稱，末即生也。今人名刺或稱“晚生”，或稱“晚末”、“眷末”，或稱“眷生”，然則生與末通稱，爲元人之遺與？元曲有正末，又有冲末、副末、小末。《任風子》劇中，冲末扮馬丹陽，正末扮任屠；《碧桃花》，冲末扮張珪，副末扮張道南；《貨郎旦》冲末扮李彦和，小末扮李春郎是也。小末亦稱小末尼，《東堂老》正末同小末

---

① 今校：巾，原作“中”，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尼上是也。冲末又稱二末,《神奴兒》冲末扮李德義,後稱李德義爲二末是也。旦有正旦、老旦、大旦、小旦、貼旦、色旦、搽旦、外旦、旦兒諸名。《中秋切鱠》正旦扮譚記兒,旦兒扮白姑姑;《碧桃花》老旦扮張珪夫人,正旦扮碧桃,貼旦扮徐端夫人;《張天師夜斷辰句月》搽旦扮封姨,旦兒扮桃花仙,正旦扮桂花仙;《救風塵》外旦扮宋引章;《貨郎旦》外旦扮張玉娥;《玉壺春》貼旦扮陳玉英;《神奴兒》大旦扮陳氏;《陳摶高卧》鄭恩引色旦上;《悮入桃源》小旦上云:"小妾是桃源仙子侍從的是也。"有單稱旦者,《抱妝盒》正旦扮李美人,旦扮劉皇后,旦兒扮寇承御;《倩女離魂》旦扮夫人,正旦扮倩女是也。丑、净、外三色,名與今同。乃《碧桃花》外扮薩真人,外又扮馬、趙、温、關天將,是同場有五外。《陳州糶米》外扮韓魏公、吕夷簡。《争報恩》外扮趙通判,外又扮孤;《楚昭王疏者下船》外扮孫武子、伍子胥;《小尉遲認父歸朝》外扮徐茂公、房元齡,皆同場有二外。《謝金吾詐拆清風府》外扮焦贊、孟良、岳勝,是同場有三外。《百花亭》二净扮雙解元、柳殿試,鬧上;《舉案齊眉》二净扮張小員外、馬舍上;《殺狗勸夫》《東堂老》並二净扮柳隆卿、胡子傳;《合汗衫》净扮卜兒、净扮陳虎;《陳州糶米》净扮劉衙内、净扮小衙内;皆同場有二净。副净之名,見《竇娥冤》之張驢兒。《牆頭馬上》冲末扮裴尚書,引老旦扮夫人上;第二折夫人同老旦嬤嬤上,是同場有二老旦。《胡蝶夢》外引冲末扮王大、王二;《范張雞黍》正末扮范巨卿,同冲末扮孔仲仙、張元伯,是當場有二冲末。《桃花女》小末扮石留住,又小末扮增福;第四折石留住、增福同場,是當場有二小末。《陳州糶米》丑扮楊金吾,又二丑扮二斗子,是同場有二丑。其末旦净丑之外,又有孤、倈兒、孛老、邦老、卜兒等目。《貨郎旦》冲末扮孤,《殺狗勸夫》外扮孤,《勘頭巾》净扮孤,扮孤者無一定也。《金線池》搽旦扮卜兒,《秋胡戲妻》《王粲登樓》並老旦扮卜兒,《合汗衫》净扮卜兒,是扮卜兒者無一定也。《貨郎旦》净扮孛老,《瀟湘雨》外扮孛老,《薛仁貴榮歸故里》正末扮孛老,《硃砂擔》冲末扮孛老,是扮孛老者無一定也。蓋孤者,官也;卜兒者,婦人之老者也;孛老者,男子之老者也。倈兒多不言何色扮之,惟《貨郎旦》李春郎前稱倈兒,後稱小末,則前以小末扮倈兒,蓋倈兒者,扮爲兒童狀也。春郎前幼,當扮爲兒童,故稱倈兒;後已作官,則稱小末耳。邦老之稱,一爲《合

汗衫》之陳虎，一爲《盆兒鬼》之盆罐趙，一爲《硃砂擔》之鐵旛竿白正，皆殺人賊，皆以净扮之，然則邦老者，蓋惡人之目也。邦老即鮑老之轉聲。

砌末　《輟耕録》有諸雜砌之目，未知所謂。按元曲《殺狗勸夫》祗從取砌末上，謂所埋之死狗也。《貨郎旦》外旦取砌末付净科，謂金銀財寶也。《梧桐雨》正末引宫娥，挑燈拿砌末上，謂七夕乞巧筵所設物也。《陳摶高卧》外扮使臣，引卒子捧砌末上，謂詔書纁幣也。《冤家債主》和尚交砌末科，謂銀也。《誤入桃源》正末扮劉晨，外扮阮肇，各帶砌末上，謂行李包裹，或采藥器具也。又净扮劉德，引三王留等將砌末上，謂春社中羊酒紙錢之屬也。

諸劇異名與作家　《殺狗勸夫》不題作者姓氏，《點鬼簿》有《王翛然斷殺狗勸夫》，爲蕭德祥作。今此曲中孤自稱王翛然，蓋即蕭作。《裴少俊牆頭馬上》，白仁甫作，《點鬼簿》作《鴛鴦簡牆頭馬上》。《便宜行事虎頭牌》，李直夫作，《點鬼簿》作《武元皇帝虎頭牌》。《李素蘭風月玉壺春》，武漢臣作，《點鬼簿》武有《鄭瓊娥梅雪玉堂春》，無此目。《陶學士醉寫風光好》，戴善夫作，《點鬼簿》戴無此目。《翠紅鄉兒女兩團圓》，楊文奎作，《點鬼簿》無此人。《半夜雷轟薦福碑》，馬致遠作；《包待制三勘胡蝶夢》，關漢卿作，點鬼簿馬、關無此目。《河南府張鼎勘頭巾》，孫仲章作，《點鬼簿》陸登善有此目，孫仲章無此目。《李太白匹配金錢記》，喬夢符作，《點鬼簿》題爲《唐明皇御斷金錢記》，别有《柳眉兒金錢記》，平陽人石君寶作。《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吴昌齡作，《點鬼簿》作《張天師夜祭辰鈎月》。《趙盼兒風月救風塵》，關漢卿作，《點鬼簿》作《烟月舊風塵》，舊蓋救之譌，兩風字相複，則烟字爲是。《同樂院燕青博魚》，李文蔚作，《點鬼簿》題有《報冤臺燕青撲魚》及《燕青射雁》二目，無《燕青博魚》。

西廂記不標脚色　王實甫《西廂記》不標净旦丑之名，曰紅、曰鶯、曰本、曰夫、曰惠、曰杜、曰飛。然則曰生者謂張生，非優人脚色之名爲生也。

兀剌赤　虞兆隆《天香樓偶得》云："兀剌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拜月》有云'兀剌赤兀剌門外等多時。'"按，楊瑀《山居新話》云："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其回車之兀剌赤，多無禦寒之衣。"此掌車馬者爲兀剌

赤之證。

董關西廂之較　王實甫《西廂記》全藍本於董解元，談者未見董書，遂極口稱道實甫耳。如《長亭送别》一折，董解元云："莫道男兒心如鐵，君不見滿川紅葉，盡是離人眼中血。"實甫則云："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淚與霜林，不及血字之貫矣。又董云："且休上馬，苦無多淚與君垂，此際情緒你争知。"王云："閣淚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董云："馬兒登程，坐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王云："車兒投東，馬兒向西，兩處徘徊，落日山横翠。"董云："我郎休怪强牽衣，問你西行幾日歸。著路裹小心呵且須在意，省可裹晚眠早起，冷茶飯莫吃，好將息。我專倚著門兒專望你。"王云："到京師服水土，趱程途節飲食，順時自保揣身體，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風霜要起遲。鞍馬秋風裹，最難調護，須要扶持。"董云："驢鞭半裊，吟肩雙聳。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馳也馳不動。"王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裹。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董云："帝里，酒釅花濃，萬般景媚。休取次，共别人便學連理。少飲酒，省遊戲，記取奴言語，必登高第。妾守空閨，把門兒緊閉。不拈絲管，罷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書頻寄。"王云："你休憂文齊福不齊，我只怕停妻再娶妻。一春魚雁無消息，我這裹青鸞有信頻宜寄，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君須記，若見異鄉花草，休再似此處棲遲。"董云："一個止不定長吁，一個頓不開眉黛。兩邊的心緒，一樣的情懷。"王云："他在那壁，我在這壁，一遞一聲長吁氣。"兩相參玩，王之遜董遠矣。若董之寫景語有云："聽塞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約青山擁。"有云："柳隄兒上，把瘦馬兒連忙解。"有云："一徑入天涯，荒凉古岸，衰草帶霜滑。"有云："驢腰的柳樹上有魚槎，一竿風旆茅簷上掛。澹烟消灑，横鎖著兩三家。"有云："淅零零地雨打芭蕉葉，急煎煎的促織兒聲相接。"有云："燈兒一點甫能吹滅，雨兒歇閃出昏慘慘的半窗月。"有云："披衣獨步在月明中，凝睛看天色。"有云："野水連天天竟白。"有云："東風兩岸緑楊摇，馬頭西接著長安道。正是黄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纜著浮橋。"前人比王實甫爲詞曲中思王、太白，實甫何敢當？當用以擬董解元。王實甫止有四卷，至《草橋店夢鶯鶯》而止，其後一卷乃關漢卿所續，詳見王弇州《曲

藻》及都穆《南濠詩話》。關所續亦依董，惟董以張珙用法聰之謀，攜鶯奔於杜太守，關所續則杜來普救寺也。

元劇中之張鼎　元人孟漢卿有《張孔目智勘魔合羅》，孫仲章有《河南府張鼎勘頭巾》，皆云張鼎字平叔，又云具表申奏加張鼎縣令之職，其申枉發伏，與包待制王脩然同。王脩然見《歸潛志》，《金史》有傳。張鼎之名，見於《元史·本紀》："世祖中統十四年，鄂州總管府達魯花赤張鼎參知政事；十五年，近侍劉鐵木兒言，阿里海牙屬吏張鼎，今亦參知政事，詔即罷去。"蓋即此人。

樂府傳聲

樂府傳聲序

崑腔，南北曲之所由來者，從古樂而變新聲也。大凡度曲，必須以四聲五音，南北字面，用氣用喉諸法則，考證明晰，然後謌之，方不失新聲，即古樂之旨也。今之唱崑者，心傳口授，襲謬承訛，是徒得其貌，而未得其真也。余賦性耽斯，摸索已四十年，其聲音字面，尚有書可證可參，不難意會；惟用氣用喉，審情度理，全在心領神會，刻意揣摩，日久月深，始識自然之妙，而自然之妙，亦實難以言傳也。辛亥館福山，得王心池茂才出所藏《樂府傳聲》示之。是篇爲吴江徐靈胎先生所著，溯本追源，傳聲示法，融會貫通，無微不顯，度曲宗之，可謂盡善盡美矣。余愛而寶之，擬即付刻，以公同好。惟年來碌碌未遑，秘而未發。茲以小閑，願酬初志，更得同人助以授梓，俾樂於斯者早睹爲快耳。咸豐九年五月經三百六十甲子無我道人識。

樂府傳聲敘

度曲之道，非博采問難，時殷切磋，不能稱盡善盡美。若淺見寡聞者，又安能領略其道耶？玠生長東隅，音隨北韻，雖賦性相近，而醯雞處甕，見等測蠡，既鮮能事相傳，復乏知音晉接，孜孜者數十年，仍是門外漢耳。今春館育梨，遇吳子小岡，徐示以審聲辨韻、尋節傳情之道，無不各盡其妙，津津娓娓，不倦不煩，具見攻苦之功深，益切心欽而永佩。因憶余亦有舊藏靈胎徐公手輯《樂府傳聲》一帙，出請參證。而吳子喜其論斷剖決，極盡精微，特索而付梓，以公同好。夫徐公之輯著，惠固高深，得吳子之鋟傳，功堪並美；若同志者之受益，又豈敢有忘？是爲敘。咸豐辛亥夏四月福山王保玠心池氏拜手。

樂府傳聲

新曲苑第二十二種　清吴江徐大椿撰

源　流

樂之變，上古不可考。自唐虞之賡歌擊壤以降，凡朝庭草野之間[①]詩詞謡諺，不可勝窮，兹不[②]盡述。若今日之聲，存而可考者，唯南曲北曲二端而已[③]。北曲之始，金之董解元《西厢記》，元之馬致遠《岳陽樓》之類。南曲之傳，如元人高則誠《琵琶記》，施君美《拜月亭》之類。宫調既殊，排場亦異，然當時之唱法，非今日之唱法也。北曲如董之《西厢記》，僅可以入絃索，而不可以協簫管。其曲以頓挫節奏勝，詞疾而板促。至王實甫之《西厢記》，及元人諸雜劇，方可協之簫管，近世之所宗者是也。至明之中葉，崑腔盛行，至今守之不失。其偶唱北曲一二調，亦改爲崑腔之北曲，非當日之北曲矣。此乃風氣自然之變，不可勉强者也。如必字字句句，皆求同於古人，既無考究，亦難以傳授。况古人之聲已不可追，自吾作之，安知不有杜撰不合調之處？即使自成一家，亦仍非真古調也。故風氣之迭變，相仍無害，但不可依樣葫蘆，盡失聲音之本，並失後來改調者之意，則流蕩不知所窮矣。故可變者腔板，口法宫調，斷不可變。苟口法宫調果得其真，雖今樂猶古樂也。蓋天地之元聲，未嘗一日息於天下，《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人生而有此形，即有此聲，亦即有此履中蹈和之具，但無人以發之，則汩没而不能自振。後世之所以治不遵古者，樂先亡也。樂之亡，先王之教失也。我謂欲求樂之本者，先從人聲始。

---

① 今校：朝廷草野之間，原作"朝野間"，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不可勝窮兹不，原作"不能"，同上補改。

③ 今校：南曲北曲二端而已，原作"唯南北曲而已"，同上改。

出聲口訣

天下有有形之聲，有無形之聲。無形之聲，風雷之類是也，其聲不可爲而無定。有形之聲，絲竹管絃之類是也，其聲可爲而有定。其形何等，則其聲亦從而變矣。欲改其聲，先改其形，形改而聲無不改也。惟人之聲亦然。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欲正五音，而不於喉舌齒牙唇處用力，則其音必不真；欲準四呼，而不習開齊撮合之勢，則其呼必不清。所以欲辨真音，先學口法。口法真，則其字無不真矣。譬之簫管，欲吹尺字，必放尺字之眼，欲吹工字，必放工字之眼，若放工而欲吹尺，雖神瞽不能也。所謂其聲可爲而有定者也。今則口法皆不能知，而欲其聲之真，得乎？又喉舌齒牙唇，雖分五層，然吐聲之法不僅五也。有喉底之喉，有喉中之喉，有近舌之喉；餘四音亦然。更不僅此也，即喉底之喉，亦有淺、深、輕、重；餘皆然。千絲萬縷①層層扣住，方爲入細。其開齊撮合之中，亦有半開、全開、半合、全合之不同。其外又有鼻音、半鼻、抵腭、抵齒等法。其形亦皆有定。總之，呼字十分真，則其形自從；其形十分真，則字自協，此自然之理。若不知其形而求其聲，則終身不能呼準一字也。

聲各有形

聲之形爲何？大、小、闊、狹、長、短、尖、鈍、粗、細、圓、扁、斜、正之類是也。如東鍾韻，“東”字之聲長，“終”字聲短，“風”字聲扁，“宫”字聲圓，“蹤”字聲尖，“翁”字聲鈍。江陽韻，“江”字聲闊，“臧”字聲狹，“堂”字聲粗，“將”字聲細。潛心分别，其形顯然。其口訣大端，雖不外開、齊、撮、合，喉、舌、齒、牙、唇，而細分之則無盡，有張口者，有半張者，有閉口者，有半閉者，有先張後閉者，有先閉後張者，有喉出唇收者，有喉出舌收者，有全喉全舌者，有半喉半舌者。以上諸條，互相出入，不可勝計。其外又有落腮、穿齒、穿牙、覆唇、挺舌、透鼻、過鼻諸法。總在將字識真念準，審其字聲從口中何處着力，則知此字必如何念法方確，即知

---

① 今校：“千絲萬縷”四字，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其形於長短闊狹之内居何等矣。雖絲竹雜和，不能奪而亂之。此千古未發之微義也。

四聲各有陰陽

字之分陰陽，從古知之。宋人填詞極重，只散見於諸家論説，而無全書。惟《中原音韻》將每韻分出，最爲詳盡，但只平聲有陰陽，而其餘三聲皆不分，不知以三聲本無分乎？抑難分乎？抑可以不分乎？或又以爲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此更悖理之極者。蓋四聲之陰陽，皆從平聲起，平聲一出，則四呼皆來，一貫到底，不容勉强，亦不可移易，豈有平聲有陰陽，而三聲無陰陽者？亦豈有平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者？故急爲拈出，使作曲與唱曲者確然有所執循，而審音不惑。如“宗”字爲陰，“宗”、“總”、“縱”、“足”皆陰也；“戎”字爲陽，“戎”、“宂”、“誦”、“族”皆陽也。上八字豈可删去一字？亦豈可互易一字？亦豈可“宗”“戎”有陰陽，而下六字無陰陽？更豈可“縱”“足”“誦”“族”有陰陽，而總與宂無陰陽？此有耳者之所共察，不必明於度曲者而後知之也。

五　音

喉、舌、齒、牙、脣，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聲出於喉爲喉，出於舌爲舌，出於齒爲齒，出於牙爲牙，出於脣爲脣。其詳見《等韻》、《切韻》等書。最深爲喉音，稍出爲舌音，再出在兩旁牝齒間爲齒音，再出在前牝齒間爲牙音，再出在脣上爲脣音。雖分五層，其實萬殊。五音之淺深各不一，故五音之正聲皆易辨，而交界之間甚難辨。然其界限又復井然，絲毫不可亂，此人之所以爲靈也。能知其分寸之所在，一線不移，然後其音始的，而出聲之際，不致眩惑游移，再參之以開齊撮合之法，自然辨析秋毫矣。

四　呼

開、齊、撮、合，此讀字之口訣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爲之撮，其用力在脣。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欲讀此字，必得此字之讀法，則其字音始真，否則終不能合度。然此非喉舌齒牙脣之謂也。蓋喉舌齒牙脣者，字之所從生；開齊撮合

者，字之所從出。故五音爲經，四呼爲緯。今人雖能知音之正，而呼之不清者，皆開齊撮合之法不習故也。

喉有中旁上下

喉舌齒牙脣爲五音者，從内至外言之也。其位實有五層，其音雖皆本於喉，而用力之地，則層層各别，此人之所知者也。至喉音中又各有五音，則前人之所未道者。天下之理，有縱必有横。喉舌齒牙脣，縱也；喉音中之五音，横也。如高而清之字，則從喉之上面用力；低而濁之字，則從喉之下面用力；欹而扁之字，則從喉之兩旁用力；正而圓之字，則從喉之中間用力。故出聲之時，欲其字清而高，則將氣提而向喉之上；欲濁而低，則將氣按而著喉之下；欲欹而扁，則將氣從兩旁逼出；欲正而圓，則將氣從正中透出；自然各得其真，不煩用力而自響且亮矣。此非特喉音之字如此，凡舌齒牙脣之字呼法皆然。但舌齒牙脣雖著力之地各殊，而總不能離乎喉也。故喉舌齒牙脣爲經，上下兩旁正中爲緯，經緯相生，五五二十有五，而出聲之道備矣。

鼻音閉口音

喉舌齒牙脣之外，又有鼻音、閉口音。如"庚""青"二韻，乃正鼻音也。"東鍾"、"江陽"，乃半鼻音也。"侵尋""監咸""廉纖"則閉口音也。正鼻音則全入鼻中，半鼻音則半入鼻中，即閉口之漸也。閉口之音，自"侵尋"至"廉纖"而盡矣。故《中原音韻》以"東鍾"起，於"廉纖"終，終之以閉口者，猶四時之令窮於冬也。"東鍾"則春令之始也；但立春之時，陽氣初動，故猶稍帶鼻音，有出而未舒之象。自"庚青"正鼻音之後，即從"尤侯"之合口喉音，轉入"侵尋"閉口，亦以漸而收藏。此天地自然之理，編韻之人雖未必有意爲之，而天地元音之終始，其序不可紊也。故能知鼻音閉口音，則曲中之開合呼翕，皆與造化相通，自然清而不噍，放而不濫，有深厚和粹之妙。

北　字

凡唱北曲者，其字皆從北聲，方爲合度。若唱南音，即爲别字矣。

然北字之異乎南者，十居四五，若必字字從北，則南方之人竟有全不解者，此亦不必盡泥也。蓋當時之北曲，以北人造之，北人唱之，彼自唱彼之曲，自然皆從北讀。若南人唱之，南人聽之，則即唱南音，似亦無害於理。但以北字改作南音，則聲必不和者，何則？當時原以北字配調故也。況南人以土音雜之，只可施之一方，不能通之天下。同此一曲，而一鄉有一鄉之唱法，其弊不勝窮矣。愚有説焉：凡北曲之字，有天下盡通之正音，唱又不失此調之音節者，不必盡從北字也。如"崇"字本音"戎"，而北讀爲"虫"，"重"字本音"虫"去聲，北讀爲"中"去聲；"事"字本時至切，北讀爲"世"；杜字本音"渡"，北讀爲妬之類。如此者不一而足，若必盡從北音，則唱者聽者俱不相洽，反爲無味。譬之南北兩人，相遇談心，各操土音，則兩不相通，必各遵相通之正音，方能理會，此人情之常，何不可通於度曲也？但不可以土音改北音耳。至於北字中人人能曉，或此宮此調必如此方合者，則必不可以南曲之字易之也。

平聲唱法

四聲之中，平聲最長，入聲最短。何以驗之？凡三聲拖長之後，皆似平聲，入聲則一頓之外[①]，全無入象，故長者平聲之本象也。但上去皆可唱長，即入聲派入三聲，亦可唱長，則平聲之長，何以别於三聲耶？蓋平聲之音，自然舒緩周正和静，若上聲必有挑起之象，去聲必有轉送之象，入聲之派入三聲，則各隨所派成音。故唱平聲，其口[②]尤重在出聲之際，得舒緩周正和静之法，自與上去逈别，乃爲平聲之正音，則聽者不論高低輕重，一聆而知其爲平聲之字矣。

上聲唱法

上聲只在出聲之際分别。方開口時，須略似平聲，字頭半吐，即向上一挑，方是上聲正位。蓋上聲本從平聲來，故上聲之字頭必從平聲起。若竟從上聲起，則其聲一響已竭，不能引而長之，若聲竭而復拖下，

① 今校：外，原作"後"，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口，原作"訣"，同上改。

則反似平聲字矣。故唱上聲極難，一吐即挑，挑後不復落下，雖其聲長唱，微近平聲，而口氣總皆向上，不落平腔，乃爲上聲之正法。雖欲轉腔而聽者仍知爲上聲，斯得唱上聲之法矣。

去聲唱法

今北曲之最失傳者，其唱去聲盡若平聲。蓋北曲本無入聲，若併去聲而無之，則只有兩聲矣。夫兩聲豈能成調耶？況北曲之所以別於南曲者，全在其聲。南之唱去，以揭高爲主；北之唱去[①]，不必盡高，惟還其字面十分透足而已。笛中出一凡字，合曲者唯去聲爲多。如唱凍字，則曰凍紅翁；唱問字，則曰問恒恩；唱秀字，則曰秀喉嘔。長腔如此三腔，短腔則去第三腔，再短則念完本字即收，總不可先帶平腔。蓋去聲本從上聲轉來，一著平腔，便不能復振，始終如平聲矣。非若上聲之本從平聲轉出，可以先似平聲，轉到上聲也。譬如四時，從春轉夏則可，從春轉秋則不可，此自然之理也。況去聲最爲有力，北音尚勁，去聲真確，則曲聲亦勁而有力，此最大關係也。今之所以唱去似平者，何也？自南曲盛行，曲尚柔靡，聲口已慣，不能轉勁，又去聲唱法頗須用力，不若平讀之可以隨口念過，一則循習使然，一則偷氣就易，又久無審音者爲之整頓，遂使去聲盡亡，北音絶響，良可慨也。

入聲讀[②]法

北曲皆遵《中州音韻》，其平上去三聲，皆與《唐韻》及《洪武正韻》相同，間有異者，百中之一耳。其五音四呼，亦不相遠，若入聲之字皆派入三聲，竟有大相逕庭者，何也？蓋三聲多連合一貫，獨至入聲而別，有有三聲而無入聲之字，亦有有入聲而無三聲之字。今北曲無入聲之唱，盡將入聲唱作三聲，而三聲中無此字，則不得不另作一聲矣。如“曲”字，本邱六切，若本音之平聲則邱都切，是有音無字矣，故變而作“區”。“樂”字，本盧各切，若本音之平聲則盧沙切，亦有聲無字矣，故變作

---

① 今校：去，原作“者”，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讀，原作“唱”，同上改。

"滂"。其餘如"削"之爲"宵"、"鶴"之爲"浩",不一而足。自六經子史皆同,不獨《中州音韻》爲然也。惟古韻從無此讀法,而五音四呼又不通者,此乃當時之土音,則不妨或從古音、或從今音,不必悉遵其讀也。又其派入三聲,有一定之法,與古音亦稍殊。如"鹿"字《中州韻》作去聲讀,音"露",古音"露",亦音"盧"。"出"字《中州韻》作上聲,音"杵",古音作平聲則赤知切,作去聲則赤至切,三聲多有通融之處。蓋入之讀作三聲者,緣古人有韻之文皆以長言咏嘆出之,其聲一長,則入聲之字自然歸入三聲,此聲音之理,非人所能强也。故古人有此讀法,三聲原可通用,則不必盡從《中州》;如從無此音者,則不可自我亂之,致人難辨。試從古音一一考之,則入聲派入三聲之故可明,而三代以前之歌法,亦可推測而知矣。

入聲派三聲法

北曲無入聲,將入聲派入三聲,蓋以北人言語本無入聲,故唱曲亦無入聲也。然必分派入三聲者,何也?北曲之妙,固在於是。蓋入聲本不可唱,唱而引長其聲,即是平聲。南曲唱入聲無長腔,出字即止,其間有引長其聲者,皆平聲也。何也?南曲唱法,以和順爲主,出聲拖腔之後,皆近平聲,不必四聲鑿鑿,故可稍爲假借。惟北曲則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清真,出聲、過聲、收聲,分毫不可假借。故唱入聲亦必審其字勢,該近何聲,及可讀何聲,派定唱法,出聲之際,歷歷分明,亦如三聲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後唱者有所執持,聽者分明辨别,非若南曲之皆似平聲,無相逕庭也。故觀派入三聲之法,則北曲之出字清真,益可徵據,此探微之論也。至派入三聲異同之法,又别有論焉。

歸　韻

唱曲能令人字字可辨,不但平上去入四聲準、開齊撮合四呼清而已。四聲四呼,止能於出聲之時,分别字頭,使人明曉;至出字之後,引長其聲,即屬公共之響,况有絲竹一和,尤易混入。譬比簫管之音,雖極天下之良工,吹得音調明亮者,只能分别工尺,令人一聆而知爲何調,斷

不能吹出字面，使聽者知其[①]何字也。蓋簫管只有工尺，無字面，故人聲之所以可貴也。四聲四呼清，則出口之字面已正，而不知歸韻之法，則引長之字面仍與簫管同，故尤以歸韻爲第一。歸韻之法如何？如東鍾字，則使其聲出喉中，氣從上腭鼻竅中過，令其聲半入鼻中，半出口外，則東鍾歸韻矣。江陽，則聲從兩頤中出，舌根用力，漸開其[②]口，使其聲朗朗，如扣金器，則江陽歸韻矣。支思，則聲從齒縫中出，而收細其喉，徐放其氣，弗令上下齒牙相遠，則支思歸韻矣。能歸韻，則雖百轉千轉，而本音始終一線，聽者即從出字之後，驟聆其音，亦確然知其爲某字也。況字真則義理切實，所談何事所説何人，悲歡喜怒，神情畢出；若字不清[③]，則音調雖和，而動人不易。但人之喉嚨，靈頑不一。靈者則各韻自然能分出各韻之音；頑者一味響亮，不能鑿鑿分别，即字面不差，而一放則相去甚遠；又有幾韻能分，幾韻不能分，各因其聲之所近以爲優劣。若十九韻中俱能分晰者亦少，此又得之[④]天分，非人力所能强也。

收　聲

夫人知出聲之法爲最重，而不知收聲之法爲尤重。蓋出一字而四聲四呼五音無悞，則其字已的確可辨，猶人所易知而易能也。惟收聲之法，不但審之當極清，尤必守之有力。自出聲之後，其口法一定，則過腔轉腔，音雖數折，而口之形與聲所從出之氣分毫不可移動。蓋聲雖同出於喉，而所著力之處，在口中各有地位，字字不同。如開口之喉音，其聲始終從喉著力，其口始終開而不合；閉口之舌音，其聲始終從舌著力，其口始終閉而不開；其餘字字皆然。斯已難矣，至收足之時尤難。蓋聲之方放時，氣足而聲縱，尚可把定；至收末之時，則本字之氣將盡，而他字之音將發，勢必再换口訣，略一放鬆，而咿啞嗚吃之音隨之，不知收入何宫何字矣。故收聲之時，尤必加意扣住，如寫字之法，每筆必有結束，越

---

① 今校：其，原作“爲”，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其，原作“出”，同上改。
③ 今校：清，原作“真”，同上改。
④ 今校：得之，原作“在乎”，同上改。

到結束之處,越有精神,越有頓挫,則不但本字清真,即下字之頭亦得另起峰巒,益覺分明透露,此古法之所極重而唱家之所易忽,不得不力爲剖明者也。然亦有二等焉:一則當重頓,一則當輕勒。重頓者,煞字煞句到此嶄然劃斷,此易曉也;輕勒者,過文連句到此委蛇脱卸,此難曉也。蓋重者其聲濁而方,輕者其聲清而圓,其界限之分明則一,能知此,則收聲之法,思過半矣。

交　代

凡唱曲以清朗爲主,欲令人人之知所唱之爲何曲,必須字字響亮。然有聲極響亮,而人仍不知爲語者,何也? 此交代不明也。何爲“交代”? 一字之音,必有首腹尾,必首腹尾音已盡,然後再出下一字,則字字清楚。若一字之音未盡,或已盡而未收足,或收足而於交界之處未能劃斷,或劃斷而下字之頭未能矯然,皆爲交代不清。况聲音愈響,則聲盡而音未盡,猶之叩百石之鐘,一叩之後,即鳴他器,則鐘聲方震,他器必若無聲。故聲愈響則音愈長,必尾音盡而後起下字,而下字之頭,尤須用力,方能字字清澈,否則反不如聲低者之出口清楚也。凡響亮之喉,宜自省焉。不得恃聲高字真,必謂人人能曉也。

宫　調

古人分立宫調,各有鑿鑿不可移易之處。其淵源不可得而尋,而其大旨猶可按詞而求之者,如:黄鐘調,唱得富貴纏綿;南吕調,唱得感嘆悲傷之類。其聲之變,雖係人之唱法不同,實由此調之平仄陰陽配合成格,適成其富貴纏綿、感嘆悲傷,而詞語事實,又與之合,則宫調與唱法俱得矣。故古人填詞,遇富貴纏綿之事則用黄鐘宫,遇感嘆悲傷之事則用南吕宫,此一定之法也。後世填詞家不明此理,用調不符其事,使唱者從調則與事違,從事則與調違,此作詞者之過也。若詞調相合,而唱者不能尋宫别調,則咎在唱者矣。近來傳奇合法者雖少,而不甚相反者尚多,仍宜依本調如何音節,唱出神理,方不失古人配合宫調之本,否則盡忘其所以然,而宫調爲虚名矣。

陰調陽調

古人唱法所謂陰陽者,乃字之陰陽,非人聲之陰陽也。字之陰陽者,如“東”爲陰、“同”爲陽,二字自有輕重清濁之别。至人聲之陰陽,則逼緊其喉而作雌聲者,謂之陰調;放開其喉而作雄聲者,謂之陽調。若遇高字唱陰調,低字唱陽調,此大謬也。夫堂堂男子,唱正大雄豪之曲,而逼緊其喉,不但與其人不相稱,即字面斷不能真。蓋喉間逼緊,則字面皆從喉中出,而舌齒牙唇俱不能著力,開齊撮合亦大半不能收準,即使出聲之後作意分清,終不若即從舌齒牙唇之親切分明也。如生旦曲不得不逼緊其喉,此則純用陰調者。然陰調中亦有陰陽之别,非一味逼緊也。若陽調中之陰陽,放開直出者爲陽中之陽,將喉收細揭高,世之所謂“小堂調”者,爲陽中之陰,此則一起一倒,無曲不有,而逼緊之陰不與焉。今之逼緊喉嚨者,乃欲唱高調而不能,故用力夾住吊起,不覺犯逼緊之病,一則喉本不佳,一則不善用喉故也。然逼緊之字,亦間有之,高調之曲,連轉幾字幾腔,層層泛起,愈轉愈高,則音必愈細,陽聲已竭,必用喉底之真氣接之,自然聲出至深,雖與逼緊相似,此乃自然而然,非有意爲之,若世俗之所謂陰調也。至近日之所謂時曲清曲者,則字字逼緊,俱從喉中一絲吐出,依然講五音四呼之法,實則五音四呼何處著力,以至聽者一字不能分辨,此唱曲之下賤①,風流掃地矣。

字句不拘之調亦有一定格法

北曲中有不拘字句多少,可以增損之格,如黄鐘之〔黄鐘尾〕,仙吕之〔混江龍〕,南吕之〔草池春〕之類。世之作此調者,遂隨筆寫出,絶無格式,直爲笑談。要知果可隨意長短,何以仍謂之〔黄鐘尾〕,而不名爲〔混江龍〕,〔草池春〕?且何以〔黄鐘尾〕不可入仙吕,〔混江龍〕不可入南吕,〔草池春〕不可入黄鐘耶?此真不思之甚也。蓋不拘字句者,謂此一調字句不妨多少,原謂在此一調中增減,並不謂可增減在他調也。故一調自有一調章法句法及音節,森然不可移易,不過謂同此句法,而此句

---

①　今校:賤,原作“品”,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不妨多增，同此音節，而此音不妨叠唱耳。然亦只中間發揮之處，因上文之勢趨下，才思洶湧，一瀉難收，依調循聲，鋪敘滿意，既不踰格，又不失調。至若起調之一二句，及收調之一二句，則陰陽平仄，一字不可移易增减，如此則聽者方能確審其爲何調，否則竟爲無調之曲，荒謬極矣。

曲　情

唱曲之法，不但宜講聲調，而得曲之情爲尤重。蓋聲調衆曲之所盡同，情乃一曲之所獨異，不但生旦净丑口氣各殊，凡忠義奸邪、風流鄙俗、悲歡思慕，事各不同，使詞雖工妙，而唱者不得其情，則邪正不分、悲喜無别，即聲音絶妙，而與曲詞相背，不但不能動人，反令聽者索然無味矣。然此不僅於口訣中求之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必唱者先要設身處地，摹倣其人之情性事實，宛若其人之自述其語，然後其形容逼真，使聽者心會神怡，若親對其人，而忘其爲度曲矣。故必先明曲中之意義曲折，則啟口之時，自不求似而自合。若世之止能尋腔依調者，雖極工亦不過優伶之末技，而不足以語感人動神之微義也。

起　調

唱法之最要緊不可忽者，在於起調之一字。通首之調，皆此字領之；通首之勢，皆此字蓄之；通首之氣，皆此字貫之；通首喉嚨，皆此字開之。如治絲者，引其端而後能竟其緒，此一字乃端也。有失其端而緒不紊者乎？人但知調從此字爲始，高則入某調，低則入某調，七調從此而定，此語誠然，不知此乃其大端也。其轉變之法，蓋無窮盡焉。有唱高調，而此字反宜低出；有唱低調，而此字反宜高者；亦有唱高宜高，唱低宜低者；有宜陰起翻陽，陽起翻陰者；亦有宜先將此字輕輕蓄勢，唱過二三字或六七字，方起調者。此字一梗，則全曲皆梗，此字一和，則全曲自和。故此一字者，造端在此，關鍵在此，其詳審安頓之法，不可不十分加意也。

斷　腔

南曲之唱，以連爲主。北曲以斷爲主，不特句斷字斷，即一字之中，

亦有腔斷，且一腔之中，又有幾斷者；惟能斷，則精神方顯，此北曲中第一吃緊之處也。而其法亦非一端：有另起之斷，有連上之斷，有一輕一重之斷，有一收一放之斷，有一陰一陽之斷，有一口氣而忽然一斷，有一連幾斷，有斷而換聲吐字，有斷而寂然頓住。以上諸法，南曲亦間有之，然不若北曲之多。《禮記》所云："曲如折，止如槁[①]木。"正此之謂也。近時南曲盛行，不但字法皆南，即有斷法，亦是南曲之斷，與北曲迥别。蓋南曲之斷，乃連中之斷，不以斷爲重；北曲未嘗不連，乃斷中之連，愈斷則愈連，一應精神，皆在斷中頓出。故知斷法之精微，則北曲之神理思過半矣。然斷與頓挫不同：頓挫者，曲中之起倒節奏；斷者，聲音之轉折機關也。

頓　挫

唱曲之妙，全在頓挫，必一唱而神形畢出，隔垣聽之，其人之裝束形容、聲色氣象、及舉止瞻顧，宛然如見，方是曲之盡境。此其訣全在頓挫，頓挫得款，則其中之神理自出。如喜悦之處，一頓挫而和樂生；傷感之處，一頓挫而悲恨出；風月之場，一頓挫而艷情現；威武之人，一頓挫而英氣透；此曲理之所最重者也。况一人之聲，連唱數字，雖氣足者亦不能接續；頓挫之時，正唱者因以歇氣、取氣，於唱曲之聲，大有裨益。今人不通文理，不知此曲該於何處頓挫。又一調相傳，守而不變，少加頓挫，即不合板眼，所以一味直呼，全無節奏，不特曲情盡失，且令唱者氣竭，此文理之所以不可無也。要知曲文斷落之處，文理必當如此者，板眼不妨略爲伸縮，是又在明於宫調者爲之增損也。

輕　重

聲之高低與輕重，全然不同。今則悮以輕重爲高低，所以唱高字則用力高呼，唱低字則隨口帶過，此大謬也。高低之法，詳於《高腔輕過篇》。今先明輕重之法：輕者，鬆放其喉，聲在喉之上一面，吐字清圓飄逸之謂。重者，按捺其喉，聲在喉之下一面，吐字平實沈著之謂。凡從

---

① 今校：槁，原作"稿"，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容喜悦及俊雅之人,語宜用輕;急迫惱怒及粗猛之人,語宜用重。又有一句之中,某字當輕,某字當重;亦有一調之中,某句當輕,某句當重,總不一定。但輕重又非響不響之謂也,有輕而不響者,有輕而反響者,有重而響者,有重而反不響者。蓋高低者,調也;輕重者,氣也;響不響者,聲也。似同而實異,細別之自顯然,但不明言之,則習而不察耳。

徐　疾

曲之徐疾,亦有一定之節。始唱少緩,後唱少促,此章法之徐疾也;閒事宜緩,急事宜促,此時勢之徐疾也;摹情玩景宜緩,辨駁趨走宜促,此情理之徐疾也。然徐必有節,神氣一貫;疾亦有度,字句分明。倘徐而散漫無收,疾而糊涂一片,皆大謬也。然太徐之害猶小,太疾之害甚大。使隨口亂道,字句不明,並唱字之義全失之矣。必須字字分明,皎皎落落,無一字輕過。内中遇緊要眼目,又必跌宕而出之,聽者審之,字句甚短,而音節反覺甚長,方爲合度,非此則寧徐勿疾也。

重音疊字

重音者,二字之音相近,如“逢蒙”、“希夷”之類,聽者易疑爲兩字相同是也。疊字者,如“飄飄”、“隱隱”之類,聽者易疑爲一字兩腔是也。此等最宜留意。凡唱重音之字,則必將字頭著意分別,如陰陽輕重、四呼五音,必有不同之處,剔清字面,則聽者鑿鑿,知爲兩音矣。唱疊字之音,則必界限分明,念完上字之音,鈎清頓住,然後另起字頭,又必與前字略分異同,或一輕一重,一高一低,一徐一疾之類,譬之作書之法,一帖之中,其字數見,無相同者,則聽者確知爲兩字矣。此等雖係曲中之末節,而口訣之妙,反於此見長。若工夫不到,至此亦無把握也。

高腔輕過

腔之高低,不在聲之響不響也。蓋所謂高者,音高,非聲高也。音與聲大不相同。用力呼字,使人遠聞,謂之聲高;揭起字聲,使之向上,謂之音高。即如同是一曲,唱上字尺字調,則聲輕用力而音總低;唱正調乙字調,則聲雖不用力而音總高。此在喉中之氣向上向下之别耳。

凡高音之響，必狹、必細、必鋭、必深；低音之響，必粗、必鈍、必闊、必淺。如此字要高唱，不必用力儘呼，惟將此字做得狹細鋭深，則音自高矣。今人不悟此意，凡遇高腔，往往將狹細鋭深之法，變成陰調，此又似是而非也。蓋陽調有陽調之高低，陰調有陰調之高低，若改陽爲陰謂之高，則陰之當高又何改耶？惟能知唱高音之法，則下等之喉可進於中等，中等可進於上等。凡遇當揭高之字，照上法，將氣提起透出，吹者順從，聽者明晢，唱者又全不費力。是則人人可唱高音之曲，各如其人之分量，而無脱調之患矣。否則高調之曲，祇宜於極響之喉，而喉之稍次者只宜於低調，是調以人分，而一人之聲，只可限以一調，此皆不知高腔輕過之法也。

低腔重煞

低腔與輕腔不同。輕腔者，將字音微逗其聲，必清細柔媚，與重字反對。若低腔則與高字反對。聲雖不必響亮，而字面更須沈着。凡情深氣盛之曲，低腔反最多，能寫沈鬱不舒之情，故低腔宜緩重沈頓，與輕腔絶不相同。今之唱低腔，反以爲偷氣之地隨口念過，遂使神情涣漫，語氣不續，不知曲之神理，全在低腔也。

一字高低不一

字之配入工尺，高低本無一定，如世所謂《儀禮》通傳樂譜，《鹿鳴》之“我有嘉賓”，首章則“我”爲蕤，“有”爲林，“嘉”爲應，“賓”爲南；次章則“我”爲林，“有”爲南，“嘉”爲應，“賓”爲黄，諸律旋用，則高低互易，從古如此，所以天下有不入調之曲，而無不可唱之曲。曲之不入調者，字句不準、陰陽不分、平仄失調是也。無不可唱者，遷高就低，遷低就高，平聲仄讀，仄聲平讀，凡不成調不合調之曲，皆可被入管絃矣。然必字字讀真，而能不失宫調，諧和絲竹，方爲合度之曲耳。故曲之工不工，唱者居其半，而作曲者居其半也。曲盡合調，而唱者違之，其咎在唱者；曲不合調，則使唱者依調則非其字，依字則非其調，勢必改讀字音，遷就其音以合調，則調雖是而字面不真，曲之不工，作曲者不能辭其責也。故字聲之高下可以通融者，如《鹿鳴》所譜之類，原可以出入轉移，其不可

通融之處，則斷不得用此一字而離宫失調，亦不得因欲合調而出韻乖聲，故作曲者與唱曲者不可不相謀也。

出音必純

凡出字之後，必始終一音，雖腔板數轉，聽者仍知是此一字，不但五音四呼不可移易，並不可忽陰忽陽、忽重忽輕、忽高忽低、忽清忽濁，方爲純粹。凡犯此病者，或因沙澀之喉，不能一線到底，或因隨口轉換，漫不經心，以致一字之頭腹尾往往互異，不但聽者不清，即絲竹亦難和合。故必須平日先將喉嚨洗剔清亮，使聲出一線，則隨其字之清濁高下，可不至一字數聲矣。

句韻必[1]清

牌調之别，全在字句及限韻。某調當幾句，某句當幾字，及當韻不當韻，調之分别，全在於此。唱者遵此不失，自然事理明曉，神情畢出，宫調井然。今乃只顧腔板，句韻蕩然，當連不連，當斷不斷，遇何調則依工尺之高低，唱完而止，則舌之分别幾句、幾字、幾韻，全然可以不必也。蓋言語不斷，即人不解其情，文章無句，雖通人不解其義，况度曲耶？如《琵琶·辭朝》折〔啄木兒〕："事君事親一般道，人生怎全得忠和孝？却不道母死王陵歸漢朝。"近時唱者"道"字拖腔連下"人"字，"孝"字急疾，並接"却"字，是句韻皆失矣。如此者十之四五。試令今之登場者，依崑腔之唱法，聽者能辨其幾句幾韻，百不能得一也。句韻之法，不幾盡喪耶？唯北曲尚有句可尋、有韻可辨，然亦不能收清收足，此亦漸染於崑腔所致。崑腔作法之始，原不至如此之極[2]，而流弊不可不亟拯也。餘見《頓挫》、《斷腔》諸篇。

定　板

板之設，所以節字句，排腔調，齊人聲也。南曲之板，分毫不可假

---

① 今校：必，原作"當"，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之極，同上補。

借，唯北曲之板，竟有不相同者。蓋南曲唯引子無板，餘皆有板，北曲則衹有底板，無實板之曲極多。又南曲之字句，無一調無定格，而北曲則不拘字句之調極多。又南曲襯字極少，少則一字幾腔，板在何字何腔，千首一律；若北曲則襯字極多，板必有不能承接之處，中間不能不增出一板，此南曲之所以有定，北曲之所以無定也。然無定之中，又有一定者，蓋板殊則腔殊，腔殊則調殊，板一失則宮調將不可考矣。故唯過文轉折之處，板可略爲增損，所以便歌也。至緊要之處，板不可少有移易，所以存調也。此北曲之板雖寬而實未嘗不嚴也。

底板唱法

南曲唯引子用底板，餘皆有定板。北曲則底板甚多。何也？蓋南曲之板以節字，不以節句；北曲之板以節句，不以節字。節字則板必繁[①]，節句則一句一板足矣。惟著議論描寫，及轉折頓挫之曲，亦用實板節字，然亦不若南曲之密。凡唱底板之曲，必音節悠長，聲調宏放，氣緩詞舒，方稱合度。又必於轉折出落之間，自生頓挫，無節之中，處處皆節，無板之處，勝於有板，如鶴鳴九皋，干雲直上，又如天際風箏，宮商自協，方爲能品。此可意會，非可言罄[②]也。

牌調各有定譜

凡曲七調，自有定格。如某牌名係某宮，則應用某調，方爲合度。若不按成譜，任意妄擬，則高低自不叶調。即如商調之〔山坡羊〕，自應歸凡調，南吕之〔懶畫眉〕，自應唱六字調，若高一調吹之，不但唱者吃力，徒然揭斷嗓子，且不中聽，曲情節奏，全然没有；低一調吹之，雄壯激烈之曲勢必萎靡沈鬱，寂静之音愈覺幽晦，識者掩口失笑矣。

辨四音訣

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力强。

---

① 今校：繁，原作“緊”，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罄，原作“傳”，同上改。

去聲分明直遠送，入聲短促急收藏。

辨五音訣

欲知宮，舌居中。中喉音。欲知商，口開張。齒頭正齒音。欲知角，舌縮却。牙音。欲知徵，舌柱齒。舌頭舌上音。欲知羽，撮口取。唇重唇輕。

辨聲音要訣

切韻先須辨四聲，五音六律並五行。難呼語氣皆名濁，易紐言詞盡屬清。唇上碧班邠豹卜，舌頭當滴迭都丁。撮唇呼虎烏塢污，捲舌伊幽乙意英。閉口披頗潘坡拍，齊齒之音實始成。正齒正征真志只，穿牙查摘塞箏笙。唇齒分敷方奉復，鼻唇工共故宫肱。引喉勾狗鷗喉厄，隨鼻蒿毫好赫亨。上腭囂妖高矯轎，平牙臻節怎説生。縱唇休朽求鳩九，送氣查拏詫宅棖。含口甘含鹹檻呷，口開何可我歌羹。大抵宫商角徵羽，應須紐算最爲清。要知叶韻須遵母，務必經心講究明。

雨村劇話

雨村劇話卷上

新曲苑第二十三種　清緜州李調元撰

戲劇二字入詩　唐杜牧《西江懷古》詩:"魏帝縫囊真戲劇。""劇",即"戲"也。"戲劇"二字入詩始見此。

傳奇二字考　《後山詩話》:范文正《岳陽樓記》用對語説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此傳奇體耳,《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説也。"胡應麟云:"唐所謂《傳奇》,自是書名,雖事藻績,而氣體俳弱,然其中絶無歌曲。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爲始於唐時?或以其中事跡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耳。"

元人工劇之徵　楊維楨《鐵崖集》有詩云:"昨夜阿鴻新進劇,黄金小帶荔枝裝。"元人工劇,此一徵也。

今之戲本近於古樂者　王陽明《傳習録》:"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本)尚(有)古樂意思相近。《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戲学。《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学。所以有德者聞之,知其盡善盡美。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於風化絶無干涉,何以返樸也?"此論最爲得旨。"学",古文"子"字。

裝旦之始　雜劇考　胡應麟《莊岳委談》:"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敖,及漢宦者傅脂粉侍中郎,實後世裝旦之漸。"《樂府雜録》:"開元中,黄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即後世副净矣。又"范傳康、上官唐卿[①]、吕敬遷三人弄假婦人"。即裝旦矣。至後唐莊宗,自敷粉墨稱"李天下",而盛其搬演,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演多是雜劇,非近日戲文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唐所謂優伶雜劇、裝服套數,觀蘇[②]中郎、踏摇娘二事可見。宋雜劇亦然。元世曲調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寓焉。教坊名妓多習之,清歌妙舞,悉隸是中,一變而贍縟,遂爲戲文。

---

① 今校:卿,原作"鄉",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蘇,原作"書",同上改。

《西厢》,戲文之祖也。《西厢》雖出金董解元,然猶絃唱、小説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又一變而爲南曲。嗣是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沈德符《顧曲雜言》:"兀曲總只四折。自北有《西厢》,南有《拜月》,雜劇變爲戲文,以(致)《琵琶》遂演爲四十餘折,幾十倍於雜劇矣。"涵虚論元雜劇有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隱居樂道。三曰,被袍秉笏。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義廉節。六曰,斥奸罵讒。七曰,逐臣孤子。八曰,撥刀捍捧,即脱膊雜劇。九曰,風花雪月。十曰,離合悲歡。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雜劇。十二曰,神頭鬼面,即神佛雜劇。"其科猶可考也。

南戲之源　祝允明《猥談》:"南戲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舊牒,有趙閎榜禁,頗著名目。如《趙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遂遍滿四方。輾轉改益,蓋已略無音律腔調。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如'餘姚腔'、'海鹽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趁逐悠揚,杜撰百端,真胡説耳。"

南戲北戲之先後　合用南北腔之始　葉子奇《草木子》:"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將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絶。"《莊岳委談》:"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爲今南曲首。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絶',豈《琵琶》尚未行世耶?"按:南戲肇始,實在北戲之先,而《王魁》不傳,胡氏、王實甫、關漢卿《西厢》爲戲文祖耳。今戲曲合用南北腔調,又始於杭人沈和甫,見鍾氏《點鬼簿》。

優伶呼班之始　《雲麓漫鈔》:"金源官制,有文班、武班。若醫、卜、倡、優,謂之'雜班'。每宴集,伶人進,曰'雜班上'。"按:此優伶呼"班"之始。《武林舊事》載宋雜劇,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甲"猶"班"也。五人,蓋院本之製。八人爲班,明湯顯祖撰《牡丹亭》猶然;多至十人,乃近時所增益。

齣字考　青藤山人《路史》:"高則誠《琵琶》有第一齣、第二齣。考諸韻書,並無此字,必'齣'之誤也。牛食吞而復吐曰'齣',似優人入而復出也。"按:"齣"音"笞",又音"師",無讀作"折"音者。豈其字形既誤,而音讀亦因之誤耶?

脚色考　《莊岳委談》:“今優伶輩大率八人爲朋,生、旦、净、末、副亦如之。元院本無所謂生、旦者。雜劇旦有數色:謂裝旦,即今正旦也;小旦,即今副旦也。或以墨點其面,謂之‘花旦’,今惟净、丑爲之。”段安節《樂府雜録》稱:“‘范傳康等弄假婦人’,則唐未有旦名。宋雜劇名惟《武林舊事》足徵。每甲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净,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宋已有之而未盛。元雜劇多用妓樂,名妓如李嬌兒爲‘温柔旦’,張奔爲‘風流旦’,時旦色直以婦人爲之也。以今憶之,宋之所謂‘戲頭’即生也;‘引戲’即末也;‘副末’即外也,‘次净’即丑;‘裝旦’即旦。而元雜劇之‘末’,乃今戲中之生,即宋所謂‘戲頭’也。鄭德輝《倩女》、關漢卿《竇娥》,皆以末爲生。今《西厢》以張珙爲生,當是國初所改。又傳奇以戲爲稱,其名欲顛倒而無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净也。”《猥談》:“生、净、旦、末等名,有謂反稱,又或托之唐莊宗,皆謬也。此本金、元闤闠談吐,所謂‘鶻伶聲嗽’,今云‘市語’者也。生即男子,旦曰‘裝旦色’,净曰‘净兒’,末乃‘末泥’,孤乃官人,即其土音。何義理之有?”《太和譜》曾略言之。《堅瓠集》:“《樂記》注:謂‘優俳雜戲,如獼猴之狀’,乃知生,狌也。旦,狚也。《莊子》:‘援猵狚以爲雌。’净,猙也。《廣韻》:‘似豹,一角五尾。’丑,狃也。《廣韻》:‘犬性驕。’謂俳優如獸,所謂‘獶雜子女’也。”丹邱云:“雜劇有正末、副末、狚、狐、靚、鴇、猱、捷譏、引戲,九色之名。正末者,當場男子能指事者也,俗謂之‘末泥’。副末執磕瓜以撲靚,即昔所謂‘蒼鶻’,是也。當場之妓曰‘狚’。狚,猨之雌者,其性好淫,今俗訛爲‘旦’。狐,當場妝官者是也,今俗訛爲‘孤’。靚,敷粉墨,獻笑供諂者也。粉白黛緑,古稱‘靚妝’,故謂之妝靚色,今俗訛爲‘净’。妓女之老者曰‘鴇’,似雁而大,無後趾,虎文,喜淫而無厭,諸鳥求之即就,俗呼‘獨豹’者是也。凡妓女總稱曰‘猱’。猱,亦猨屬,喜食虎肝腦。虎見而愛之,輒負背。猱乃取蝨遺虎首,即死,取其肝腦食焉,以喻少年愛色者,亦如遇猱然,不致喪身不止也。捷譏,古謂之‘滑稽’,雜劇中取其便捷譏謔,故云。引‘戲’即院本中之‘狚’也。”

賓白考　《菊坡叢話》:“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説曰‘賓’,一

人自說曰'白'。"《西河詞話》:"元曲唱者衹一人。若他雜色人,第有白而無唱,謂之'賓白';賓與主對,以說白在賓,而唱者自有主也。"按:曲白不欲多,惟雜劇以四折寫傳奇故事,其白有累千言者。觀《西厢》二十一折,則白少可見。

打諢考　《遼史·伶官傳》:"打諢的不是黄幡綽。"《道山清話》:"劉貢父言:'每見介甫《字說》,便待打諢。'"《古今詩話》:"山谷云:'作詩如雜劇,臨了須打諢,方是出場。'"《石林詩話》:"東坡'繫懣[1]割愁'之語,大是險諢,何可屢打?"按:《唐書·元結傳》:"諧官、䢄臣,怡愉天顔。"《李栖筠傳》:"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唱䢄雜侍。"《吕氏童蒙訓》云:"'䢄',即'諢'字。"李肇《國史補》云:"䢄語始自賀蘭廣鄭涉。"

砌末考　元雜劇凡出場所應有持、設、零雜,統謂"砌末"。如《東堂老》、《桃花女》以銀子爲砌末,《兩世姻緣》以鏡畫爲砌末,《灰闌記》以衣服爲砌末,《楊氏勸夫》以狗爲砌末,《度柳翠》以月爲砌末。今都下戲園猶有"鬧砌末"語。

鬼門道考　丹邱《曲論》云:"构肆中戲房出入之所,謂之'鬼門道';言其所扮者皆已往昔[2]人,故云'鬼門[3]'。愚俗無知,以置鼓於門,改爲鼓門,後訛'鼓'而爲'古',皆非也。蘇東坡詩:'搬演古人事,出入鬼門道。'"

院本考　陶九成《輟耕録》:"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金有院本、雜劇、諸宫調。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國朝院本、雜劇始離而二之。院本則五人:一曰副净,古謂之参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鶻能擊鳥,末可打副净,故云);一曰改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又謂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見爨國來朝,衣裝、鞋履、巾裹,傅粉墨,舉動如此,使優人效之以爲戲。'又有'𨱏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𨱏易明而易滅也。其間副净有散說,有道念,有筋斗,有科汎。教坊色長魏、武、劉三人,鼎新編輯。魏長於念誦,武長於筋斗,劉長於科汎。至今樂人皆宗之。偶得院本名目,用載於此,以資博識者之一覽。"其名目有"和曲院本",如《月

---

① 今校:懣,原作"滿",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昔,原作"等",同上改。

③ 今校:門,原作"道",同上改。

明法曲》等十四目；“上皇院本”，如《壺春堂》等十四目；“題目院本”，如《柳絮風》等二十目；“霸王院本”，如《悲怨霸王》等六目；“諸雜大小院本”，如《喬記孤》等二百零八目；“諸雜院爨”，如《鬧夾棒[①]六么》等一百零二目；“衝撞引首”，如《打三十》等一百零七目；“拴搐艷段”，如《襄陽會》等九十四目；“打略拴搐”，如《星象名》等二十八目；“官職名”，如《説駕頑》等四目；“飛禽名”，如《青鴇[②]》等四目；“花名”，如《石竹子》等三目；“喫食名”，如《廚難偌》等二目；“佛名”，如《成佛板》等二目；“難字兒”，如《盤驢》等四目；“酒下拴”，如《數酒》等二目；“唱尾聲”，如《孟姜女》等四目；“猜謎”，如《杜大伯》等二目；“和尚家門”，如《禿醜僧》等四目；“先生家門”，如《入口鬼》等四目；“秀才家門”，如《大口賦》等十目；“列良家門”，如《説卦彖》等六目；“禾下家門”，如《萬民快樂》等四目；“大夫家門”，如《三十六風》等八目；“卒子家門”，如《針兒線》等四目；“良頭家門”，如《方頭賦》等二目；“邦老家門”，如《脚言[③]脚語》等二目；“都子家門”，如《後人收》等三目；“孤下家門”，如《朕聞上古》等三目；“司吏家門”，如《罷筆賦》等二目；“仵作行家門”，如《一片生活》一目；“撅倈家門”，如《受胎成氣》一目；“諸雜砌”，如《摸石江》等二十九目。以上今樂，人皆不知其名。九成元人，所紀皆元曲套數，博雅者所當考也。

元人劇本　元人劇本見於《百種曲》僅十分之一。考陶宗儀《輟耕録》所載，陸顯之、李取進、于伯淵、岳[④]伯川、康進之、王廷秀、石子章、趙子祥、范子安、李好古、曾瑞卿、狄君厚、張壽卿、孔文卿十四人，共三十五本。及涵虚子編《元羣英》：馬致遠、王實甫、關漢卿、白仁甫、喬孟符、費唐臣、宫大用、尚仲賢、庾吉甫、高文秀、鄭德輝、李文蔚、侯正卿、史九敬先、孟漢卿、戴善夫、張時起、李寬甫、彭伯成、趙公輔、李行道、趙君祥、費君祥、紀君祥、趙天錫、梁進之、汪澤民、楊顯之、陳定甫、李壽卿、王伯成、孫仲章、趙明遠、劉唐卿、李子中、武漢臣、王仲文、姚守中、李直

① 今校：棒，原作“捧”，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鴇，原作“鴉”，同上改。
③ 今校：“脚言”二字，同上補。
④ 今校：岳，原作“丘”，同上改。

夫、吴昌齡、石君寶、金志甫、陳存甫、睢景臣、周仲彬、沈和甫、鮑吉甫、趙文寶、孫子羽、秦簡夫、張鳴善、鄭廷玉、范冰壺、何丹邱、王子一、劉東生、谷子敬、湯舜民、楊景言、賈仲名、楊文奎、羅貫中、李致遠、楊景賢、張國賓、顧仲清、無名氏，以上六十七人，共五百四十九本。又娼夫不入羣英，如趙明鏡、張酷貧、紅字李二、花李郎四人，共十一本。以上劇本，半皆失傳，可知此外所佚多矣。中如馬致遠、李致遠、關漢卿、孟漢卿、趙君祥、紀君祥、費君祥、陸顯之、楊顯之、張壽卿，名多相同，必有訛舛。而一曲或兩人撰，如世所傳《韓文公雪擁藍關記》。《太和正音譜》紀君祥有《韓退之記》，趙明遠又有《韓湘子》。各劇中《昇仙會記》，究不知何人所撰。蓋元曲已失，可唱者尚流傳人間爾。

倡夫所作戲本　趙松雪子昂云："院本中有娼夫詞，名曰'绿巾'，雖有絶佳者，不得並稱樂府。如黄幡綽、鏡敬磨、雷海青，皆古名娼，止以樂名呼之，亘世無字。今趙明鏡訛傳趙文敬，張酷貧訛傳張國賓，皆非也。"又云："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倡優所扮，謂之'戾家把戲'。蓋以雜劇出於鴻儒碩士所作，皆良家也，彼娼優豈能辦此？故關漢卿以爲'不過供笑獻勤，以奉我輩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風月。'雖復戲言，甚合於理。"按：倡夫自春秋之世有之，蓋異類托姓者。今流傳趙明鏡有《啞觀音》、《錯立身》、《武王伐紂》三本；張酷貧有《汗衫記》、《高祖還鄉》、《薛仁貴衣錦還鄉》三本；紅字李二有《板（杏）兒》、《病楊雄》、《武松打虎》三本；花李郎有《釘一釘》、《相府院》二本，多不傳；獨《薛仁貴》、《武松》二曲尚屬原撰，不可廢也。

達達樂器曲牌名　《輟耕録》："達達樂器，如筝、纂、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其大曲牌名有十五調：一，《哈八兒圖》；二，《口温》；三，《也葛倘兀》；四，《畏兀兒》；五，《閔古里》；六，《起土苦里》；七，《跋四土魯海》；八，《舍舍弼》；九，《摇落四》；十，《蒙古摇落四》；十一，《閃彈摇落四》；十二，《阿耶兒虎》；十三，《桑哥兒苦不丁》；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十四，《答罕》；謂之"白翎雀雙手彈"。十五，《苦之把兲》。品絃。其小曲牌名有十七調：一，《阿斯蘭扯弼》；四盞曲，雙手彈。二，《阿桑揉》；花紅。三，《哈兒火失哈赤》；黑雀兒叫。四，《洞洞伯》；五，《曲律買》；六，《者歸》；七，《牝疇兀兒》；八，《把擔葛失》；九，《削

浪沙》；十，《馬哈》；十一，《相公》；十二，《仙鶴》；十三，《阿丁水花》；十四，《回回曲》；十五，《伉里》；十六，《馬黑某當當》；十七，《清泉當當》。凡此皆達達所彈曲調也。不可解者，半皆番語。

論院本　劉念臺《人譜類記》："今之院本，即古之樂章。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横流。此其動人最切，較之老生擁皋比，講經義，老衲[①]登上座，説佛法，功効百倍。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並幃其婦人而觀之。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

崑腔之創始　沈寵綏[②]《度曲須知》："北化爲南，凡腔俱起於洪武，而兼祖中州。一時有'海鹽腔'、'義烏腔'、'弋陽腔'、'青陽腔'、'四平腔'、'樂平腔'、'太平腔之殊'雖口法不等，而北曲消亡矣。嘉隆間，有豫章魏良輔者，流寓婁東、鹿城之間，生而審音，憤南曲訛陋，别開堂奥，調用水磨，拍捱冷板，聲則平、上、去、入婉協，字則頭、腹、尾音畢勾，啟口輕圓，收音純細。所度曲皆《折梅逢使》、《昨夜春歸》諸名筆，採於傳奇則有《拜星月》、《花蔭[③]夜静》等詞。氣無烟火，别有腔板，絶非戲場聲口，名曰'崑腔'。自有良輔，而曲詞已極抽秘逞妍，後世依爲鼻祖，洵曲聖也。"據此，則"崑腔"者，實魏良輔一人所創也。

海鹽腔考　《樂郊私語》："海鹽少年多善歌，蓋出於澉浦楊氏。其先人康惠公梓，與貫雲石交善，得其樂府之傳。今雜劇中《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家僮[④]千指，皆善南北歌調，海鹽遂以擅歌名浙西。"今俗所謂"海鹽腔"者，實法於貫酸齋，源流遠矣。

弋陽腔考　"弋腔"始弋陽，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謂"秧腔"。"秧"即"弋"之轉聲。京謂"京腔"，粤俗謂之"高腔"，楚、蜀之間謂之"清戲"。向無曲譜，衹沿土俗，以一人唱而衆和之，亦有緊板、慢板。王正祥謂"板皆有腔"，作《十二律京腔譜》十六卷，又有《宗北歸音》四卷以正

---

① 今校：衲，原作"僧"，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綏，原作"緩"，同上改。
③ 今校：蔭，原作"影"，同上改。
④ 今校：僮，原作"僅"，同上改。

之。謂:"'高腔',即《樂記》'一唱三嘆',有遺風之意也。凡曲藉乎絲竹者曰'歌',一人發其聲曰'唱',衆人成其聲曰'和',其聲聯絡而雜於唱和之間者曰'嘆',俗謂'接腔'。'嘆',即今'滚白'也。曲本混淆,罕有定譜,所以後學憒憒,不知整曲、犯調者有之。予故定爲十二律,以爲唱法,亦竊擬正樂之各得其所"云。皆立論甚新,幾欲家諭而户曉。然欲以一人、一方之腔,使天下皆欲倚聲而和之,亦必不得之數也。

秦腔考 俗傳錢氏《綴白裘》外集,有"秦腔",始於陝西,以梆爲板,月琴應之,亦有緊、慢,俗呼"梆子腔",蜀謂之"亂彈"。金陵許苞承云:"事不皆有徵,人不盡可考。有時以鄙俚俗情,入當場科白,一上氍毹,即堪捧腹。此殆如冬烘相對,正襟捉肘,正爾昏昏思睡,忽得一詼諧訕笑之人,爲我羯鼓解穢,快當何如! 此外集所不容已也。"其論亦確。按:《詩》有正風、變風,史有正史、霸史。吾以爲曲之有"弋陽"、"梆子",即曲中之"變曲"、"霸曲"也。又有"吹腔",與"秦腔"相等,亦無節奏,但不用梆而和以笛爲異耳。此調蜀中甚行。

胡琴腔考 "胡琴腔"起於江右,今世盡傳其音,專以胡琴爲節奏,淫冶妖邪,如怨如訴,蓋聲之最淫者。又名"二簧腔"。

女兒腔考 "女兒腔",亦名"絃索腔",俗名"河南調",音似"弋腔",而尾聲不用人和,以絃索和之,其聲悠然以長。

大曲小曲考 《文選·長笛賦》:"聽篴弄者,遥思於古昔。"注云:"篴弄,蓋小曲。"按:漢樂府《滿歌行》等篇謂之"大曲"。"小曲"當對"大曲"言之,非若今之小曲也。

西曲考 《南史·徐勉傳》:"武帝擇後宫吴聲、西曲女妓各一部,賚勉。"《通典》:"梁有吴安泰,善歌,後爲樂令。初改西曲,以别江南《上雲樂》。"《樂府詩集》:"《西曲歌》出於荆、郢、樊、鄧之間,因其方俗,謂之'西曲'。"按:今以山、陝所唱小曲曰"西曲",與古絶殊,然亦因其方俗言之。

今劇之荒誕者 今演劇多演神仙鬼怪,以眩人目,然其名多荒誕。《張果》曰《張果老》,及《劉海蟾》曰《劉海戲蟾》,此類甚多,備見《神仙傳》及《雲笈七籤》,此不足論。取其略有依據者,别爲後卷。

雨村劇話卷下

太公封神傳　《太公封神傳》劇。按:《唐書・禮儀志》:"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太公金匱》亦詳其事。此封神所由來。

八義記　考程嬰、屠岸賈事,始見《説苑・復恩篇》。公孫杵臼别見《新序・節士篇》,《左傳》無一字及之。今《八義》劇所演"鉏麑"、"提彌明"、"靈輒"三事,乃詳宣二年傳中;而晉因韓厥之言以立趙武,則在成公四年傳。

浣紗記　《西施浣紗記》劇。按:羅點《聞見録》:"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而附會也。"《休文御覽》引《吴越春秋・逸篇》云:"吴亡後,西子江令隨鴟夷。"杜牧乃有此句。考《越絶書》:"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以獻吴王。"實未言浣紗也。

凍蘇秦　元人《凍蘇秦》劇及《金印記》,兄弟五人:代、厲、秦、辟、鵠。秦行第三,故云"季子"。俗乃謂行二,與史傳注文不合。

蝴蝶夢　《蝴蝶夢》劇,見《莊子・齊物論》;其鼓盆、髑髏二事,見《至樂篇》。

牧羊記　《蘇武牧羊記》劇,見《漢書・蘇建傳》,特常惠給辭,非實爲也。其餘若嚙雪、咽氈、卧起、操節,皆實事。

救青　《救青》劇,事見《漢書・衞青傳》:"青姊子夫得入宫,有身,長公主聞而妬之,使人捕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敖,義渠人,後封合騎侯。"按:今院本演此事,謂敖爲鐵力奴,未詳所自。

買臣負薪　庾吉甫《買臣負薪》劇,見《漢書》。今俗傳此事大略相符;而言買臣既貴,妻再拜馬前求合,買臣取盆水覆地,示其不能更收之意,妻遂抱恨死。此則太公望事,詞曲家所撮合也。

昭君出塞漢宫秋 張時起《昭君出塞》、馬致遠《漢宫秋》劇，見韓子蒼《昭君圖序》："漢時呼韓邪來朝，言願壻漢氏。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昭君字嬙者配之，生二子；株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書始言："入宫，久不見御，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大信。"班書皆不合。《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宫人，昭君獨不行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嬙女，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及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正。至元人《琵琶劇》，石崇《王明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石崇既有此言，後人遂以實之昭君，誤矣。

漁家樂 《漁家樂》劇，馬融女馬瑶草事。按：《後[①]漢書》，融女有三：長女不可考；其一字倫，爲袁隗妻；一女名芝，女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作《申情賦》。今劇場所演云馬瑶草者，未知何屬。袁氏世爲三公，隗少歷顯官，富奢特甚。馬氏裝遣亦極珍麗，與劇場簡生事適相反。其子久稽良匹，或不爲融所受乎？然瑶草字與"芝"義合，疑所指爲之。

琵琶記 高則誠《琵琶記》，見《青溪暇筆》："元末永嘉高明字則誠，避世鄞之櫟社，以詞曲自娱。見陸放翁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琵琶記》，用雪伯喈之恥。國朝遣使徵辟[②]不就，既卒，有以其記進者。上覽畢曰：'《五經》、《四書》，在民間如五穀不可缺；此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無耶？'其見推許如此。"《留青札記》："時有王四者，能詞曲。高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即棄其妻，而贅於太師不花家。則誠恨之，因借此記以諷。名琵琶者，取其四王字，爲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微時，嘗賞此戲；及登極，捕王四，置之極刑。"據《説郛》載唐人小説云："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蔡生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

① 今校：後，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② 今校：辟，原作"解"，同上改。

自將。蔡官至節度副使。”其姓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蠛賢者耶？《莊岳委談》：“僧孺二子，曰蔚，曰蘩[①]，無所謂繁者，恐《説郛》所載不實。”按：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其母袁氏，曜卿姑也，見《博物志》。《琵琶記》作蔡從簡、秦氏，其故爲謬悠歟？抑未考歟？

桃源結義　《劉關張桃源結義》劇，據《三國志・關羽傳》：“先主與飛、羽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世俗由此敷演。至《秉燭達旦》劇，則前無所據，見，《少室山房筆叢》駁之最詳。《秉燭達旦》劇，元尚仲賢所撰也。關漢卿《單刀會》劇見《三國志・魯肅傳》，有“但諸將軍單刀俱會”之語。

月下斬貂蟬　《月下斬貂蟬》劇，見《升庵外集》：“世傳呂布妻貂蟬，史傳不載。李長吉《呂將軍歌》：‘榼榼銀龜摇白馬，傅粉女郎大旗下。’似有其人也。元人有《關公斬貂蟬》劇，事尤悠謬。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啟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亦非全無所自。”按：原文關所欲娶乃秦氏婦，不得借爲貂蟬證也。

截江奪[②]阿斗　《截江奪[③]阿斗》劇，見《蜀志・劉封傳》：“孟達與封書曰：‘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四字本此。

祝英臺　白仁甫《祝英臺》劇，見《宣室志》：“英臺，上虞祝氏女，僞爲男裝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爲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爲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適馬氏，再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

祝髮記　《祝髮記》劇，事見《陳書・徐陵傳》：“孝克，陵第三弟也。梁末寇亂，京師大飢。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臧氏，甚有容色。孝克謂之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缺，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有濟，不知卿意如何？’其妻臧氏弗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

---

① 今校：蘩，原作“業”，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③ 今校：奪，原作“脱”，同上改。

密因謀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途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脱，當歸供養。'孝克還俗，更爲夫妻。"今《祝髮記》所演，多與此符。

達磨渡江　《達磨渡江》劇，見《傳燈録》："菩提達磨，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從波若多羅，法明心要。多羅曰：'吾滅後，汝當往震旦，設大法乘，直接上根。'貽偈有'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句。梁武帝迎至金陵，時魏明帝正光庚子也。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按：達磨自庚子渡江，至戊申逝，凡九年。今謂"九年皆面壁"，失實。

打朝裝風　《尉遲恭打朝裝風》劇，見《舊唐書》："尉遲敬德婞直，頗以激切自負。嘗侍宴慶善宫，有班在其上者，怒曰：'爾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罷。召讓之，致仕。後聞太宗將征高麗，上言：'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佐。'帝不納，詔以本官，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按：劇場演敬德事，有曰"打朝、裝風"。"打朝"實，"裝風"虚也。又《單雄信追秦王》劇，見《舊唐書·李密傳》，及《新書·尉遲敬德傳》。

白袍記　《薛仁貴白袍》劇，見《舊唐書》："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及異其服色，著白衣。帝遣問：'先鋒白衣者誰？'召見，嗟異。"按：元張國賓雜劇稱仁貴"白袍將"亦實。

西天取經　吴昌齡《西天取經》劇，見《獨異志》："沙門玄奘，姓陳氏，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所爲，鎖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老僧，莫知所由來。奘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道路開闢，虎豹潛形，魔鬼藏跡。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雙樹幻抄》："玄奘以貞觀三年冬抗表辭帝，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護送，達於罽賓。隨歷大林國、僕抵國、那伽羅國、禄鄞那國，至麯閣國。麯閣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其俗以人祀天。奘至，被執。以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冥。彼衆驚異，釋之。至中天竺，入王舍城。彼已預聞奘至，具禮郊迎，安置那蘭陀寺。見上方戒賢論師，賢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爲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奘啟以求法意，賢曰：'吾頃病

且死，忽夢文[①]殊謂我曰：‘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汝受道。’自爾以來，今三稔矣。’於是慰喜交集。奘從賢窮探大乘，日益智證。至貞觀十六年，乃發王舍城，入衹羅國。國王迎問：‘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可爲我言之。’奘粗陳帝神武大略，其主大驚，即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以貞觀十九年至長安。文帝驚喜，手詔飛騎迎之，親爲經文作序，名《聖教序》云。”按：唐《藝文志》有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十卷。《法苑珠琳》謂：“玄策，官金吾將軍，奉詔扈玄奘往西域取經，歸撰此記。”今佚不傳。《輟耕録》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莊岳委談》云：“《聖教序》雖有‘三藏要文’等語，匪玄奘號也。其以稱奘，蓋以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而譌耳。”

唐明皇遊月宫　《唐明皇遊月宫》劇，見《明皇雜録[②]》：“上與太真及葉法静八月望日遊月宫，見龍樓鳳堞。金闕玉扃，冷氣逼人。後西川奏其夕有天樂過。”《龍城録》：“葉法善與明皇遊月宫，聞天樂。上問曲名，曰：‘《紫雲回》’也。上密記音調，歸爲《霓裳羽衣曲》。”又見《集異記》、《異聞録》，小異。

脱靴　《李白令高力士脱靴》劇，見《舊唐書・李白傳》。

滿床笏　《郭子儀滿床笏》劇，據《舊唐書・崔義元傳》：“開元中，神慶子琳、珪、瑶等皆至大官，羣從數十人，趨奏省闥。每歲時家宴，組珮輝映，以一榻置笏，重叠於其上。”按：流俗以此事屬郭汾陽，謬。

雙紅　《雙紅》劇：一《紅綃》，見《崑崙奴傳》。所稱奴摩勒負崔生至一品院，與歌妓紅綃會，逾十重垣，雙負出，撾殺猛犬者也。一《紅線》，見《甘澤謡》。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盜田承嗣金合，一夜去來，辭嵩不知所往者也。沈德符《顧曲雜言》：“梁伯龍有《紅線》、《紅綃》二雜劇，頗稱諧愜。今被俗優合爲一大本南曲，謂之《雙紅》，遂成惡趣。”

綉襦　《鄭[③]元和綉襦》劇，據白行簡《李娃傳》：“天寶中，常州刺史

---

① 今校：文，原作“大”，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録，原作“劇”，同上改。

③ 今校：鄭，原作“鄧”，同上改。

滎[①]陽公有子弱冠，應秀才舉，父豐其給。抵長安，游鳴珂曲，見娃憑一青衣而立，徘徊不能去。密徵於友，往諧歡好，並止其家。囊空，鬻駿[②]乘及家僮以繼。歲餘，蕩然。娃母意怠，設詭計紿生他出，徙宅去。生往來徵詰，無音。返舊邸，與人争較。生父方入計在京，所隨老豎見之，遽持其袪至父所。父怒其辱門，拉至曲江東，以馬捶鞭之斃，棄而去。有歌師往瘞，經宿而活。撻處潰爛，穢甚。同輩復惡而逐焉，遂持破甌巡里閭，乞食爲事。一旦大雪，生冒雪乞，聲甚苦。經娃之宅，生不知也。娃辨其音，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遽前抱頸，以綉襦擁而歸之。母大駭，趣令迫逐。娃侃詞諍，且以積貲自贖，與生税屋别居，勸以温習曩業。三歲，業大就。一赴禮，應直言極諫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時生父由常州拜成都尹，生投謁，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父子如初。娃留於劍門，築别館處之。尋遣媒氏，備六禮，迎爲夫婦。生後歷仕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按：此與今劇場所演，事事相符，惟傳不著名。而今云李亞仙、鄭元和，乃别見於元石君寶《花酒曲江池》劇，其殺千金五花馬，取版腸以供妓饌，則以元王元鼎與（國）順秀事牽入。

黄粱夢　馬致遠《黄粱夢》劇，見李泌《枕中記》所云：開元十九年，盧生遇吕翁於邯鄲邸舍，以枕授之。生於寐中列登鼎鉉，欠伸而寤，主人蒸黄粱尚未熟也。按：此吕翁非吕洞賓也。洞賓生貞元十四年，舉咸通進士，翁則開元時已度人矣。元馬致遠《黄粱夢》劇，謂洞賓遇鍾離，此即影襲盧生事。雜劇例多張冠李戴，不必疑也。明湯若士以世多熟[③]，夢邯鄲，復演盧生，付伶人歌舞之。又《吕洞賓戲白牡丹》劇，乃宋人顔洞賓事，亦誤爲吕洞賓。《續仙傳》：“吕洞賓居岳州白嶽寺，有老人自松梢下曰：‘某松之精也。’”元谷子敬有《城南柳》劇，乃訛“松”爲“柳”。

西厢　《西厢記》，元王實甫撰。考元稹《會真記》詳其事。《輟耕

---

① 今校：滎，原作“茶”，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駿，原作“俊”，同上改。
③ 今校：熟，原作“熱”，同上改。

録》以爲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云："微之作《姨母鄭氏墓志》，言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白樂天《微之母鄭氏志》言'鄭濟女'。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徵之樂天墓志，决爲微之無疑；特鄭恒争姻之説不可曉。按：鶯鶯後實歸恒。《金石文字記》載《唐鄭恒暨夫人崔氏墓誌銘》，大中十二年秦貫撰文："崔年七十六，有子六人，與鄭合葬。"此銘可證。

白兔　《白兔記》李洪義劇。《五代史·漢家人傳》："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軍卒，牧馬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皇帝。"《宋史》："漢李后弟六人，長洪信，少洪義，皆位至軍相。洪義本名洪威，後以避周諱改。周祖起兵，漢少帝詔洪義扼河橋。及周兵至，洪義就降。漢室之亡，由洪義也。"今《白兔》劇醜詆洪義，或緣其降周故耶？又何以誤指爲后兄也？

雪夜訪趙普　《雪夜訪趙普》劇，見《宋史·趙普傳》。

楊六郎　《楊六郎》劇，取《宋史》："楊業以驍勇聞，人號'無敵'。契丹望見業旌旗，輒引去；主將戍邊者多忌之。雍熙三年，以雲州觀察使副潘美北征。契丹國母蕭氏領衆十萬陷寰州，業議未可與戰，護軍王侁沮之。業因指陳家谷言：'請於此張步兵爲左右翼。君俟業轉戰至此，即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即與侁領兵陣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臺望之，以爲契丹敗走，欲争其功，乃離谷口；俄聞業敗，即麾兵却走。業力戰，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帳下士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業不食，三日死。詔贈太尉、大同軍節度，録其子延朗爲崇儀副使，次子延浦、延訓爲供奉官，延環、延貴、延彬[1]爲殿直。延朗後改名延昭，真宗嘉其用兵有父風；在邊防二十餘年，官至保州防禦使。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按史：延昭當爲長子，而目爲六郎，六似非行次矣。業凡七子，延玉先没，契丹或總其見在之兄弟六人歟？潘美，今劇中誤爲潘仁美。

---

① 今校：彬，原作"琳"，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梁灝及第　《梁灝八十二歲及第》劇，見《錦字箋》："灝謝表有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遯齋閑覽》："灝登第詩：'天福三年來應試，雍熙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又一梁灝，登科最早，見《容齋隨筆》。

破窰　《吕蒙正破窰》劇，《避暑録》："文穆爲父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岩爲龕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即石龕爲祠堂。"按：元關漢卿、王實甫俱撰《蒙正風雪破窰記》。貢性之有《風雪破窰圖》詩。破窰，當即石龕。又據《宋史》，與蒙正共淪躓者，母劉氏也；今傳奇乃謂蒙正妻。又飯後鐘事，見《北夢瑣言》，乃段文昌事；《摭言》傳爲王播事；今以移屬吕文穆，乃自元人馬致遠始。又《彩樓》劇饐瓜事，見邵伯温《聞見録》。

王曾三元　《王曾三元》劇，見《宋史》："曾字孝先。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按：今謂曾爲三元，信也；至謂曾子復爲右榜三元，則無稽矣。曾無子，以弟融之子繹爲後。

包龍圖各劇　包龍圖各劇。據《宋史》："包拯嘗除龍圖閣直學士，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凡訟訴徑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按：今童婦輩凡言平反寃獄，輒稱"包龍圖"，或稱"包待制"，且言"死作閻羅"，因"包老"一言也。

平妖傳　《平妖傳》見《居易録》，今小説演義記貝州王則事，其中人多有依據。如馬遂擊賊被殺，見《宋史》，使馬遂乃賈魏公借作潞公耳。所云成都神醫嚴三點者，江西人，見《癸辛雜志》。其"多目神"，借用李文靖事。

王魁不負心　楊文奎《王魁不負心》，按：王魁，見《齊東野語》："嘉祐中，王俊民[①]爲慶天府發解官，得狂疾，取交股刀自裁。左右抱持之，免，出試院。醫云有痰，以藥吐之，中夜洞泄而死。其父訴問道士。道士傳冥中語云：'爲五十年前打殺謝、吴、劉不結案事。'因托夏噩姓名，作《王魁傳》，實其事皆不然。"《書録解題》："陳翰，唐末人。王魁乃本朝事，當是後人勦入之。"《草木子》："俳優戲文，始於王魁。"即此人。

---

① 今校：民，原作"名"，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建洛陽橋　《蔡襄建洛陽橋》劇，見《説郛・洛陽橋記》附録，又見《筠廊偶筆》云："明鄞人蔡錫爲泉州太守，欲修洛陽橋，以文檄海神。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往。'乞酒飲，大醉。自投於海，若有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廿一日酉時，遂是日興工。語載錫本傳中，人乃以其事附蔡端明也。"

陳造懼内　《陳造懼内》劇，見蘇詩："龍邱居士亦可憐，談空説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黄魯直亦有與季常簡，曰："公暮年來想漸求清净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帖，云："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耶?"則柳氏之妬固[1]已。按：今南劇搬演《跪池》一事，未免已甚；北劇至有《變羊》劇，尤誕；然亦有本，但不屬陳季常。《藝文類聚》："一士人婦大妬，常以長繩繫夫足。士與巫謀，乘婦睡，以繩繫羊。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問巫。巫曰：'能悔，可祈請。'婦因悔，誓不妬。巫乃令七日齋，舉家詣神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噉草不美。'婦後略妬，士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蘇小妹　元吴昌齡"東坡蘇小妹"。按：《歐陽文忠集・蘇明允墓志》云："君三女，皆早卒。"按：明允一女，適其母兄程濬之子之才，一女適柳子玉；而世俗云小妹適秦少游，不見傳記，豈明允之最小女耶？惟元吴昌齡《東坡夢》雜劇爲是言，並云其妹之名曰"子美"。

水滸　《水滸》劇見《游覽志餘》："錢唐羅貫中，南宋時人。編撰小説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機巧甚詳，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俱啞。"《七修類稿》："宋江乃施耐庵編，昨見《録鬼薄》載宋江傳記之名，則亦有本，因而編成，故曰'編'。"《莊岳委談》："《水滸傳》所稱三十六天罡，見《宋史・張叔夜傳》：'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癸辛雜志》載龔聖予《宋江三十六人贊》，備列名號曰："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吴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没羽箭張青、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裏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綽、混江龍李俊、九紋龍

---

[1] 今校：固，原作"因"，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五、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攔穆宏、拚命三郎石秀、雙尾蝎解寶、鐵天王晁蓋、金鎗班徐寧、撲天鵰李應。"較小説多孫立、晁蓋,無公孫勝、林冲。其吴學究不著名,尺八腿、一直撞,綽號大異;鐵鞭、先鋒、賽關索、金鎗班小異。先後次第,尤多不同。《宣和遺事》: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並載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而呼保義等號無之。《宋鑑》:劉豫所害關勝,或即大刀也。其《燕青贊》云:"平康巷陌,豈是知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然則時固有一丈青者,而不在數中果,復有所謂七十二地煞乎?又高俅事,見《居易録》:"乃東坡小史,以屬王晉卿詵。詵遣俅送篦刀子於端王邸,令對蹴,大喜,并送人皆留。逾月,王登大寶,眷渥日厚。數年間,持節至使相。"傳所云'小蘇學士',即東坡,而稍變其文耳。都尉,即詵也。至誤走妖魔事,見《錢氏私志》:"河北賊方定,蔡京謂徐神翁曰:'且喜天下太平。'徐曰:'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蔡曰:'如何得識其人?'徐笑曰:'太師亦是。'"按:此段即《水滸》楔子所由演。

續水滸　《續水滸》諸劇,見《甕天脞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詞於壁。按:陸友仁《題宋江三十六人畫贊》云:"睦州盜起塵連北,誰挽長江洗兵革?京東宋江三十六,懸賞招之使擒賊。後來報國收戰功,捷書夜奏甘泉宫。"則江降後,自有攻討方臘等事,續傳不爲無因。

麒麟記　《麒麟記》韓蘄王夫人,見《鶴林玉露》:"夫人本娼,嘗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驚走出,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起,問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告其母,約爲夫婦。後封梁國夫人。"按:今《麒麟記》演其事。

精忠記　《岳武穆精忠傳》,何立至酆都事,見《雲薖淡墨》,所謂"告相公東窗事發也"。又《掃秦》劇,見《江湖雜記》:"檜既殺武穆,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其事又見《邱氏遺珠》。元張光弼有《咏何立事》詩。

荆釵記　《荆釵》劇見《鶴林玉露》:"龜齡及第甚晚,已有二子,並非

新娶，而其母已没。"今之《荆釵》傳奇，乃史氏妄作也。《天禄志餘》謂："玉蓮[①]，王梅溪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溪友善。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恿之，爲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謬其事以衊之。南宋[②]餘姚許浩嘗賦《荆釵百咏》，即其事也。"《楊升庵外集》謂："潛説友乃宋安撫使，與賈似道同時。"今傳奇《王十朋》有此人，訛以爲錢，反以爲梅溪前輩，謬也。

玉簪記　《玉簪》劇見《古今女史》："宋女貞觀尼陳妙常，年二十餘，姿色超群，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觀中，調之，妙常不納（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友潘法成私通情洽；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

月明度柳翠　《月明度柳翠》劇，見姚靖《西湖志》："宋紹興間，柳宣教履臨安尹任，僧玉通不赴庭參，柳便用紅蓮計破其戒。玉通慚悔而死，托生於柳，隸樂籍，報之。久之，皋亭山僧清了，以化緣詣柳翠，爲戴面具，現身説法，示彼前因。翠悟，沐浴而化。"清了一名月明，故云"月明和尚度柳翠"也。元李壽卿撰曲，見臧晉叔選《百種曲》中。考《咸淳臨安志》、《五燈會元》，皆無柳宣教、月明之名。今所演蓋《武林舊事》所載元夕舞隊之《耍和尚》也。

黄[③]孝子尋親記　《黄[④]孝子尋親》劇，見《元史·孝義傳》"黄[⑤]覺經，建昌人，五歲遭亂失母。稍長，誓天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

沈萬三　《沈萬三》劇，見《明史·高后傳》："吴興富民沈秀者，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太祖怒，欲誅之。后諫曰：'民富敵國，民自不祥。天將災之，何誅焉？'乃釋秀。"秀即沈萬三也。明巨富者謂之"萬户三"。沈本名富，字仲榮。《柳亭詩話》云："金陵水西門有猪龍爲患，相傳明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鎮之，乃止，故名'聚寶門'。仲榮得張三豐罐火之術，致富敵國。盆，即鼎器也。"

---

① 今校：蓮，原作"連"，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宋，原作"史"，同上改。

③④⑤ 今校：黄，原作"王"，同上改。

鐵冠圖　《鐵冠圖》劇見《宋景濂集·張中傳》:"中,字景善,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第,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帝下豫章時,因鄧愈薦,遣使召問。後言事往往奇中。嘗戴鐵冠,人因號'鐵冠子'。"按:《雜説》云:"明祖諭道人:'汝能先知,試言我國事,直述無諱。'道人口誦數十語,其後多驗,即劇所謂《鐵冠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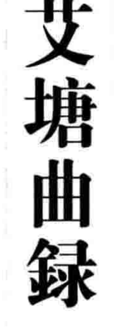
唐賽兒　《唐賽兒》劇見《明史·成祖紀》:"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三月辛巳,敗賊於卸石,賽兒逸去。"好事者演其事,謂之《女仙外史》,演劇者本之。

海瑞市棺　《海瑞市棺》劇,見《明史》本傳:"上疏時,先市一棺,訣别妻子。"故俗有"海瑞棺材,擡去擡來"之諺,由此。

十五貫　《十五貫》劇況青天,見《懸笥瑣探》:"蘇州太守況鍾,剛果練達,多有惠政。九載去任,人呼曰'況青天'。"

三笑姻緣　《唐伯虎三笑姻緣》劇秋香,見姚旅《露書》,乃吉道人事:與宦家婢秋香遇於虎邱,因道人有姊喪,白衫内服紫裩,風動裾開,秋香見而含笑。道人乃鬻身爲宦家奴,伴其子讀書,具得歡意。問其欲,求秋香爲妻。許之,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道人。道人名之任,字應生,江陰人。本姓華,爲母舅趙子。按:今演其事爲劇,移以屬唐寅。

艾塘曲録



艾塘曲録

新曲苑第二十四種　清李斗艾塘撰

徐又陵　徐又陵，字坦庵。畫花卉有天趣，工詩詞製曲，有《坦庵六種》，又著《蝸亭雜記》、《青白眼》諸書。

任世禮　任世禮，字漢修。與丁鶴洲交，得聞傳真之法，摹之二十年，畫合其旨。性豪俠，善彈琴，工時曲。

厲鶚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杭州人。來揚州，主馬氏，工詩詞及元人散曲。

大戲與内班　天寧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敬設經壇，殿前蓋松棚爲戲臺，演仙佛、麟鳳、太平擊壤之劇，謂之大戲。事竣拆卸。迨重寧寺構大戲臺，遂移大戲於此。兩淮鹽務例蓄花、雅兩部，以備大戲。雅部即崑山腔，花部爲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統謂之"亂彈"。崑腔之勝，始於商人徐尚志，徵蘇州名優爲老徐班；而黄元德、張大安、汪啟源、程謙德各有班。洪充實爲大洪班，江廣達爲德音班，復徵花部爲春臺班。自是德音爲内江班，春臺爲外江班。今内江班歸洪箴遠，外江班隸於羅榮泰，此皆謂之内班，所以備演大戲也。

設局修改曲劇　乾隆丁酉，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歷經圖思阿並伊公兩任，凡四年事竣。總校黄文暘、李經；分校凌廷堪、程枚、陳治、荆汝爲；委員淮北分司張輔，經歷查建珮，板浦場大使湯惟鏡。

黄文暘　黄秀才文暘，字時若，號秋平，居天心墩。工詩古文詞。得古錢數百品，自上古至今，一一摹之，而繫以説，爲《古金通考》六卷。辨安陽、平陽爲戰國錢，識神農錢爲倒文，皆極精細。又録金元以來雜劇院本，標其目而繫以説，爲《曲海》數卷；又《隱怪叢書》十二卷，《丙官集》數卷。

李經　李經，字理齋，江寧諸生。官廣東鹽場大使。

凌廷堪　凌廷堪，字仲子，又字次仲，歙縣監生。僑居海州之板浦場，以修改詞曲來揚州。繼入京師，遊於豫章、雒陽。中戊申科副榜，己酉科舉人，癸丑[①]科進士，官安徽寧國府教授。始不爲時文之學，既與黄文暘交；文暘最精於制藝，仲子乃盡閲有明之文，得其指歸，洞徹其底蘊。每語人曰："人之剌剌言時文法者，終於此道未深。時文如詞曲，無一定資格也。"

程枚　程枚，字時齋，海州板浦場監生。長於詞曲，有《一斛珠傳奇》最佳。

陳治　陳治，字桐嶼，浙江海寧監生。

荆汝爲　荆汝爲，字玉樵，鎮江丹徒拔貢生。

曲海總目　修改既成，黄文暘著有《曲海》二十卷，今録其《序目》云："乾隆辛丑間，奉旨修改古今詞曲。予受鹽使者聘，得與修改之列，兼總校蘇州織造進呈詞曲，因得盡閲古今雜劇傳奇。閲一年事竣。追憶其盛，擬將古今作者，各撮其關目大槩，勒成一書。既成，爲《總目》一卷，以記其人之姓氏。然作是事者多自隱其名，而妄作者又多僞托名流以欺世；且其時代先後，尤難考核，即此《總目》之成，已非易事矣。"

元人雜劇　元人雜劇：

《漢宫秋》、《薦福碑》、《三醉嶽陽樓》、《陳摶高卧》、《黄粱夢》、《青衫淚》、《三度任風子》、七種，馬致遠作。《金錢記》、《揚州夢》、《玉簫女》、三種，喬孟符作。《玉鏡臺》、《謝天香》、《望江亭》、《救風塵》、《金線池》、《竇娥冤》、《蝴蝶夢》、《魯齋郎》、八種，關漢卿作。《合汗衫》、《薛仁貴》、《相國寺》、三種，張國賓作。《風花雪月》、《東坡夢》、二種，吴昌齡作。《趙禮讓肥》、《東堂老》、二種，秦簡夫作。《燕青博魚》、李文蔚作。《臨江驛》、《酷寒亭》、二種，楊顯之作。《李亞仙》、《秋胡戲妻》、二種，石君寶作。《楚昭公》、《後庭花》、《忍字記》、三種，鄭廷玉作。《梧桐雨》、《墻頭馬上》、二種，白仁甫作。《老生兒》、《生金閣》、《玉壺春》、三種，武漢臣作。《虎頭牌》、李直夫作。《鐵拐李》、岳伯川作。《翠紅鄉》、楊文奎作。《風光好》、戴善甫作。《伍員吹簫》、李壽卿作。《勘頭巾》、孫仲章

① 今校：癸丑，原作"庚戌"，據《清朝進士題名録》改。

作。《雙獻功》、高文秀作。《倩女離魂》、《王粲登樓》、《㑳梅香》、三種，鄭德輝作。《賢母不認屍》、王①仲文作。《麗春堂》、王實甫作。《范張雞黍》、宫大用作。《竹葉舟》、范子安作。《紅梨花》、張壽卿作。《意馬心猿》、《玉梳記》、《蕭淑蘭》、三種，賈仲名作。《灰闌記》、李行夫作。《單鞭奪槊》、《氣英布》、《柳毅傳書》、三種，尚仲賢作。《三度城南柳》、谷子敬作。《留鞋記》、曾瑞卿作。《劉行首》、揚景賢作。《誤入桃源》、王子一作。《魔合羅》、孟漢卿作。《竹塢聽琴》、石子章作。《趙氏孤兒》、紀君祥作。《李逵負荆》、康進之作。《還牢末》、李致遠作。《張生煮海》、李好古作。《桃花女》、王曄作。《昊天塔》、朱凱作。《馮玉蘭》、《碧桃花》、《貨郎旦》、《看錢奴》、《連環計》、《抱妝盒》、《百花臺》、《盆兒鬼》、《度柳翠》、《梧桐葉》、《誶范叔》、《漁樵記》、《馬陵道》、《清風府》、《神奴兒》、《小尉遲》、《凍蘇秦》、《硃砂擔》、《龐居士》、《鴛鴦被》、《殺狗勸夫》、《風魔蒯通》、《陳州糶米》、《合同文字》、《舉案齊眉》、《冤家債主》、《隔江鬥智》、《三虎下山》。二十八種，無名氏。

元人傳奇　元人傳奇二種：附一種

《弦索西厢》、董解元作。《西厢記》、王實甫作，關漢卿續。《伏虎縧》。今德音班演此，相傳爲元人作，附於此。

明人雜劇　明人雜劇：

《桃花人面》、《英雄成敗》、《死裏逃生》、《花舫緣》、《紅顔年少》、五種，孟稱舜作。《女狀元》、《雌木蘭》、《翠鄉夢》、《漁陽弄》、四種，徐渭作。《武陵春》、《龍山宴》、《午日吟》、《南樓月》、《赤壁遊》、《同甲會》、《寫風情》、七種，許潮作。《崑崙奴》、梅鼎祚作。《遠山戲》、《高堂夢》、《洛水悲》、《五湖游》、四種，汪道昆作。《絡水絲》、《春波影》、許翽作。《鞭歌妓》、《簪花髻》、《霸亭秋》、三種，沈自徵作。《紅綫女》、《紅綃》、二種，梁伯龍作。《碧蓮紈綉符》、《丹桂鈿盒》、《北邙説法》、《團花鳳》、《夭桃紈扇》、《素梅玉蟾》、《易水寒》、七種，葉憲祖作。《虬髯翁》、凌初成作。《蘭亭會》、《太和記》、二十四齣，故事六種，每事四折，以上二種，楊慎作。《脱囊穎》、《有情癡》、二種，徐陽輝作。《昭君出塞》、《文姬入

---

① 今校：王，原作“尚”，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塞》、二種，陳與郊作。《曲江春》、王九思作。《中山狼》、康海作。《鬱輪袍》、《哭倒長安街》、《真傀儡》、《没奈何》、四種，王衡作。《廣陵月》、汪廷訥作。《魚兒佛》、僧湛然作。《逍遥游》、王應遴作。《青虬記》、林章作。《不伏老》、北海馮氏作。《雙鶯傳》、慢亭仙史作。《齊東絶倒》、竹癡居士作。《櫻桃夢》、澹居士作。《蕉鹿夢》、蘧然子作。《男王后》、秦樓外史作。《一文錢》、破慳道人作。《紅蓮債》、函三館作。《再生緣》、蘅蕪室作，以上八種無名氏可考。《相思譜》、《錯轉輪》。二種，無名氏。

清人雜劇　國朝雜劇：

《讀離騷》、《弔琵琶》、《黑白衛》、《清平調》、四種，尤侗作。《買花錢》、《大轉輪》、《浮西施》、《拈花笑》、四種，徐又陵作。《鴛鴦夢》、吴江女史葉小紈作。《裴航遇仙》、《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鬱輪袍》、三種，石牧作。《盧從史》、《老客歸》、《長門賦》、《燕子樓》、四種，群玉山樵作，一名《鋤經堂樂府》。《藍采和》、《阮步兵》、《鐵氏女》、三種，元成子作，一名《秋風三叠》。《義犬記》、《淮陰侯》、《中山狼》、《蔡文姬》、四種，林於閣作。《鶩忽姻緣》、空觀主人作。《鈿盒奇緣》、《蟾蜍佳偶》、《義妾存姑》、《人鬼夫妻》、四種，西泠野史、無枝甫合作。《祭皋陶》、二鄉亭主人作。《揚州夢》、《讀離騷》、二種，抱犢山農作。《萬家春》、《萬古情》、《豆棚閑話》、名《三幻集》無名氏。《笳騷》、《長生殿補闕》、二種，蝸寄居士作。《四弦秋》、《一片石》、《忉利天》、三種，蔣士銓作。《珊瑚珠》、《舞霓裳》、《藐姑仙》、《青錢賺》、《焚書鬧》、《罵東風》、《三茅宴》、《玉山宴》、八種，萬樹作，未刻。《勘鬼獄》、《瑶池會》、《翠微亭》、《補天夢》、《可破夢》、《王維》、《裴航》、《飲中八仙》、《杜牧》。名《四才子》以上無名氏。

明人傳奇　明人傳奇：

《琵琶》、高則誠作。《荆釵》、柯丹邱作。《金印》、蘇復之作。《連環》、王雨舟作。《雙忠》、《金丸》、《精忠》、三種，姚静山作。《寶劍》、《斷髮》、二種，李開先作。《銀瓶》、《三元》、《龍泉》、《嬌紅》、四種，沈壽卿作。《五倫》、《投筆》、《舉鼎》、《羅囊》、四種，邱瓊山作。《千金》、《還帶》、《四節》、三種，沈練川作。《香囊》、邵給諫作。《桃符》、《義俠》、《埋劍》、《分相》、《十孝》、《分錢》、《結髮》、《珠串》、《雙魚》、《博笑》、《四異》、《墜釵》、《合衫》、《奇節》、《鴛衾》、《鑿井》、《紅渠》、《耆英會》、《翠屏山》、

《望湖亭》、《一種情》、二十一種，吴江沈璟作。《櫻桃夢》、《靈寶刀》、二種，任誕先作。《紫簫》、《紫釵》、《還魂》、《南柯》、《邯鄲》、五種，湯顯祖作。《玉玦》、《大節》、《綉襦》、三種，鄭若庸作。《乞麾》、《冬青》、二種，卜世臣作。《金鎖》、《玉麟》、《四艷》、《雙卿》、《鸞鎞》、五種，葉憲祖作。《紅梅》、周夷玉作。《露綬》、《蕉帕》、二種，單槎仙作。《錦箋》、周螺冠作。《明珠》、《南西厢》、《懷香記》、《椒觴》、《分鞋記》、五種，陸采作。《紅拂》、《虎符》、《竊符》、《扊扅》、《祝髮》、《平播》、《灌園》、七種，張鳳翼作。《扊扅》、端鏊作，此在張伯起之前。《葛衣》、《義乳》、《青衫》、《風聲編》、四種，顧大典作。《浣紗》、梁伯龍作。《玉石》、梅鼎祚作。《種玉》、《獅吼》、《天書》、《長生》、《同昇》、《三祝》、《高士》、《二閣》、《投挑》、九種，汪廷訥作。《彩毫》、《曇花》、《修文》、三種，屠赤水作。《藍橋》、龍膺作、《白練裙》、《旗亭》、《芍藥》、三種，鄭之文作。《量江》、佘聿文作。《雙雄》、馮夢龍作。《青連》、《靺鞨》、二種，戴子晉作。《彈鋏》、《四夢》、二種，車任遠作。《雙珠》、《鮫綃》、《青瑣》、《分鞋》、四種，沈鯨作。《蛟虎》、黄伯羽作。《存孤》、江都陸弼作。《清風亭》、天台李鳴雷作。《四喜》、上虞謝讜作。《鸚鵡洲》、海寧陳與郊作。《金蓮》、《紫懷》、二種，會稽陳汝元作。《泰和》、靖州許潮作。《紅拂》、錢塘張太和作。《忠節》、錢塘錢直之作。《符節》、錢塘章大綸作。《呼盧》、鄞縣金天垢作。《玉香》、《望雲》、二種，仁和程文修作。《節孝》、《玉簪》、錢塘高濂作。《題橋》、無錫陸濟之作。《雙烈》、張午山作。《驚鴻》、烏程吴世美作。《鳴鳳》、王世貞作。《八義》、徐叔回作。《夢磊》、《合紗》、史考叔作。《題紅》、祝金粟作。《五鼎》、顧懋仁作。《椒觴》、顧懋儉作。《春蕪》、錢塘汪錂作。《奇貨》、《三普》、《犀珮》、杭州胡全庵作。《金縢》、喬夢符作。《神鏡》、吕大成作。《玉魚》、湯賓陽作。《玉釵》、陸江樓作。《牡丹》、朱春霖作。《緑綺》、武進楊柔勝作。《禁烟》、無錫盧鶴江作。《歌風》、杭州庚生子作。《錕鋙》、兩宜居士作。《奪解》、秋閣居士作。《合璧》、王恒作。《雙環》、鹿陽外史作。《玉鏡臺》、崑山朱鼎作。《金魚》、宜興吴鵬作。《純孝》、張從懷作。《焚香》、王玉峰作。《龍劍》、徽州吴大震作。《龍膏》、《錦帶》、二種，楊第白作。《龍綃》、台州黄惟楫作。《遇仙》、杭州心一子作。《佩印》、杭州顧懷琳作。《玉丸》、上虞朱期作。《玉鐲》、

李玉田作。《釵釧》、月榭主人作。《玉杵》、餘姚楊之炯作。《分釵》、溧陽張漱濱作。《溉園》、上虞趙心武作。《覓蓮》、溧陽郤海門作。《丹筦》、徽州汪宗姬作。《護龍》、彭澤馮之可作。《指腹》、溧陽沈祚作。《白璧》、黄廷奉作。《狐裘》、《靖虜》、二種，杭州謝天佑作。《合釵》、邱瑞吾作。《綉被》、《香裘》、《妙相》、《八更》、《望雲》、《完福》、《寶釵》、《桃花》、《摘星》、九種，會稽金懷玉作。《藍田》、龍渠翁作。《紅梨》、陽初子作。《合劍》、太華山人作。《想當然》、大名盧次楩作。《策杖》、涵陽子作。《雙金榜》、《牟尼盒》、《忠孝環》、《春燈謎》、《燕子箋》、五種，阮大鋮作。《玉煥》、《張叶》、《牧羊》、《孤兒》、《玉環》、《教子》、《綵樓》、《百順》、《鸞釵》、《白兔》、《躍鯉》、《雙紅》、《四景》、《尋親》、《金雀》、《水滸》、《鵜釵》、《雙孝》、《玉珮》、《千祥》、《羅衫》、《麒麟》、《異夢》、《七國》、《黑鯉》、《題門》、《殺狗》、《東郭》、《投梳》、《金花》、《錦囊》、《情郵》、《瑞玉》、《蟠桃》、《吐絨》、《衣珠》、《四豪》、《三桂》、《花園》、《青樓》、《磚渠》、《紅絲》、《霞箋》、《犀盒》、《赤松》、《鑲環》、《綈袍》、《箜篌》、《東墻》、《江流》、《鴛簪》、《五福》、《離魂》、《菱花》、《金臺》、《南樓》、《卧冰》、《節俠》、《飛丸》、《四賢》、《琹心》、《運甓》、《幽閨》、或曰施君美作，無可考。《飛丸》、《雙紅》、《目蓮救母》。六十六種古本，無名氏可考。

清人傳奇　國朝傳奇：

《秣陵春》、太倉吴偉業作。《畫中人》、《療妬羹》、《緑牡丹》、《西園》、四種，宜興吴石渠作。《花筵賺》、《鴛鴦棒》、《倩畫姻》、《勘皮靴》、《夢花酣》、松江范香令作。《西樓》、吴縣袁令昭作。《索花樓》、《荷花蕩》、《十錦塘》、吴縣馬亘生作。《羅衫合》、《天馬媒》、《小桃源》、三種，劉晋充作。《書生願》、《醉月緣》、《戰荆軻》、《蘆中人》、《昭君夢》、《狀元旗》、吴縣薛既揚作。《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麒麟閣》、《風雲會》、《牛頭山》、《太平錢》、《連城璧》、《眉山秀》、《昊天塔》、《三生果》、《千忠會》、《五高風》、《兩須眉》、《長生像》、《鳳雲翹》、《禪真會》、《雙龍珮》、《千里舟》、《洛陽橋》、《虎邱山》、《武當山》、《清忠譜》、《掛玉帶》、《意中緣》、《萬里緣》、《萬民安》、《麒麟種》、《羅天醮》、《秦月樓》、三十一種，吴縣李元玉作。《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三種，吴縣馮猶龍作。《琥珀匙》、《女開科》、《開口笑》、《三擊節》、《遜國疑》、

《英雄槩》、《八翼飛》、《人中人》、八種，吴縣葉稚裴作。《太極奏》、《玉素珠》、《軒轅鏡》、《蓮花筏》、《吉慶圖》、《飛龍鳳》、《錦雲裘》、《瑞霓羅》、《御雪豹》、《石麟鏡》、《九蓮燈》、《纓絡會》、《贅神龍》、《萬花樓》、《建黄圖》、《乾坤嘯》、《艷雲亭》、《奪秋魁》、《萬壽冠》、《雙和合》、《壽榮華》、《五代榮》、《寶曇月》、《漁家樂》、《牡丹圖》、二十五種，吴縣朱良卿作。《虎囊彈》、《黨人碑》、《百福帶》、《幻緣箱》、《歲寒松》、《御袍恩》、《鬧句闌》、五種，常熟邱嶼雪作。《振三綱》、《一着先》、《萬年觴》、《錦衣歸》、《未央天》、《狻猊璧》、《忠孝間》、《四聖手》、《聚寶盆》、《十五貫》、《文星見》、《龍鳳錢》、《瑶池宴》、《朝陽鳳》、《全五福》、十五種，吴縣朱素臣作。《紅芍藥》、《竹葉舟》、《呼盧報》、《三報恩》、《萬人敵》、《杜鵑聲》、六種，吴縣畢萬侯作。《奈何天》、《比目魚》、《蜃中樓》、《憐香伴》、《風筝誤》、《慎鸞交》、《鳳求凰》、《巧團圓》、《玉搔頭》、《意中緣》、《偷甲記》、《四元記》、《雙錘記》、《魚籃記》、《萬全記》、十五種，錢塘李漁作。《大白山》、《竹漉籬》、《八仙圖》、《火牛陣》、《竟西厢》、《福星臨》、《指南車》、《綈袍贈》、《萬金資》、《鏡中人》、《金橙樹》、《玉鴛鴦》、十二種，周坦綸作。《如是觀》、《醉菩提》、《海潮音》、《釣魚船》、《天下樂》、《井中天》、《快活三》、《金剛鳳》、《獺鏡緣》、《芭蕉井》、《喜重重》、《龍華會》、《雙節孝》、《雙福壽》、《讀書聲》、《娘子軍》、十六種，張心其作。《春秋筆》、《雙奇俠》、《貂裘賺》、《千金笑》、《聚獸牌》、《錦中花》、《擎香園》、《古交情》、《四美坊》、《眉仙嶺》、《如意册》、《風雪緣》、《固哉翁》、《續青樓》、十四種，會稽高奕作。《人中龍》、《飛龍蓋》、《胭脂雪》、《雙虬判》、吴縣盛際時作。《清風寨》、《五羊皮》、吴縣史集之作。《靈犀鏡》、《齊眉案》、《照膽鏡》、《人面虎》、《石點頭》、《小蓬萊》、《别有天》、《龍燈賺》、《赤鬚龍》、《兒孫福》、《兩乘龍》、《萬壽鼎》、十二種，吴縣朱雲從作。《雙冠誥》、《稱人心》、《彩衣歡》、長洲陳二白作。《三合笑》、《玉殿元》、《歡喜緣》、三種，陳子玉作。《非非想》、《黄金臺》、二種，王香裔作。《珊瑚鞭》、《九奇逢》、江都徐又陵作。《長生殿》、洪昉思作。《傳燈録》、即《歸元鏡》，釋智達作。《玉麟記》、張世漳作，與明人葉桐柏作不同。《玉符記》、吉衣道人作。《鈞天樂》、尤侗作。《香草吟》、《截花舲》、二種，耶溪野老作。《珊瑚玦》、《元寶媒》、二種，可笑人作。《廣寒香》、蒼山子作。《五倫鏡》、雪龕

道人作。《梅花夢》、陽羨陳貞禧作。《息宰河》、唵庵孚中道人作。《翻西厢》、《賣相思》、二種，研雪子作。《醉鄉記》、白雪道人作。《忠孝福》、石牧作。《陰陽判》、他山老人作。《宣和譜》、介石逸叟作。《合箭記》、薦清軒作。《鴛簪合》、夢覺道人作。《英雄報》、蝸寄居士作。《河陽覯》、吴淣珏作。《風前月下》、江左詞憨曹岩作。《紅情言》、太原王介人作。《壺中天》、華亭朱龍田作。《定蟾宫》、朱碓、過孟起、盛國琦三人同作。《兩度梅》、《錦香亭》、《天燈記》、《酒家傭》、石恂齋作。《三生錯》、西湖放人去村作。《玉獅墜》、《懷沙記》、玉燕堂張漱石作。《雙報應》、抱犢山農嵇留山作。《風流棒》、《空青石》、《念八翻》、《錦塵帆》、《十串珠》、《黄金甕》、《金神鳳》、《資齊鑑》、八種，陽羨萬樹作。《花萼吟》、《杏花村》、《南陽樂》、《無瑕璧》、《廣寒梯》、《瑞筠圖》、六種，夏惺齋作。《月中人》、月鑑主人作。《玉劍緣》、江都李本宣作。《拜針樓》、蕪湖王墅作。《雙仙記》、研露老人作。《東厢記》、楊國賓作。《長命縷》、勝樂道人作。《雙忠廟》、周冰持作。《烟花債》、《情中幻》、二種，崔應堦作。《旗亭記》、《玉尺樓》、二種，德州盧見曾作。《鑑中天》、女道士姜玉潔作。《添綉鞋》、離幻老人作。《香祖樓》、《雪中人》、《臨川夢》、《桂林霜》、《冬青樹》、《空谷香》、六種，蔣士銓作。《風流院本》、朱京樊作。《精忠旗》、《麒麟罽》、《綱常記》、《芝龕記》、《鐵面圖》、《北孝烈》、《義貞記》、《四大癡》、《蝴蝶夢》、《鳳求凰》、《納履記》、《丹忠記》、《十義記》、《赤壁游》、《魚水緣》、《藍橋驛》、《飲中仙》、《夢中緣》、《石榴記》、《化人游》、《財神濟》、《雙翠圓》、《翠翹記》、《續牡丹亭》、《慈悲願》、《夫容樓》、《焦里堂曲考》以《夫容樓》爲雙溪鷹山作。《千忠禄》、《雷峰塔》、二十八種，原有姓名，失記應考。《曲春衣》、《爛柯山》、《浮邱傲》、《落花風》、《埋輪亭》、《籌邊樓》、《隋唐》、《壽爲先》、《盤陀山》、《十錯記》、《曲考》云：即《滿床笏》，龔司寇門客作。《後漁家樂》、《十美圖》、《鬧花燈》、《倭袍》、《長生樂》、以上抄本。《大吉慶》、《杜陵花》、《清風寨》、《陀羅尼》、《百福帶》、《兩情合》、《螭虎釧》、《情中岸》、《七才子》、《東塔院》、《一枝梅》、《三奇緣》、《百子圖》、《鴛鴦結》、《錦綉旗》、《黄鶴樓》、《倒銅旗》、《燕臺築》、《上林春》、《瑶池宴》、《金蘭誼》、《逍遥樂》、《文星劫》、《錦衣歸》、《合虎符》、《蟠桃會》、四十一種，詞曲佳而姓名不可考者。《人生

樂》、《霄光劍》、《安天會》、《萬倍利》、《元寶湯》、《江天雪》、《沉香亭》、《花石綱》、《四屏山》、《翻浣紗》、《藍關道曲》皆〔耍孩兒〕小調。《平妖傳》、《西川圖》、《黎筐雪》、《續尋親》、《狀元香》、《昭君傳》、《風流烙》、《紫金魚》、《贅人龍》、《報恩亭》、《平頂山》、《翻七國》、《玉燕釵》、《三異緣》、《歲寒松》、《鸞鳳釵》、《快活仙》、《八寶箱》、《補天記》、《祥麟見》、《珍珠塔》、《姊妹緣》、《奉仙緣》、《醉西湖》、《三鼎爵》、《英雄槩》、《遍地錦》、《雙瑞記》、《梅花簪》、《玉杵記》、《後一捧雪》、《定天山》、《長生樂》、《南樓月》、《山堂詞餘》、《雄精劍》、《還帶記》、四十八種，詞曲平、無姓名者，皆抄本。《後西厢》、《飛熊兆》、《紫瓊瑶》、《賜綉旗》、《齊天樂》、《翡翠園》、《玉麟符》、《粉紅闌》、《喜聯登》、《狀元旗》、另一本，非薛既揚作。《雙和合》、非朱良卿作。《三笑姻緣》、《碧玉燕》、《九曲珠》、《四奇觀》、《後綉襦》、《折桂傳》、《飛熊鏡》、《白鶴圖》、《白羅衫》、《乾坤鏡》、《還魂記》、一名《玉龍珮》。《後珠球》、《好逑傳》、《四大慶》、《青蛇傳》、《四安山》、《天然福》、《摘星樓》、《雲合奇踪》、《萬花樓》、《醉將軍》、《描金鳳》、《吉祥兆》、《續千金》、《劉成美》、《青缸嘯》、《軟藍橋》、《天緣配》、《桃花寨》、《雙錯晉》、《沉香帶》、《鴛鴦幻》、《三世修》、《文章用》、《造化圖》、《祝家莊》、《綵樓記》、《鳳鸞裳》、《陰功報》、《福鳳緣》、《觀星臺》、《督亢圖》、《征東傳》、《北海記》、《三俠劍》、《千秋鑑》、《千里駒》、《雙珠鳳》、《十大快》、《鸞釵記》、《禪真逸史》、《春富貴》、《翻天印》、《黄河陣》、《古城記》、《月華緣》、《五虎寨》、《五福傳》、非古本。《昇平樂》、《賜錦袍》、《百花臺》、《爲善最樂》、《雙螭璧》、《遍地錦》、《雙姻緣》、《鬧金釵》、《三鼎甲》、《鴛鴦被》、《天貴圖》、《錕鋼俠》、《一疋布》、《封神榜》、《滄浪亭》、《二龍山》、《天平山》、《河燈賺》、《玉麒麟》、《通天犀》、《碧玉串》、《鐵弓緣》、《未央天》、《二十四孝》、《千祥記》、《佐龍飛》、《順天時》、《混元盒》、《彩衣堂》、《珍珠旗》、《玄都觀》、《金花記》、《金瓶梅》、《後岳傳》、《合歡慶》、《三鳳緣》、《太平錢》、另一俗本，非李元玉作。《合歡圖》、《鴛鴦孩》、《開口笑》。一百零九種，詞曲劣，無姓名者，皆抄本。

共一千一十三種，《焦里堂曲考》載此目，有所增益，附於後。

曲考所增劇本 《洞天元記》、明楊慎作。《空堂話》、國朝鄒兑金作。《汨羅江》、《黄鶴樓》、《滕王閣》、西神鄭瑜作。《蘇園翁》、《秦廷

築》、《金門戟》、《鬧門神》、《雙合歡》、五種，茅僧曇作。《半臂寒》、《長公妹》、《中郎女》、三種，南山逸史作。《眼兒媚》、孟稱舜作。《孤鴻影》、《夢幻緣》、芥庵周如璧作。《續西厢》、查繼佐作。《西臺記》、陸世廉作。《衛花符》、伊令堵廷棻作。《鯁詩讖》、土室道民作。《城南寺》、黄家舒作。《不了緣》、碧蕉軒主人作。《櫻桃宴》、張來宗作。《旗亭燕》、張龍文作。《餓方朔》、孫源文作。《脱穎》、《茅廬》、《章臺柳》、《韋蘇州》、《申包胥》、五種皆張國壽作。《倚門》、《再醮》、《淫僧》、《偷期》、《督妓》、《孌童》、《懼内》、六種，題《陌花軒雜劇》，黄方印作。《北門鎖鑰》、高應玘作。《蓬島璚瑶》、《花木題名》、二種，田民撰。以上雜劇。《放偷》、《買嫁》、二種，連厢詞，蕭山毛大可作。《廣寒香》、《易水歌》、二種，鷹山作。《富貴神仙》、影園灌者鄭含成作。《胭脂虎》、江都徐又陵作。《空谷香》、蔣士銓作。《四奇觀》、《血影石》、《一捧花》、三種，朱良卿作。《紫雲歌》失名。《相思硯》、錢唐女史梁夸素作。《芙蓉峽》、錢夫人林亞青作。《綰春園》、三種，沈嵊作，即唵庵孚中道人。《虎媒記》、明顧景星作。《紅情言》、《榴巾怨》、《詞苑春秋》、《博浪沙》、四種，明嘉興王翊作。《崖州路》、《麒麟夢》、《鴛鴦榜》、《黄金盆》、四種，通州張巽資作。《犢鼻褌》、興化李棟作。《籌邊樓》、王鶴尹作。《宰戍記》、明錢塘沈孚中作。《梧桐雨》、《一文錢》、二種，徐復祚作，即陽初子。《宵光劍》、《紅梨》亦其作也。以上傳奇。

葉譜所見戲本 共雜劇四十二種，傳奇二十六種。葉廣平《納書楹曲譜》所載名目，前所未備者，附於後。

《古城記》、《單刀會》、《兩世姻緣》、《唐三藏》、《漁樵》、《蘇武還朝》、《鬱輪袍》、《綵樓》、《吟風閣》、《蓮花寶筏》、《珍珠衫》、《千鍾禄》、《葛衣》、《雍熙樂府》、《金不换》、《風雲會》、《東窗事犯》、《天寶遺事》、《俗西遊》、《江天雪》、《五香毬》、《小妹子》、《思凡》。以上無名氏。

戲班規制名目 城内蘇唱街老郎堂，梨園總局也。每一班入城，先於老郎堂禱祀，謂之"掛牌"；次於司徒廟演唱，謂之"掛衣"。每團班在中元節，散班在竹醉日。團班之人，蘇州呼爲"戲螞蟻"，吾鄉呼爲"班攬頭"。吾鄉地卑濕，易患癬疥。吴人至此，易於沾染，班中人謂之"老郎瘡"。梨園以副末開場，爲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

三面七人，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脚色”。打諢一人，謂之“雜”。此江湖十二脚色，元院本舊制也。蘇州脚色優劣，以戲錢多寡爲差。有七兩三錢、六兩四錢、五兩二錢、四兩八錢、三兩六錢之分；内班脚色皆七兩三錢。人數之多，至百數十人，此一時之勝也。

副末余維琛　徐班副末余維琛，本蘇州石塔頭串客，落魄入班中。面黑多鬚，善飲；能讀經史，解《九宫譜》，性情慷慨，任俠自喜。嘗於小東門羊肉肆見吴下乞兒，脱狐裘贈之。其時王九皋爲副末副席。

老生山崑璧　老生山崑璧，身長七尺，聲如鏄鐘，演《鳴鳳記寫本》一齣，觀者目爲天神。自言袍袖一遮，可容張德容輩數十人。張德容者，本小生，聲音不高，工於巾戲；演《尋親記》周官人，酸態如畫。

小生陳雲九與董派　小生陳雲九，年九十。演《綵毫記・吟詩脱靴》一齣，風流横溢，化工之技。董美臣亞於雲九，授其徒張維尚，謂之“董派”。美臣以《長生殿》擅場，維尚以《西樓記》擅場。維尚游京師時，人謂之“狀元小生”，後入洪班。

老外王丹山孫九皋　老外王丹山，氣局老蒼，聲振梁木。同時孫九皋爲外脚副席，九皋戲情熟於丹山，而聲音氣局十不及半，後入洪班。

大面周德敷白面馬文觀　大面周德敷，小名黑定，以紅黑、面笑、叫跳擅場。笑如《宵光劍》鐵勒奴，叫如《千金記》楚霸王，跳如《西川圖》張將軍諸齣。同時劉君美、馬美臣並勝。馬文觀，字務功，爲白面，兼工副净，以《河套》、《參相》、《遊殿》、《議劍》諸齣擅場。白面之難，聲音氣局，必極其勝；沉雄之氣，寓於嘻笑怒駡者，均於粉光中透出。二面之難，氣局亞於大面，温暾近於小面，忠義處如正生，卑小處如副末，至乎其極。又服婦人之衣，作花面丫頭，與女脚色争勝。務功兼工副净，能合大面、二面爲一氣，此所以白面擅場也。其徒王炳文，謹守務功白面諸齣，而不兼副净。故凡馬務功之戲，炳文效之，其神化處尚未能盡。

二面錢雲從三面陳嘉言　二面錢雲從，江湖十八本，無齣不習。今之二面，皆宗錢派，無能出其右者。同時錢配林，技藝雖工，過於端整，爲雲從所掩；後入洪班，方顯其技。三面以陳嘉言爲最，一出“鬼門”，令人大笑；後與配林同入洪班。

老旦余美觀正旦史菊觀任瑞珍　老旦余美觀，兼工三弦；本京腔班中人，後歸江南入徐班。正旦史菊觀，演《風雪漁樵記》，在任瑞珍之上。瑞珍口大善泣，人呼爲"闊嘴"。幼時在瀋陽，從一縣令。會縣令被逮，瑞珍左右之；縣令死，瑞珍經紀其喪，始得歸里；後入洪班。

小旦謂之"閨門旦"，貼旦謂之"風月旦"，又名"作旦"，兼跳打謂之"武小旦"。吴福田，字大有。幼時從唐榷使英學八分書，能背《通鑑》，度曲應笙笛四聲。蘇州葉天士之孫廣平，精於音律，稱大有爲"無雙唱口"。許天福，汪府班老旦出身。余維琛勸其改作小旦，"三殺三刺"，世無其比；後年至五十，仍爲小旦。馬繼美，年九十爲小旦，如十五六處子。王四喜以色見長，每一出場，輒有"佳人難再得"之嘆。

程班張班諸脚色　徐班以外，則有黄、張、汪、程諸内班。程班三面周君美，與郭耀宗齊名。君美即陳嘉言之壻，盡得其傳。正生石湧塘，學陳雲九風月一派，後入江班；與朱治東演《獅吼記》梳妝跪池，風流絶世。大面馮士奎，以《水滸記》劉唐擅場。韓興周以紅黑面擅場。老生王采章即張德容一派。小旦楊二觀，上海人，美姿容。上海産水蜜桃，時人以比其貌，呼之爲"水蜜桃"。家殷富，好串小旦，後由程班入江班，成老名工。老外倪仲賢，有王丹山氣度。老旦王景山，眇一目，上場用假眼睛，如真眼，後歸江班。黄班三面顧天一，以武大郎擅場。通班因之演《義俠記》全本，人人争勝，遂得名。嘗於城隍廟演戲，神前鬮《連環記》，臺下觀者大聲鼓噪，以必欲演《義俠記》，不得已，演至《服毒》，天一忽墜臺下，觀者以爲城隍之靈。年八十餘，演《鳴鳳記·報官》，腰脚如二十許人。張班老外張國相，工於小戲，如《西樓記·拆書》之周旺、《西厢記·惠明寄書》之法本稱最。近年八十餘，猶演《宗澤交印》，神光不衰。老生程元凱，爲朱文元高弟子，《寫本》諸齣，得其真傳。劉天禄小唱出身，後師余維琛，爲名老生，兼工琵琶，其《彈詞》一齣稱最。張明祖爲小生，與沈明遠齊名，後從其父爲洪班教師。三面顧天祥，以羊肚盜印、鷺鋑朱義爲絶技；同時謝天成爪指最長，亦工"羊肚"諸技。大面陳小扛，爲馬美臣一派。小旦馬大保，爲美臣子，色藝無雙，演《占花魁·醉歸》，有嬌鳥依人最可憐之致。老旦張廷元，小丑熊如山，精於江湖十八本，後爲教師，老班人多禮貌之。汪穎士本海府班串客，後爲教師；論

没手身段，如《邯鄲夢・雲陽》、《漁家樂・羞父》最精。善相術，間於茶肆中爲人相面。

洪班之張陳周朱　洪班半徐班舊人，老生張德容之後爲陳應如。應如本織造府書吏，爲海府班串客，因入是班。次之周新如，以《四聲猿・狂鼓吏》得名。又次之則朱文元，文元小名巧福，爲程伊先之徒，演《邯鄲夢》全本，始終不懈；先在徐班，以年未五十，故無所表見；至洪班則聲名鵲起，班中人稱爲"戲忠臣"。

吴大有與朱文元　徐班散後，脚色歸蘇州，值某榷使拘之，入織造府班。迨洪班起，諸人相繼得免，惟吴大有、朱文元二人總管府班，不得免。家益貧，交益深，乃相約此生終始同班。逾年，文元逸去，入洪班三年乃歸。大有偵知之，拘入府班十年。是時大有家漸豐，文元貧欲死，挽大有之友代謝罪。大有恨其背己，而知其貧也，乃求於榷使罷之，遂歸德音班。先是文元去後，洪班遂無老生；不得已以張班人代之；及江班起，更聘劉亮彩入班。亮彩爲君美子，以《醉菩提》全本得名；而江鶴亭嫌其吃字，終以不得文元爲憾。及文元罷府班來，鶴亭喜甚，乃舟甫抵岸，猝暴卒。

小生汪建周沈明遠　小生汪建周，一字不識，能講四聲。李文益豐姿綽約，冰雪聰明，演《西樓記》于叔夜，宛似大家子弟；後在蘇州集秀班，與小旦王喜增串《紫釵記・陽關折柳》，情致纏綿，令人欲泣。沈明遠師張維尚，舉止酷肖，惟聲音不類，後入江班。

白面洪季保紅黑面張明誠　白面以洪季保擅場，紅黑面以張明誠擅場。明誠爲明祖之弟，本領平常，惟《羅夢》一齣，善作句容人聲口，爲絶技。

任瑞珍師弟　任瑞珍自史菊官死後，遂臻化境。詩人張樸存嘗云："每一見瑞珍，令我整年不敢作'泣'字韻詩。"其徒吴仲熙，小名南觀，聲入霄漢，得其激烈處。吴端怡態度幽間，得其文静處，至《人獸關・掘藏》一齣，端怡之外無人矣。後南觀入程班，端怡入張班，繼入江班。

老外孫九皋周維伯　老外孫九皋，年九十餘，演《琵琶記・遺囑》，令人欲死，同時法揆、趙聯璧齊名。周維伯曲不入調，身段闌珊，惟能説

白而已。

老旦費坤元　老旦費坤元，本蘇州織造班，海府串客。頤上一痣，生毛數莖，人呼爲"一撮毛"。謌喉清腴，脚步無法。

副净陳殿章惡軟小丑丁秀容孫世華　副净陳殿章，細膩工緻，世無其比。惡軟以冷勝，演《鮫綃記·寫狀》一齣，稱絶技。惡軟蘇州人，忘其姓名。小丑丁秀容，打諢插科，令人絶倒。孫世華唇不掩齒，觸處生趣，獨不能扮武大郎、宋獻策，人呼爲"長脚小花面"。

小旦余紹美金德輝及范三觀潘祥齡　小旦余紹美，滿面皆麻，見者都忘其醜。金德輝步其後塵，不相上下。范三觀工小兒戲，如安安小官人之類，啼笑皆有可憐之態。潘祥齡神光離合，乍陰乍陽，號"四面觀音"。德輝後入德音班。

江班三通人　江班亦洪班舊人，名曰德音班。江鶴亭愛余維琛風度，令之總管老班。常與之飲，及葉格戲，謂人曰："老班有三通人，吴大有、董掄標、余維琛也。"掄標，美臣子，能言史事，知音律；《牡丹亭記》柳夢梅，手未曾一出袍袖。

小旦朱野東老生劉亮彩　小旦朱野東，小名麒麟觀。善詩，氣味出諸人右。精於梵夾，常欲買庵自居。老生劉亮彩，小名三和尚，吃字如書家渴筆，自成機軸，工《爛柯山》朱買臣。

副末俞宏源　副末沈文正、俞宏源並稱。宏源演《一捧雪》中莫成，謂之中到邊；善飲酒，徹夜不醉，鼻子如霜後柿。

大面王朱二面姚沈　大面王炳文，説白身段，酷似馬文觀，而聲音不宏。朱道生工《尉遲恭揚鞭》一齣，今失其傳。二面姚瑞芝、沈東標齊名，稱國工。東標《蔡婆》一齣，即起高東嘉於地下，亦當含毫邈然。趙雲崧《甌北集》中有《康山席上贈謌者王炳文、沈東標》七言古詩。

王金周董　王喜增姿儀性識，特異於人，詞曲多意外聲，清響飄動梁木。金德輝演《牡丹亭·尋夢》、《療妬羹·題曲》，如春蠶欲死。周仲蓮喜《天門陣·産子》、《翡翠園·盜令牌》、《蝴蝶夢·劈棺》，每一梳頭，令舉座色變。董壽齡工爲侍婢，所謂倩婢、鬆婢、淡婢、逸婢、快婢、疏婢、通婢、秀婢，無態不呈。

范松年與嘯技　大面范松年，爲周德敷之徒。盡得其叫跳之技，工

《水滸記》評話，聲音容貌，模寫殆盡。後得嘯技，其嘯必先歛之，然後發之；歛之氣沉，發乃氣足，始作驚人之音；繞於屋梁，經久不散；散而爲一溪秋水，層波如梯，如是又久之；長韻嘹亮不可遏，而爲一聲長嘯，至其終也，仍嘐嘐然，作洞穴聲。中年人德音班，演鐵勒奴，蓋於一部，有“周德敷再世”之目。其徒奚松年，爲洪班大面，聲音甚宏，而體段不及。

二面蔡茂根小丑滕蒼洲 二面蔡茂根，演《西厢記》法聰，瞪目縮臂，縱膊埋肩，搔首踟躕，興會飈舉，不覺至僧帽欲墜；斯時舉座恐其露髮，茂根顔色自若。小丑滕蒼洲，短而肥，戴烏紗，衣皂袍，着朝靴，絶類虎邱山拔不倒。

洪班全部脚色 洪班副末二人，俞宏源及其子增德。老生二人，劉亮彩、王明山。老外二人，周維柏、楊仲文。小生三人，沈明遠、陳漢昭、施調梅。大面二人，王炳文、奚松年。二面二人，陸正華、王國祥。三面二人，滕蒼洲、周宏儒。老旦二人，施永康、管洪聲。正旦二人，徐耀文及其徒王順泉。小旦則金德輝、朱治東、周仲蓮及許殿章、陳蘭芳、孫起鳳、季賦琴、范際元諸人。周維柏善外科，施藥不索謝，敬惜字紙，遇凶災之年，則施棺槥；此又班中之好施者也。

場面 後場一曰“場面”，以鼓爲首。一面謂之單皮鼓，兩面則謂之葧薺鼓，名其技曰鼓板。鼓板之座在上鬼門，椅前有小搭脚仔櫈，椅後屏上縶鼓架。鼓架高二尺二寸七分，四脚，方一寸二分，上雕净瓶頭，高三寸五分。上層穿枋仔四八根，下層八根。上層雕花板，下層下絛環柱子，横檔仔尺寸同。單皮鼓例在椅右下枋，葧薺鼓與板例在椅屏間。大鼓箭二，小鼓箭一，在椅墊下。此技徐班朱念一爲最，聲如撒米，如白雨點，如裂帛破竹。一日登場時，鼓箭爲人竊去，將以困之也。念一曰：“何不竊我手去?”後入洪班。其徒季保官左手縶鼓，右手按板，技如其師，而南曲熨貼處不逮遠甚，後自京病廢，歸江班。張班陸松山亦左手縶鼓。江班又有孫順龍，洪班有王念芳、戴秋朗，皆以鼓板著名。弦子之座後於鼓板。弦子亦鼓類，故以面稱。弦子之職，兼司雲鑼、鎖哪、大鐃。此技有二絶：其一，在“做頭”、“斷頭”。曲到字出音存時謂之“腔”，弦子高下急徐謂之“點子”；點子隨腔爲“做頭”，至曲之句讀處，如昆吾

切玉，爲“斷頭”。其一，在弦子“讓鼓板”。板有没板、贈板、撤贈、撤板之分，鼓隨板以呈其技。若弦子復隨鼓板以呈其技，於鼓板空處下點子，謂之“讓”；惟能“讓鼓板”，乃可以“蓋鼓板”，即俗之所謂“清點子”也。此技徐班唐九州爲最。九州本蘇州祝獻出身，無曲不熟，時人呼爲“曲海”。同時薛貝琛曲文不能記半句，登場時無不合拍，時人呼爲“仙手”。今洪班則楊升聞爲最。升聞小名通匾頭。九州之徒，盡得其傳。其次則陸其亮、璩萬資二人。笛子之人在“下鬼門”，例用雌、雄二笛，故古者笛床二枕，笛托二柱。若備用之笛多，繫椅屏上。笛子之職兼司小鈸，此技有二絶：一曰“熟”，一曰“軟”。熟則諸家唱法，無一不合；軟則細緻縝密，無處不入。此技徐班許松如爲最。松如口無一齒，以銀代之；吹時鑲於斷齶上，工尺寸黍不爽。次之戴秋閬最著。莊有齡以細膩勝，鬱起英以雄渾勝，皆入江班。有齡指離笛門不過半黍。今洪班則陳聚章、黄文奎二人。笙之座後於笛，笙之職亦兼鎖哪。笙爲笛之輔，無所表見，故多於吹鎖哪時；較弦子上鎖哪先出一頭，其實用單小鎖哪。若“大江東去”之類，仍爲弦子掌之。戲場棹二，椅四。棹陳列若“丁”字，椅分上下兩鬼門，八字列。場面之立而不坐者二：一曰小鑼，一曰大鑼。小鑼司戲中棹、椅、床、欖，亦曰“走場”，兼司叫顙子；大鑼例在上鬼門，爲鼓板上支鼓架子，是其職也。至於號筒、哑叭、木魚、湯鑼，則戲房中人代之，不在場面之數。

土班堂戲臺戲火班　郡城花部，皆係土人，謂之“本地亂彈”，此土班也。至城外邵伯、宜陵、馬家橋、僧道橋、月來集、陳家集人，自集成班，戲文亦間用元人百種，而音節服飾極俚，謂之“草臺戲”，此又土班之甚者也。若郡城演唱，皆重崑腔，謂之“堂戲”。本地亂彈祗行之禱祀，謂之“臺戲”。迨五月崑腔散班，亂彈不散，謂之“火班”。後句容有以梆子腔來者，安慶有以二簧調來者，弋陽有以高腔來者，湖廣有以羅羅腔來者，始行之城外四鄉。繼或於暑月入城，謂之“趕火班”；而安慶色藝最優。蓋於本地亂彈，故本地亂彈間有聘之入班者。京腔用湯鑼，不用金鑼；秦腔用月琴，不用琵琶。京腔本以宜慶、萃慶、集慶爲上。自四川魏長生以秦腔入京師，色藝蓋於宜慶、萃慶、集慶之上，於是京腔效之，京、秦不分。迨長生還四川，高朗亭入京師，以安慶花部合京、秦兩腔，

名其班曰"三慶";而囊之宜慶、萃慶、集慶,遂湮没不彰。郡城自江鶴亭徵本地亂彈,名"春臺",爲外江班,不能自立門户,乃徵聘四方名旦,如蘇州楊八官、安慶郝天秀之類;而楊、郝復採長生之秦腔,并京腔中之尤者,如"滚樓"、"抱孩子"、"賣餑餑"、"送枕頭"之類,於是春臺班合京、秦二腔矣。

熊肥子　熊肥子演"大夫小妻"、"打門吃醋",曲盡閨房兒女之態。

戲妖　樊大睅其目而善飛眼,演《思凡》一齣,始則崑腔,繼則梆子、羅羅、弋陽、二簧,無腔不備;議者謂之"戲妖"。

儀徵小鄢　儀徵小鄢,本救生船中篙師之子。生而好學婦人,其父怒,投之江;不死,流落部中,爲旦。後舍其業販繒,死於水。

坑死人　郝天秀,字曉嵐,柔媚動人,得魏三兒之神。人以"坑死人"呼之,趙雲崧有《坑死人歌》。

楊八官謝壽子陸三官　長州楊八官,作盛夏婦人私室宴息,迫於强暴和尚,幾爲所污,謂之"打盞飯"。謝壽子扮花鼓婦,音節凄婉,令人神醉。陸三官花鼓得傳,而熟於京、秦兩腔。

謝瑞卿演閻婆惜成派　京師萃慶班謝瑞卿,人謂之"小耗子",以其師名耗子而别之也。工《水滸記》之閻婆惜,每一登場,座客親爲傅粉,狐裘羅綺,以不得粉漬爲恨。關大保演閻婆惜,效之。自是揚州有謝氏一派。

魏三兒　四川魏三兒,號長生。年四十,來郡城投江鶴亭,演戲一齣,贈以千金。嘗泛舟湖上,一時聞風;妓舸盡出,畫槳相擊,溪水亂香;長生舉止自若,意態蒼凉。

花部脚色丑　凡花部脚色,以旦丑、跳蟲爲重,武小生、大花面次之。若外末不分門,統謂之"男脚色"。老旦、正旦不分門,統謂之"女脚色"。丑以科諢見長,所扮備極局騙俗態;拙婦騃男,商賈刁賴,楚咻齊語,聞者絶倒。然各囿於土音鄉談,故亂彈致遠,不及崑腔。惟京師科諢皆官話,故丑以京腔爲最。如凌雲浦本世家子,工詩善書,而一經傅粉登場,喝采不絶。廣東劉八,工文詞,好馳馬,因赴京兆試,流落京師,成小丑絶技。此皆余親見其極盛,而非土班花面之流亞也。吾鄉本地亂彈小丑,始於吴朝、萬打岔,其後張破頭、張三網、痘張二、鄭士倫輩

皆效之。然終止於土音鄉談，取悦於鄉人而已，終不能通官話。近今春臺聘劉八入班，本班小丑效之，風氣漸改。劉八之妙，如演《廣舉》一齣。嶺外舉子赴禮部試，中途遇一腐儒，同宿旅店，爲群妓所誘。始則演論理學，以舉人自負；繼則爲聲色所惑，衣巾盡爲騙去，曲盡迂態。又有《毛把總到任》一齣，爲把總以守汛之功，開府作副將。當其見經略爲畏縮狀，臨兵丁作傲倨狀，見屬兵陞總兵作欣羡狀、妬狀、愧耻狀。自得開府作謝恩感激狀，歸晤同僚作滿足狀，述前事作勞苦狀，教兵丁鎗箭作發怒狀，揖讓時作失儀狀，聞經略呼作驚愕錯落狀，曲曲如繪。惟勝春班某丑效之，能仿佛其五六。至《廣舉》一齣，竟成《廣陵散》矣。

旦與跳蟲　本地亂彈，以旦爲正色，丑爲間色。正色必聯間色爲侣，謂之"搭夥"。跳蟲又丑中最貴者也，以頭委地，翹首跳道及鎚鐧之屬；張天奇、岑賡峽、郝天、郝三皆其最也。賡峽名仙磊落，不受鄉里睚眦。年四十，厚積數萬，施之梵覺禪寺，造萬佛樓，建坐韋馱殿；闢群芳圃，護火焚晉樹二株；鑄大鐵鑊，飯行脚僧。趺坐念佛，不拘僧相，自稱曰岑道人。郝三曾隨福貝子康安征臺灣，半年而返。劉歪毛本春臺班二面，後爲僧。赤足被袈裟，敲雲板，高聲念南無藥師琉璃光如來佛。得錢則轉施丐者，或放生。數年，坐化於高旻寺。

江湖行頭與内班行頭　戲具謂之"行頭"。行頭分衣、盔、雜、把四箱。衣箱中有大衣箱、布衣箱之分。大衣箱，文扮則富貴衣，即窮衣、五色蟒服、五色顧綉披風、龍披風、五色顧綉青花五彩綾緞襖褶、大紅圓領、辭朝衣、八卦衣、雷公衣、八仙衣、百花衣、醉楊妃、當場變、補套藍衫、五綵直擺、太監衣、錦緞敞衣、大紅金梗、一樹梅、道袍、緑道袍、石青雲緞掛袍、青素衣、袈裟、鶴氅、法衣、鑲領袖、雜色夾緞襖、大紅雜色紬小襖；武扮則扎甲、大披掛、小披掛、丁字甲、排鬚披掛、大紅龍鎧、番邦甲、緑蟲甲、五色龍箭衣、背搭、馬褂、劊子衣、戰裙；女扮則舞衣蟒服、襖褶宮裝、宮搭、採蓮衣、白蛇衣、古銅補子、老旦衣、素色老旦衣、梅香衣、水田披風、採蓮裙、白綾裙、帕裙、緑綾裙、秋香綾裙、白繭裙；又男女襯褶衣、大紅袴、五色顧綉袴、棹圍、椅披、椅墊、牙笏、鸞帶、絲線帶、大紅紡絲帶、紅藍絲綿帶、絲線帶、絹線腰帶、五色綾手巾、巾箱、印箱、小鑼、

鼓板、弦子、笙、笛、星湯、木魚、雲鑼。布衣箱則青海衿、紫花海衿、青箭衣、青布褂、印花布棉襖、敞衣、青衣、號衣、藍布袍、安安衣、大郎衣、斬衣、鬃色老旦衣、漁婆衣、酒招、牢子帶。盔箱，文扮平天冠、堂帽、紗貂、圓尖翅、尖尖翅、葷素八仙衣、汾陽帽、諸葛巾、判官帽、不論巾、老生巾、小生巾、高方巾、公子巾、净巾、綸巾、秀才巾、蚧聊巾、圓帽、吏典帽、大縱帽、小縱帽、皂隸帽、農吏帽、梢子帽、回回帽、牢子帽、凉冠、凉帽、五色氈帽、草帽、和尚帽、道士冠；武扮：紫金冠、金紥鐙、銀紥鐙、水銀盔、打仗盔、金銀冠、二郎盔、三義盔、老爺盔、周倉帽、中軍帽、將巾、抹額、過橋、勒邊、雉雞毛、武生巾、月牙金箍、漢套頭、青衣紥頭、箍子、冠子、女扮：觀音帽、昭容帽、大小鳳冠、妙常巾、花帕紥頭、湖縐包頭、觀音兜、漁婆纈、梅香絡、翠頭髻、銅餅子簪、銅萬卷書、銅耳挖、翠抹眉、蘇頭髮及小旦簡妝。雜箱鬍子則白三髯、黑三髯、蒼三髯、白滿髯、黑滿髯、蒼滿髯、虬髯、落腮、白吊、紅飛鬢、黑飛鬢、紅黑飛鬢、辮結、一撮一字；靴箱則蟒襪、妝緞棉襪、白綾襪、皂緞靴、戰靴、老爺靴、男大紅鞋、雜色綵鞋、滿幫花鞋、緑布鞋、蹻場鞋、僧鞋；旗包則白綾護領、妝緞紥袖、五色紬繖、連幌腰子、小絡斗、連幌幌子、人車搭旗、背旗、飛虎旗、月華旗、帥字旗、清道旗、精忠報國旗、認軍旗、雲旗、水旗、蜘蛛網、大帳前、小帳前、布城、山子，又加官臉、皂隸臉、雜鬼臉、西施臉、牛頭、馬面、獅子全身、玉帶、數珠、馬鞭、拂塵、掌扇、宫燈、叠摺扇、紈扇、五色串枝、花鼓、花鑼、花棒槌、大蒜頭、敕印、虎皮、令箭架、令牌、虎頭牌、文書、鍘硯、籤筒、梆子、手靠、鐵鍊、招標、撕髪、人頭草、鸞帶、燭臺、香爐、茶酒壺、筆硯、筆筒、書、水桶、蓆、枕、龍劍、掛刀、短把子刀、大鑼、鎖哪、啞叭、號筒。把箱則鑾儀兵器備焉，此之謂“江湖行頭”。鹽務自製戲具，謂之“内班行頭”。自老徐班全本《琵琶記・請郎花燭》則用紅全堂，《風木餘恨》則用白全堂，備極其盛。他如大張班《長生殿》用黄全堂，小程班《三國志》》用緑蟲全堂。小張班《十二月花神》，衣價至萬金。百福班一齣《北餞》，十一條通天犀玉帶。小洪班燈戲，點三層牌樓，二十四燈戲箱，各極其盛。若今之大洪、春臺兩班，則聚衆美而大備矣。

曲譜之學 程志輅，字載勳，家巨富，好詞曲。所録工尺曲譜十數櫥，大半爲世上不傳之本。凡名優至揚，無不争欲識。有生曲不諳工尺

者，就而問之。子澤，字麗文，工於詩，而工尺四聲之學，尤習其家傳。納山胡翁嘗入城，訂老徐班，下鄉演關神戲。班頭以其村人也，紿之曰："吾此班每日必食火腿及松蘿茶，戲價每本非三百金不可。"胡公一一允之。班人無已，隨之入山。翁故善詞曲，尤精於琵琶。於是每日以三百金置戲臺上，火腿、松蘿茶之外，無他物。日演《琵琶記》全部，錯一工尺，則翁拍界尺叱之，班人乃大慚。又西鄉陳集嘗演戲，班人始亦輕之。既而笙中簧壞，吹不能聲，甚窘。詹政者，山中隱君子也。聞而笑之，取笙爲點之，音響如故，班人乃大駭。詹徐徐言數日所唱曲，某字錯，某調亂，群優皆汗下無地。胡翁久没，詹亦下世；惟程載勳尚存，然亦老且貧，曲本亦漸散失。德音班諸工尺，汪損之嘗求得録之，不傳之調，往往而有也。

詩文會後聽曲　揚州詩文之會，以馬氏小玲瓏山館、程氏篠園及鄭氏休園爲最盛。至會期，於園中各設一案，上置筆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箋紙四，詩韻一，茶壺一，碗一，菓盒茶食盒各一。詩成即發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徧送城中矣。每會酒殽俱極珍美。一日，共詩成矣，請聽曲。邀至一廳，甚舊，有緑琉璃四；又選老樂工四人至，均没齒秃髮，約八九十歲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間命啟屏門，門啟則後二進皆樓，紅燈千盞，男、女樂各一部，俱十五六歲妙年也。下略

陳鳳姑唱九轉貨郎兒　居紵山，名畚金，字名求，長洲人。父居屠，住花巷，好勇，善泅水。少與群兒浴於河，戲殺一兒，繫之獄；十年乃歸，生畚金，爲聘舟通橋陳氏女鳳姑爲婦。及長，善清唱，十六入京師，充某相府十番鼓，以自彈琵琶唱《九轉貨郎兒》得名。下略

鄔掄元教曲　蘇州鄔掄元善弄笛。寓合欣園，名妓多訪之。掄元遂教其度曲，由是妓家詞曲皆出於鄔。妓家呼之爲"鄔先生"，時人呼爲"烏師"。

鄒必顯爲黄鶯兒　鄒必顯以揚州土語編輯成書，名之曰《揚州話》，又稱《飛跎子書》。先居姜家墩，後移住二敵臺。性温暾，寡言笑，偶一雅謔，舉座絶倒。時爲打油詩、黄鶯兒，人多傳之。後患噎食病，鬻棺自書一詩，以題其和。

雙清班　顧阿夷，吴門人。徵女子爲崑腔，名"雙清班"，延師教之。

初居小秦淮客寓，後遷芍藥巷。班中喜官《尋夢》一齣，即金德輝唱口。玉官爲小生，有男相。巧官眉目疏秀，博涉書籍，爲紗帽小生；自製宫靴，落落大方。小玉爲喜官之妹，喜作崔鶯鶯，小玉輒爲紅娘；喜作杜麗娘，小玉輒爲春香，互相評賞。金官憑人傲物，班中謂之“鬥蟲”；而以之演《相約相罵》，如出鬼斧神工。徐狗兒清拔文雅，羸瘦玉削，飲食甚微；坐戲房如深閨，一出歌臺，便居然千金閨秀。三喜爲人矜莊，一遇稀姓生客，輒深嚬蹙額，故其技不工。顧美爲阿夷女，淩獵人物，班中讓之，而有離心焉。二官作趙五娘，咬薑呷醋，神理親切。龐喜作老旦，垂頭似雨中鶴。魚子年十二，作小丑，骨法靈通，伸縮間各得其任。季玉年十一，雲情雨意，小而了了。秀官人物秀整，端正寡情，所作多節烈故事；閒時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豐神自不可一世。康官少不慧，涕淚狼藉，而聲音清越。教曲不過一度，使其演《癡訴》點香，甫出歌臺，滿座嘆其癡絶。瞽婆顧蜨，粥其女於是班，令其與康官演《癡訴》，作瞎子，情狀態度，最得神。乃知母子氣類相感，一經揣摩，便成五行之秀。申官、酉保姊妹作《雙思凡》，黑子作紅綃女，六官作李三娘，皆一班之最。後場皆歌童爲之，四官小鑼，又能作大花面，以《鬧莊救青》爲最，其笑如范松年。教師之子許順龍，亦間在班内作正旦，與玉官演《南浦囑别》，人謂之“生旦變局”。是部女十有八人，場面五人，掌班教師二人，男正旦一人，衣雜把、金鑼四人，爲一班。趙雲崧《甌北集》中有詩云“一夕緑尊重作會，百年紅粉遞當場”，謂此。

顧霞娱工詞曲　顧姬行四，字霞娱。工詞曲，解詩文，住姜家墩天心庵旁。會錢湘舲三元棨過揚州，於謝未堂司寇公讌席中品題諸妓，以揚小保爲女狀元，霞娱爲女榜眼，揚高爲女探花。下略

金兆燕工散曲　金兆燕，字鍾樾，號棕亭，全椒人。父榘，字絜齋，工詩，有《泰然齋集》。兆燕幼稱“神童”，與張南華詹事齊名。工詩詞，尤精元人散曲。公延之使署十年，凡園亭集聯及大戲詞曲，皆出其手。中年以舉人爲揚州校官，後成進士，選博士，入京供職。三年歸揚州，遂館於康山草堂，著有《贈雲軒詩文集》。

謌船　謌船宜於高棚，在座船前。謌船逆行，座船順行，使船中人得與謌者相款洽。謌以清唱爲上，十番鼓次之；若鑼鼓、馬上撞、小曲、

攤簧、對白、評話之類，又皆濟勝之具也。

清唱大小喉嚨及串客 清唱以笙、笛、鼓板、三絃爲場面，貯之於箱；而氍毹、笛床、笛膜盒、假指甲、阿膠、絃線、鼓箭具焉，謂之“傢伙”。每一市會，争相鬥曲，以畫舫停篙就聽者多少爲勝負；多以熙春臺、關帝廟爲清唱之地。李嘯村詩云：“天高月上玉繩低，酒碧燈紅夾兩堤。一串謌喉風動水，輕舟圍住畫橋西。”謂此。郡城風俗，好度曲而不佳，繩之元人《絲竹辨譌》、《度曲須知》諸書，不啻萬里。元人唱口，元氣潏淋，直與唐詩、宋詞争衡。今惟臧晉叔編《百種》行於世，而晉叔所改《四夢》，是孟浪之舉。近時以葉廣平唱口爲最著，《納書楹曲譜》爲世所宗，其餘無足數也。清唱以外，净老生爲大喉嚨，生旦詞曲爲小喉嚨，丑末詞曲爲小大喉嚨。揚州劉魯瞻工小喉嚨，爲劉派，兼工吹笛。嘗游虎邱，買笛，搜索殆盡。笛人云：“有一竹，須待劉魯瞻來。”魯瞻以實告，遂出竹。吹之，曰：“此雌笛也。”復出一竹，魯瞻以指擫之，相易而吹，聲入空際。指笛相謂曰：“此竹不換吹，則不待曲終而笛裂矣。”笛人舉一竹以贈。其唱口小喉嚨，揚州惟此一人。大喉嚨以蔣鐵琴、沈茗湄二人爲最，爲蔣沈二派。蔣本鎮江人，居揚州，以北曲勝，小海吕海驢師之。沈以南曲勝，姚秀山師之。其次陳愷元一人，直隸高雲從，居揚州有年，唱口在蔣、沈之間，此揚州大喉嚨也。蘇州張九思，爲韋蘭谷之徒，精熟九宫，三弦爲第一手，小喉嚨最佳。江鶴亭延之於家，佐以鄒文元鼓板，高崑一笛，爲一局。朱五獃師事九思，得其傳。王克昌唱口，與九思抗衡，其串戲爲吴大有弟子。蘇州大喉嚨之在揚州者，則有二面鄒在科，次之王炳文。炳文小名天麻子，兼工絃詞，善相法，爲高相國門客。按：清唱鼓板，與戲曲異，戲曲緊，清唱緩；戲曲以打身段、下金鑼爲難，清唱無是苦，而有生熟口之别。此技蘇州顧以恭爲最，先在程端友家，繼在馬秋玉家，與教師張仲芳同譜《五香毬》傳奇。次之周仲昭、許東暘二人，與文元並駕。揚州以莊氏龍生道士兄弟，鼓板、三弦合手，成名工。次之湯殿颺一人。蘇州葉雲升笛，與崑一齊名，兼能點竄工尺，從其新譜。次之邱御高，能點新曲，兼識古器，皆雲升流亞。今大喉嚨之效蔣、沈二派者，戴翔翎、孫務恭二人，皆蘇州人，而揚州絶響矣。串客本於蘇州海府串班，如費坤元、陳應如出其中；次之石塔頭串班，余蔚村出其中。揚

州清唱既盛，串客乃興。王山靄、江鶴亭二家最勝；次之府串班、司串班、引串班、邵伯串班，各占一時之勝。其中劉禄觀以小唱入串班，爲内班老生；葉友松以小班老旦入串班，後得瓜張插花法；陸九觀以十番子弟入串班，能從吴暮橋讀書，皆其選也。

小唱　小唱以琵琶、絃子、月琴、檀板合動而謌。最先有〔銀鈕絲〕、〔四大景〕、〔倒扳槳〕、〔剪靛花〕、〔吉祥草〕、〔倒花藍〕諸調，以〔劈破玉〕爲最佳。有於蘇州虎邱唱是調者，蘇人奇之，聽者數百人。明日來聽者益多，唱者改唱大曲，群一噱而散。又有黎殿臣者，善爲新聲，至今效之，謂之"黎調"，亦名"跌落金錢"。二十年前，尚哀泣之聲，謂之"到春來"；又謂之"木蘭花"。後以下河土腔唱〔剪靛花〕，謂之"網調"。近來群尚〔滿江紅〕、〔湘江浪〕，皆本調也。其〔京舵子〕、〔起字調〕、〔馬頭調〕、〔南京調〕之類，傳自四方，間亦效之；而〔魯斤燕削〕、〔遷地不能〕爲良矣。於小曲中加引子、尾聲，如〔王大娘〕、〔鄉里親家母〕諸曲。又有以傳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類，譜爲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陳景賢善小曲，兼工琵琶，人稱爲"飛琵琶"。潘五道士能吹無底洞簫，以和小曲，稱名工。蘇州牟七以小唱冠江北，後多鬚，人稱爲"牟七鬍子"。

鄭玉本善大小曲　鄭玉本，儀徵人，近居黄玨橋。善大小諸曲，嘗以兩象箸敲瓦碟作聲，能與琴、箏、簫、笛相和；時作絡緯聲、夜雨聲、落葉聲、滿耳蕭瑟，令人惘然。

小郎兒曲　玉版橋王廷芳茶棹子最著，與雙橋賣油糍之康大合本，各用其技。遊人至此，半饑，茶香餅熟，頗易得錢。玉版橋乞兒二：一乞剪紙爲旗，揭竹竿上，作報喜之詞。一乞家業素豐，以好小曲蕩盡，至於丐；乃作男女相悦之詞，爲〔小郎兒〕曲。相與友善，共在堤上。每一船至，先進〔小郎兒〕曲；曲終，繼之以報喜。音節如樂之亂章，人艷聽之。〔小郎兒〕曲即〔十二月〕、〔採茶〕、〔養蠶〕諸歌之遺。"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詞雖鄙俚，義實和平，非如市井中小唱，淫靡媚褻可比。予嘗三遊珠江，近日軍工廠有揚浜，問之土人，皆云揚妓，有金姑最麗。因坐小艇子訪之，甫聞其聲，乃知爲裏河網船中冒作揚妓者。其唱則以是曲爲土音，嶺外傳之。及於惠潮，與〔木魚〕、〔布刀〕諸曲相埒。郡中剞劂匠多刻詩詞戲曲爲利，近日是曲翻板數十家，遠及荒村僻巷之星貨鋪，

所在皆有。乃知聲音之道,感人深也。

跌成曲 跌成,古博戲也,時人謂之“拾博”。用三錢者爲三星,六錢者爲六成,八錢者爲八乂。均字均幕爲成,四字四幕爲天分。天分必幕與幕偶,字與字偶,長一尺,不雜不斜,以此爲難。蓋跌成之戲,古謂之“純”。元李文蔚有《燕青博魚》曲,其詞云:“憑着我六文家銅鏝。”又云:“你若是博呵,要五純六純。”“五純”,今謂之“拗一”。“六純”,即“大成”。又爲《金盞兒》曲云:“比及五陵人,先頂禮二郎神,哥也,你便博一千博,我這肐膊也無些兒困。我將那竹根的蠅拂子綽了這地皮塵,不要你蹲着腰虛土裏縱,叠着指漫磚上皦;則要你平着身往下撇,不要你探着手可便往前分。”又《油葫蘆》曲云:“則這新染來的頭錢不甚昏,可不算先道的準。手心裏明明白白擺定一文文,呀呀呀,我則見五個鏝兒乞丢磕塔穩。更和一個字兒急溜骨碌滚,諕的我咬定下唇,掐定指紋,又被這個不防頭愛撇的甎兒隱。可是他便一博六渾純!”二曲摹寫極工。此技遍於湖上,是地更勝。所博之物,以茉莉、玫瑰二花最多。四時不絶,則水老鼠。

書隱曲說

書隱曲説

新曲苑第二十五種　清吴江袁棟撰

西厢曲題制義　本朝尤展成侗，作《西厢曲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流傳都下，宫中傳呼爲"才子"。世祖心賞焉，謂弘覺師曰："請和尚下一轉語。"天岸師曰："不風流處也風流。"又翻出一重公案矣。

還魂記　《睽車志》曰："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詢其所從來，輒云所居在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爲至。居月餘，乃曰：'妾乃前郡倅馬公之女，小字絢娘，死於公廨，叢塗於此。今將還生，君可具斤鍤，夜密發棺。當如熟寐，君但呼我小字，當微開目，放令就寢，既寤，即復生矣。再生之日，君之賜也。'士人如其言，果再生。且曰：'此不可居矣。'辦裝遁去。其後馬倅來衢，遷葬此女，視殯有損，棺空無物，大驚。問官，莫知所以。有一僧，默疑數歲前士人；物色訪之，得之湖湘間。士人先孑然，復疑其有妻子，問其所娶，則云馬氏女也。因逮士人，問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吾書寄父。'父遣老僕往視，女出與語，問家人良苦，無一遺誤。士人略述本末，而隱其發棺一事。馬亦惡其涉怪，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第遣人問勞之而已。"湯若士《牡丹亭》乃全用其事。

琵琶記　唐牛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以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高則誠《琵琶記》以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成之，用雪伯喈之恥。後人有以王四事擬之者，未知然否。

西樓記　世所演《西樓記》傳奇，乃吴郡袁籜庵所填詞。沈同和雄豪一鄉，凡新到妓女，必先爲謁見。穆素徽者，頗有才貌，且年甚少，循例謁沈。是時適有文會，袁生亦在焉。席半，袁頗眷穆，穆亦心許之，私語移時。沈爲不懌，促之入座，終席而罷。袁生自是怏怏失志，如崔千年之於紅綃妓也。有門下客馮某者，喜任俠，有膽力；揣袁之情，聞袁之

語,慷慨自負,以必得素徽爲報。先是沈生屢呼穆同遊,穆頗厭之。是日,沈與穆又同遊虎阜。馮單身徑造沈舟,負穆而去,僕從不能當也。沈甚不平,爲興訟焉。袁生之父懼,送子繫獄。袁生於獄惆悵無聊,爲作傳奇,袁乃于鵑切也。西樓至今尚在吴江縣城外。

如是觀　前有《恨賦》,後有《反恨賦》,以前人之所恨者,一一而反之於正,使人心快然也。傳奇有《精忠記》,復有《倒精忠》,中演岳飛直搗黄龍府,迎取二聖還朝,奸檜典刑,山河恢復。觀之者田夫販豎,亦爲之快意。一名《如是觀》,謂水月空花,當作如是觀耳。文人學士,又不覺爲之墮淚也。因思秦皇雖無道,而扶蘇當正位而戮高;晉獻雖信讒,而申生宜完身而得國;明皇雖播遷,而梅妃當歸宫而寵愛;建文雖流離,而孝孺宜盡忠而反正。安得見之空言,一一而反其恨乎?《女仙外史》以谷應泰所言"仙乎妖乎"之唐賽兒,起義山東,糾集向義之舊臣,援救陷冤之患難,空奉建文名號,立闕設官,與永樂爲難,直至榆木川而止,亦快矣哉!

古今所用脚色　演戲脚色,初止爨弄、參鶻。元時院本用五人,一曰副净,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元人《百種曲》中,有正末、沖末、副末、老旦、正旦、卜兒、外、净、丑,又有倈兒、孛老、搽旦、孤。湯若士《牡丹亭》用八人:末、生、外、老旦、旦、貼、丑、净。今則用十人,一外,一末,二生,三旦,三净。

雷峰塔　杭州西湖有十景,一曰雷峰夕照,言雷峰峰上之塔,夕陽返照時,觀之如畫圖也。其塔爲火所燎,欄楯簷鈴,一歸烏有,惟餘赤色磚甓幾層,若秃鎚之卓地者。然考之傳記,峰名雷者,以里人雷就居之得名。後爲寺,吴越王妃建塔於上。宋亡時,兵燹寺毁,而塔亦半廢,如今之狀。相傳下有二魚精潛焉,而世乃謂僧建塔以鎮怪,雷繞塔而制怪也。稗官之不已,且作傳奇,而遍演矣。毛西河曰:"雷峰本名回峰,以山勢回抱得名。塔曰回峰塔,以回雷聲,近致訛耳。宋有道士徐立之,築室塔旁,世稱'回峰先生'。"此其名驗也。

雙珠記　《輟耕録》曰:"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去縣七八十里,有私盜出没處,李分兵往戍,卒遂在行。既而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經

半載,夫歸,具以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得前事,怒形於色。亟轉身持刃出,而李幸脱走。訴於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刃殺本部官,罪死。縣桎梏囹圄中。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官之吏胥皂隸輩,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郭氏躬餽食於卒外,閉户業績紡,以資衣食,人不敢一至其家。久之,府檄調黄巖州。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於郭氏,乃顧視其卒,日飲食之,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忽傳有五府官出,五府之官,所以斬決罪囚者。葉報卒知,且謂曰:'汝或可活,我與爲義兄弟;萬一不保,汝之妻尚少,汝之子若女纔八九歲耳,奚以依?顧我尚未娶,寧肯俾爲我室乎?若然,我之視汝子女,猶我子女也。'卒喜諾。葉遂令郭氏私見卒,卒謂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持二幼,痛泣而言曰:'汝爹行且死,娘死亦在旦夕。我兒無所怙恃,終必死於饑寒。我今賣汝與人,娘豈忍哉?蓋勢不容(已),將復奈何?汝在他人家,非若父母膝下比,毋仍似是嬌癡爲也。天苟有知,使汝成立,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則是我有後矣。'其子女頗聰慧,解母語意,抱母而號,引裾不肯釋手。遂攜二兒出市,召人與之,行路亦爲之墮淚。邑人有憐之者,納其子女,贈錢三十緡。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攜至獄門,謂葉曰:'願與夫一再見。'葉聽入。哽咽不能語,既而曰:'君擾押獄多矣,可用此少禮答之。又有錢若干,可收取自給。我去一富家執作,爲口食計,恐旬日不及看君,故來相别。'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僕。人有見之,報之縣。縣官往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就葬於死所之側山下;又爲申達上司,仍表其墓曰'真烈郭氏之墓',大書刻石墓上。至正丙戌,朝廷遣奉使宣撫,循行列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遂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雙珠記》傳奇本此。

工尺原字　《道書》云:"鈞天樂部萬種,其流人間者琴耳;樂調亦萬種,其流人間者'思一六犯工尺'六字耳。""思",今作"四"。"一"今作"乙"。"犯",今作"凡"。又《宋朝詞話》有"五凡公赤上"等語,"公赤"亦作"工尺"。

蕭翼賺蘭亭考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迹,惟《樂毅論》乃

右軍親筆，鐫之於石，遂爲昭陵殉葬。”後温韜盜發，其石已碎，用鐵束之。皇祐中，在高安世家，李君實云：“世以爲《蘭亭》入昭陵，正坐此帖之誤。”《蘭亭》開皇中已爲秘寶，江都隨行，久付烈焰。蕭翼計賺之説，傳奇幻語，烏足信也？《南都新書》又爲歐陽詢詐求，非蕭翼也。

牡丹亭内花神　湯若士《牡丹亭》傳奇中有花神。雍正中李總督衛在浙時，於西湖濱立花神廟，中爲湖山土地，兩廡塑十二花神，以象十二月。陽月爲男，陰月爲女，手執花朵，各隨其月。其像坐立、欹望不一，狀貌如生焉。都中都城隍廟儀門塑十三省城隍像，撫州紫府觀真武殿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爲女子像。西湖之花神，其亦仿此意歟？今演《牡丹亭》傳奇者，亦增十二花神焉。

雙金榜　山西聶翁婦虞氏，生一子；商於川，又贅於李氏，亦生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爲僞弁，爲官兵俘獲，纍囚數十輩。撫軍付州刺史聶熊臣鞫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己聽於後，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大慟，慶忭無已。屬員咸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俱本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於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出見，曰：“尚識妾否？爲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乃與吏目序兄弟焉。夫以兩地妻室，異姓兄弟骨肉，一朝完聚無缺，誠異事也。《雙金榜》傳奇情節略同，大約爲此而發者也。

優伶傳習字音　優伶本屬賤技，然亦有可取者。曲白中之字音也，師教其弟，弟授之師。音當作中州者則中州之，音當作轉注者則轉注之，一一推敲，毫忽不爽焉。

釵釧記　柳鸞英與閻自珍爲腹婚。閻父（老）家貧，不能聘娶，柳之父欲背盟。鸞英不肯，然度父終渝此盟，乃愬鄰嫗，私約自珍往後圃取貲。自珍喜，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具言其故。江、海計設酒醉自珍，兄弟如期潛詣柳氏。鸞英已付其貲，而小婢識非閻生也。江、海恐事洩，遂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酒醒，自悔失約，急詣柳圃。時月黑，直入圃中，踐血屍而躓，嗅之腥氣，懼而歸，衣皆沾血。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告官。遍訊，及隣嫗，遂首結約事。逮自珍至，血衣尚在，一詞不容辨已，論死。會御史許進巡至，夢鸞英詳訴其冤。明旦，召

自珍問之。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公僞爲見鬼自訴之狀，即捕二兇訊之，款服，誅於市。遂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自珍後登鄉薦，時人爲作傳奇，今《釵釧記》是也。

西厢語遒麗得神　昔人臨歧握别，戀戀不忍舍。形於詩歌，《邶風》云："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東坡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没。"各極其致。而王實甫《西厢曲》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尤爲遒麗得神也。

新黄孝子傳奇　吴縣黄向堅父孔昭，於明季時爲雲南大姚令。鼎革，道阻不得歸。順治中，滇黔漸平，向堅萬里尋親，艱苦備嘗。遇鄞縣錢士驌，亦於明季作廣文於平彝衛而不得歸者，始知其父母俱在白鹽井，兼程而至，喜泣交并，奉之而歸。滇人感其孝，醵金而贈之。蓋徒步周行二萬五千里云，傳奇有《新黄孝子》者是也。而士驌之子公美，聞其親在，亦間關萬里，而尋親以歸；世徒知黄而不知錢也。

兩般秋雨盦曲談

兩般秋雨盦曲談

新曲苑第二十六種　清梁紹壬應來撰

琵　琶　記

高則誠《琵琶記》，相傳以爲刺王四而作。駕部許周生先生宗彥。嘗語余云："此指蔡卞事也。卞棄妻而娶荆公之女，故人作此以譏之。其曰牛相者，謂介甫之性如牛也。"余曰："若然，則元人紀宋事，斥言之可耳，何必影借中郎耶？"先生曰："放翁詩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據此，則[1]斯劇本起於宋時，或東嘉潤色之耳。"然則宋之《琵琶記》爲刺蔡卞，元之《琵琶記》爲指王四，兩説並存可也。

西　樓　記

袁籜庵于令。以《西樓記》得名。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家。其家方宴客，演《霸王夜宴》。輿夫曰："如此良宵風月，何不唱'綉户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籜庵狂喜欲絶，幾至墮輿。真賣菜傭奴，俱有六朝烟水氣也。

小説傳奇

小説起於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閑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娱之，名曰"小説"。而今之小説，則紀載矣。傳奇者，裴鉶著小説，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飲酒讀騷圖

吴蘋香女史初好讀詞曲。或勸之曰："何不自作？"遂援筆賦《浪淘

---

① 今校：則，據《歷代曲話彙編》本補。

沙》一闋云："蓮漏正迢迢，凉館燈挑，畫屏秋冷一枝簫。真個曲終人不見，月轉花梢。何處暮砧敲？黯黯魂銷，斷腸詩句可憐宵。欲向枕根尋舊夢，夢也無聊。"輕圓柔脆，脱口如生，一時湖上名流，傳誦殆(徧)。自後遂肆力長短句，不二年，著《花簾詞》一卷，逼真《漱玉》遺音。又常作《飲酒讀騷》長曲一套，因繪爲圖，己作文士妝束，蓋寓速變男兒之意。余爲題圖，有句云："南朝幕府黄崇嘏，北宋詞宗李易安。"蓋非虚譽也。

圈兒信

有妓致書於所歡，開緘無一字。先畫一圈，次畫一套圈；次連畫數圈，次又畫一圈；次畫兩圈，次畫一圓圈；次畫半圈，末畫無數小圈。有好事者題一詞於其上云："相思欲寄從何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裹。我密密加圈，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别離。還有那説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無中生有，令人忍俊不禁。

沈去矜卷子

丙戌至京，寓土地廟下斜街全浙會館，塘棲姚鏡生孝廉亦寓焉。一日，出卷子屬題，則西泠十子沈去矜先生謙手書詩卷也。先生於順治乙酉泛棹蘇常，時南都新破，百姓流離，目擊情形，凄然有感；取是年所作之詩，寫成長卷，計古今體詩四十餘篇；末綴小跋，字畫蒼勁，詩格渾成，允爲名蹟。是卷藏塘棲金氏，姚君部試，托其攜入都中，徧徵題咏。展卷，名公鉅卿，山人墨客，詩詞歌賦，無美不臻。余爲填南北曲一套云：〔新水令〕黍禾荒後蕨薇高，莽[1]乾坤淚痕多少。江山餘戰伐，髮鬢(賸)刁騷。鳳泊鸞飄，留下這磨不滅的遺民數行藁。〔步步嬌〕落日姑蘇寒山道，小泊停孤櫂，見流離戰骨抛。嘆幾劫紅羊，歌幾回朱鳥，雪涕太無憀，對篷窗寫出傷心調。〔折桂令〕這幾首過明湖，清淚頻飄，恨一時鼙鼓，閒卻笙簫。那幾首秀水苕溪，扁舟跌宕，短策逍遥。這幾首哭忠魂，岳王墓表，弔毅骨，于相祠高。這幾首江左蕭條，海國遊遨，還有那送行

① 今校：莽，原作"滿"，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感逝，泣青衫死别生交。〔江兒水〕嗚咽青陵笛，悲哀赤壁簫。你天涯眼見黄塵掃，你浮生夢醒黄粱覺，你閒身許作黄冠老，幸免白衣宣召，底是神傷，别有這凄涼懷抱。〔雁兒落〕想當年酒三杯，澆來義膽豪。淚千行，流得詩腸燥。觸雙枝，撑開戰血波。筆千言，寫不盡驚心貌。呀！早玉簫聲斷廣陵潮，眼見那邊上將軍萬寶刀，當不起玉弩兒三千攪，留不住金甌兒一半牢。波也麽焦，更誰將東節移王導；悲也麽號，赢得個西臺哭謝翱。〔僥僥令〕留幾幅殘箋兼斷楮，儘教人短誦又長謡。心香一瓣虔燒，恨不識先生貌，只認得押角的紅泥把姓氏標。〔收江南〕待提起昔年遺老呵！笑忠義，枉雲高，有幾個西山曾赴辟賢軺，有幾個北山又被移文誚。悵貞松自雕，嘆芳蘭自熬，只賸得梅邊一集殿南朝。〔園林好〕展遺書龍眠虎跳，誦遺詩鸞姿鶴標。有大節千秋照耀，算兵火不能燒，算紙劫不相遭。〔沽美酒〕喜裝籤，玉共瑶，喜裝籤，玉共瑶。留下這傷心一卷續《離騷》。看故國河山裂紙條，這些些墨藻，問幾番零落幾搜牢。零落在蛛絲蟲爪。搜牢在海絹山膠，看待作蘭亭墨妙，何處許茂陵求稿。今日個風凄月寥，茶乾酒銷，許詩人展圖憑弔。〔清江引〕寸金尺璧真堪寶，問何人筆尖兒横掃？這是那十子内的西泠沈氏草。”

戲名對

同人小飲，集戲名對偶爲令，兹擇其尤工者録之。驚醜《風箏誤》對嚇癡。《八義記》。盗甲《雁翎甲》對閙丁《桃花扇》。訪素《紅梨記》對拷紅《西厢記》。扶頭《綉襦記》對切脚《翡翠園》。開眼《荆釵記》對拔眉《鸞釵記》。折柳《紫釵記》對采蓮《浣紗記》。麻地《白兔記》對蘆林《躍鯉記》。教歌《綉襦記》對題曲《療妒羹》。春店《萬里緣》對秋江《玉簪記》。哭像《長生殿》對描容《琵琶記》。敗金《精忠記》對埋玉《長生殿》。三擋《麒麟閣》對七擒《三國志》。逼試《琵琶記》對勸妝《占花魁》。打虎《義俠記》對罵雞《白兔記》。看襪《長生殿》對哭鞵《荆釵記》。刺虎《鐵冠圖》對斬貂《三國志》。亂箭《鐵冠圖》對單刀《三國志》。拜冬《荆釵記》對賞夏《琵琶記》。告雁《牧羊記》對嗾獒[1]《八義記》。思飯《金鎖記》

---

[1] 今校：獒，原作“熬”，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對借茶《水滸記》。斬竇《金鎖記》對刺梁《魚家樂》。投井《金印記》對跳牆《西厢記》。送米《躍鯉記》對拾柴《綵樓記》。相面《肖光劍》對審頭《一捧雪》。醒妓《醉菩提》對規奴《琵琶記》。盜令《翡翠園》對偷詩《玉簪記》。飯店《尋親記》對酒樓《翠屏山》。北樵《爛柯山》對西諜《邯鄲夢》。落院《綉襦記》對借厢《西厢記》。小妹子《時劇》對胖姑兒《慈悲記》。鬧天宫對遊地府《安天會》。醉易放易《鳴鳳記》對相梁刺梁《漁家樂》。大宴小宴《連環記》對前親後親《風箏誤》。

京師梨園

京師梨園四大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其次之則曰重慶,曰金鈺,曰嵩祝。余壬午年初至京,當遏密八音之際,未得耳聆目賞。次年春,始獲縱觀,色藝之精,争妍奪媚。然余逢場竿木,未能一一搜奇也。丙戌入都,寓近彼處,閒居無事,時復中之。四班名噪已久,選才自是出人頭地。即三小班中,亦各有傑出之人,擅場之技,未可以鄶[1]下目之。此外尚有集芳一部,專唱崑曲,以笙璈初集,未及排入各園。其他京腔、弋腔、西腔、秦腔,音節既異,裝束迥殊,無足取焉。表弟蘇蔚生雅有今樂之好,取自四喜以下七班,某日至某園,一月之中,周而復始,譜爲小録一編,界以烏絲之闌,裝以紅錦之裹,題其簽曰《燕臺樂部》,分日下梨園,録而屬余爲之序云:"首善繁華之地,太平歌舞之時,幾處旗亭,能謳水調;誰家簫鼓,不按涼州。既紙醉以金迷,復花交而錦錯。樓臺十二,一時捲上珠簾;裙屐三千,幾個偷來鐵笛。固已猜疑長樂,仿佛廣寒矣。爰有家居浙水,人號斜川,愛當定子之筵,屢顧周郎之曲,衫裳倜儻,襟袖溫存。每當燈酒良宵,春秋佳日,今雨舊雨,無花有花,未嘗不高倚闌干,俯臨珠玉。評量粉黛,環肥燕瘦之間;品藻冠裳,賈佞江忠之列。紅牙拍去,青眼搜來,莫不采菲無遺,存花有案。爰集都下名班,曰四喜、三慶、春臺、和春、重慶、金鈺、嵩祝,分隸七部,合彙一編。排如春水魚鱗,準遞年年之信;序似秋風雁翅,不愆月月之期。其間粉墨登場,丹青變相;銅琶鐵板,大江東高調凌雲;翠繞珠圍,小海唱低歌醉月。選

---

① 今校:鄶,原作"檜",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聲選色，取貌取神，宜喜宜嗔，可歌可泣。於是按圖集錦，照譜徵花，看來欲徧長安，佳處争傳日下。群仙簇綵，大羅自有因緣；一佛拈花，下界都來供養。亦足徧邀袍澤，同聽霓裳也已。其他舞綵之行，尚有集芳之部。然而此曲只應天上，序班未徧人間，不隸梨園，難歸菊部。愛已同於割玉，情匪類於遺珠。至若趙北新音，秦西變調，仰天撫缶，但唱嗚嗚；市地繁絃。惟聞艾艾；已同鄶[1]下，概比鄭聲。凡此旁搜，俱不贅列。顧或者恨擷芳玉籍，未識雛鶯乳燕之名；采艷金臺，不書董袖鄂香之事。豈知酒闌燈炧，茶熟香温，但陳玉笥[2]之新編，不類燕蘭之小譜。然而三年宋玉，好色雖異於登徒；十五王昌，薄倖迴殊乎崔灝。使僅闌憑儂袖，亦知眼過烟雲；倘教釵掛臣冠，未必心同木石。而玆者寄情絲竹，用佐琴樽，聊寄娱耳之資，不敘銷魂之事云爾。”

荆釵記祭文

《荆釵記》傳奇《王十朋祭江》，其祭文云：“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瑶臺一輪月。妻啊，如今是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按：此詞亦有所本。孫季昭《示兒編》云：“北朝來祭皇太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因自撰云：‘惟靈巫山一朵雲，閬苑一堆雪，桃園一枝花，瑶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時仁宗深喜其敏速。”案：此詞浮艷輕佻，施之君后，失體已甚，烏可爲訓。錢竹汀宫詹云：“大年死於天禧四年，其時仁宗未即位也。章獻之崩，大年死已久矣。”則其爲委巷不經之談無疑。

拍　曲　几

盧代山（岱），錢唐人，住山兒巷，抱經學士之族也。家藏葡萄藤小几一張，云是洪昉思拍曲几，其指痕猶隱隱焉。余二十年前，曾在外舅黄鐵年先生家，見《昉思度曲圖》，毛西河、高江村諸巨手俱有題咏，山舟學士爲跋識數語，歸於洪氏，今不知尚存否也。昉思先生傳奇《長生殿》

① 今校：鄶，原作“檜”，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笥，同“笥”，同上改。

之外，尚有《天涯淚》、《四嬋娟》、《青衫濕》三種。今其藁猶存黄氏，蓋先生爲文僖相國孫壻也。

陳　眉　公

陳眉公在王荊石家，遇一宦問荊石曰："此位何人?"曰："山人。"宦曰："既是山人，何不到山裏去?"蓋譏其在貴人門下也。俄就席，宦出令曰："首要鳥名，中要《四書》二句，末要曲一句合意。"宦首舉云："十姊妹嫁了八哥兒，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只是二女將誰靠?"眉公曰："畫眉兒嫁了白頭公，吾老矣，不能用也，辜負了青春年少。"合座稱賞，宦遂訂交焉。鉛山蔣苕生太史《臨川夢》院本内有《隱奸》一齣，刻意詆毁眉公，出場詩云："妝[①]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終南捷徑無心走，處士虚聲儘力誇。獺祭詩書充著作，蠅營鐘鼎潤烟霞。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謔而虐矣。

葛　秋　生

葛秋生慶曾，仁和諸生。人極醇訥温雅，工詩古文詞。顧久躓場屋，鬱鬱不得志，江淮游幕，益復無聊，終以病瘵卒於家。四壁相如，遺稿率多散佚。猶記其《早秋即事》二絶云："磁缸雨過小盤蝸，圓蕊微黄葉半遮。道是今年濬湖後，漁人都賣水葓花。""曙風吹影墮殘釭，亂颭檐前鐵馬撞。約看牽牛花早起，竹陰深處去開窗。"詩境清絶。秋生向設帳於横河橋治中許小范先生學范宅中，薄遊以後，感今追昔，因繪《横橋吟館圖》，屬同人題咏。余爲賦《買陂塘》詞一闋。同年趙子秋舲題南北曲一套最佳。其詞云：〔新水令〕莽天涯，何處掛詩瓢，瘦書生，鬢絲吟老。江湖尋舊夢，風雨感離巢。十載横橋，今日個纔畫出停雲稿。〔步步嬌〕記當初載酒(玄)亭，同傾倒，問字師安道。時受業戴九橋先生，因九橋亦在許氏安硯也。金蘭簿訂交，硯北花南，一例兒排年少。顧影换青袍，翠生生都似春來草。〔折桂令〕暢好是嫩年華，過眼如潮，秋去春來，柳又千條。百忙中跳上征橈，兩處相思，紅豆燈挑。這壁厢風塵懊

---

① 今校：妝，原作"收"，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惱，那壁厢書札迢遥。故人兒幾個雲霄，幾個蓬蒿，一霎時賭酒評花，倒做了雨散雲飄。〔江兒水〕吴市空彈瑟，秦樓待引簫，念家山忽作思親操。束琴書，試鼓廻波櫂。返鄉園，好比投林鳥，一任那雪泥鴻爪，虧的杍下流黄，博得個萱花微笑。〔雁兒落〕再休提蹭名場，劍氣消。説甚麼困寒氈，心緒槁[1]。你看有的是痛黄壚玉樹凋，有的是走京華花插帽。但詩成且倚玉笙調，但酒來且索金樽倒，興來時齊向白雲嘲，悶來時共對青天嘯。花朝，放明湖雙槳好；寒宵，擁紅罏合座邀。〔僥僥令〕重開新畫閣，再整舊書巢，喜荷衣義手諸郎少，渾不是感離群，賦寂寥。〔收江南〕呀！我也把十年前事，話今朝，記風簷立雪訂深交，不多時桃花三月廣陵潮。嘆生成蕙泣蘭嘑料，向瀟湘走遭，向瀟湘走遭，苦煞我一鐙秋雨續[2]《離騷》。〔園林好〕盼魚書，長江路遥；憶朋儕，離魂暗消，依舊的南飛鵲噪。重把臂，飲醇醪，重識面，贈瓊瑶。〔沽美酒〕望横河水一條，望横河水一條，認橋邊許丁卯，他是裙屐風流甲第高，没些兒塵擾。王摩詰更相招，把悶愁懷，毫端輕掃；離别恨，畫裏勾消。索舊雨，題詩須早；倩新知，補吟亦妙。你呵！擘名箋，烏闌自鈔；爇名香，銀爐自燒，這圖兒須索自收藏好。〔尾聲〕從今不恨知音少，拚個爛醉狂歌也意氣豪，你看那一樹藤花開泛[3]了！"

詞曲取士

相傳元人以詞曲取士，而考《選舉志》及典章，皆無之。或另設一門，如今考天文、算學一律，特以備梨園供奉耳。惟《試録》中一條云："軍民、僧尼、道客、官儒、回回、醫匠、陰陽、寫算、門廚、典僱、未完等户，願試者以本户籍貫赴試。"僧道應試，已屬可笑；尼亦赴考，更怪誕矣，此不可解。

---

① 今校：槁，原作"稿"，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續，原作"讀"，同上改。

③ 今校：泛，原作"遍"，同上改。

短小人詞

友有咏短小人《黄鶯兒》一闋云："矮子寸三高，進陰溝，插雉毛，鵝黄蠶繭烟氈帽，扇箍兒束腰，拐杖兒燈草，梨園檀板棺材料。定睛瞧，重陽白菜錯認做老芭蕉。"

對　月　曲

仁和趙秋舲慶熺，鐵巖大司空殿最來孫也。性倜儻，工詩詞。家貧讀書，傲骨風棱，逸情雲上。道光辛巳舉於鄉，壬午連捷南宫，引見歸本班銓選。此才不入詞館，惜哉！秋舲《對月曲》内〔江兒水〕一支云："自古歡須盡，從來美必收。我初三瞧你眉兒門，我十三窺你妝兒就，我廿三覷你龐兒瘦，都在今宵前後。何况人生，怎不西風敗柳！""初三"三句，未經人道。

西　厢　記

《琵琶記》影借中郎，《荆釵記》污衊十朋，夫人知之。至雙文之事，風流話柄，千古艷稱。然考《曠園雜志》，載唐鄭太常恒及崔夫人合葬，墓在淇水西北五十里，即古淇澳地。明成化間，淇水泛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志銘在焉。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則《會真》一記，特寓言八九耳。又兖州陽穀縣西北，有西門冢。大姓潘、吴二氏自言，是西門妻吴氏、妾潘氏族，見《香祖筆記》。小説所記，或亦風影其詞歟？

李袁輕薄

李笠翁十二種曲，舉世盛傳。余謂其科諢謔浪，純乎市井，風雅之氣，掃地已盡。偶閲董閬白《蓴鄉贅筆》，載笠翁之爲人，性齷齪，善逢迎，常挾小妓三四人，遇貴游子弟，便令隔簾度曲，捧觴行酒；並縱談房術，誘賺重價。蓋其人輕薄，原於天性，發爲文章，無足怪也。又撰《西樓記》之袁于令，爲人貪污無耻，年逾七旬，猶强作少年態，喜縱談閨閫，淫詞穢語，令人掩耳。後寓會稽，暑月忽染奇疾，口中癢甚，因自嚼其舌，片片而墮，不食不言，二十餘日，舌本俱盡而死。綺語之戒，其罰如

此。夫洪稗畦《長生》一曲，卒傷采石之沈。湯玉茗文章鉅公，《四夢》之成，特其游戲；乃猶以《牡丹亭》口業，相傳永墮泥犁，况下此者乎？

長 生 殿

黄六鴻者，康熙中由知縣行取給事中入京，以土物並詩稿徧送名士。至宫贊趙秋谷執信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稿璧謝。"黄遂銜之刺骨。乃未幾而有國喪演劇一事，黄遂據實彈劾。仁廟取《長生殿》院本閱之，以爲有心諷刺，大怒，遂罷趙職，而洪昇編管山西。京師有詩咏之，今人但傳"可憐一曲《長生殿》"二句，而不知此詩有三首也。其詞云："國服雖除未滿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些兒錯，莫把彈章怨老黄。""秋谷才華迥絶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周王廟祝本輕浮，也向長生裹殿遊。抖擻香金求脱網，聚和班裹製行頭。"周王廟祝者，徐勝力編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對簿時，賂聚和班伶人，詭稱未與，得免。徐豐頤修髯，有"周道士"之稱也。是獄成，而《長生殿》之曲流傳禁中，布滿天下。故朱竹垞檢討贈洪稗畦詩，有"海内詩篇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梧桐夜雨》聲凄絶，薏苡明珠謗偶然"《梧桐夜雨》元人雜劇，亦咏明皇幸蜀事。之句。樊榭老人嘆爲"字字典雅"者也。

桂 花 新

蔣苕生太史《空谷香》傳奇，魯學連《移官》齣内〔桂花新〕一支云："山平水遠出桐江，柔艣聲中過富陽。塔影認錢唐，何處是故人門巷？"敘自嚴州至省城，光景歷歷，如在目前。余久羈嶺表，夢繞家山，一再誦之，悠然神往矣。

三十而立

《一夕話》載"三十而立"破題云："兩個十五之年，雖有椅杌而不坐焉。"又《釵釧記》傳奇中亦有此科諢，而不知確有此典也。《北夢瑣言》："魏博節度使韓簡，性粗質，每對文士，不曉其説，心甚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政》篇，明日，謂諸從政曰：'僕近知古人淳

樸,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聞者無不絶倒。"但不知此公善悟,别具會心,抑孝廉口授時即出此秘解也?

絶　命　詞

洪武中,刑部尚書楊靖,字仲寧,有才識,乃未竟其用,以冤死。臨難之日,作詞云:"可惜跌破了照世界的軒轅鏡,可惜顛折了無私曲的量天秤,可惜吹熄了一盞須彌有道燈,可惜隕碎了龍鳳冠中白玉簪,三時三刻休,前世前緣定。"亦可悲矣!

櫻桃青衣

湯玉茗《邯鄲夢》,全組織唐李泌《枕中記》而成;而豈知《枕中記》又與任蕃《夢遊録》中《櫻桃青衣》一則形影相似。一曰開元,一曰天寶,不知孰相沿襲也?

北涇草堂曲論

北涇草堂曲論

新曲苑第二十七種　清會稽陳棟撰

以曲爲曲與以詞爲曲　曲與詩餘，相近也而實遠。明人滯於學識，往往以填詞筆意作之，故雖極意雕飾，而錦糊燈籠，玉(相)刀口，終不免天池生所譏；間有矯枉之士，去繁就簡，則又滿紙打油，與街談巷語無異。夫曲者曲而有直體，本色語不可離趣，矜麗語不可入深。元人以曲爲曲，明人以詞爲曲，國初介於詞曲之間，近人並有以賦爲曲者，賞音可覼，定不河漢余言。

明代諸傳奇　明人曲自當以臨川、山陰爲上乘，玉茗《還魂》較實甫而又過之，特溟涬已穿，頗纇未除。《南柯》、《邯鄲》二種，斂才就範，風格遒上，實足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青藤音律間亦未諧，其詞如怒龍挾雨，騰躍霄漢間，千古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餘若《浣紗》之瀟灑，《明珠》之雋秀，《紅拂》之峭勁，《義俠》之古樸，《西樓》之蘊藉，《玉合》之整鍊，《龍膏》之奇恣，《香囊》之謹嚴，《紅蕖》之流利，一邱一壑，亦足名家。鼎革時百子山樵以詞名天下，所編《燕子箋》盛行宮禁，品其高下，尚不能並若士幼作之《紫簫》。此外汗牛充棟，自鄶無譏矣。

琵琶西厢之較　自"化工"、"畫工"之論出，而《西厢》、《琵琶》之品始定。然《琵琶》究不及《西厢》，實甫香艷豪邁，無所不可；東嘉一作典貴語，便筋努面赤。蓋文章一道，均可以學力勝，惟曲子必須從天分帶來。明嘉隆中，王弇州以詩文爲七子弁冕，而所著《鳴鳳記》淺率頹唐，一似全無學識者，何况他人？世之左袒東嘉，不過曰《西厢》誨淫，《琵琶》教孝。夫既置其文於不論，則固非余所敢知耳。

作曲詞重於律　臨川填詞，多不協律，沈詞隱貽書規之。臨川听然笑曰："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不朽之業，當日早已自定。今人捧《九宫譜》繩趨尺步，奏之場上，非不洋洋盈耳；及退而索卷玩誦，未數折即昏昏思睡。夫人固不可過才，又何可不及才？跅弛之馬，苟操縱

得法，終當百倍駑駘。必也四海賞心，梨園從律，屏山燭樹，雅俗盡歡，茫茫今古，吾見亦罕。

還魂香囊步武西厢琵琶　《西厢》以下，高、施齊名。然君美之視東嘉，尚猶江、黄之敵荆、楚。明人盛稱《曇夢》，則緯真初下筆時，亦自夢想不到，此正如六朝庾、徐，長慶元、白，一時風尚，儌幸並驅。至步武一説，《還魂》繼崔，《香囊》繼蔡，若士後勁有餘，九成中郎，一忠一孝，允足相配，其如詞之不稱何？

尤西堂曲　詞至西堂，又别具一變相。其運筆之奥而勁也，使事之典而巧也，下語之艷媚而油油動人也。置之案頭，竟可作一部異書讀。石渠邊幅稍狹，風韻灑如，《西園》、《畫中人》二種，尤足紹規曩哲。

清初洪孔出類拔萃　國初人才蔚出，即詞曲名家，亦林林焉指不勝屈。必欲於中求出類拔萃，則高莫若東塘，大莫若稗畦。靡旌摩壘，殊難爲鼎足之人。

李笠翁曲　笠翁賓白，縱横變幻，獨步數朝。迄今《憐香伴》各種傳奇，流行海内，幾於家絃户誦。其《慎鸞交》開場[①]曲曰："可惜元人，個個都亡了。若使至今還壽考，遇余定不題凡鳥。"余謂笠翁填詞實非當行，不知何所恃而自信若此。大抵私智勝則規模不闊大，巧句多則筆墨不莊重，以此劘切，笠翁當亦心服。近人刻《十種曲》，有殿以盧、淳二夢者，吾恐簸之揚之，且不啻糠粃在前矣。

江湖内外十八本　江湖内十八本，外十八本，梨園缺一，即非佳班。其實可傳者不過十之二三，餘皆村褻鄙俚，不堪入耳。而父以傳之於子，師以授之於弟，設填新本，付之搬演，苟非有大勢力，彼必委而棄之曰不可唱。夫詞不可唱者固多，可唱者亦不少。元代佳詞如林，當時即稱《荆》、《劉》、《拜》、《殺》，文士之取信梨園，亦有幸有不幸已。

宫調定格　古律載六宫十一調，傳者僅十之七；而〔般涉〕、〔大石〕、〔小石〕諸調，又衹寥寥數曲，蓋曲學幾于亡矣。余意宫調定格，當如還相爲宫。一宫有一宫之聲韻，一調有一調之節奏。周德清《中原音韻》所云："仙吕清新綿邈，南吕感嘆傷悲。"義雖不傳，其意可繹；不然，何以

---

① 今校：場，原作"暢"，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北曲〔正宫〕可與〔中吕〕並用,又可用〔般涉調煞〕,而他宫不能?南曲有〔仙吕〕入〔雙調〕,而他無有?今之唱曲者僅記首三字爲標目,問以牌名,尚茫然不知。詞家亦幾等宫調爲贅瘤。世有周郎乎?吾當鑄金事之。

南北途徑各别　詩餘興而樂府廢,雜劇興而詩餘又廢。絃索之用,愈變愈卑。今雜劇雖廢,有志紹述。古人不遠,尚有門徑可尋。詞家目不見元曲,偶以南詞變北劇,人輒譽之曰宫、喬,曰鄭、馬。問以"孤裝"、"參軍"名色,往往目瞪舌撟。不知南北徑途,判然各别。既名稱仿古,無論賓白、詞章諸大者;即小小排場,譬如飾古彝鼎,座匣必須雅樸,摹晉、唐名畫,著不得一件時用器物。由此以推,思可過半。

元劇存亡　《太和正音譜》及《録鬼簿①》,載元劇千餘本。陶九成《輟耕録》自云見元劇七百餘本,而録中所列名目,半不可解。今存者自臧晉叔元人《百種曲》外,寥寥無幾。《百種曲》雖多點竄,要亦餼羊。蓋雜劇卷帙不多,易於散失,藏書家又以無關經史,置不寶貴。苟非彙而刻之,風霜兵燹,日復一日,必至消滅净盡。晉叔之爲功詞壇,豈淺鮮哉?

改曲　李太尉代汾陽治軍,號令纔出,壁壘一新。詞家具此手筆者,惟青藤改《崑崙奴》可云無忝。臧晉叔删訂《四夢》,詡詡然自命點金手,無奈識不稱志,才不副筆,將原本佳處,反多淹没。昔賢不云乎:"鶴頸雖長,斷之則死;鳧頸雖短,續之則傷。"晉叔沉酣元曲,既於詞壇不敢染指,乃復有此輕妄之舉,自知之所以難也。若《西厢》一記,李日華以北賡南,則裂鄭錦以補鶉衣,碎楚玉以飾甕牖,實甫何辜,冤遭此劫!

---

① 今校:簿,原作"譜",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京塵劇録

京塵劇録

新曲苑第二十八種　清楊掌生撰

道光初之集芳班　道光初年，京師有集芳班，仿乾隆間吴中集秀班之例，非崑曲高手不得與。一時都人士，争先聽睹爲快；而曲高和寡，不半載竟散，其中固大半四喜部中人也。近年來部中人又多轉徙入他部，以故吹律不競。然所存多白髮父老，不屑爲新聲以悦人。笙、笛、三絃、拍板聲中，按度刌節，韻三字七，新生故死，吐納之間，猶是先輩法度。若二簧、梆子，靡靡之音；《燕蘭小譜》所云"臺下好聲鴉亂"，四喜部無此也。每茶樓度曲，樓上下列坐者落落如晨星可數。而西園雅集，酒座徵歌，聽者側耳會心，點頭微笑。以視春臺、三慶登場，四座笑語喧闐，其情況大不相侔。部中人每言：我儕升歌，坐上固無長鬚奴，大腹賈；偶有來入坐者，啜茶一甌未竟，聞笙笛、三絃、拍板聲，輒逡廵引去。雖未敢高擬陽春白雪，然即欲自貶如巴人下里，固不可得矣。

紅樓夢曲四種　嘗論紅豆村樵《紅樓夢傳奇》，盛傳於世；而余獨心折荆石山民所撰《紅樓夢散套》，爲當行作者。後來陳厚甫在珠江按譜填詞，命題皆佳。余最愛《畫薔》一齣，《綉鴛》一齣情景亦妙。而詞曲徒砌金粉，絶少性靈；與不知誰何所撰袖珍本四册者，同爲無足重輕。故歌樓中惟仲雲澗本傳習最多。散套則有自譜工尺，故旗亭間亦歌之。

快人心劇　秀蓮字花君，揚州人，桐仙得意弟子也。光裕堂先有天然、天秀，不久皆散去；後來者曰"三秀"。三秀者，秀蘭、秀蕓、秀蓮也。秀蓮入門最後，而最慧，意態爽闓，言笑舉止，並皆灑落，無委瑣氣，所般皆小生劇。先是同師者有學《漁陽摻撾》爲禰正平罵阿瞞。伊吾久之，花君從旁竊聽，則已盡得其節拍，揚枹振袂而出，神情態度，參以己意，妙合自然，雖素所習不啻也。有傖父撓之，不令般演而罷。桐仙乃竭一

夜之力，篝燈按譜，摹倣爲岳雲罵秦檜劇，命名曰《快人心》。詞曲賓白，科諢爨弄，悉與《漁陽摻撾》異，非依樣葫蘆也。桐仙以一夕成之，花君即以一夕習之。明日入戲園，登場般演，耳目一新。觀者方嘖嘖嘆新劇之妙，不知乃其師徒夜來燈下所爲也。

私訪月明樓雜劇　乾隆間，查家樓、月明樓，皆國初舊蹟也。余道光壬辰北來，初訪月明樓，無知者。戊戌夏，雲夢道中，老僕楊升言：月明樓即在永光寺西街，其地近棗林。世俗相傳，有"康熙私訪月明樓"之語，編爲歌謡，演爲雜劇，刻爲畫圖。雖婦人孺子皆能言其事，顧鮮有知其地者。

戲莊與戲園　有戲莊，有戲園，有酒莊，有酒館。戲莊曰某堂，曰某會館，爲衣冠揖遜，上壽娱賓之所。清歌妙舞，絲竹迭奏。戲園則曰某園，曰某樓，曰某軒。偶然茶話，人海雜遝。諸伶登場，各奏爾能，鉦鼓喧闐，叫好之聲，往往如萬鴉競噪矣。戲莊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必以徽班爲主。下此則徽班、小班、西班，相雜適均矣。

演劇報條　《都門竹枝詞》云："某日某園演某班，紅黄條子貼通闤。"今日大書榜通衢，名報條，曰某月日，某部在某園，演某戲，尚仍其舊俗。蓋諸部赴各園皆有定期，大約四日或三日一易地，每月周而復始，有條不紊也。廣州城則每日梨園會館懸牌云：某日某班在某處。

四大徽班與小班西班　春台、三慶、四喜、和春，爲四大徽班。其在茶園演劇，觀者人出錢百九十二，曰座兒錢。此散座也，官座及桌子則有價。惟嵩祝座兒錢與四大班等。堂會必演此五部，日費百餘緡，纏頭之采不與焉。戲莊及第宅絲觴宴客，皆曰堂會。下此則爲小班，爲西班。茶園座兒錢，各以次遞減有差，堂會則非所與聞。西班諸伶則捧觴侑酒，並所不習；近日亦有出學酬應者，然召之入酒家則可。茶園爲衆人屬目之地，有相識者亦止遣傔僕送茶，諸伶仍不登座周旋也。

廣州樂部　廣州樂部分爲二：曰外江班、曰[1]本地班。外江班皆外來妙選，聲色技藝，並皆佳妙。賓筵顧曲，傾耳賞心；録酒糾觴，各司其職；舞能垂手，錦每纏頭。本地班但工技擊，以人爲戲。所演故事，類多不可究詰；言既無文，事尤不經。又每日爆竹烟火，埃塵漲天，城市比屋，回禄可虞。賢宰官視民如傷，久申厲禁，故僅許赴鄉村般演。鳴金吹角，目眩耳聾。然其服飾豪侈，每登場金翠迷離，如七寶樓臺，令人不可逼視，雖京師歌樓，無其華靡。又其向例，生旦皆不任侑酒，其中不少可兒，然望之儼然，如紀渻木雞，令人意興索然。有自崖而返之想，間有强致之使來前者，其師輒以不習禮節爲辭，靳勿遣。故人亦不强召之，召之亦不易致也。大抵外江班近徽班，本地班近西班，其情形局面，判然迥殊。本地班非無美才，但托根非地，屈抑終身。如夷光不遇范大夫，三薰三沐，教之歌舞，則亦苧羅山下，終老浣紗；雖有東施，並乃無颦可效，不亦惜哉！

戲園小戲園雜耍館所在　前門外戲園多在中城，故巡城口號，有"中城珠玉錦綉"之語。中部尉所治地，或且因緣爲利。宣武門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財神會館；少東鐵門，有文昌會館，皆爲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徵歌者多在此，皆戲園也。内城禁開設戲園，止有雜耍館。外城小戲園，徽班所不到者，分日演西班、小班，又不足則以雜耍補之，故外城亦多雜耍館。西城菓子巷内街西，舊有戲園，曰太和軒，西草廠胡同有吉陽樓，皆雜耍館。一年中演戲無幾日，或云：朝陽門外另有戲園，非東嶽廟西之芳草園，余不知也。城外小園凡五。在南城者二，崇文門外曰廣興，宣武門外曰慶順。東城一，在齊化門外，曰芳草。西城一，在平則門外，曰阜成。北城一，在德勝門外，曰德勝。皆徽班所不到，惟嵩祝偶一莅之，亦但分下包而已。舊時檔子班打采，多在正陽門外鮮魚口内天樂園，今爲小戲園矣。今日三慶園，乾隆年間宴樂居也。其地昔甚廣大，今當鋪亦從此析出，又其旁有六合居，亦其地也。樂部各有總寓，俗稱大下處。春[2]臺寓百順胡同，三慶寓韓家潭，四喜寓陜西巷，和春寓

---

① 今校：曰，據《京劇歷史文獻彙編》本補。

② 今校：春，原作"本"，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李鐵拐斜街,嵩祝寓石頭胡同。

堂名中人與大下處中人 諸伶聚處其中者曰公中人,聘歌師,食用[①]俸者曰拿包銀,司事者曰管班。管班執掌分爲三:曰掌銀錢,曰掌行頭,衣箱爲行頭。曰[②]掌派戲。生旦别立下處,自稱曰堂名中人。堂名中人初入班,必納千緡,或數百緡有差,曰班底。班底有整股,有半股。整股者四日得登場演劇一齣;半股者八日,曰轉子。諸部周流赴戲園。大園四日,小園三日,一易地,亦曰輪轉子。堂名中人有班底者,許償其值相授受,其堂名多承襲前人舊號。彼往此來,鵲巢鳩居,雖繫以姓氏,不嫌張冠李戴也。間有自立門户,别命堂名者,曰新堂名,必其人能自樹立,到處知名者矣。然自納班底外,宴部中父老,及諸鐘磬笙笛師,所費不貲。不如頂堂名者,有班底,及一切屋宇器用,俱坐享其成,可免勞民傷財也。間亦有裹頭居大下處者,俗呼旦曰包頭。大抵老夫耄矣。然吾嘗見三慶部演《四進士》大軸子,其般漁家蜆妹者,乃艷如芍藥,光采動人。約其年,當才二十許人耳。雨初云:"此大下處中人。"並以其名告,余忘之矣。後問安次香,言其人即李壽林。計其年齒不相當,恐未必然。

四徽班所擅 四徽班各擅勝場。四喜曰曲子。先輩風流,餼羊尚存,不爲淫哇,舂牘應雅。世有周郎,能無三顧?古稱清歌妙舞,又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爲其漸近自然,故至今堂會終無以易之也。三慶曰軸子。每日撤簾以後,公中人各奏爾能。所演皆新排近事,連日接演,博人叫好,全在乎此。所謂巴人下里,舉國和之,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樂樂其所自生,亦烏可少。和春曰把子。每日亭午,必演《三國》、《水滸》諸小説,名中軸子。工技擊者,各出其技。痀瘻丈人,承蜩弄丸;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脱,瀏漓頓挫,發揚蹈厲,總干山立,亦何可一日無此?春臺曰孩子。雲裹帝城,如錦綉萬花谷;春日遲遲,萬紫千紅,都非凡艷,而春臺則諸郎之夭夭,少好咸萃焉。奇花初胎,有心人固當以十萬金鈴護惜之。

---

① 今校:用,原作"月",據《歷代曲話彙編》本改。

② 今校:曰,原作"四",同上改。

三慶班由來 乾隆間，魏長生在雙慶部，陳漢碧在宜慶部，同時又有萃慶部。或曰：今之三慶班，殆合雙慶、宜慶、萃慶爲一者也。余按四喜在四徽班中，得名最先。《都門竹枝詞》云："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閧傳四喜班。"此嘉慶朝事也。而三慶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年庚戌，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釐，時稱"三慶徽"，是爲徽班鼻祖。今乃省"徽"字樣，稱"三慶班"，與雙慶、宜慶、萃慶部不相涉也。

戲園客座 戲園客座，分樓上、樓下。樓上最[①]近臨戲臺者，左右各以屏風隔爲三四間，曰官座，豪客所集也。官座以下場門第二座爲最貴，以其搴簾將入時，便於擲心賣眼。《竹枝詞》："樓頭飛上迷離眼，訂下今宵晚飯來。"正如白樂天《長恨歌》所云"迴頭一笑百媚生"，梁武帝《晉白苧舞歌》所云"含笑一轉私自憐"，湯惠休《白苧歌》所云"流目送笑不敢言"者是矣。官座而前，短几鱗次，曰桌子。漸遠戲臺，價亦遞殺。惟正樓不横桌，蓋舊例也。樓下週廻設長案，觀者比肩環坐，曰散座。其後亦設高座，倚牆矯足，可以俯視中庭。設案如樓下，而坐者率皆市井駔儈、僕隸輿儓，名之曰池子。余嘗謂此"萬人海"，真乃衆維魚矣。從樓上憑闌，俯臨下界，長几列如方罫，大似白袍鵠立。槖筆試有司時，特不能銜枚静無譁耳。夾臺基曰釣魚臺，亦以下場門爲貴。至於上場門，鳴鉦喧聒，目眩耳聾，客不願坐也。

官座散座 《竹枝詞》云："園中官座列西東，坐褥平鋪一片紅。"案：紅色爲一二品官坐褥，今園中惟用藍布坐具。慶樂園新葺，最華眩，亦止用回回錦。士大夫惟戲莊公讌，尊卑咸集。至於茶園嬉戲，説平等法。貴官例得用紅坐褥者，亦當持體[②]，不便降尊，從諸俠少冶游矣。即如長安酒家速客者，在酒莊則達官貴人，鳴騶張蓋來會。若[③]酒館小集，從無公卿效袁尹屏車騎看竹者。蓋脱巾獨步，買醉數錢，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大僚顧惜官箴，動以恒舞酣歌，沉湎冒色爲戒。"長安市上酒家眠，不得不讓謫仙人"矣。豪客車中，皆自攜坐具。官座

---

① 今校：最，原作"前後"，據《京劇歷史文獻彙編》本改。

② 今校：體，原作"禮"，同上改。

③ 今校：若，原作"各"，同上改。

倚闌干，前設短榻，後列高几，各施錦褥，别於客坐。後設高座，以坐僕從，撤園中藍布坐具施之。其散座則坐兒錢外，加坐褥茶壺錢百二十。

戲單與堂會　又《竹枝詞》云："三寸紅箋窄戲單。"案：今戲園無戲單，諸伶或書片紙置懷袖，備相識者顧問。惟堂會仍用紅紙戲目。堂會謂戲莊公讌，及第宅家宴，會館團拜也。堂會點戲放賞，仍用短足炕几，舁錢陳筵前。戲園亦偶有點戲者，但以一紙錢帖畀之而已。

三軸子與檔子班　《竹枝詞》云："雙表對時（剛）未正，到來恰已過三通。"此嘉慶年事也。余按紅豆村樵《紅樓夢傳奇・凡例》云："絲竹之聲哀，不可無金鼓以震盪之。"此言殊近理。今梨園登場日，例有三軸子。《竹枝詞》註云：軸音紂。早軸子，客皆未集，草草開場。繼則三齣散套，皆佳伶也。中軸子後一齣曰"壓軸子"，以最佳者一人當之。後此則大軸子矣。大軸子皆全本新戲，分日接演，旬日乃畢。每日將開大軸子，則鬼門换簾，豪客多於此時起身徑去。此時散套已畢，諸伶無事，各歸家梳掠薰衣；或假寐片時，以待豪客之召。故每至開大軸子時，車騎蹴蹋，人語騰沸，所謂"軸子剛開便套車，車中載得幾枝花"者是也。貴游來者皆在中軸子之前，聽三齣散套，以中軸子片刻爲應酬之候。有相識者，彼此互入座周旋，至壓軸子畢，鮮有留者。其徘徊不忍去者，大半市井販夫走卒。然全本首尾，惟若輩最能詳之。蓋往往轉徙，隨入三四戲園，樂此不疲，必求知其始迄，亦殊不可少此種人也。今日開戲甚早，日中即中軸子，不待未正。無爲李小泉言："嘉慶初年，開戲甚遲，散戲甚早。"大軸子散後，别有清音小隊，曰檔子班。登樓賣笑，浮梁子弟，迷離若狂，金錢亂飛，所費不貲。今日雖有檔子班，但赴第宅清唱，如打輭包之例，不復赴園般演矣。京城舊日頓子房，皆打（輭）包赴人家，保定則班中諸伶亦打輭包。又近來諸部大軸子，恒至日昳乃罷。惟四喜部日未高春即散，猶是前輩風格。内城無戲園，但設茶社，名曰雜耍館。唱清音小曲，打八角鼓、十不閑，以爲笑樂。南城外小戲園，或暇日無聊，亦有檔子赴園。然自是雜耍館之例，非復當年大戲散，相繼登場意思也。

馬頭調　京城極重馬頭調，游俠子弟必習之。硜硜然，斷斷然，幾

與南北曲同其傳授。其調以三絃爲主,琵琶佐之。呼韻曰轍,謂换韻曰换頭,所用韻即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韻》。南中歌伎唱馬頭調,皆小曲。北道郵亭,抱琵琶入店小女子,唱《九連環》帶都魯,每卸裝,酤村釀解乏聽之,亦資笑樂,皆與京城馬頭調不同也。孔東塘《桃花扇·聽稗》一齣,演説太師摯適齊一章,云是賈鳧西刑部所製《鼓兒詞》也,京城馬頭調即此意。

伶人長幼先後之序 伶人序長幼,前輩後輩,各以其師爲次,兄、叔、祖、師,稱謂秩然,無敢紊者,如沙門法嗣然。堂名中人主家爲事者,其傔僕呼之曰"當家的",或曰"老板",對之肅肅然如主人翁。堂名中人其徒皆稱之曰"師傅"。師傅有内行、外行之别,如翰林諸公之分内班、外班也。

梳水頭與踹高蹻 俗呼旦脚曰　包頭,蓋昔年俱戴網子,故曰包頭。今則俱梳水頭,與婦人無異,乃猶襲包頭之名,觚不觚矣。聞老輩言,歌樓梳水頭、踹高蹻二事,皆魏三作俑,前此無之。故一登場,觀者嘆爲得未曾有,傾倒一時。今日習爲故常,幾於數典而忘其祖矣。

凌仲子論曲 凌仲子在揚州曲局修曲譜,又定金元明人南北曲。論定别裁,於本朝獨推洪昉思《長生殿》爲第一;而明曲雅不喜玉茗堂,且謂《四夢》中以《牡丹亭》爲最下。其中北曲尚有疏快之作,南曲多不入格。至於《驚夢》、《尋夢》諸齣,世人所瓣香頂禮者,乃幾如躍冶之金矣。余於曲學未涉藩籬,固未敢奉一先生之説遽定指歸也。

詞曲相似 壬辰九秋,余由寧河赴保定,填〔金縷曲〕一調,題沙河店壁。新城令章邱李二戟門名廷棨。行部見之,大有"手疊花牋抄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之意。甲午夏,過新城,乃定交,留爲平原十日飲。盡出其生平撰著盈尺許,相質;瀕行,餽贐殊厚。翰墨緣,香火緣,夫豈苟然?然詞殊不佳,大似曲子。宋人詞皆付歌喉,故得盡情言之。金元以降,北曲既興,重以南曲,而詞之界限遂窄。高一分爲詩,低一分爲曲。朱子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嗚呼微矣。

務頭與笑樂院本 曲家"務頭"二字,余向不解所謂。舞勺時讀《桃花扇·教歌》一齣,李香君唱《牡丹亭·驚夢》〔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一曲,至"雨絲風片",蘇崑生曰:"誤矣,絲字是務頭。"於時竊訝

之。案此曲工尺，絲字譜止尺上二字，非板並非眼，不識崑生所謂誤者安在。凡遇曲師，即舉此質之，莫能言其所以然。後閱《水滸傳》，朱仝入歌院聽笑樂院本，至"務頭"，停聲乞纏頭，是"務頭"又似關目，不關曲中節拍矣。《金瓶梅》亦屢言笑樂院本，是自元及明，皆有笑樂院本，似通俗常演者，究不知是何院本。又不知"務頭"畢竟如何，雖老歌師無知之者。余舌强喉直，自愧不能學歌，於此事尤深抱陶隱居一事不知之耻。

伶人晨呼六字　伶人早起，必大聲習六字：先爲合口呼三字，曰"咿音伊，啞音亞，嗚音婀"，後爲開口呼三字，曰"嘻、哈、呵"。輭紅《竹枝詞》所謂"雞、鴨、鵝"是也。

古樂燕樂今樂之別　明人作《九宫譜》，强爲分析，如理棼絲，今[①]人恨不起高氏子於九原，使抽刀斷之。凌教授仲子廷堪曰："此特燕樂商調之太簇一韻耳。多立名目，徒自苦也。"丙申夏四月浴佛日，謁阮儀徵師。乞假凌君《燕樂考源》六卷讀之。師笑曰："明日放榜矣，尚有此閑情逸致耶？"因言金元北曲未興以前，唐宋人所填詞，皆以合樂。曩撫浙日，檢宋人詞數十調授尚[②]衣，命伶官譜工尺歌之，不能諧婉悦聽，且多不能作譜者。予於是爲備陳，古樂與今樂中間，尚隔燕樂一關。古雅樂以琴，燕樂以琵琶，今俗樂以三絃。琴之幺絃，即琵琶之大絃；三絃又即琵琶四絃而去其第一絃。由古及今，絃遞小，聲亦遞高。其間蓋遞隔二韻，如琵琶用工字調，三絃用上字調，斯無不合矣。毛西河不明此理，以唐寧王宫中玉笛譜工尺推雅樂，是以今樂强合古樂，無怪其扞格不通。唐宋人填詞合樂，皆以合燕樂，叶琵琶。今歌師所習南北曲，叶以三絃，即求與金元人合琵琶之北曲，尚難强合，况上合燕樂，能不參差？此其故，固無[③]梨園子弟所能明也。師大稱賞，詳具余上師書中。

伶人所祀神　伶人所祀之神，笠翁《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稱爲

① 今校：今，原作"令"，據《京劇歷史文獻彙編》本改。
② 今校：尚，原作"青"，同上改。
③ 今校：固無，原作"非"，同上改。

二郎神，而不知其名。《比目魚・入班》齣賓白：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我做戲的祖宗，就像儒家的孔夫子，釋家的如來佛，道家的李老君。我們這位先師，極是靈顯，又極是操切，不像儒釋道的教主，都有涵養，不記人的小過。凡是同班裏面有些[①]暗昧不明之事，他就會覺察出來，大則降災禍，小則生病生瘡。你們都要緊記在心，切不可犯他的(忌)紀文達公《灤陽消夏録》曰："伶人祀唐明皇，以梨園子弟也。"余[②]按：灌口二郎神，爲天帝貴戚。元人作《西遊記》，盛稱二郎神靈異，非伶人所祀也。伶人所祀，乃老郎神。粵東省城梨園會館世俗呼爲老郎廟。安次香曰："伶人所祀神，乃後唐莊宗，非明皇也。"次香蓋聞之宋碧筠。然亦但以《新五代史》有《伶官傳》故臆度當然，實亦未有確據。余每入伶人家，諦視其所祀老郎神像，皆高僅尺許，作白晳小兒狀貌，黄袍被體，祀之最虔。其拈香必以丑脚，云昔莊宗與諸伶官串戲，自爲丑脚，故至今丑脚最貴。今入班訪諸伶者，如指名訪丑脚，則諸伶奔走列侍。其但與生旦善者，諸伶不爲禮也。今召伶人侑酒者，間呼丑脚入座湊趣，斯爲行家。每演劇，必丑脚至，乃敢啟箱；俟其調粉墨筆塗抹已，諸花面始次第傅面。廣州佛山鎮瓊花會館，爲伶人報賽之所，香火極盛。每歲祀神時，各班中共推阿[③]脚一人，生平演劇未充厮役下賤者，捧神像出龕入綵亭。數十年來，惟武小生阿華一人捧神像，至今無以易之。阿華聲容技擊，並皆佳妙，在部中歲俸蓋千餘金云。然老郎神爲何人，卒無定論。余嘗見伶人家堂，有書"祖師九天翼宿星君神位"者，問之，不能言其故。小霞爲余言，聞諸父老，老郎神耿姓，名夢。昔諸童子從教師學歌舞，每見一小郎，極秀慧，爲諸郎導，固非同學中人也。每肄業時必至，或集諸郎。按名索之，則無其人。諸郎既與之習，樂與之遊，見之則智慧頓生。由是相驚以神，後乃肖像祀之。説頗不經，然吴人晨起禁言夢，諸伶尤甚。不解其故。如小霞言，是禁言夢者，諱其神名也。此事載籍無可考，所傳聞又多不盡可信，姑附記，以俟博物君子。區心

---

① 今校：些，原作"無"，據《京劇歷史文獻彙編》本改。

② 今校：余，原作"今"，同上改。

③ 今校：阿，原作"生"，同上改。

盧言，梨園會館有碑，載老郎神事甚悉，惜不記其文。梨園會館在廣州城歸德門内魁巷。心盧此言在岳州，時戊戌中秋也。異日當寓書家弟藴生，使就其地搨文，但恐秉筆者言之無文，未免令人有楓落吴江之慨耳。壬寅立夏日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新曲苑　　上
作者＝任中敏编著；许建中，陈文和点校；王小盾，陈文主主编
丛书名＝任中敏文集
页数＝404
SS号＝13670089
出版日期＝2014.09
出版社＝南京：凤凰出版社
ISBN号＝978-7-5506-2041-4
中图法分类号＝I207.3-53
原书定价＝100.00（全二册）
主题词＝戏剧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参考文献格式＝任中敏编著；许建中，陈文和点校；王小盾，陈文主主编.新曲苑　　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09.